
武林帖
蘭立
註冊商標
第三部


武林帖
蘭立
第三部
註冊商標
蘭立武俠系列六十二
武林帖
第三部
蘭立
註冊商標
YUH TAY

蘭立武俠系列六十二



二六

珍珠似的淚水自艾惠玫美麗的大眼睛裡簌簌的淌下，她仰着頭，唇角在不住的抽搐，任淚水流淌，她仍舊哽咽着說下去：「我以爲我不會再得到你了，我好恨、好悔，但那麼氣煞人的忘不了你，我知道你不喜歡我，憎恨我，可是，不管你對我怎麼想，我一定要告訴你，我是多麼愛你，多麼想你，多麼捨不得離開你，或者你會因此而更鄙視我，更嫌棄我，但我總算說了，總算讓你知道了，日後，不論我要不要再嫁人，我這一輩子心願已了，我已再無他求……」

微張着嘴，兩眼發直，仇恨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是眞的麼？是實在的麼？這些話會是從一個美艷、慧黠，一代百毒門首腦的口中說出？而這個女孩子在片刻之前，還與自己幾乎是仇人，她說的是確實的麼？是坦白的麼？若然，又是誰給了她如此驚人的膽量？又是一種什麼不能明言的偉大力量拉下了少女的驕傲，矜持與含蓄？老天，這是多麼火熱，多麼強烈的震撼啊！又是那麼赤裸裸的令人不敢仰視，不敢面對……。

自出道以來，他經過的風險危難多多，在鮮血的迸濺裡，在刃光的縱舞中，在發自人們喉頭的慘號與生命恐怖的終結裡，從來都未使他像目前這般驚駭和失措過，他幾乎不知道應

該怎麼辦才好，一時之間，腦子裡混沌沌的、空蕩蕩的，像擁塞了太多的東西，又是一片空白……。

艾惠玫的話聲悠然而止，像一抹流雲冉冉飄入天際，渺渺忽忽的不知所終，她帶着一雙含淚的眼睛，帶着一面孔染浸在波光中的祈盼與焦急，默默的注視着仇恨，那神情，令人顫抖。

良久啊……。

艾惠玫哀傷的道：「你爲何不說話？是我說的太多，抑是你不願回答？」

機伶伶打了個寒慄，仇恨如夢初醒，他長長吸了一口氣，舌頭上宛如打了個結，道：「艾姑娘……呃！我，我……呃！我們才認識幾天……其實，不過是一面之緣，我並不像妳形容中那麼完美，呃！我非常平庸，而且，俗不可耐哩……」

艾惠玫一揚頭，道：「這不是問題，將來我們有的是時間去相互瞭解，況且，我相信在這段日子來已經大半看清楚你了！」

仇恨潤潤唇，有些慌張的道：「妳別急，還有，我已經結過婚，兩房妻子與我情感十分深厚，而且，已有了愛的結晶，這樣，也委曲了妳，如果我們談到這些，這樣做，會對不起她們……」

艾惠玫毫不畏縮的看着他，目光如火，道：「我要嫁給你，只要你要我，我不在乎什麼

名分，爲奴爲婢，我心甘情願，我答應爲你做一切你所希望我做的事，我會愛你一輩子，永遠不變，至於你妻子那方面，我會求她們，求她們容納我……而且，你義父或許會替我緩頰，我已讓他老人家回揚州去了，同時還派小萍去伺候……」

仇恨詞窮的張了張嘴，「啊」了兩聲，艾惠玫緊緊的道：「你還有什麼困難？」

仇恨十分尷尬的搓搓手，嘴巴噏合了好幾次，滿臉窘迫之色，他脹紅着臉，喃喃的道：「艾姑娘……我……我實在是……」

艾惠玫大眼睛一瞪，道：「仇恨，我們就事論事，你不要推三阻四，繞着圈子說話，現在，你還有什麼苦衷？」

仇恨搓着手，吶吶不能出言，艾惠玫已急得淚光瀅瀅的道：「我是『百毒門』的首腦，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也是一個未出閣的少女，我都不怕羞澀，把心中所有的話都告訴你，而且，你身爲昂藏七尺的男子漢，又是武林中的翹楚，你還有什麼不能言，不敢說的呢？」

仇恨一張面龐越發通紅了，猶豫了片刻，道：「妳，妳……妳，妳不要太傻……」

艾惠玫搖搖頭，冷靜的道：「我一點也不傻，我清醒得很，就是因爲我太清醒了，我才會這樣委曲求全，這麼低聲下氣……」

她頓了頓，咬着牙道：「這原因很簡單，只是因爲你在我心中，我愛你，僅此而已。」

仇恨呆了好一會才囁嚅的說道：「但……但妳是這麼美，這麼傲，身分又是如此烜赫，

妳大可以找到一個才貌雙全的如意郎君，眞正可以和妳匹配的……」

艾惠玫極其古怪的盯視着仇恨，良久，靜靜的道：「事實上我不會再去這樣做，是不？你很清楚的，當我決定了，我便不會改變，而且，不後悔！」

說到這裡，艾惠玫用手撫撫微見散亂的鬢髮，這個小小的動作，却顯得特別的嫵媚俏麗，她舐舐嘴，又道：「我可以離開『百毒門』，放棄宮主的地位，和你一同回揚州那個家，去見那兩位姊姊，假如她們不願，我可以祈求她，哀懇她，人心總不是鐵鑄的，是不？」

仇恨搓搓手，苦笑道：「這樣對妳太委曲了……」

艾惠玫「哼」了一聲，道：「我都不在乎，我想，你也應該可以釋懷。」

仇恨有些眩惑的閉上眼睛，低沉的道：「但妳對『百毒門』怎麼處置呢？」

艾惠玫平靜的道：「那就是我的事了。」

停了一會，她又道：「現在，你該沒有困難了吧？」

仇恨喃喃的道：「我只是覺得太突然，太突然了……在這段極短的時間以前，我做夢都不會想到會有這種發展，這不像是眞的……」

艾惠玫低柔的道：「但這是眞的，而且，對我來說它並不突然，它已經醞釀很久很久了，自見到你才開始決潰，就像洪流的奔放。在我心中，你的影像十分熟悉，十分親切，宛如我們相識已久，宛如我們在千百年前已彼此相屬，在賭棚初次見你，我就有這種感覺，它令

我震撼，使我幾乎不能自制……」

忽然，她又抬起頭來，悠悠的道：「你答應了？」

仇恨期期艾艾的道：「我認爲，妳該再考慮考慮……」

艾惠玫冷然道：「問題不在我，而在你！」

心腔在劇烈的跳動着，冷汗涔涔，仇恨吶吶的道：「讓我們先瞭解一個時期，行麼？」

艾惠玫踏上一步，面對着面，道：「我只問你答不答應？我老實告訴你，你要放明白點，我已將一切的尊嚴與人格擺在你的面前，你要就收它入你心，否則，你用脚踐踏於地，那樣，我死也無憾！」

仇恨渾身一機伶，脫口道：「妳千萬別如此……」

艾惠玫顯得冷靜無比的道：「你答不答應？」

仇恨嘆了口氣，低下頭說道：「我，我答應……」

艾惠玫全身猛烈的一抖，長長呻吟了一聲，癱瘓似的頹然倒地，仇恨慌忙將她抱起，焦急的道：「妳怎麼了？艾姑娘，那裡不舒服？妳的臉好蒼白……」

星眸微睜，喘息吁吁，那一張美艷的面靨略帶一股淒迷得令人痛心的幽怨，她半啓朱唇，疲乏的道：「我好……我好累……像走了千萬里路忽然躺在一張柔軟的床上……又宛如突然卸掉肩頭上沉重的負荷，很疲倦，但却心明神逸……」

仇恨關切的道：「可要到榻上歇息會兒？」

艾蕙玫搖搖頭，舒適的閉上了眼，道：「不，我就要你這樣抱我，我覺得好平靜，好安全，像一隻暴風中躲進港灣的小船……」

她悠悠地，又道：「好像我們十分接近，沒有絲毫距離，像是我們在很久很久以前已是這麼親切而熟悉了，是嗎？仇哥哥！」

仇恨點點頭，道：「我有一種感覺……」

艾蕙玫溫柔的道：「你說。」

仇恨有些赧然，悄悄的道：「我覺得……好奇妙，太奇妙了……」

深情的笑了，艾蕙玫滿足的依偎在仇恨的懷裡，翠綠色的氤氳緩緩向他們包圍，向他們籠罩，而翠綠色閃泛着隱隱的喜悅與安詳，有如一片朦朧的霧，這霧，又多使人沉醉。

夜長，人却難寐啊！

□ □ □

「臨風閣」名如其所，是一處爽潔明敞，又帶着幾分飄逸韻味的地方，建築的格局也顯得特別的古樸強渾，線條簡單而有力，稚微中，含蘊着突出的拙實感……。

它是用檜本原幹疊架起來的一座正方形樓閣，分上下兩層，下層只用合抱的四根粗大木柱為支撐，沒有隔間及牆壁，四周半垂着寬長澗大的垂簾，光潔潤滑的地板滑打得紫褐透亮

，却僅有四張獸腿矮几似的椅子併排中間，一列特大特寬的原木樓梯延展上層，樓閣之上，也與地下一樣簡潔明淨，只是地下層鋪了錦氈，矮几改成八角檀木鑲嵌雲石面的高桌而已，在這裡，可以看見綿亘迤邐的景色一角。

仇恨抵達「臨風閣」的時候，早已有四人在座，各佔一張獸腿矮几似的椅子。

第一位是一位老婦人，這位婦人約莫五十出頭的年紀，濃密却微顯花白的頭髮在腦後挽成一個軟髻，簪髻的却是一根五寸長的蛇形黑木簪。她的面龐清瘦而白皙，生着一雙女人少見的漆黑劍眉，丹鳳眼，略挺了些的鼻梁，一張兩邊嘴角微微下垂的嘴唇，穿着一襲純白鏤着金絲邊的衣裙，雙手空空，安詳的交提胸前，形態雍容，氣度高華，然而却有一種攝人魂魄的威儀。

第二位，身材雄偉高大，穿着灰色綠綉金邊長袍，年約六旬左右的老人，面孔五官輪廓突出，面如滿月，濃眉、鳳眼、通天鼻、四方嘴，頜下蓄着一把灰蒼的長髯，整個形態中，流露出一股無可言喻的威凜，沉猛與雍容之氣，就宛似一座撐天的巨山。

第三位與第四位是仇恨熟悉的人，前者是可扎欽漢，後者是馮奇。

老婦人開始仔細的端詳起仇恨了，於是，每看一次，神色便緩和一分，到後來，簡直已帶上笑容了，她緩慢的說道：「仇恨，你過來坐下。」

仇恨謝了坐，過來端整的坐好，老婦人笑了，道：「仇恨，我先替你引見一下。」

首先，她自我介紹道：「我叫申無痕，昔年有個『鐵拐仙娘』的匪號，如今，大家都叫我『鐵拐婆婆』。」

指着第二位花甲老人道：「他是我的老伴，姓展名伯彥，終年獨坐寒江垂釣，因此，武林中人送他一個『寒江釣叟』的綽號！」

接着，又指着第三位、第四位道：「這兩位就不必我多費唇舌了，你們原是舊識。」

仇恨沒有打岔，是一種傾耳聆聽的模樣。

申無痕似是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緒，接着說道：「惠玫這孩子是我侄女，也是個私生女，她的母親，早年和我是非常要好的結拜姊妹，那時，我們都還年輕，當然也有着一般少女的憧憬與幻想，那眞是一段做夢的日子……後來，惠玫的母親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一個相當英俊出色的男人……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們由相識而相戀，好得不得了，惠玫的母親便也和許多痴情的少女一樣，終於奉獻出她的貞操。可憾又可恨的是，這個男人對於她，並不似她對這個男人般的眞心眞意，等到惠玫的母親有了身孕，尚在編織着另一個美夢的時候，那個男人突然不告而別，從此音信俱無，遺棄了惠玫的母親，以及還未臨人世的惠玫……」

仇恨道：「典型的負情故事，前輩，亘古以來，這樣的錯誤便不曾停止，在天涯海角的每一隅都循環反覆的發生，值得惋嘆的是，當局者往往沉迷不悟，待到猛省回頭，却已悲恨

鑄成，無以爲補了……」

申無痕點着頭，道：「正是如此，惠玫的母親便也走上了這類結局中大多數受害者所循環的道路——自殺，她是服毒而死的，由我去收的屍，我永遠忘不了她那付慘狀，屍體全身浮腫，肌膚透着烏紫，原本娟秀姣好的五官扭曲得整個變了形，七竅中全凝着血漬，連嘴裡的舌頭也都噛爛了，這證明她在臨死前是受了多大的痛苦。那時，惠玫才剛滿周歲，抱在一個奶娘懷中，見到我，便咧嘴憨笑，可憐的孩子，尚不知小小年紀，已失怙恃，更何從明白人間世上這般辛酸與陰惡呢？」

仇恨道：「那個男人，實在可恨！」

申無痕道：「是可恨……我是接到我這位小義妹透過專人送來的絕命信之後，方才知曉一切的，當我專程赴去，則除了收屍入殮，任何什麼忙也幫不上了。對於死去的人，我無力爲助，但對活着的人，我却多少能以發揮作用，小惠玫的將來自然由我承擔，那個負心漢，我也饒他不過，就在惠玫母親死後的第三個月，那負心漢便被我夫婦綴上圍住，却算他命大，只留下一條右臂，仍被他活出命逃逸……」

仇恨道：「前輩是如何找着那人的？」

申無痕恨聲道：「這小子遺棄惠玫母女之後，獨個兒潛到邊塞山城去逍遙快活，他有名有姓，且屬同道中人，加以不肯安分，要找他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恨只恨我那小上七歲的義

妹事先沒有託我爲力，否則，盡可在悲劇釀成前將那人搶回，迫其就範，便不會有後來這麼多的淒慘了……」

仇恨道：「前輩怎會與『百毒門』拉上關係呢？」

申無痕道：「這一點，我稍後會告訴你，這個負心漢名叫司馬長風，乃是司馬長雄的嫡親胞弟，司馬長雄的身分你已清楚，用不着我贅述。就在我夫婦追殺司馬長風後的第二年，可扎欽漢和馮奇聯袂上門尋仇，要替司馬長風報仇，我們激戰了三天三夜，彼此却未能分出勝負，由於英雄重英雄，好漢惜好漢，在不打不相識之下，我們結成了很好的朋友，從此兩人經常是我家座上客……」

申無痕頓了頓，又道：「惠玫七歲那年，司馬長雄押着司馬長風至這裡負荊請罪，懺悔一切，並願負起『杖期夫』之責，撫養惠玫，老身感於玫兒幼失雙親，成爲無父孤兒，今其父既願改過，自然不能阻撓其骨肉重逢團聚。於是，允其所請，讓他帶走，可扎欽漢和馮奇自願前往充任監護，若發現司馬長風對玫兒略有虐待，即將她帶回中原，於是，玫兒也就拜在老可扎膝下作一螟蛉義女……」

說到這裡，申無痕突然長嘆一聲，道：「眞是狼子野心，就在玫兒十五歲那年，司馬長風領着玫兒回來了，同行有老可扎和馮奇，還有司馬長雄，老身見玫兒長成，自然是欣喜莫名，接納了他們，當然，我們也接納了友情。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司馬長風雖然遺棄了我

那義妹，但他總算天良未昧，能撫育遺孤成人，也差堪告慰在天之靈，誰知竟不是那麼回事，原來他們是懷着野心前來。不久，便在飲食裡面參着『七絕去功散』，使我夫婦及老可扎、馮奇武功全失，最後，終於露出了猙獰面目，逼我們交出武功，進而佔據了這塊土地，作爲『百毒門』的總壇，捧玫兒登上門主寶座，蠶食武林各大門派。幸好，玫兒秉承了她母親那份敦厚，曲意維護我們四老安全，不久，他們先後解去可扎欽漢和馮奇的毒，讓他們參與工作，老友情篤，爲了我夫婦的安全，便以玫兒的護衞身分踏入江湖，替他們開疆拓土。金陵失利，他們才知道最大的強敵不是武林各大門派，而是你，所以，才設計將你俘虜以除後患，也爲統一武林剷除障碍。其實，玫兒早存恢復我夫婦武功之志願，只是司馬老賊解藥珍藏秘密，也是事情湊巧，近日才讓玫兒找到，不但解除了我夫婦身上的毒，也同時救了你，這便是我們的一段恩恩怨怨！」

申無痕一口氣說完這段內情，便開始仔細的端詳仇恨，笑了笑，說道：「你喜歡玫兒嗎？」

仇恨嚥了口唾沫，硬着頭皮道：「喜歡。」

申無痕點點頭，又道：「你會待她好一輩子？」

仇恨舐舐唇，低沉的道：「如若能以結合，夫妻之間自當相敬互愛終生。」

申無痕滿意的笑笑，接着道：「假若你能娶得我家玫兒，你可不能稍稍欺侮她，否則，

老身勢必與你誓不兩立。」

仇恨道：「在下明白。」

沉思了一會，申無痕又一一問明了仇恨的家世、出身、籍貫等等，末了，她頷首道：「你這孩子還不錯，我相信你該是可靠及可信的……」

她頓了頓，微帶傷感的道：「我老伴今年六十一歲，我也滿五十了，我兩口子結褵一生最最遺憾的就是沒有生下一男半女，玫兒雖非我出，但我們待她勝似親生，我們把她交給你，望你善待於她。她從小失母，性情難免有所偏激，日後也許會使些小性子，也盼你看在我四個老人家的分上莫與她計較，不一定似我們一樣這般眼皮上供着，嘴裡含着，只要你不欺侮她，我四老也就心安了……。」

□　□　□

拾翠樓上。

倚着一排巧緻的朱欄，而朱欄圍築在一個小小的平台上，仇恨目光深沉的凝注遠天浮雲，如今正是黃昏，雲朵兒有如綿絮，又像煙靄，那麼層層捲捲的簇擁着，重叠着一團團的，一條條的。淺嫣的晚霞便將它帶着些兒暗紫的，含着些兒蒼鬱的色彩，淡淡濃濃的塗抹在這些雲朵兒上面，於是，極西處映現着說不出悲涼味兒，沒來由的給人們心頭上也蒙上一絲絲的悵惘與迷茫。

這眞有些奇妙，仇恨怔怔的回憶，就在昨天以前，他與她尙是強仇大敵，他是她的俘虜，就那一夜的工夫，寃家變成了親家，俘虜變做了座上嬌客，不管這種轉變是在一種什麼情形下所鑄成，不管自己願不願意，但却已幾乎成爲事實了。到現在，仇恨還有些茫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歡艾惠玫，他只明白在化解了一場干戈之後，他已不再憎嫌她、討厭她，但愛呢？談到愛，却似乎仍然差上那麼一截，尤其是，他自從勉強允諾了這場婚事之後，心中老是糾纏着一種愧疚的感覺，這感覺悠悠忽忽的，却是那麼根深蒂固，那麼牢不可破，他曉得，這是因爲魏葦和雪兒而起。不可諱言的，他愛兩位嬌妻，三人的情感已經融爲一體了，這應該已成定局了，但突然發生的這件事却好生令人困擾，令人尷尬，又令人無奈，他決不會辜負魏葦和雪兒，又待如何去向她們解釋呢？

艾惠玫是一個美麗而又嬌艷的女孩子，又有烜赫的事業爲背景，幾位武林早一輩的覇才支撑，無論那一方面來說，也是一般草莽男兒，江湖好漢追逐嚮往的對象。但她獨獨在那種特異的情形之下看上自己，若是光憑外在的容貌與風範來解釋這道理，未免太過浮淺，但這總是已經成爲實在的事，想來想去，只能說是一個「緣」字了，不知多少萬年或多少千年之前，那段絲線約莫已繫在他們彼此的足踝上，這或是那白鬍子的月下老人在惡作劇，或者，眞是緣分早已註定……。

輕輕柔柔地，一個軟軟的聲音在喚仇恨：「想什麼？」

仇恨如夢初醒，側過臉來，唔！是艾惠玫，她仍舊是一襲紗霧似的翠綠衣裙，雲髻高挽，一支翡翠鳳釵斜插髮間，兩串珠墜在耳下輕輕搖晃，襯得她的容貌越發美艷絕倫，清麗無雙，好一個人間仙子。

仇恨吁了一口氣，低沉的道：「妳眞美……」

艾惠玫帶着羞澀的一笑，輕輕垂下頭項，低柔的道：「怕比不上那兩位姊姊……」

仇恨有些窘迫的搓搓手，苦笑道：「那裡，妳們是同樣淸秀嫺慧，只是我太粗俗了。」

艾惠玫抬起頭來，睜着一雙秋水也似的雙瞳凝注着仇恨，好一陣，她悠悠的，却又略顯激動的道：「爲何如此說？你是多好、多誠，這一生除了你，我不會再看上第二個人，雖然我們相識的時間並不太長……」

她頓了頓，又道：「人與人相處，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發生情感，但是，也可能只需一刹便會深愛至死，在瞬息中求得永恒……」

仇恨默默頷首，道：「我同意妳的見解，常常，我也有這種感覺……。」

艾惠玫似是玩笑又似認眞的道：「對很多個女孩？」

仇恨怔了怔，忙道：「不，我是指同性之間的情感。」

艾惠玫十分信任的點點頭，道：「我相信你，我知道你不是一個風流好色之徒，而且，我也知道你用情很專，因此，我便毫不保留的做了，我永不會後悔，我一定可以與你生活得

很愉快，很幸福，很美滿……」

說到這裡，她忽然有些憂戚的一笑，道：「只是，不曉得你的那兩位能不能容我？」

仇恨咬咬下唇，道：「我想，她倆應該可以。」

艾惠玫閉閉眼，道：「我會去懇求她們……女人在這一方面都是絕對自私與嫉妒，這或者會很困難，但我要不顧一切去做，她打我、駡我，我也全認了……」

仇恨搖搖頭，笑道：「玫，別說得那樣可憐，她們不會那樣做，她們都很溫柔。」

她輕輕偎在仇恨懷中，低低的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會盡力求得她們對我的諒解，我一定使自己全力喜歡她們，也要她們喜歡我，我答應你永遠不會爲這些事感到煩惱，我們共同爲你營築一個小小的，溫馨而甜蜜的家，仇，你高興麼？」

仇恨望着艾惠玫雙眸中的光彩，面靨上映漾着那未來幸福之憧憬，雖然，未來或許有許多困難與阻礙，但仇恨却不忍說出口來，在這一刹，他決定自己要好好愛護這位嬌麗的女孩，不管自己與她是否能順利結爲夫妻。

在沉默中，兩人心靈相契的依偎了良久，直到連周遭浮沉的暮靄都是那麼鬱黯了，仇恨才低聲道：「惠玫……」

艾惠玫喃喃的應了一聲，這兩個字出自他口是多麼新奇，多溫柔，多美妙，自他答允自己的要求到現在，嗯！才如此喚過自己兩三次吧！但這兩個平素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

，在他口中呼出，却像是一縷無形而又強韌的絲，纏繞着自己，連骨骼都酥了，連心兒也麻了，好神異的愛的力量啊……。

仇恨輕輕地，又喚道：「惠玫……」

艾惠玫仰起紅艷艷的面龐，溫馴的道：「有事？」

仇恨點點頭，道：「我想，我明天離開這裡……」

艾惠玫微微吃驚了，道：「明天就走？」

仇恨笑笑道：「是的。」

艾惠玫一下子掙出仇恨的懷抱，紅着眼圈道：「你要走，爲何不說『我們』？而只說你一個人，難道……難道你仍不願承認我們的關係？要拋下我一個人離開？」

仇恨連忙搖手，急道：「惠玫，妳別誤會，我怎願拋下妳一個人離開？我只是擔心四位老人家恐怕難捨妳隨我遠離，還有，我這次的行動是作狙擊行動，對『百毒門』作逐個擊破殲滅，逼出司馬長雄以及他的死黨出來與我們決鬥，妳原是他們的魁首，那該多尷尬……」

艾惠玫道：「但是……」

仇恨道：「惠玫，妳放心，我絕不會辜負妳，再說，只要兩情長相久，豈在那朝朝暮暮。我們要想營築溫暖的家，就必須殲除這股邪惡勢力，因爲，他們絕不會容許我們存在。」

艾惠玫想想，也的確如此，於是沉默不語。

是夜，在四老共同商議下，艾惠玫列出了幾個重要據點作爲攻擊對象，但是，他們却一明一暗的兵分兩路，以便暗中接應，最主要的，還是艾惠玫怕箇郎孤身涉險，作成的決議。

□ □ □

中宵的風，吹得有些蕭索，夜很深，透着寒瑟，一種令人感到落寞又孤寂的寒瑟……。

景況又似恢復了往昔的歲月，獨自飄零於莽莽大荒中，天穹是帳幕，沙塵是蓆墊，追着落月，迎着朝陽，那種逍遙却無定的日子，很苦，也很自在，但隱隱裡總是覺得缺了些什麼……。

騎在這匹高大強健的駿馬上，不徐不緩的往前奔馳着，缺了些什麼呢？仇恨在想：「一條根，一個窩麼？不，自己早已建立了溫暖的窩巢，嬌妻愛子圍繞，那是多甜蜜的家，一幅寫眞的親情圖。」

以往，他很少有過這等近乎傷感的想法，孺慕親情，天倫之歡，似是隔着他十分遙遠，好像不是他這輩子應該企盼的事，然而，畢竟他已有了家，現在，他腦子裡面浮現的，是妻兒倚門思盼的情景。

搖搖頭，他不禁自嘲的笑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迎着夜風，他深深的吸了口氣，決定不再去尋思這個問題，他目前需要全神貫注的乃是如何打擊「百毒門」，實施各個殲滅的工作。

按說，他可以不必這樣做，他本意也極不願捲入武林是非圈，無而，這件事却不容他推拒，甚至稍有遲疑，丟開武林興亡的前提，對他的本身却有着如芒在刺的切膚關係。

仇恨仰着頭，向漆黑的夜空呢喃：「但願這一次能夠將流血消弭於無形，還我武林清平！」

幽冥的曠野裡，似是對他的呢喃有了回應——仇恨聽到一種不屬於寂寥大地的音響，隱隱約約的向這邊傳了過來。

嗯！馬蹄聲，是他的坐騎馳行之外的馬蹄聲。

回頭望了望，來路上一片黑暗，看不見什麼，但是，他可以斷定是兩乘健騎，正以全力奔跑，彷彿在追趕前面的什麼。

莫非追的是自己麼？他搖搖頭，似乎不可能，因爲這個決定只有四老和玫兒知道，沒有洩漏的理由。

將馬兒側行靠邊，仇恨心中坦然，他有意讓路，好叫後面的奔騎搶道先走。

於是，來騎近了，果然是兩匹馬，兩匹毛色深暗的駿馬，鞍上騎士約略看得出體型，都相當高大魁梧。

仇恨只瞥了一眼，便將視線收回，他不想招惹什麼麻煩，而盯着不相識的人注視太久，在江湖上的習慣來說，往往便是輕蔑與挑釁的表現，他有什麼理由去無端生事呢？

他將坐騎讓向一邊，但是，後面的雙騎並不超越，而且把速度緩下來——極爲突兀的緩下來。

心裡有些納悶，也立即生起警惕，仇恨沒有回頭，依舊以原來的速度不快不慢的靠邊前行，他已察覺到情勢不對了。

後面的兩騎跟綴了一會，驀的略爲逼近，其中一個沉渾穩定的聲音響了起來：「仇朋友，且請稍住。」

輕勒韁繩靠停路邊，仇恨扭過身體，夜暗裡，那兩匹馬也停了下來，約莫和仇恨相距十步，同時，仇恨也發現那兩個不速之客只這須臾工夫，竟已俱皆以頭巾蒙住了半張面孔。

仇恨輕輕的一笑，道：「是在叫我麼？」

馬頭較前的一位騎士拱拱手道：「正是招呼尊駕。」

仇恨端詳着對方，道：「我們曾是相識的麼？」

那人搖搖頭道：「不曾相識。」

仇恨「哦」了一聲，道：「以前不曾相識，往後可能有見面的機會，否則，兩位何苦如此顧忌，不肯以本來面目相示！只怕兩位心懷有異吧？」

那人沉聲道：「我們實有難言之隱，失禮之處，尚請仇朋友包涵。」

仇恨淡淡的道：「兩位找我，有何見教？」

對方緩緩的道：「請問尊駕，夜來『白石精舍』密議，所談何事？」

仇恨不覺自吃驚，表面上却極爲安詳的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人道：「我們的底蘊不便洩知於尊駕，祈能見諒，方才請教的事……」

仇恨忽道：「兩位也是『百毒門』所屬麼？」

兩個騎士互望一眼，仍由原先說話的人回答：「不錯，我們正是『百毒門』之人。」

仇恨笑笑地道：「貴門的確神通廣大，對『藍湖』的事瞭若指掌，神機妙算，倒令我佩服之至！」

那人的語調透着尷尬道：「仇朋友，我們此來並無惡意，只是要向尊駕請問一樁對尊駕毫無損失的身外之事，但求能以賜告，則感激不盡！」

仇恨搖搖頭，道：「非常抱歉，我們談話的內容，我在道義上有保密的責任，不能告訴兩位，更何況，貴門跟我目前處於敵對的立場，我更沒有義務告訴你們。」

兩人又互視一眼，仍由這一個說道：「希望尊駕再加考慮……」

仇恨溫和但却堅決的道：「不用再考慮了，我是無可奉告。」

僵窒了半晌，那人低沉的道：「仇朋友，尊駕既不願相示，也就罷了，但我們斗膽，却有幾句忠言要向尊駕奉告……」

仇恨道：「我在洗耳恭聽。」

那人清了清喉嚨，神色顯得極其凝重的道：「尊駕雖然得到武林帖，也學全了那上面的武功，但是，你應該知道，眼下武林大勢已去，各派先後被本門掌握，縱有武林帖，也難號召起來，仇朋友縱然武功蓋世，亦未必能擋武林之衆，因此，在下勸你明哲保身，方爲上策！」

仇恨低沉的道：「什麼才是你所謂的上佳之策呢？」

那人略略提高了聲音，道：「爲求尊駕徹底脫離牽連或避免可能遭受牽連，我們誠懇的向尊駕建議——請尊駕即刻返回揚州，回家享齊人之福……」

仇恨笑笑地道：「閣下以什麼立場來向我作這種建議？江湖中人以技擊武術來維持賣命這一行業，爲了生存下去的作爲，我活着就要做些事來表現。」

那人窒了窒，嗓門已有些生硬道：「我們是以什麼立場忠告尊駕，尊駕不必深問，總之，我們是番好意，尊駕只要放棄與『百毒門』敵對，可任四海逍遙，五嶽飛鶴，實不須憑空自找麻煩！」

仇恨道：「當然，我可以視貴門逞獸行的程度作我今後行動的決定。」

另一個從頭開始就未曾啓言的朋友，驀地出了聲，火辣而暴烈說道：「仇恨，你現在要到那裡去，去做什麼？」

仇恨不慍不怒的道：「去拜訪一位朋友，向他查問一件事，這個答覆，你還滿意吧？」

這一位火性不小，他厲聲道：「去看誰，查問什麼事？」

盯視着對方的眼睛，仇恨似笑非笑的以左手拇指點點自己的腦門，故意慢條斯理道：「你要問的一切內涵，都蘊藏在我的腦子裡，這位兄台，你有興趣，何妨設法剖開來看看？」

那人雙目倏睜如鈴，煞氣畢露道：「你當我不敢？」

仇恨一哂，道：「不是不敢，怕是不能！」

那人「格崩」咬牙，悍野的叫道：「給你抬舉你不受，仇恨，你以為憑你就能橫過本門的掌握？」

仇恨心平氣和的道：「橫不橫得過另當別論，仍然活到如今，可是眞的。」

那人叱喝道：「他娘的……」

他的同伴急忙伸手攔阻，邊向仇恨陪笑道：「尊駕見諒，我這伙伴就是心直口快，脾氣急躁了些，尙請尊駕莫予計較……」

仇恨安詳的道：「好說，兩位肯抬高手放我一馬，業已感激不盡，我又那裡敢向兩位有所計較呢？」

這比較深沉的一位忙道：「尊駕言重了，好在我早經表明在先，我們此來，絲毫未存惡意……」

仇恨點點頭，道：「我相信，否則兩位早就把我放倒了，嚴刑逼供，還怕我諱隱不招麼

？」

那人乾笑一聲，道：「仇朋友，言盡於此，取捨之間，尙祈善自斟酌……」

仇恨和悅的道：「且慢，兩位。」

對方眼神一凜，形色狐疑，雖仍在笑，但笑得有些牽強了，道：「什麼意思？仇朋友！」

仇恨道：「在兩位到來之前，我曾聆聽蹄聲，知道只有雙騎，換句話說，似乎除了兩位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人了……當然，我是指兩位的同黨而言！」

那人吸了口氣，道：「你想幹什麼？」

仇恨恨聲道：「老實說，我在考慮，能不能把兩位的大駕留下來？」

另一個勃然大怒道：「你試試看？」

這一位擺擺手，冷森的道：「以你的本領來說，仇朋友，或許可能……雖然你將經過一番周折，但我勸你不必嘗試，因為你會發覺此舉徒勞無功。」

仇恨道：「怎麼說？」

那人悠悠的道：「來此之前，我們業已考慮到這一層上，固然我們的目的不是狙擊於你，但我們對你的各項反應仍作了周詳的防範。第一，我們兩人的坐騎都是從千百良駒中挑揀出來的，腳力極健，起步的衝勢尤為猛捷，我想你已注意到我們與你之間的空隙，都是十步，待你稍有動作，我們會在你撲臨之前奔出兩倍於此的距離，盡你全力追趕，你亦將發現越

追越遠，永不可能有接近的機會……」

仇恨道：「不見得，我的馬兒或許不及你的快，但我個人的動作却相當迅速……。」

那人冷笑道：「我們相信你很快，然而你不要忘記，當你可以接觸到我們的時候，却難保證一擊奏效，我們只要有一次招架的餘地，便有足夠的機會遠逸……我想，至少我們能夠招架一次！」

仇恨想了想，道：「不知你們的坐騎是否如你說的那樣神駿法？」

那人凜然道：「我們會讓你看到……其二，我們兩人此來，都有着不可被俘的誓言，所以，我們全在事先預服了一種潛延性的劇毒，只要天亮以前不能返回服下解藥，便將毒發身死。仇朋友，我們也是道上稱字號的人物，萬一落入你手，不敢說是如何硬朗的英雄，起碼熬上一兩個時辰的自信還有。」

仇恨慢慢的道：「兩位到挺看得開，豁得上，聽你如此一說，大有『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氣概，悲烈得緊……」

那人僵硬的道：「現在，你可照你的心意行事了！」

仇恨沉吟片刻，道：「也罷！兩位請回……但我要預先聲明，如果兩位的坐騎不似你們形容的那般快法……也就是我可以追得上的話，我即將截留兩位，而且再不相信兩位預服劇毒之說，因爲你們在第一項對策上騙我，我就沒有理由再相信兩位那第二項對策……」

那人猛吹哨出聲，齊齊帶轠，他們胯下的坐騎倏而人立長嘯，但人立之後並不像平常的馬兒那樣再行落地，却藉着前蹄揚抬之勢，旋風般迴轉衝刺，但見雙騎昂嘯，業已消失在黑暗中——蹄聲狂驟，恍若連串的密雷一路響去。

二七

不錯，他們並沒有誇大，這的確是兩匹其快如風，其疾似箭的好馬，仇恨沒有追，以他的坐騎性能而言，是決然追不上人家那匹馬的，而他本人也不見得有把握一招以內擺平對方——設若對方要逃，不錯，他只有一招下手的機會。

怔忡了片刻，他終於嘆了口氣，策騎上道。

一路上，他在想，這兩個不速之客會是藍湖什麼身分人物，他們消息怎會如此靈通，對於藍湖的人，除了四老、司馬長雄之外，就只有艾惠玫和她身邊的幾位婢女。

看情形，藍湖還有「百毒門」的餘孽，並不像四老所說的全部撤走了，而且，這股潛勢力還不小……

不管怎麼樣，仇恨至少體會到一點——藍湖從此堪憂了。

一路上，仇恨有了警覺，行動之間異常小心，他不但隨時注意周遭的情況，儘量掩隱本身的行跡，並且常常繞着圈子走路，東彎西拐，倏前倏後，以他可能做到的各種方式來迴避可能的追踪者。

終於，他找到了「九槐莊」。

找不着「九槐莊」那九株交疊或是穿插的槐樹，這大概已是一個湮遠的故事了。

一路上，十分平靜，再也不曾發生任何變故。

好像那些隱於暗中，處心積慮的「百毒門」的人，業已忘懷了這件事，或者，由於自己撲朔的行踪使他們走入了岔途。

這裡叫「虎頭溝」，距離艾惠玫所提線索，那第一個目標「石家寨」，只有三十多里的路程。

三十多里，策騎狂奔，至多也只是半個時辰的耗費而已，眼看着目的地就朝鼻尖湊近了啦！

迤邐蜿蜒於荒原中的一條乾溝，寬約丈許，溝沿疊集着風化了的層石如土，黃黃褐褐的，灰灰黑黑的。層石的間隙裡雜生着野草，溝底凹凸不平的似凝覆着一片乾涸了的泥漿，看不出任何「虎頭」的象徵來，然而，這裡就叫虎頭溝。

奔騎向前，乾溝最寬濶的橫面便切過道路，好在築有木橋一座，人馬可以從木橋上面通行。

當擂鼓也似的馬蹄聲敲擊在橋面上，滾雷般往前捲動時，耳中聽着橋下空洞的廻聲，仇恨的鼻子却也聞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那是一種嗆鼻的氣味，像燒焦了什麼東西，又似點燃了硫磺一類的物質，帶着點辛辣，

刺激着嗅覺，雖然氣息是輕微的。

腦海裡閃過了一抹靈光，仇恨的反應就如同心念的初動，他雙臂猛振，人已冲向空中，凌空倒旋，暴瀉向後。

幾乎就在他脚未沾地的刹那，一聲「轟」然巨響倏而傳揚，整座木橋隨着這聲巨響，捲裹在一蓬烈焰的濃煙中迸升向天，又四散分飛，而大地一震，熱浪排湧，空氣裡迷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藥味，能把人窒息暈倒。

本能的順着這突起的震動滾跌出去，仇恨伏臥於地，良久不動，每一呼吸，全是薰心嗆肺的烟硝硫磺氣味，那種凝膠似的炙熱浪潮，更似將他周身的毛孔也黏罩住了……。

半晌，他緩緩站立起來，先檢查自己的身上——還好，除了滿頭灰土，毛髮表皮略有灼傷之外，就只有衣袍破裂了幾處，其他尚無大碍。

有些怔忡的望着前面那座業已消失的木橋，仇恨不禁暗呼僥倖，木橋全被炸散了，只有幾節烏焦黑烟的長短木樁還淒慘的豎在那裡，周圍幾十丈方圓，皆是散碎拋置的木板，以及塊塊紅黑交雜，撕裂般的血肉——那是仇恨的坐騎。

尚有嫋嫋的烟硝在飄漾，尚有嗆鼻的火藥氣息在浮動，但是，就沒有人影，除去仇恨以外的人影。

然而，這顯然是人爲的陰謀！

多毒多狠的一條詭計，他們眞是要趕盡殺絕，令仇恨煙消雲散，死無葬身之地！

向四周搜視了幾遍，仇恨却未能發現什麼，好像這一切乃是自然形成一樣，好像那座木橋恰好就在這個時候爆炸而已。

輕拂着衣袍上的灰土，仇恨來到溝邊，這裡，也一如變異之前，只是溝底有了掀震後的斑剝，增加了一些散碎的木板及勉可辨認的焦黑肉塊。

那匹可憐的，飽承辛勞奔波之苦的馬兒啊！……

咬咬牙，仇恨掠過乾溝，毫不因爲炸橋的詭謀而影響他前往「石家寨」的決心。

如今，只有靠他自己的兩條腿了。

好在他很習慣，他這兩條腿，原就跨越過荒野羣峯，寒漠疊嶺，這本來就是一雙受得起千里奔波跋涉的腿。

他目不斜視的奔往「石家寨」，實則他在行動之間凝神聚意，全力貫注，一路上絲毫不敢鬆怠，他知道對方不會輕易放他過關的，越是將達目的地的這段路程，會越發凶險。

飛躍着，奔掠着，他提住一口氣，騰起縱落，宛如一頭鷹隼，一抹流光，快得只見影幻如風，瞬息裡已是捲飄老遠……。

很快的，他已趕出了十里路。

至少，十里路的過程中，沒有再出差錯。

前面是幾座土丘，零落的分佈在大道的兩側，土丘上生長着矮小的野松，風吹聲動，隱隱然意味着險惡，似乎有着不妥。

仇恨業已憋了一口怨氣，他雙目盈煞，面寒如霜，來近土丘分佈零散的這段路面上，他故意緩下身形，放慢脚步通過——他一心想把可能的埋伏者引現，然後加以狠殺痛殲。

一座座巨墳似的土丘，那麼陰森森的突聳在地面上，宛如一個個龐大的，帶着沉寂邪惡及惡作劇意味的怪異的頭顱，而野松搖晃得簌簌有聲，更似發出那種沙啞得彷彿飲泣般的訕笑，這樣的情景，不止透着凶險，尤且現示着極端的沉鬱與懾窒，令人興起非常憎惡又忐忑的感覺。

仇恨怒火滿腔，但表面上却冷木如昔，他從容的向前走，目不斜視，嘴唇緊閉，甚至雙手的擺動也頗有韻律，其實，他早已集中了全身功力，提足了精神，只要周遭稍顯異狀，他已打定主意不叫對方有還手的機會，他要一擊之下便追奪對方的生命。

金龍赤火劍靠在他的右腕肘上，冰涼冷硬，他已覺得劍身在隱隱的跳動，在輕輕的震顫——像是一頭飢餓的虎，一條乾渴的蛇，只要拘束一去，便會迫不及待的脫射於袍袖掩遮之外，噬肉吮血！

但是，預料中的變異竟然没有發生，他平平靜靜的通過了這片險地，除了風吹草動，除了他心頭的疑惑，未曾發生任何意外。

回過頭來，他又微覺迷惘的打量着他方才行經的所在片刻，搖搖頭，他感到十分寬懷的洒開大步繼續走去。

心中的負擔頓輕，不僅步履輕快，連周身的肌肉也因由緊繃而散軟，不覺有種懶洋洋的倦意，他在盤算，這遭「石家寨」之行，不知將掀起何等血腥！

就在這樣的情形下，狙擊的發生便宛如突起的旱雷——令人措手不及，又帶着暴煞凌厲，雷霆萬鈞之勢。

道路兩旁的曠地中，原本是並不平坦但却一眼分明的地形，視野廣濶，掩藏不住什麼，然而，就從地面的下方，一個事先挖好的淺穴裡，一片土堆雜草爲掩飾的薄木板，猝然掀揚，一條人影暴竄而起，隨身閃耀着白刄的寒光，自後撞擊向前。

仇恨驀聞音響，身形斜偏，視線瞥及，已被那抹森森冷芒眩花了雙眼，危急之下，他猛的迎向刄鋒刺來的勢子，右腕上揚，「嗆」聲金鐵交接處，他的左掌已將對方劈了個跟頭。

路邊，又是兩塊僞裝木板飛拋，灰土與草屑濺散飛舞裡，另兩條身影躍自淺穴，疾若鷹隼般撲到，一個人一柄大砍刀，左右合斬，狠劊狠切！

「金龍赤火劍」便將兩次流射併連成一抹橫接的光帶，兩人兩柄大砍刀「噹」的一聲，分左右齊齊盪開，「金龍赤火劍」的鋒刄已在同一時間裡進出於這兩個狙擊手身上的同一部位——胸窩。

「嗷……」

「哎喲……」

鮮血赤淋淋迸洒，嗥叫聲裡，兩名狙擊手全彎腰弓身的倒翻出去，那原先被劈倒在地的漢子却猛一挺身，凌空躍起，人和他的「三尖兩刃刀」一起衝蕩！

仇恨的身形倏然左右晃閃，動作之快，像是他根本沒有挪動過半劍一樣，對方强悍的下撲之勢立即落空，那人好歹毒，擰腰錯步，刀刃回掃，打橫反斬過來。

這時，仇恨早已鬼魅般貼上了敵人背後死角，當對方的刀鋒廻斬，也是他的「金龍赤火劍」十一次透入那人背脊，又十一次拔出的時刻。

狂號着，那人往前撲撞，連連翻滾，每次的滾動，地上便印下一灘殷赤的血跡！

那麼快，又那麼毫無徵兆，在破空的銳風尖嘯甫始入耳之際，仇恨才發現七道冷芒到了腰際，他斜着蹬躍，右手伸縮如電，青瑩的光焰彷彿電火掣閃，擊飛了七道冷芒中的穴道，仍有一溜「嗤」聲穿過他的袍袖，遙墜向遠處的荒野裡！

那是七枚小指粗細，長只兩寸的「鎖骨釘」，入肉透骨，最爲霸道陰狠的幾種暗器之一。

仇恨即順着暗器射來的方向暴掠而去，三丈之外一塊以雜草掩蔽的地面正在微微顫動，道路兩邊又像被憑空揭翻了地坑也似，「砰砰」連聲裡隨着塵土的飛揚出現了八個凹坑，八條人影宛若隨地層下鑽出來的鬼魅，沾着滿身的灰沙，凶神惡煞般合圍過來。

那樣酷厲的神色凝佈在仇恨的臉龐上，他凌空倒翻，對準一名手舞雙斧的大漢飛射疾撲，當那名大漢怒叱着揮斧來拒的瞬息，他撲掠的身形突然硬生生折回——完全違反力道慣性的折回，青光流燦，那握雙槍的漢子已經尖叫着摔出，摔跌的起點與終點之間，拖着遍地瘰癧的腸臟。

一條「七節鞭」呼嘯臨頭，仇恨的劍尖不向敵人的身體攻擊，只是突然以上磕的角度精確至極的撞擊鞭頭，於是「七節鋼鞭」突然失去它的既定方向，似一條發了瘋的毒蛇，反轉疾射，尖銳的鞭頭，便深深插進它主人的胸膛，强大的反撞之力，更將這位鋼鞭的主人碰跌五六步遠。

狂吼着，兩個體形魁梧的大漢不要命的衝上來，一個用雙鎚，一個使雙匕首，輕重不同却同樣是可置人於死地的同樣傢伙，潑風飄雪般捲到，仇恨身形旋飛，隨着這陀螺似的轉動，他的四周恍若滾亂一圈劍輪——閃掣的、無差的，可以任意調整其刃齒長短的刀輪。

兩柄匕首和兩柄銅鎚分成四個方向拋上了天，此外，還有一塊塊、一條條奇形怪狀的血肉，宛如被千百斤巨斧劈斬一般同時上場。

那可是些鮮嫩的，活生生的人肉啊！

一根齊眉棍便在此際奮力砸向仇恨劍輪斂收的一剎空隙裡，仇恨背對着砸來的棍子，連人帶劍幻爲一抹經天的虹光，彈掠至五步外那個正待衝近的黃臉大漢跟前，紅光略沾即起，

黃臉大漢一對「手鈎子」拚命揮戳，却次次戳空，只是眨眼的頃刻，這位仁兄猛的將身體扭曲，一頭栽向地下——求生的機會，在搏殺裡往往是稍縱卽逝的。

砸空的「齊眉棍」堪堪再度擧起，執棍的人却駭然發覺仇恨已站在棍頭之上，這人在驚恐中正不知是棄棍還是揮揚好，仇恨已沾着棍身似溜滑梯一樣一溜而下，但見他身形着地，「金龍赤火劍」的刄鋒也拔出了那人的胸口。

遲疑，乃是拚鬥的過程裡最大的致命傷——仇恨十分瞭解這個道理，可惜的是，他的對手尙未學及這一門經驗，是誰說的來着？經驗乃是血汗與生命的積疊，有的人不幸，却只有承受一次教訓的機會。

不似人聲的嘯叫出自那手執雙斧的大漢口中，他貼地滾進，雙斧就隨着身體的滾動而翻飛起波光似的寒彩，仇恨眼神凝聚，卓立不動，在敵人接近之前須臾，他猝而橫躍，一劍閃現，那名大漢貼地的身子驀而上挺，又重重平躺下去，那一劍，正好穿透他的心臟，準確無比。

由人力揮動的物體，其連貫的間隙總有疏密，分的是個寬與窄，快及慢罷了，仇恨要求的便是這一點——他僅須尋找那一劍之薄的隙縫，他的對手實際上已給予他更多的破綻，以這位運斧的朋友功力來說，仇恨已勝任愉快到可以挑選下手的部位了……。

現在，狙擊者只剩下一個人了——至少，露面攻擊的只剩下一個人了。

那是個乾瘦焦黃的中年人，鼠眼兎唇，顴骨特別高聳，他滿臉驚怖絕望之色站在那裡，雙手緊握着一柄生鐵鐧，眼下的肌膚抽搐得把眼都扯斜了。

仇恨注視着對方，他並沒有悲憫或者不忍的感覺，他深深知道這一類的人，這是屬於狠毒、刻薄、斬盡殺絕的一類，當他們在雙手染血之時，他們或是爲名利、爲律令、爲嗔恨，却不會有一絲半點的道義存在，其中也有一些自始至終，對個人的生死表現得似對別人的生死一般無動於衷，但有一些，待輪到自己面對死亡的辰光，便完全沒有屠戮他人時那種狠勁了……。

眼前，似乎便是一個。

仇恨走近幾步，冷漠的道：「朋友，你是在等待一個好時辰麼？」

那人猛的一震，往後倒退，連嗓音都走了調，道：「你休想……想我向你屈服……我會……我會死拚到底……」

仇恨硬梆梆的道：「誰要你屈服？我又那來這等耐心？對你這等三流無賴，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宰殺淨盡。」

那人嘴唇在哆嗦，拿鐧的雙手在發抖，他近似乾嚎般叫着：「姓仇的，你不用賣狂——你的好日子也不遠了……今日我不論死活，總會有人找你算賬，向你討還這筆血債……」

仇恨冷冷的道：「那是後事了，與你再也無關，朋友，你的伙伴們皆已上道先候，你，

也就早請吧！」

「格崩」一咬牙，那人也似豁出去了，他半聲不響，朝前連搶三步，揮鐗狠劈而來。

仇恨鄙夷的哼了哼，輕飄飄的倒移一尺，鐗身便擦着他的左邊揮空，那人叱喝如注，一脚暴跳，鐵鐗順勢橫翻，動作倒也乾淨俐落。

「金龍赤火劍」閃縮指顧，那人踢來的右脚齊踝斬脫，翻揮的鐵鐗也不分先後被磕截盪開，仇恨甚至不願再多看對方一眼，劍鋒反飛，那人已嗥叫着搗胸坐倒。

仇恨已經夠慈悲了，以這人剛才那大開的門戶來說，他原可以戳上對方三十餘刀，但他只用了一刀──送人走向死亡，他喜歡採取簡捷的方式。

現在，他回頭走向三丈外的地方，他並未忘記尋找那個曾以「鎖骨釘」暗算他的人。

尚未走近，他已廢然止步，那裡，一塊上覆沙土雜草為掩蔽的薄木板已被移開至一旁，露出一個剛夠人體蹲伏的淺坑來，當然，淺坑裡已經沒有人跡了。

不可否認的，那個以「鎖骨釘」為暗器的人，手法相當高明老到，而且，他逃逸的本領也可與他的暗器功力並為媲美，都是一樣的來去無踪，不見徵兆。

仇恨向四周搜索了一陣，並無發現，他不禁有些懊惱的喃喃着：「你等着吧，鎖骨釘，或早或晚，當我再遇見你時，你就會嘗試到你自己暗器的滋味……」

望了路邊及野地上十一具橫七豎八的屍體，他嚥了一口唾沫，揮拂去衣袍上的灰塵，然

後，頭也不回的向來路上走去。

走着，他估量，距離「石家寨」不會太遠了，至多，十五六里吧？雖然是步行，這也是個很近的距離──如果不再出紕漏的話。

約莫向前走了兩里多路，他看見了路邊一片青翠竹子外面築有一間瓦屋，瓦屋的前面，便正對着道路，而屋門是開敞着的。

這一路來的折騰，也着實夠累了，他更覺得唇乾舌燥，口渴得緊，望着那間瓦屋，他在遲疑着是否需要前去討碗水喝……。

就在這時，瓦屋的門內施施然走出一個提着小桶的人來，那人四十上下的年紀，白淨清癯，五官端正，穿着一件釘有補釘的玄色夾衫，烏黑的頭髮束以布冠，衣着雖寒傖，但却透着幾分儒雅的書卷氣，似是個不如意的讀書人。

仇恨與對方打了個照面，正在想算了，那人却望着仇恨一楞，神色之間顯露着訝異迷惑，可是，却看得出頗具善意。

仇恨不似笑的衝着那人一笑，匆匆走了過去，他剛剛走出不遠，已傳來那人急促的呼叫聲：「且請留步，這位兄台──」

仇恨站住了，回過身來，靜靜的道：「尊駕可是叫我？」

那位落拓書生的中年人連忙拱拱手，堆着笑道：「不敢，只是剛才在下眼見兄台憔悴倦

意，且衣髮之上似有火焦痕跡，正自訝異，兄台走過之後，又見兄台肩胛處滲有血跡，痕印宛然，彷彿受創在身，是以不揣冒昧，招呼兄台，有心要請兄台暫且於寒舍稍歇，喝杯淡茶，再由在下爲兄台肩上之傷略作診治……」

仇恨笑笑，道：「這敢情好，就怕陌路之交，太過於打擾。」

那人意態懇切的道：「兄台無須客氣，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尤其兄台似乃出外之人，或遭波折，吾輩鄉里在此，聊盡綿薄，也是做人本分，那裡稱得上擾！」

仇恨走了過來，道：「那麼，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那人往旁一讓，微微哈腰道：「此即寒舍，兄台請。」

仇恨不再推却，向前走近瓦屋之內，瓦屋是一明一暗兩間，明間當然是間客廳，顯然也是吃飯讀書的地方——屋角置有一具內疊碗盤的竹櫥，桌上擺有文房四寶，以及一堆書册，陳設簡單，但却清爽乾淨。

那人替仇恨拿過一把竹椅，又斟了一杯茶水端來，歉然道：「蝸居狹小簡陋，倒是怠慢兄台了……」

仇恨笑道：「我不客氣，尊駕就更不須客氣了，得此所在稍做憇息，已是無上福澤，總比荒郊野地乾耗着來得要强，再說，此時此境，又豈是挑揀享受的辰光？在我看來，雖不堂皇，却是令人感到清靜幽雅呢！」

那人微喟道：「在下三代書香，一介寒士，除了略通文墨，稍識詩書，剩下就是明月在肩，兩袖清風，若非祖上留下這點房地用產，生活都將難以維持，所謂清幽之趣，實乃孤寒之意，只是聊作解嘲罷了……」

讀書之人若不得意，難免都有一肚子牢騷，仇恨不便在這個問題上深談下去，他岔開話題道：「尚未請教尊姓大名？」

那人笑了，又拱着手道：「在下眞是失禮——在下姓簡，名朝明，簡朝明便是在下。」

仇恨道：「我叫仇恨。」

簡朝明在嘴裡唸了一遍，道：「仇兄不是本地人氏吧？」

仇恨搖搖頭，道：「不是。」

簡朝明道：「仇兄尊府是住在——」

仇恨安詳的道：「落籍揚州。」

簡朝明「啊」了一聲，道：「好地方，『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玉樹瓊花，金粉之盛，遠過秦淮；東南數百漕艘浮江而上，有十里長街及二十四橋之勝。『曉起憑欄，六代青山却在眼。晚來把酒，二分明月正當頭』。……揚州的景物太多了，實在是筆不勝書……」

仇恨道：「兄台對揚州景物，說來如數家珍，惜在下江湖草莽，未能領略其情趣。」

簡朝明道：「仇兄太謙了，在下雖手無縛鷄之力，對江湖俠士，草莽羣雄之屬，倒令在

下欽羨莫名。」

仇恨道：「還是不要欽羨的好。簡兄，江湖道乃是陷人坑，勾心鬥角，波譎雲詭，再加上無盡的血雨風腥，不絕的殺伐拼戮，能把人逼瘋了，尤其是所謂『俠士』、『豪雄』之譽，更不易承當，在這個大染缸裡，邪魔鬼祟的角兒來得更多！」

簡朝明不解的道：「跨刀躍馬，傲嘯山林的辰光，該是如何慷慨豪壯，昂揚英發！那種氣吞河嶽，威武蓋世的雄心，又該是如何至大至高！仇兄怎的却把江湖歲月說成這般可怕又可憎？」

仇恨舐舐唇，苦笑道：「不是其中人，不解其中事。簡兄，隔行如隔山，只是我奉勸你一句話，老老實實的讀你的書是最好不過，別做些不明究裡的憧憬，否則你便上了自己的當了……」

簡朝明笑笑道：「在下只是隨意問問而已，即便在下憧憬江湖生涯，也僅於空想，在下已屬於不惑之年，又如何從頭開始，與人爭强鬥勝去？」

仇恨道：「生不爲江湖中人，乃是最值得慶幸的事，簡兄！」

簡朝明問道：「對了，仇兄，你肩上之傷，可是與人較鬥的結果？」

仇恨道：「不錯。」

簡朝明奇道：「那傷你之人，一定武功高强，比你更勝一籌了？」

與讀書人談技擊之術，不啻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要說也說不清楚，何況其中尚有着一段如此曲折複雜的隱情。仇恨甚至連傷了他的人乃是他數次饒命之人也懶得多講，僅只淡淡笑道：「自然那人的功力更勝於我。」

簡朝明似有遺憾的道：「可惜未有機緣容在下目睹這一場龍爭虎鬥，想來定是石破天驚，風雲爲之變色的了……」

當時的情況，純屬一面倒的速戰速決，那來的「石破天驚」、「風雲變色」？仇恨暗嘆這讀過幾天書的人幻想力之豐富，一邊道：「江湖上結怨鬥殺，最忌無關之人在旁窺伺，這種情形，往往爲窺伺者帶來無妄之災，而流血搏命之事，也沒有什麼好看之處，實在犯不上找這等麻煩。」

簡朝明訕訕一笑，道：「在下只是好奇……」

仇恨想起什麼似的，忙道：「記得簡兄先前說過，要替我檢視身上的創傷，簡兄想是曾習岐黃之術？」

簡朝明拍拍自己腦門一下，笑道：「看在下這腦筋，竟把這等重大之事遺忘了——是的，在下對草藥丹石之性略有研習，醫道方面亦小有心得，只是不算高明，堪堪入門而已，但仇兄肩上外傷，想還能夠醫治。」

仇恨道：「如此，便有勞簡兄了。」

簡朝明道：「應該，應該。」

說着，他來到仇恨身後，輕輕將仇恨沾染着血跡痕印的領襟往後拉開，很自然的，仇恨的身形微微後仰，他的右手便伸撐在椅沿上，距離簡朝明的小腹只有寸許遠近。

查看了片刻，簡朝明又繞了回來，低聲道：「仇兄，你肩胛上的創傷，並不嚴重，只是損及皮肉，未曾波動筋骨，依在下看來似是被什麼指形兵器所傷？」

仇恨笑笑，道：「就是被人手指頭插進肉裡去的……」

簡朝明模樣似吃一驚，道：「什麼？是被人手指所傷？」

仇恨道：「這不值得奇怪，指功練到了火候，透肌碎骨才只是小成，上成者足可穿石貫鐵，彈指斃敵——幸好我遇上的這位沒有練就此等上乘功夫。」

簡朝明吁了口氣，喃喃的道：「好厲害……眞個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仇恨道：「簡兄，我肩上的傷，你能治麼？」

簡朝明連忙點頭，一疊聲的道：「能，能，毫無問題。」

仇恨道：「尚請簡兄即爲診治，我有要務在身，不克久留，一待簡兄醫治完妥，就得登程——」

簡朝明道：「何須如此急切？仇兄，萍水相逢，也是有緣，正該多做盤桓……」

仇恨道：「天長日久，自有再逢簡兄之時，只待事了，便當專程來晤。」

簡朝明無可奈何的道：「仇兄主意甚堅，也就只好如此了，且請稍坐，在下這便入內調理藥物……」

等簡朝明進入裡間之後，仇恨才想起桌上的茶水尚未動過，他拿起杯子，剛往唇邊湊近，又本能的停下，警覺的用鼻子聞了聞——是茶水的氣息，毫無異味，接着，他又瞥及一隻小甲蟲正爬於桌腿之下，他以手指沾起一滴茶液，俯身滴在甲蟲頭背上，只見那隻小東西略一掙扎，又若無其事的繼續爬走了。

仇恨不由暗暗笑起自己來——眞是草木皆兵了，遇上什麼事，什麼人，竟都疑神疑鬼，如叫人家看在眼裡，不以爲自己發了瘋才怪！

於是，他深深喝了一口茶，慢慢順喉嚥了下去，沒錯，茶質雖說未必見佳，却是道地的茶水。

片刻後，簡朝明從裡間走了出來，手中不但拿了好幾樣瓶瓶罐罐，還捧着半銅盆清水，另外，腋下尚夾有一卷乾淨的白布，眞是叫滿懷滿抱了。

仇恨趕忙站起身來，幫着簡朝明接過那盆清水，邊過意不去的道：「實在太麻煩簡兄了……」

簡朝明放下各般物件，又用衣袖拭去額門上的細碎汗珠，笑道：「那裡話來，能有機緣爲仇兄略盡棉力，也是在下的榮寵，只怕火候不到，難令仇兄滿意。」

仇恨道：「不要緊，皮肉之傷，即使弄砸了，也只不過留下一塊爛疤而已，簡兄，你放開手施爲吧！」

簡朝明捲起衣袖，十分愼重的道：「仇兄越不在意，在下越覺責任重大，且請仇兄坐好，我們這就開始。」

仇恨平靜的道：「我這就準備好了。」

於是，簡朝明就在仇恨後面爲他先將領口褪敞，撕下一片白布，沾着清水，開始替仇恨潔淨傷部。

水是冷冽的，簡朝明的動作又十分輕柔，傷口雖受刺激，却有一種十分熨貼的感覺，仇恨雙手撐在兩膝上，微低看頭，目光正好投在桌上那半銅盆的清水裡。

銅盆裡的清水稍微有些蕩漾，浮現着細細的漣漪，一圈連着一圈，一波連着一波，以致把站在仇恨身後的簡朝明面目也搖晃得有點糢糊了。

簡朝明低沉的問道：「痛麼？仇兄。」

仇恨不在意的望着銅盆中簡朝明的面影，一笑道：「不但不痛，還相當舒適，簡兄，看來你的手法不差。」

簡朝明輕聲道：「先別誇得太早了，尚未到上藥的辰光，待敷藥包紮妥當之後，你若仍覺舒坦，那才是眞正表示在下我的手法不差……」

仇恨把背脊梁挺直了些，仍然微低着頭道：「我早已說過，這原本就是小傷，你盡愛醫，再痛也痛不到那裡去。」

一塊用過了的沾着血汚的白布，被抛到地下，簡朝明又撕下一塊新的，他將布沾透了水，再次細心爲仇恨洗淨創處，一面語聲安詳的道：「傷口內外沾附了不少灰沙穢物，必須先要洗滌乾淨才能上藥，否則穢物裹在創處之內，不但不易收口，更會引起炎腫潰爛，仇兄受創之後，顯見未曾注意到傷處的清潔……」

仇恨道：「當時滿心氣憤，只顧殺敵自保，那有時間想到這上面去？況且我有生以來，受過大小創傷不知凡幾，也從未當作一回事，久而久之，挨刀挨剮便習同自然，至於該要如何調理創處方爲合宜，就更不在意了……」

簡朝明一邊繼續動作，和悅的道：「以後如果受傷遭創，仇兄可得記住了，勿使傷口滲入汚物至爲緊要，受傷之後，若能立予清洗並加包紮，乃是最好不過，保持創處的潔淨，醫治起來也將事半功倍，順當得多，一旦有了腫潰的跡象，便較爲麻煩，而且極易因此引起其他併發症候，那就大不上算了……」

耳中聽着簡朝明這些近似絮絮不休的嘮叨，仇恨直覺得這位窮酸書生幾乎是沒話找話說了，他漫聲回應着，視綫無聊的又投向銅盆中的水面上，然而，在微漾起紋的水光反映裡，他却驚愕的發現簡朝明映在水中的面容竟然變得如此猙獰，如此凶惡，宛如一個劊子手在揮

一刀斬頭之前的那種咬牙切齒模樣。

心腔猛的收縮，仇恨還當是自己看花了眼，又在暗自琢磨，這會不會是一個施醫者在診療工作之際所持有的習慣反應？人家一番善意，自己可鬧不得笑話……。

晃盪的盆水使得簡朝明映照水面的臉孔又變得迷濛了，仇恨全身軀肌肉本能的緊繃，四肢百骸也立時貫注功道，有如一頭弓背伏挫，隨時蓄勢撲躍的豹子——但他猶在壓制自己的疑慮，猶在推敲自己的判斷，他再次向銅盆中注視……。

他已經看不到盆水中簡朝明的臉孔，可是，他却看到一雙手，一隻斜舉着，扁平如刀狀的手，手緣的肌肉鐵青透黑，削銳宛似刄，而組合成那隻手的肌肉也已不像是肌肉了，更似一片精鋼，一片精鋼鑄造的手。

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刻，那隻如刄的手業已舉到了它足可發揮威力的角度，由這個角度到仇恨的頸項，其間只是一刹，而一刹便成千古恨。

就在這要命之前的瞬息，仇恨忽然向後轉頭，口中一邊笑盈盈的道：「對了，簡兄，我想起一件事來——」

盆水中映現的那隻斜舉的手，急速收回，反伸向桌上那卷淨布——這表示那隻手仍有他矯飾的目的，簡朝明的語調仍是那樣親切又溫和，不泛半點異狀，道：「別扭動——仇兄，你想起什麼事，就這麼坐着說便行……」

仇恨頭在轉，人也跟着站了起來，神態怡然的道：「我習慣面對着人說話，簡兄，尤其這件事，更須面對面的講才顯得有意義……」

簡朝明神態依舊一派安適，安適中流露着真摯，帶着爾雅的涵養，他微微一笑道：「好吧，想這必是一樁頗饒趣味的事，且待你說完了，再繼續我們療傷的工作。」

心中不由又浮起一絲迷惘，一絲猶豫，一時間，仇恨甚至再度懷疑自己的視覺與意識的正確性來——那樣猙獰的殺人臉，那隻高擧的殺人手，竟會是眼前這個人麼？這個斯文、和善、誠摯又古道熱腸的讀書人？

人的形態與表情莫非真會轉變得如此快速？人的心意同慾念也真會掩飾得如此完美？僅只俄頃，僅只一回頭的須臾，一個人的形質居然也變成絕對逈異的第二個幻像？

但迷惘與猶豫只是一抹飄忽的烟霧，隨卽又被仇恨堅强的理智澄清了，他沒有忘記那麼惡毒的臉孔，更沒有忘記那隻斜擧的手掌，他甚至明白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那樣的掌形——這是一種特具「少陰力」修爲的掌功，也有個狠酷的名稱：「血刄手。」

顯然，對方在這「血刄手」上的造詣已是極爲深厚，能夠做到聚散由心的地步，在瞬息間凝血肉之肌爲刄鋒，又可在刹那裡消卸勁道恢復如常。

簡朝明有些詫異的望着仇恨，道：「仇兄，你不是說想起一件事要告訴在下麼？」

仇恨吸了口氣，頷首道：「是的，我有件事想告訴你。」

簡朝明雙手互揑，微微側着臉孔，擺出一副極有興趣並且等着聆聽的表情：「在下洗耳靜候着了……」

仇恨心中在嘆息着，這眞是個天才，無論對方的本領高低，只這深藏不露的一門功夫，業已可稱得上「爐火純青」了！

簡朝明忽然笑道：「看兄台的模樣，似乎不便啓齒？」

仇恨感喟的道：「確然如此。」

簡朝明懇切的道：「在下雖係一介寒士，無拳無勇，無財無勢，但生平最敬仰的就是豪雄之流，俠義之屬，兄台外貌謙和優雅，內則剛毅英武，正乃在下傾心攀結之偶像，若有見教，尙請不吝直示，凡能之所及，無不膺命。」

就是這麼一個人，這麼一個巧飾深藏的人，看他說得多動聽，表情多誠摰，簡直完全和方才那一刹間的影像扯不上關係，甚至挑剔不出一絲半點的瑕疵來，他這時的神態，乃是何等的可親可敬啊……。

破壞眼前這麼一個美好融洽的影像，仇恨覺得是一種遺憾，更是一種歉疚，縱然這是虛僞的，是邪惡的，但却虛僞得何等至情至性，邪惡得何等慰貼親切！一時間，他不禁興起一抹悵失的感受在心頭……。

簡朝明似乎有些疑惑的道：「兄台？」

仇恨乾咳一聲，苦笑道：「嗯！」

簡朝明忙道：「兄台待要示在下的事是……」

仇恨注視着對方，雙眸的光彩極爲柔和，語調也很平靜：「我要告訴你的那件事，其實也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尙請簡兄能以事於解答。」

簡朝明笑了起來，道：「兄台言重了，但有所詢，無不竭盡所知，詳請奉告——」

仇恨緩緩的道：「我要請問簡兄——你那『血双手』的掌上功夫乃是何時學成的？」

簡朝明的表情先是一楞，然後又浮現着迷惘，迷惘中參雜着訝異，他像是完全不明所以的看看仇恨，一派茫然怔忡之色……

仇恨也就這樣注視簡朝明，友善的，安詳的，甚且帶着點兒歉意的注視簡朝明。

兩人彼此互望着，逐漸的，簡朝明的神色改變了，迷茫收歛，怔忡消失，代之而起的神色業已泛現着陰鷙，流露着冷酷，更浮漾着一股不可言喻的凌厲銳氣——那落拓書生般的酸勁，窮秀才也似的倔態，那文縐縐的天眞，暖柔柔的懇切，那和善，那誠摰，那古道熱腸，頃刻之間，全幻爲烏有。

簡朝明神情的轉變，好似換戴了一付面具，而可怖又可悲的是，這却是同一個模字塑造的面具，眉目五官甚至肌膚毛孔完全相同，變了的只是那股氣質，那股神韻，那種無形的掩飾。

一張臉可以代表兩種相反的極致，可以現出七情的迥異，也能將一個人的心思的兩端須臾互易，老天，這就是一張人的面孔。

唯一未變的，只是簡朝明的腔調，仍是那麼穩定平淡，彬彬有禮，道：「到底還是被你看出來了，仇恨。」

仇恨惋嘆的道：「你怎麼不否認？我寧願你否認。」

簡朝明低沉的道：「在你這樣一個進退有據，實事求是的精明人物之前，否認一樁業已經由你肯定了的眞象，乃是愚蠢與幼稚的，你不會無的放矢或僅憑臆測，當你揭露了某一件事，想你必定有不可推翻的實證了……」

他頓了頓，又道：「何況，你甚至點明了我的『血刄手』武功！」

仇恨强笑道：「我很抱歉，你可能不相信，我是眞的很抱歉……」

簡朝明沉聲道：「我相信，但你並非爲了我，而是爲了我剛才所扮演的那個形象。」

仇恨道：「至少，表面上沒有變……」

簡朝明搖搖頭，道：「你也明白，這沒有用，我心頭並不像表面上這樣對你友善，相反的，我一直在伺機將你格殺，不幸的是，僞裝的我未能妥善掩飾住實際的我……」

仇恨道：「從我進門開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眞欣賞你，你的扮演十分傑出，甚至到現在你暴露了本來面目之後，我仍對你有着惋惜，覺得遺憾，如果你是一個表裡一致的

人，正似你說的那樣，該有多好！」

簡朝明目光黯然了一刹，喃喃的道：「可惜我不是……」

仇恨道：「你的眞名就叫簡朝明麼？」

簡朝明苦澀的一笑，道：「不錯，是我的眞名。」

仇恨略微思索了片刻，疑惑道：「奇怪，在我的腦子裡，竟找不出一個叫『簡朝明』的人來——看你的情形，不是個籍籍無名的小角色，更不會是初出道的新手，以你的老到經驗而言，該是一位頗負聲譽的傑出人物才對……」

簡朝明嘆息一聲，道：「我已有十七年不用本名了，說我是簡朝明，你不會知道，但是，提起『皮肉刀子』來，大概你多少有個耳聞……」

仇恨上下打量着簡朝明，有些意外的道：「『皮肉刀子』？簡朝明，你就是十七年前在『大峪關』和虎頭幫老大雷泰爭奪一個青樓名妓而宰殺了雷泰的那個『皮肉刀子』？」

簡朝明沉重的道：「你也知道那件事？」

仇恨道：「當時我還在武當山做僞道士，你這場風波只是聽師門長輩談及，後來，聽說『虎頭幫』聚集全幫徒衆開堂，歃血盟誓，要找着你凌遲碎剮，爲他們老大報仇……」

簡朝明沙啞的道：「不錯，那就是我十七年前爲什麼隱姓埋名的原因，我不用本名，更絕口不提『皮肉刀子』四個字，我甚至盡量減少在外面露臉的時間——」

仇恨道：「你就這樣含糊『虎頭幫』？」

簡朝明低緩的道：「種因並非在『含糊』這兩個字眼上，『虎頭幫』當年聲勢頗盛，好手甚衆，我不在乎單挑獨鬥，却犯不上被他們群攻圍殺，而他們成黨成夥，蜂湧來去，如若遭遇，斷不會以一對一，我那時還算年輕，認爲不值爲此豁命。另外，爭一個風塵女子而闖下這等大禍，掀起漫天風波，終究是樁無顏之事，我不免在灰心和悔怨的情況下自我約束，江湖一干轇轕，也就甚少涉入了……」

仇恨笑笑，道：「但眼下你老兄又拋頭露面啦，而東山一起，竟是衝着我姓仇的來……
……」

簡朝明語韻悲涼的道：「這是情非得已，無可推託之事。仇恨，你也應該看得出，你雖然是後起之秀，我並未小覷於你，否則，我不會採取這樣有欠光明的手段……」

仇恨道：「你倒很實在，很坦率，不過，以你的功夫而言，大可不必如此慎重，明槍對陣，我們彼此也有得熱鬧，鹿死誰手，只怕未可斷言。」

簡朝明喟嘆道：「多謝高抬，但我素有自知之明，不敢托大，我見識過你的武功，因此很清楚你的身手，也曾做過衡量，再三研討，認爲若須求勝，還是施用計取較有把握……」

仇恨吁了口氣，道：「你在這裡等我很久了麼？」

簡朝明道：「從你自『藍湖』出發開始，你的行動便一直在他們監視之下，沿途傳報，

我也便在此處一直相候……原先，我還希望不必輪到由我上場……」

仇恨道：「如此說來，你和他們是一夥……」

簡朝明臉上表情有些複雜，喃喃的道：「不是一夥……但也可以說是一夥……」

仇恨忽然微笑道：「我明知乃是多此一問，却仍不免要多此一問……簡朝明，『他們』可是『百毒門』？」

簡朝明雙頰的肌肉抽動了一下，道：「你說對了！」

仇恨和悅的道：「『百毒門』對於控制掌握的手段十分在行，竟能把所利用的人逼得個一個自甘効死……簡朝明，你是預服了毒藥，做過死亡承諾，還是爲財寧可捨身効命？」

簡朝明陰晦的道：「都不是，我與『百毒門』另有着淵源。」

仇恨「哦」了一聲，道：「想來，你與『百毒門』之間這一段『淵源』，也是不可說的了？」

簡朝明嚥了口唾沫，艱辛的道：「是的，也不可說……」

仇恨輕輕搓動着雙手，道：「簡朝明，和你共處在這樣的立場與環境裡，眞叫憾然，如果我們不必敵對，該是一樁如何愉快的事！」

簡朝明似乎頗爲痛苦的道：「這是不可能的了，我對『百毒門』必須有個交代——無論成功或失敗，都得有所交代，我無法容自己，或容你全身而退……」

仇恨大聲道：「簡朝明，不管你和『百毒門』有着什麼淵源，這淵源竟能使你梏桎自己的意願觀念，死心塌地的爲他們做犧牲工具。」

簡朝明雙頰肌肉抽搐，喑啞的道：「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仇恨重重的道：「我是不明白，但願我能夠明白！」

簡朝明退後一步，深深的呼吸着，道：「還有一件事我想問你，仇恨，請告訴我，你是如何查覺我的意圖的？你發現了什麼破綻？什麼時候看出我具有『血刄手』的功夫？」

仇恨朝桌上銅製臉盆一指，道：「看見了？桌上的銅盆，盆中有水，你雖站在我的背後，但你的一舉一動，却俱皆反映於盆水之中，當然影像並不夠清晰，但足可辨識你形諸於外的企圖。」

簡朝明呆呆的望着桌上的銅盆，喃喃自責，道：「該死……眞該死，嚴密策劃了這麼久的一件行動，竟然敗壞在如此一樁小事上……那銅盆……那銅盆……」

仇恨靜靜的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而一失之間，不只是人爲的疏忽，更有冥冥中的天意以及因果的循迴。簡朝明，『爲山九仭，功虧一簣』，這一簣之微，往往早已註定，想想吧，害人之心豈可有？」

簡朝明嘆息道：「這也是機運……本來第一次在你背後替你查看傷勢的時候，便可下手，但無巧不巧，你的雙手斜撐椅沿，右手距我小腹只有一寸，我知道你是無意而爲，可是我

自忖若然發難，恐將不易在這近距離中倖免於難，因爲我深信你的功力，因此我才等那第二次機會，雖然等到了，却又被那水盆搞砸了……」

仇恨道：「所以我才說，冥冥中自有天意。簡朝明，天意已現，莫非你還要體驗那因果的循環？」

簡朝明咬着牙道：「我無可選擇。」

仇恨哼了哼，道：「又是『無可選擇』，你們這一撥一撥的代罪羔羊、犧牲工具，就只會咬定這同一句話。」

簡朝明陰鬱的道：「這是事實，我，或者他們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這既定既成的事實！」

仇恨冷銳的道：「甚且不論是非，不分黑白的便雙手奉獻上自己的生命？」

簡朝明雙眸中，透現着一絲悲哀的無奈，他帶着那種殉道者所共有的執着與堅定的神韻道：「他們之對你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江湖恩怨，利害在先，至於是非黑白，往往便各執一詞了……」

仇恨冷漠的一笑，道：「好個『各執一詞』！」

簡朝明低徐的道：「仇恨，時辰業已不早，我們彼此之間，是難以獲得協調的了，你或我，總得有一個上路，我看，我們不必另挑地方，就以這裡爲上路的起點吧……」

仇恨道：「你認定非要如此麼？」

簡朝明的神情，在幽寂裡泛着淒厲，他口唇痙攣了幾次，顯然是在勉强着自己：「我認定要如此了。」

仇恨尖削的道：「在你們那一撥，同路人的橫死之後，在你們那一次次的陰謀失敗之後，你仍要不自量力的往鬼門關上去闖，去充數？」

簡朝明兩邊的「太陽穴」在急速跳動着，似乎被激起了亢烈的鬥志，道：「仇恨，我未必非你之敵！」

仇恨酷寒的一笑，道：「這是你自己說的——如果你有勝我的把握，爲何不敢明槍上陣，而偏採取那種有欠光明的手段？」

簡朝明雙目閃動着赤焰般的紅光，他暴厲的道：「那是當一個人在能以選擇的情形下方才使用的法子，現在，你已迫我到了無可圜轉的餘地，仇恨，是好是歹，我與你拚搏到底！」

仇恨的兩手向左右伸開，姿勢活像要摟抱對方，道：「罷了，簡朝明，你來吧，看看你和先前那些不幸的死人有什麼不同的結果！」

於是，簡朝明的雙掌便宛若倏然幻映成兩串飛刃，那麼不可思議的在刹那間激射向仇恨的頭臉部分，來勢凌厲而詭異。

那張方才仇恨坐過的竹椅，便在他足尖倏挑之下橫攔向前，立時有急速的「吭嚓」之聲

響起，彷彿無數快刀斬劈竹椅，瞬息間那張竹椅便已四分五裂，散碎分揚。

「金龍赤火劍」便自斜邊的角度，帶起了十六道冷芒，暴穿向簡朝明。

簡朝明身形凌空，翩翩的掌影交織而落，掌沿割開空氣，發出「嗤嗤」的刺耳響聲，仇恨忽然卓立不動，劍彈刃閃，一點點的瑩星，一抹抹的流虹，便如此準確又强勁的撞刺於漫天的掌影——。

玄色的夾衫蓬張，簡朝明却宛似金蟬脫殼般以一身緊紮的紫綢箭衣側穿而去，兩掌分揮合攏，打旋的掌鋒就像狂風暴雨般罩落。

仇恨微「噫」一聲，雙脚飛錯，人已到了門口，而翻騰的掌影尚在那邊凝形未散，簡朝明的實體已如鬼魅般到了仇恨頭頂，掌斜如刀，兜頂劈下。

仇恨撲地側身，往外撐射，簡朝明如影隨形的雙掌立時跟着偏移，距離毫不拉長。

「金龍赤火劍」就在此刻隨着仇恨撲地一刹，猝而上揚，於是，簡朝明半側身軀，同時加速下擊之力。

明明剛才「金龍赤火劍」的光虹飛現，明明看見鋒刃的映耀，但是，簡朝明下撲之勢業已接近仇恨的時候，他却駭然發現「金龍赤火劍」竟神鬼莫測的出自仇恨手中，一如「金龍赤火劍」本來便在仇恨掌握。

青寒透亮的刃身似在對着他冷笑，對着他眨眼。簡朝明狂吼半聲，振臂擰腰，意圖躲避

，然而，却來不及了。

簡朝明横身撞向那方木桌之上，一聲「嘩啦啦」的震響起處，整張木桌散碎四周，還帶着那赤淋淋的，熱呼呼的蓬蓬鮮血。

二八

站在門口，仇恨靜靜的注視着簡朝明，他形態之間，冷凝平淡如昔，宛如他所看的只是一付任何時間都可看到的尋常景象一樣。

簡朝明仰臥在地，胸前、背後是十二道血肉翻捲的傷口，十二道傷口，很平均的前後各印上六道，赤脂白肌，相對輝映。

當然很痛苦，但是，簡朝明沒有死，這些傷都不是致命的部位。

仇恨低沉的道：「你的掌上功夫不弱，三招之內能夠逼我退身的對手並不太多，只此一端，你已足堪自慰了。」

簡朝明掙扎着，吸着氣道：「告訴我……仇恨……你……你……你……一共……有幾把……『金龍赤火劍』？」

仇恨被他問得一楞，但隨着恍然，安詳的道：「原本便是一把劍，你應該知道，我對雙劍的使用並不習慣。」

簡朝明痛苦又迷惑的道：「但是……但是……」

仇恨道：「但是，你却幾乎在同一個時刻裡看到了兩支劍出現，是麼？」

簡朝明壓制住自己的呻吟，竭力支撐着坐起，喘息着道：「我……我很清楚……很清楚的看到了兩柄劍，一柄對面飛刺而來……一柄……另一柄却在你手中……兩支劍，在同一時間……却出現在兩個方向……」

仇恨輕輕的道：「不錯，但那却是你遭到光影及速勢的欺騙，飛刺向你的一劍，只是一抹幻像，幻像乃是完整的，你雙瞳嵌入的影像便受到下意識的認定，從而產生錯覺，以爲那是劍的實體，而劍的實體仍在我的手中。」

簡朝明搖搖頭，咬着牙道：「分明是兩把劍……」

仇恨淡淡一笑，道：「我不怪你，在這一招劍法中受創的人大多如此認定，他們和你一樣，皆不相信我只有一支劍，好在這不是問題的癥結，問題的癥結只在勝負！」

他頓了頓，又道：「我再明白的告訴你，這招叫『傍花拂柳』，是『武林帖』中『紅拂女』這位前輩創研的秘技。」

簡朝明吸呼粗濁的嘶叫道：「仇恨，你爲什麼不殺了我？爲什麼？」

仇恨道：「問得好，簡朝明，私下說，我欣賞你僞裝的另一面，不忍誅你性命，公開的講，我要你活着帶張嘴回去告訴『百毒門』的人，告訴他們我仇恨並非易於受制之輩，姓仇的這柄劍已闖過了太多的生死界，陰陽眼，仍不在乎繼續闖下去，他們要陰謀加害我，姓仇的爲力圖謀取生命的安全，只有將他們一一撲殺！」

簡朝明全身一震，道：「你，你眞的要如此頑冥不悟的蠻幹？」

仇恨冷森的道：「我原本在討回『鎭遠鏢局』的失鏢之後，就要打道回府，過我逍遙自在的日子，享受妻兒繞膝的闔家樂，是他們不肯罷手，對我耍陰險。如今，我便誓死不渝的跟他們周旋到底！」

簡朝明滿頭的汗，渾身的血，他不停的在抽搐着，啞着聲道：「他們不會放過你……仇恨，當我活着回去之後……當他們知道了你的目的……他們更不會放過你了……」

仇恨深沉又堅定的道：「叫他們來吧！告訴他們，我姓仇的決心和他們周旋到底！」

簡朝明伸着血汚的右手，指着仇恨，嗓門中響着「呼嚕呼嚕」的痰音：「你要識時務……仇恨，懂麼？識時務……你任是再強……也鬬不過他們……他們……人多勢大……已經……已經成了氣候……」

仇恨生硬的道：「我出道以來，遇見許許多多成了氣候的對手，也扳倒過許多成了氣候的對手，他們人多勢大並不爲慮，怕的是自己先喪了銳氣，先抹了天良。」

簡朝明抖了抖，道：「我這是指點你一條生路——」

仇恨微笑道：「盛情心領了，簡朝明，奈何我與你一樣『無可選擇』！」

簡朝明嘶厲的道：「你爲什麼不走？你還賴在這裡做什麼？你大可一走了之……帶着你的妻兒……海濶天空，任飛任躍……你爲什麼非要蹚這灣渾水不可？爲什麼？」

仇恨緩緩的道：「爲了忠義之道，爲了武林一點正氣，簡朝明。」

簡朝明垂下頭，又猛的抬起，瞋目道：「你會後悔的，姓仇的，你一定會後悔的……」

仇恨嘆息着道：「生死並非悔恨的成因，簡朝明，不忠不義才是。」

簡朝明嘴巴翕合着，顯然已快到再竭而衰的地步，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汗融着血淌濕了地下一大灘：「恩仇之外……仇恨……你對我有超生之德……聽我的勸，不要固執……否則……你會加速喪了你的親人……加速葬送了你自己……」

仇恨凜冽的道：「我問你，簡朝明，如果我撒手不管，置身事外，他們是否就會放過我要維護的人，就會放過我？其結果可有兩樣？」

簡朝明略一遲疑，提着氣道：「大勢已成……他們決不會放棄既定與多時的努力……但……如果你願置身事外，我或者可以替你盡點心意……或者可以……」

仇恨酷厲的一笑，道：「不必費神了，簡朝明，我早知無論如何，都不能打消他們的意願與企圖，那種卑鄙的、貪婪的、陰毒的、喪心病狂的意願和企圖，所以，讓他們來吧！姓仇的熱血一腔，寶劍一口，和他們誓不兩立！」

簡朝明不禁被仇恨那豪壯又狠烈的氣勢所懾，他艱辛的道：「你……這是何苦？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仇恨重重的道：「簡朝明，你對那些豺狼虎豹如此死心塌地，又是爲了什麼原故？」

簡朝明窒了窒，道：「我……我不能說……」

仇恨惡狠狠的道：「但你心裡有數，是麼？你自己心裡有數！」

簡朝明喃喃的道：「至少，在我的格與分上，是沒有錯的……」

仇恨的語氣顯得蕭索低沉了：「你，簡朝明，已經落在一面網裡，這個網或是由情義，或是由恩澤，或是由親誼等等編織而成，使你不得不裹身以束縛，但是，你受到這面網的罩陷之前，有一樁最重要的先決原則，乃是考慮掙脫與否的首要條件——你要做的是正確的麼？你要幫的是該幫的麼？」

簡朝明臉色灰白，雙目黯澀，嘴唇嚅了半晌，却沒有回答一個字。

仇恨又冷喝道：「不久的將來，可能我們還會有幸相會，那時，希望你已多少想通了一點，否則，你也無須顧慮到今天的這段情分，該怎麼辦悉隨尊意，自然，我也會有我的打算！」

說着，他不管簡朝明反應如何，一把將他提過來，撕掉他玄色夾衫，就剛才取來的瓶瓶罐罐中，替他洗淨傷口，敷好了藥，才轉回身去大步離開。

他何嘗不明白？扭轉一項事實很難，扭轉一個人的心向，就更難了。

就在這時候，想不到屋子就在這一刻起了火。

這火起得好怪，仇恨二人只聽到屋外「轟」然一響，整間屋子便已被火勢包圍了，吞吐

捲揚的火舌，將大門及所有的窗口皆封鎖了。

簡朝明本能的驚呼一聲，又立即停止，變得十分漠然的注視着窗外熊熊的火焰。

仇恨看着他，冷淡的道：「簡朝明，現在你該嘗到鳥盡弓藏的滋味了吧？」

簡朝明心頭一震，疾喝道：「仇恨，他們終於向你下毒手了，快衝出去！」

仇恨望着他：「你呢？」

簡朝明道：「別管我了，我已受了傷，火勢又這麼大，怎麼衝出去？」

仇恨疾聲道：「你跟着我衝！」

喝聲中，伸手抓起那張桌子，疾向大門外扔去！

「呼」地一聲，偌大的桌面疾飛出大門外，挾帶着一股風勢，硬是將封着門口的火勢衝擊得「呼」地向大門兩旁飛捲開去，衝出一條火路來。

「衝！」仇恨幾乎是在扔出桌子的刹那，左手一挾簡朝明緊接疾衝出去，同時右掌運足了功勁猛劈，一股渾厚的罡風有如排山倒海般猛湧向大門口，湧擊得大門兩邊倒捲的火勢「呼忽忽」地倒捲開去。

但一陣急驟如暴雨的「篤篤」聲，也就在這刹那密集響起，仇恨臉色驟變的同時，單臂猛振之下電射而起，千百支怒矢閃着寒光自他脚底掠過，他人在半空一斜，已那麼不可思議的飛掠而到，看看尚隔有尋丈，竟在眨眼間隱入了一個最近的丘陵之後。

他將簡朝明匿妥之後，足尖一點陵頂，身形陡地一拔，右手一抄，抄住了院子外面那棵大樹上的一根椏枝。

「嗤嗤嗤」疾響中，數點晶芒自那棵樹後疾射出來，從他的脚下掠過！

仇恨的身形在空中一個轉折，身形向下急墜間，那裡站着五名勁裝大漢，齊齊吼喝一聲，撇開兩邊五柄鋒利的馬刀兜頭便砍，仇恨看也不看一眼，在那五柄馬刀剛剛舉起的時候，那閃亮的劍刃有如噬人的蛇口般，自樹身側面繞過，兩顆人頭已直彈而起，雙腿微彎突閃，另外，三位仁兄也一路慘叫着倒了下去，而仇恨却藉着這彈腿之力，暴撲向另一棵樹後。

藏在樹後發射暗器的另一個傢伙，灰衣蒙面，只是他的衣着別於那些弩箭手，身穿一件寬大的罩袍，漲鼓鼓的，可能身上暗藏不少暗器，瞧他的情形，很可能是一位暗器大行家。

只是，他却夢想不到仇恨的攻擊來得這麼快，而且施展攻擊的兵器這般神奇，居然可以繞過樹幹飛噬過來，令他大出意外，而事實上，他的雙手早已扣滿了暗器，還準備從樹後閃出來，向仇恨打出暗器。

可是，仇恨這次出手得這樣快，等到他驚覺時，根本已無法閃避，結果，他的頭側上被那飛噬過來的劍刃狠狠的噬了一口。那寒芒似的劍尖直扎入他的脖頸內，他驚得只來得及發出半聲短促的慘叫，上身一晃，斜跌開去的刹那，一擊得手的仇恨手腕一振，往回一抽，直噬入那傢伙頸脖上的劍刃往回一帶，那傢伙被那一抽之力，帶得身子往斜裡一傾，頸側那個

血洞血泉狂噴，身形軟倒在地上，登時了帳。

仇恨此時在空中，廻旋數折，長嘯一聲，衆人只見一道游龍似的白光一閃，已有三名黑衣人洞胸倒地而死，連叫都未及了。

此刻，突然有人驚叫一聲：「大家注意，這是『千手閃』！」語聲未住，又跟着兩聲慘號，又有兩名黑衣人殞命！

滿天的鮮血亂噴灑，在這些殷紅的液體尚未在人們的瞳孔中凝形，仇恨已如一頭鷹隼般直撲向一位紅臉大漢立身之處。

紅臉大漢厲吼一聲，金背砍山刀以無比勁力向仇恨全身捲去。

仇恨一聲長笑，劍光如電，一出手就是八、九劍挾着絲絲破空劍氣，向紅臉大漢刺來，紅臉大漢只覺白光一閃，敵人劍勢已指向自己全身十二大穴，他不由心膽俱寒，急忙奮力後撤，但胸衣已被劃破一大片，雖未傷着皮肉，已嚇得冷汗涔涔。

紅臉大漢此時大喝一聲道：「併肩子上啊，先剁掉這小子！」

他身側突然響起一聲廻響，一個手執長矛的大漢高舉手中長矛揮動，於是，立刻有四個黑衣大漢走了出來，而四人剛待往上圍堵的同時，又宛如驟然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駭然向後撤退。

仇恨岳立如山，他定定的立在一個土丘之上，緩緩的朝對方這四位兄台一打量，目光冷

銳似刀。

四個人互相對望了一眼，中間一個生着一對招風耳的角色，稍稍往前挪了挪身子，語聲緊張而乾澀的道：「仇恨，你，你鬪不過我們的！」

仇恨平靜而冷漠的道：「我想，你們心中也該有數。」

那雙招風耳不自覺動了動，這位仁兄瞪大了眼，古怪的道：「姓仇的，今夜讓你嘗嘗多管閒事的滋味，看看『百毒門』是不是可以隨便招惹的？」

仇恨目光一閃，道：「我，也想讓你們試試我的『金龍赤火劍』是否鋒利！」

四個黑衣人同時一震，面色大變，却都不自覺的倒退了一大步！

仇恨冷冷的道：「在金陵，你們那麼多的好手都不能阻我分毫，現在，我奉勸四位也不要愚蠢得做那螳螂擋車的傻事！」

招風耳臉白如紙，冷汗涔涔而下，他硬着頭皮，提着膽子道：「仇恨……你……你如今意欲何爲？」

仇恨哼了一聲，道：「很簡單，請你回到你們原來的地方去！」

仇恨眼珠子一轉，又道：「或者你們不願意就此回去，那麼，我很抱歉，只好由我代勞送各位一程了。」

招風耳心腔狂跳着，他畏縮的道：「但……但你只有一個人……事情只怕不會如你想的

這麼簡單……」

仇恨冷冷的道：「如此，情勢將迫使我們證實一番。」

站在仇恨身後的一個瘦高條忽然咬咬牙，慢慢的，悄悄的往前移近了一步，仇恨緩緩的向前躬身，那樣子，像是在朝對面的招風耳行禮。

招風耳正感到有些愕然，一抹強烈的金芒猝而耀亮了他的眼睛，當他尚未及使瞳仁適應金芒映起後的景象時，一蓬鮮血已驀然濺飛，「嗆啷」一聲金屬斷響中夾雜着一陣令人汗毛悚然的哀號，於是，招風耳忽的拚命後躍，等他站定了脚步，眼睛看清了當前的情形，却又幾乎一下子昏了過去。

眼前——那原先站在仇恨身後的黑衣人已然身首異處，頭顱飛拋在土堆下面約三丈之處，那具無頭的屍體呈大字形伸張着，手中的一條「虎頭鞭」斷爲兩截壓在他自已的身上。現在，仇恨的金龍赤火劍又正自他左側的一個黑衣人胸口拔出，這名黑衣人，正怪異的，緩緩的向前跪倒，然後，又沉重的俯撲於地！

右邊的那位仁兄早已驚僵了，他的「虎頭鞭」半舉，雙目圓睜，嘴巴大張，全身的肌肉似在刹那間凝硬，以致使他就保持着現在這個架勢呆在那裡，形態顯得極其古怪與可笑。

但是，招風耳却早就笑不出來了，他比他那位嚇僵了的伙伴強不到那裡去，這時，他腦子裡一片混亂，除了想逃命，簡直就沒有別的念頭了。

仇恨目光注視着劍刃上的血滴正凝成一線輕輕溜滾而下，彷彿方才發生的事情和他毫無關連，他平和的道：「很快，是麼？」

他頓了頓，又道：「以技搏命，就是在這一個『快』字上。」

突地揚起一聲狼嗥似的號叫，招風耳神色恐怖，面容扭曲的狂吼起來：「來人哪……快來人哪……我們吃虧了，柴老二和柴老四全栽了，慘啊……慘啊……」

仇恨猝然單膝平曲，金龍赤火劍右旋倏斜，右面，那個驚悟之下拔腿想跑的黑衣人，已悲叫着順着斜坡滾了下去，每在身體翻滾之間，地上俱皆印上一灘殷紅的，濃稠的血跡。

似一根鋼絲拔了一個尖音忽而中斷，餘音尚嬝嬝未散，招風耳已一下子呆了，他大張着嘴，但是，却發不出一點聲音來。

仇恨淡淡的說道：「江湖男兒，不該畏死如此，朋友，你太爲『百毒門』丟人！」

招風耳驀地打了一個寒噤，退了一步，渾身抖索：「你……你……你……你有種的……便不要吃我們這些二三流角色，你可以找我們的好手去鬪，你勝了我們……也不爲你增加了多少光彩……」

仇恨輕輕一笑，道：「並非我找你們，而是你們來尋我，是麼？」

仇恨雙目閃着森冷的光芒，又低沉的道：「而且，如今你不能任由我直衝直進，這是你們的職責，但你又不敢阻我，因你愛惜生命，知道你非我之敵，你不能失職，亦不敢阻我，

這，對你很困難，如你膽氣不夠，唔，那就更難了。」

招風耳臉上的肌肉在抽搐着，面色慘白，他顫抖的以眼角左右瞟視，形色焦急而凄惶……

……

仇恨忽然冷冷的，低聲道：「朋友，你出手！」

招風耳方始一楞，金芒倏掠，他身體猛然一個旋轉，再也站不穩的一跤橫摔地下，右胛自肩至腕，整整被劃開了一條深可見骨的血口子。

仇恨俯視着他，平緩的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你不必死，也不用失職，我留着你的生命，可以有一段很長久的時間去回憶今天這一剎的感受……本來，你們四個人的功夫並不太差，你們仍有可能與我搏鬭幾個回合，只是，你們的勇氣太差了，這，使得你們一敗塗地，而且，極不光彩……」

留下聲輕輕的喟嘆，仇恨倏然掠過招風耳的身邊走了過去，像一片流雲，前面，五個穿着青色長衫的中年人成爲一排，盤膝坐在地下，面對着仇恨，神態沉靜中透露出無比陰鷙，五雙眸子全是精芒四射，尖銳而深刻的注視着仇恨，那模樣，似是他們已在此等候仇恨多時了。

冷冷的卓立着，半晌，仇恨踏進了一步，他低沉的道：「看這情形，各位已靜候在下多時了？」

五個青衫人面孔上沒有絲毫表情，中間坐着的一個輕輕揚起那雙斜入鬢的劍眉，平淡的道

：「方才你刺殺『虎鞭四勇』的手法極爲高明，不愧是使劍的能手。」

仇恨生硬的接道：「你是客氣了，朋友！」

這人那雙稜稜有威的眉毛又是一揚，道：「我不喜歡你，尤其不喜歡你這口稱朋友而又心懷叵測的僞善形態，『虎鞭四勇』的這筆帳，將在這裡由我們代爲索回。」

仇恨微帶輕蔑的道：「你們既已看見方才的事情，爲何當時不上去爲那四人助拳，其實，上面比這裡更適合一展身手。」

坐在中間的那人木然望着仇恨，冷沉的道：「爲什麼要上去，爲什麼我們需要仰承你的意圖？」

仇恨慢慢側身，有些不屑的道：「我想，我們雙方都知道，如今並不是動口舌、講道理的時候，只有用血肉才能洗清我們彼此間的誤解，或是仇怨。」

那人毫不考慮的點點頭，削薄的嘴唇殘忍的一挑，道：「說得是，而我們『一極派』也早想會會你這武林帖的得主，大震神威的英雄了！」

「一極派？」仇恨語氣轉爲狠厲的道：「你們是一群落井下石無膽的匪類，只會跟在別人尾巴後面搖旗吶喊，連助紂爲虐的身分都夠不上。」

他目光一冷，又道：「現在正好，容我姓仇的教你們如何在江湖稱雄，如何光明正大的與人當面交手，而不是鬼祟的暗襲。」

那青衫人緩緩站起，深沉的道：「多少年了，多少年沒有聽過有人在我們『伏煞五君』面前如此囂張了，你，不錯，不管你是多麼無知，但你却有勇氣。」

仇恨腦子裡極快一閃，却想不起這「伏煞五君」是五個什麼樣的人物，他微微一揚披在頭上的頭巾，淡淡的道：「很抱歉，如今又使你們親身體受，而且，五位一個不漏，現在，你們五位打算如何出這一口怨氣呢？」

這生着一雙劍眉的中年人大袖一揮，輕描淡寫的道：「你應該心中有數，嗯？」

就在這個「嗯」字還留着一絲兒嬝嬝的餘音時，中年人的大袖中已有一抹冷電似的寒芒猝然吞吐而來。

原地不動，仇恨右腕倏揚，金流突瀉，「噹」的一聲金屬震響，那股寒芒又在伸縮之間同時連刺他十二個部位。

套句老詞兒：「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仇恨甫始與敵交手，便已心頭一跳，他本身功力深厚，同樣的對具有高明身手的人也有着認識，對方在出招之下，他已認出這竟是武林中早已失傳百年的「袖中劍」法！

「袖中劍」乃是當年「紅馬堂」的第一絕技，「紅馬堂」是百年前一個聲勢龐大的黑道組織，曾經囊括了南七省所有的無本買賣，這「袖中劍」法，便屬「紅馬堂」大當家「銀疤」古飛揚的壓箱底本領。

仇恨曉得，擅使「袖中劍」法者，其雙臂至指尖的肌肉已練到如意隨心，運轉自如的地步了，可以用臂部的筋絡使十指任意伸曲，或拍至倒纏，或倒貼手背，或突然進伸，或忽而暴縮，奇妙無比。更令人憂慮者，是用此劍的人，皆有着一柄長只兩尺，吹毛截鐵的短劍，這種劍，又大多淬有劇毒，不是見血封喉，便屬子不見午。

當那藏在袍袖中的一柄短劍幻化爲十二道冷芒刺來，仇恨的金龍赤火劍也劃破空氣，帶起一片金色的圓弧倒斬而上，雙方一觸即收，緊跟着又是電光石火般快攻快殺，眨眼間已展至了十七招！

青衫人冷淡的一笑，袍袖飛舞，銀光閃閃，他微微側首，道：「雅軒，時辰到了。」

隨着他的語聲，一柄長劍已斜刺而來，看似緩慢，實則其快無比，彷彿甫見劍芒，劍刃已至身邊！

仇恨猛然半蹲，金龍赤火劍一顫一彈，以劍尖的一點旋跳截擊，「噹」然震響，已準確無比的將對方長劍盪出三尺。

青衣人一聲不響，直進中宮，袍袖飛舞下短劍刺戳躍閃，快捷如風，仇恨身形縱橫，金龍赤火劍「刷刷」銳響，在一條條、一溜溜、一股股金芒交織之下，同時與兩位一極派的高手纏鬥得難分難解。

雙方一交手，似乎方圓數丈的空間已全被刀光劍芒所佈滿，每一寸空間都旋轉着呼嘯，

充塞着鋒利，閃耀着異彩，是那麼動人心魄，那麼窒人呼吸……

有些微的汗漬滲自兩位青衫人的鬢角，他們沉重的面孔也起了一絲變化，那顯然是驚異、不安，以及焦慮的組合，於是，那擅長「袖中劍」的中年人在倏出十九劍之後，微帶急促的低呼：「賈言、田琪，你們也來領教『飛流九劍』的絕活兒吧！」

兩柄長劍閃泛着寒光，以驚人的快速交叉劈到，然而，就在那兩柄利劍的來勢隔着他們的目標尚有尺許，金龍赤火劍的刃鋒已猛然而飛快的將兩柄長劍磕飛於側，時間、部位、手勁，都是拿捏得如此出人意料的準確與神異，以致當那兩位使劍的高手方始察覺，已經來不及廻避。

在「叮噹」的交擊聲裡，仇恨狂笑一聲道：「只剩下一位了，朋友，你好意思閒着？」

現在，孤伶伶盤膝坐在地下的那個青衫人，年紀似乎比他這四位同伴都來得較輕，他有一張五官鮮明而突出的面孔，線條明晰，肌肉緊繃，予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猛厲與倔強！

他沒有站起來，望着翻飛的人影，生硬的道：「大哥，可要我來？」

使「袖中劍」的青衫人快得有些狼狽的讓過了仇恨的三劍，強壓着喘息的窘迫，道：「小五，你就照他的意思做吧！」

仇恨正想開口再接上一句，倏地一抹銀彩，已瀉地水銀般貼地捲至，那份快、那份狠、那份無聲無息，簡直就不用提了。

於是，仇恨的金龍赤火劍飛揚而起，再度容納這位新的對手，同時，他也明白，這是一位功力不下於那位使「袖中劍」的青衫人的強硬對手。

仇恨以一己之力，獨鬪這五個「一極派」的高手，他的感覺是沉重而艱辛的，這五個人把五把劍使得宛如五條矯健翻騰的銀龍，又像是五股閃幻不定的冷電，來去無踪，而且快捷異常，似是一片以刃芒交織成的羅網，穿橫瀉飛於天際的流星，一點點、一條條、一片片、一溜溜的旋廻舞弄，連周遭的空氣，也被攪得「呼嚕嚕」的翻沉流轉了。

金龍赤火劍在鋒利的劍網中倏進倏出，忽射忽彈，疾快得彷彿雷神手中的金錘，那麼「嘩啦啦」的，威猛而殘酷的縱橫絞斬，劍身帶着「刷刷」的銳嘯，有如惡魔口中的獰笑，歹毒無比的與對方那凌悍的攻勢殺在一起！

人在流走騰躍，他們都是那麼快法兒，以致看起來只像是一些淡濛濛的幻彩，像是在黑霧裡隱現的一些魅魑，空洞洞的，飄渺渺的，分不清誰是誰，似是永遠不能停頓，這個影子在去，那個影子又來了……

於是，七十餘個回合，就是這樣過去了，似緊繃的弦……

使「袖中劍」的青衫人那張冷沉沉的面孔已顯出明白的焦慮與不安，他在袍袖飛舞中低促的呼叫：「四位弟兄，用『五絕廻劍陣』！」

仇恨冷冷一哂，道：「不用慌張，我們多的是時間。」

他一言未已，「颯」的一聲，一抹寒光已斜斜捲來，這一劍來得古怪，就像是慣常的天候裡猝然降下一陣驟雨，那麼令人不及防的迅捷而下，仇恨長劍倏展，「噹」的一聲，將這突來的攻勢震了出去。但是，幾乎在這一劍的同時，另外三柄長劍已挾着銳風幻成三枚斗大的圓環圈着自四面罩來，刹時之間，「嘶嘶」的劍氣已瀰漫了仇恨的周遭！

仇恨猛然吸了口氣，冷酷的喝了一聲：「來得好！」

金龍赤火劍在這三個字的跳躍裡，霍然暴閃，有如烈陽的光輝暴射，摺連成一道道金波，嵌合成千百塊以同等面積擴展的幻芒，向四面八方倏散猛揚，攻來的劍勢，在瞬息之間被盪震出去！

眸子裡泛起一股蛇樣的殘銀光芒，在那幾張流轉面孔的愕然裡，仇恨已隱約聽到一陣殺喊叫嚷的聲音傳來，在這陣嘈囂而雜亂的聲音裡，含有一股令人餘悸的恐怖及血腥意味，仇恨立刻明白，是艾惠攻會同四老化暗為明了。

在袍袖的揮舞中，一溜冷芒筆直戳向仇恨的咽喉，他一仰頭，金龍赤火劍「嗡」的一聲倏彎斜斬，左手一抖、一轉，他出手的速度是如此快捷而出人意外，以致當那青衫人甫始發覺，劍刃已結結實實的擊在他右胯骨之上！

身形大大的搖晃了一下，青衫人神色驟變的退出三步，他咬着牙一聲不吭，右臂飛舞，在青雲似的袍袖掩遮下，那柄袖中短劍已幻成十七朵光弧暴迎而上。

同一時間，四柄利劍連連劃出成串的圓環，在圓環的精芒四射中，一圈圈的套向了仇恨的身上。

金龍赤火劍迎着漫空的弧光飛砍而去，像煞一股浩烈的金芒穿插在銀月環形的光暈裡，而任那圈圈的弧芒變幻溜瀉，却也全在金刃的縱橫裡被準確的磕到一邊，「噹噹」的金鐵交擊聲，顫抖的呻吟着。

四名青衫人迅速後退，四柄長劍佈起一片圈環的陣幕，然而，仇恨已不願再任這場吃力的爭鬥繼續延長下去，四老他們顯然已展開攻擊，其中可扎欽漢與馮奇重傷新癒，不能持久耗戰，事實擺明，這是個烈焰熊熊的火蛇，是一個狼窩虎谷，但是，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安危而來的。

仇恨右手一翻，金龍赤火劍在手掌上轉了一個圈子，於是，他頎長的身形猝然往上拔升，快得宛如一抹流光，升高約莫二丈有餘，他又在一折之下歘然撲落。同時，一點紅灩，一溜瑩瑩的紅芒突閃，當人們的瞳孔方才攝入那一點淒厲的紅，而一名青衫人已似中了邪一樣，全身倏震，頹頹的倒向地下！

為首的青衫人早已退於角隅，他痛得臉色泛白，但却絲毫不敢鬆懈的注意看眼前正激烈進行的劇鬭，這時，他已敏感的察覺了他那位同伴的踣倒，沒有經過意識，他驚恐的脫口大叫：「雅軒……」

其他三名青衫人惶然側視，仇恨的金龍赤火劍已「刷」的直彈而起，劃過一道耀目的彩芒於半空，在跳閃的金點流光縱橫中，他的「飛流九劍」中最爲精絕的一式「佛蓮無窮」已突然展出！

「咣嚓」一聲，清脆的金屬斷擊聲夾雜着切入肉帛的悶哼傳來，另一個青衫人的左膀連着一大塊紅糊糊的脅肉飛上了樹枝，幾乎不分先後，又一點呈菱形的朱芒倏閃，正擊中第三個青衫人的眉心。

一口鋼牙緊挫，雙目怒突，臉孔的肌肉抽搐，那被稱爲「小五」的年輕人瘋狂衝進，喉中似同野獸般在低低嗥叫，鋒利的長劍映射着白燦燦的寒光，宛如江河決堤般呼呼轟轟的捲削罩來！

仇恨冷冷一笑，長髮揚起，他的身形半蹲，金龍赤火劍快似飛鴻般連連劈斬，只是一眨眼工夫，他已將四十九刀幻爲一次施出。

「叮噹」的震擊之聲在空氣中廻盪不息，長劍被接連磕開四十九次，每一次被盪開的幅度極小，但是，却不折不扣的確實被震開四十九次。

小五的身形搖晃着，脚步在不停的踉蹌，他不想退，不願退，但却一再的往後退下，於是，仇恨的金龍赤火劍再次的伸向小五的咽喉。

受了傷，立於一隅的爲首青衫人睹狀之下狂號一聲，不要命的撲了過來，袍袖急揮，一

溜冷電筆直射向了仇恨的咽喉。

那溜冷芒來得相當急厲，但顯然已失去了他應該保有的更快迅度，仇恨雙目流射出一縷肅殺而殘酷的異彩，劍尖微微一顫向上猝翻，「叮」的一聲，襲來的那柄薄刄短劍已在一跳之下，「登」的反刺入一棵野松的枝椏，深入五寸。

撲來的青衫人隔着有三步左右，一張原本深沉含蓄的面孔，就在這一刹已變成白中透紫，而在這等少見的絕望面孔中，又透出了多少令人嘆息的悲愴與淒涼……。

金龍赤火劍一翻倏落，「噗」的一聲，戳進了剛才踉蹌後退不支倒在地下的小五的胸膛，他全身猛的痙攣了一下，四肢已蜷曲成一團，這一劍是十分痛苦的。

只差一步，撲來的青衫人宛遭雷殛般驀地怔在當地，他維持着那撲來的姿勢，却僵了似的再也拿不動腿，瞪着眼，張着嘴，雙手前伸，眼光呆滯而木訥，像在這瞬息裡，思維與意識突然掏空了，只留下那一具空有其表的軀殼！

良久……良久……

仇恨拔起了手中劍，淡漠的道：「你的『袖中劍』很夠道行，只是，方才那一抛却嫌太慢。」

驀的一哆嗦，青衫人如夢初覺，他淚流滿頰，呆呆的注視地下的四具屍體，身軀在不停的顫抖。

仇恨輕輕吁了口氣，又道：「江湖生涯原本如此，我如不狠，你們必毒，是麼？」

青衫人直直的注視着仇恨，那迷濛的淚光裡，雖然隔着一層晶瑩的幕，但是，仇恨却可以深深的體會出那雙眸子裡面含有多少憤怨，多少仇恨，多少能以撕裂肝肺的狂暴與凄愴……。

仇恨冷冷望着自己的足尖，靜靜的道：「你們『一極派』，本來應該悠哉的存在於武林之中，過那種無憂無愁的日子，但你們不，你們要以血腥來抹染平淡，要用殺伐來點綴生活，因此，有人也會報還於你們這些，現在，才只是開始。」

他停了停，又道：「你們『伏煞五君』已去其四，我不想將你也一起送走，你去吧！我還有更多的債務要與『百毒門』的凶徒結算！」

青衫人幽冷的、古怪的盯視着仇恨，緩沉的，他道：「一極派不會饒你，你將用最大的代價來償還今天這筆血債，而我……」

他凄涼的搖搖頭，又道：「我鬪不過你，江湖武士在鬪不過他的對手時，便應該有所選擇，這選擇需要光明磊落，轟轟烈烈，而不是拖賴……」

仇恨冷酷的看着青衫人，淡漠的道：「你再考慮，朋友。」

青衫人黯然垂首，悠悠的道：「這麼了一句話……瓦罐難離井上破！」

他一咧嘴，露出一絲比哭還難看的苦笑，又道：「不過，你也須記住此言……」

仇恨低沉的道：「在很久以前，我即有此準備。」

抬起面孔來，那張臉，青衫人那張臉，早已失去了雍容與深沉，刻滿在他面孔上的，是一片至極的冷清，濃重的哀痛，以及那無以言喻的孤單。他用手輕輕揉臉，用一種幽渺的語聲道：「你很強，但却狠毒，我知道天下有你這等人，初一見你，便曉得我已遇到，你那股掩遮於感情內的殘酷……」

仇恨微微退了一步，沒有說話，他聽到了一陣更爲劇烈的殺喊與叫囂聲，而且，那瓦屋紅光熊熊，噢，火已將整個瓦屋吞沒了！

青衫人猛一咬牙，道：「不躭擱你了，我們會在另一條路上相見的……」

於是，他笑着，笑聲慘厲而瘖啞，像一隻受傷的狼在嗥號，就在這陣令人毛髮聳然的笑聲裡，青衫人毫不猶豫的以右手食指戳向了自己的咽喉！

挺立的軀體驀地一震，他大張着嘴，喉中發出「啊啊」的叫聲，而猩紅的血流自唇角，面孔在刹時變爲紫青，雙目怒瞪，似欲凸出眼眶，那根手指，已幾乎齊根沒入在他的咽喉之中。

仇恨望着那張痙攣的，全走了形的垂死面孔，肅穆的一躬身，沉重而緩慢的道：「朋友，假如有那一天，你我能在黃泉路上相逢，到時候，希望我們能眞正交爲知己。」

話說完了，仇恨沒有再去多看一眼那張代表着幻滅的面孔，一仰頭，旋風似的走向簷朝

明停身的地方。

當仇恨的脚還沒有飛向那裡，突然瞥見一道黑影，一名黑衣人匆匆奔來，在這名黑衣大漢身後，緊跟着一位鳳目垂眉，神態雍容的沉默老人，黑衣大漢尚未看現場的情形，却已赫然與仇恨打了個照面。

仇恨平靜的淵嶽而立，安詳的道：「朋友，別慌，慢慢走。」

黑衣大漢生了一臉粉刺，兩隻三角眼楞楞地瞪着對方，咧着嘴巴，一時竟愕得呆住了。

後面，那鳳目老人長眉微揚，不悅的道：「皮慶，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還如此拖拉黏纏？」

叫皮慶的黑衣大漢尚未恢復意識，仇恨已冷冷的道：「常淳，久違了。」

鳳目老人神色一怔，隨即發覺了仇恨，於是，他「蹬蹬」退了兩步，雙目急張，長眉自動，臉上的肌肉在不可察覺的抽搐，咬着牙，切着齒，滿溢的仇恨流露自他那張突變的面龐上，半晌，他才強壓着激動的情緒，憤然的道：「又是你，仇恨！」

仇恨微微仰頭，道：「不錯，天涯何處不相逢，貴門佈下天羅地網，不就是要除去我麼？」

那鳳目老人，不是別個，正是金陵大草棚賭場的帳房，號稱「千手陰陽」的常淳。

這時，常淳已將一顆跳躍劇烈的心兒定下，他寒着臉，厲聲道：「姓仇的，金陵之仇，

今夜便是你償還的時候了，天下雖大，惡人却須投入報應的羅網中！」

仇恨發出一陣疲乏似的笑聲，他懶散的道：「這些話，我實在已聽得太多了，太煩了。常淳，我們是寃家，不是寃家不碰頭，一碰頭便不會善罷干休，此點，相信你我都明白，最好我們用行動來互償所欠，而不僅只是靠口舌，你同意麼？」

常淳一雙鳳眼中殺機盈溢，他暴然的道：「正是，你倒早有自知之明。」

說到這裡，他像忽然想起了什麼，面色一下子變得蒼白，唇角抽動着，一雙眼也儘量朝仇恨背後望過去，仇恨依然卓立不動，不退不進，發現了對方的異狀，他心中早就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他緩緩的道：「常淳，可是想看點什麼？」

常淳的喉結突然在不停的上下移動着，他潤潤乾焦的嘴唇，語音有些喑啞，有些惶然的道：「一極派伏煞五君何在？」

仇恨右手拇指往兩邊的上面一指，淡淡的道：「都到那裡去了！」

常淳大吼一聲，咧嘴齜牙的叫道：「你胡說！」

仇恨冷冷一笑，道：「以我仇恨在金陵以一己之力搏殺你們『百毒門』高手之能，力敵老可扎及馮奇之勇，常淳，你應該知道姓仇的是不是在胡說？」

常淳如受雷殛般大大的震撼了一下，神色慘變，他咬着牙，一個字一個字都自齒縫中迸出：「仇恨，這是眞話？」

仇恨平靜的道：「我何須騙你！」

說着，他用手往不遠處一指，於是，一幅血腥慘狀立即映入常淳的視線，多麼淒慘的屠殺圖啊！

常淳身軀抖索着，他顫着嗓子道：「好狠……仇恨……你是趕盡殺絕了！」

仇恨的雙眸中映起一溜冷酷的彩芒，語聲亦如那溜彩芒：「就如同你們對付我一樣！」

常淳大大的吸了口氣，竭力使自己鎮靜下來，這位受了過度刺激的百毒門高手，痛恨的道：「新仇舊恨，姓仇的，我們一起了結吧！」

仇恨生硬的道：「自然，在今夕，就在此刻！」

常淳忽然狂笑了一聲，雙目煞氣橫溢，他側首道：「皮慶，你都聽見了？」

皮慶答應一聲，緊張的道：「是，小的都——」

還沒等他把話說完，常淳驀地有如一陣旋風般衝了上來，雙掌猝抖猛帶，再翻再出，眨眼裡便是威猛沉渾的十八掌。

仇恨閃電般向後躍退，在躍退的同時，金龍赤火劍已帶着刺目的金芒，像煞一個火球突爆發後的星焰四射，那麼迅捷犀利的反擊出去！

「嘩啦啦」的震盪聲裡，周遭的樹木震倒了一大片，泥土樹葉濺飛旋舞，而就在這裂散裡，仇恨已奇快無比的斬出了二十九劍！

雙方像是沒有交過手般一沾即退，就這麼稍一接觸，常淳已寒了心，在這段日子裡，在他感覺上，對方的本事似乎又精進穩辣了不少。

仇恨腦後的頭巾飛揚，他掠身出來，邊低沉的道：「常淳，你像是不太濟事了！」

大吼着，常淳暴跳五尺，就在空中，他整個身子就像車輪般「呼」的旋轉起來，未藉着任何力量，就如此神妙而凌厲的攻到，每在旋動之間，掌勢有如狂風暴雨般繽紛飛舞，縱橫不息，着實猛辣無比！

在每一掌與每一掌的間隙裡，都充斥着罡烈的勁氣，而掌刃與勁力便結成了無數片看不見，卻足可致人於死地的羅網，那麼緊急卻又廣泛的捲向過來，宛如整個大地都在顫悚般……

……

仇恨閃挪有如天際的一溜電芒，彷彿可以不受任何空間的限制來往於無極的天地之間，如此矯健而快速的在對方攻擊裡翻飛騰躍，金龍赤火劍泛着金光，暴烈的揮斬削劈，用肉眼看去，只能瞧出一道道的光彩迸射着星星點點的金焰，連人影也全看不清了。

一側，那皮慶早已不知在什麼時候溜了出去，現在，他又轉了回來，但卻不是一個人，跟在他身後，尚有三個滿臉油光汗漬，微微喘息着的人物，這三個人，渾身上下全是斑斑的血漬。

仇恨冷森森的一笑，金龍赤火劍「刷刷」彈躍快斬，其勢如風如電，快捷至極，邊

道：「常淳，你的幫手到了！」

「呼」的一個大轉身，讓過了敵人自七個方向攻來的七掌，仇恨手中劍微沉猝起，他又譏誚的道：「只怕金陵之劇又要重演了。」

常淳雙足踏地，兩掌帶起兩股雄渾而猛烈的勁力，像能橫推九山般呼呼轟轟的震捲敵人，只見他長眉倒豎，目睜如鈴，滿口的牙齒緊挫，模樣兒似是欲生啖了對方才能甘休！那上來的三個人，這時迅速的向帶路的皮慶使了個眼色，皮慶轉到一邊，三個人已熟練而鎮定的各自取了一個有利的出手位置。

雖然在與常淳交手，四周的情形仇恨却看得十分清楚，來的這三位仁兄，有一個他還認識，其他兩人便不熟悉，仇恨也曉得定是百毒門中能手無疑。

仇恨大側身，斜走兩步，輕鬆的避開了常淳雷轟電掣般的二十一掌十七腿，他一笑，道：「那邊一位在下好生面熟，莫不成便是曾經拜識過的『朱銅掌』何超何老兄麼？」

不錯，仇恨指出名字來的這一位，正是他認識的那一個，昔日仇恨甫自武當山下來，流浪江湖的時候，曾經因細節惱怒了他，而遭受過他的羞辱，仇恨對他恨透了，發誓有朝一日必討回這筆帳，故只看一眼，也就透了。

何超憤然的一哼，厲聲道：「仇恨，你正合了一句話，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今夕，就是你大喜的日子了！」

連續輪番以劍刃及劍背反覆出手拒敵，在呼嘯的銳風裡，仇恨狂邁的道：「何超，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小爺以爲今生今世再也討不回債務了，現在，不要光在那裡說大話，拿出膽子來與仇爺一搏！」

仇恨一個騰躍，又道：「還有，你旁邊的二位仁兄也別閒着。」

朱銅掌何超一張發青的瘦臉拉得比馬還長，他朝左右微微比了個手勢，但是——。

「哇」的一聲嚎叫像一下子穿透了蒼穹，何超目光急轉，老天，那位皮慶的一顆腦袋竟已滴溜溜的順着地面滾了出去。

仇恨出手如電，他一洒劍刃上的血水，金龍赤火劍一抖之下已鴻光似的直戳向何超！

怪吼着，何超奮力躍避，同一時間，左右兩人的「判官筆」、「三節棍」已交叉飛到了仇恨的頭上，兩件武器攻擊的焦點，都是又狠又準。

「好手法！」

仇恨帶着諷刺的意味讚了一句話，他不進不動，金龍赤火劍倏然劈閃，「噹噹」的震響中，那兩位襲來的仁兄已各自退出去三步。

於是，常淳吼叫如雷的衝上來，掌影像是秋天的落葉，那麼飄散而廣泛的罩下，呼呼的掌風打着旋子，有如是一片片狂飇裡翻轉的鋼刀，四周的木屑粉石飛濺，威力驚心至極！

仇恨的金龍赤火劍在對方的掌、棍、筆中穿插轉舞，似流雲，似捲風，似電閃，似游影

，快得不可言喻，「刷刷」的金光幻成溜溜的芒彩，向空中迸射竄飛，絲毫未因人力上的孤單而落了劣勢。

那邊，何超已揉身加入戰圈，這時，他的雙掌竟已漲大如蒲扇，更現出一片暗紅的，加雜着黑黃色的朱銅顏色，這顏色泛着亮閃閃的微光，有如兩塊赤銅鑄成的銅板。

金龍赤火劍的劍尖，「嗡」的彈到何超的鼻頭，他兩掌尚未展出，已被驚得再度躍退，一張發青的馬臉氣得幾乎與他那雙手掌相同了！

仇恨廻劍却敵，大笑道：「何超，如果你的朱銅掌夠功夫，你就不會這樣狼狽而逃了！」

何超瞪着眼，兩眼中似是噴射着火焰，他憤怨已極的在猛然晃身之下再度撲來，一面直着嗓子吼：「姓仇的，今番不將你這畜生碎屍萬段，老子誓不姓何！」

仇恨彈身倏閃，一劍逼開了那使三節棍的漢子，安詳的道：「記着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

「的」字在仇恨的舌尖跳躍，他已急地貼身撲向地下，一片銳猛的掌風「呼」的擦着他的背脊拂過，而同時間，在一聲「嘩啦啦」的震響中，金龍赤火劍已是急急的激捲出去！

大叫一聲，那個使判官筆的漢子已在猝不及防下被那來勢如電的劍身砸個正着，他狂吼聲中迅速翻戳，判官筆顫起溜溜精芒，快捷無比的刺向敵人，企圖與敵來個同歸於盡。

仇恨冷哼一聲，道：「朋友，你打錯主意了。」

說話聲中，他的金龍赤火劍已穩疾至極的劈向對方刺來的判官筆線，右手手掌向上一翻倏揚，那使判官筆的漢子正驚疑他的動作奇異，突感一股罡風撞來，口裡驚叫着，兵器頓時出手，人也一個跟頭摔跌於地！

這一式，正是「志遠高僧」的秘技——「極目滄波」！

足尖急旋，何超攻來的四掌完全落空，在勁風廻盪裡，常淳又奮力撲來，仇恨却已不願戀戰，他旋出了五步，大吼一聲，脚尖一挑，將使判官筆的漢子挑飛半空，左手抓住他的脚踝，殘忍的大笑着，便將這條偌大的身軀舞了起來，彷彿是在舞動着一個巨大的流星鎚。

於是，何超與使三節棍的仁兄全傻了眼，他們投鼠忌器，不敢放開手幹，本來已經有些施展不開了，如此一來，更是束手束脚，步步後退，甚至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了。

仇恨狂厲的笑着，大聲道：「眞是窩囊，是麼？」

常淳滿頭的大汗，喘着氣，暴吼道：「不管了，咱們硬幹這小子。」

使三節棍的仁兄一咬牙，額上的青筋暴起，他悍不畏死的衝了上來，三節棍揮舞得呼呼風響，有如狂飈驟雨般攻至，口中一面大叫着：「李明老哥，我對不住你了……」

仇恨上身一傾，左手的敵人已準確的送到三節棍的棍身上，在「噗」的一下悶響裡，鮮紅的血與白糊糊的腦漿四散迸濺，連一聲號叫也沒有，這具屍體已飛撞向那使三節棍仁兄的身上！

那人怪叫着，像見了鬼似的往一旁閃去，兩隻眼睛在刹那間竟發了直。

是的，仇恨需要的就是這一點使對方驚愕的時間，只要一刹也就足夠了。

宛如一抹流鴻，仇恨挺身急進，金龍赤火劍一閃而過，「括」的一聲傳來，使三節棍的朋友已尖嗥着滾倒，每在他翻滾的當兒，他肚腹內的腸臟便一大截，一大段的流洩到體外。

常淳與何超二人簡直已發了瘋，他們二人四掌挾着無比的勁力，有如鐵鎚巨杵，縱橫交織着拚命攻撲，空氣在他們的掌沿下激廻，在罡勁中排盪，而呼嘯聲來自四周，似鬼在哭號般。

像一根飛快旋轉的柱子，仇恨就那麼滾滾而進，常淳一口氣施出二十七掌，這二十七掌佈成了一面網，正對着仇恨捲了過去，但是，仇恨却是那麼狠煞人的在常淳的掌勢裡穿插掠舞着，他的身體似是抹上了油，每一股勁氣，都是稍差一絲的擦着他的軀體滑過，雖然，他也在常淳的掌力下搖晃擺動着。

狂吼一聲，常淳半斜步，再揮掌劈出七招十七式，當每一片掌影飛翔於空，便宛似有着靈性一般瀉向仇恨，來勢之急，之快，眞還令人匪夷所思！

雙眸眨着冷冷的光弧，仇恨猝以金龍赤火劍爲支柱，將劍尖插於地面，他整個人便在劍柄上旋飛了起來，在旋舞中，他同時做着弧度極小却異常精確的閃挪，於是，那片片如刃的掌影，便就這麼白白消逝了。

常淳已經感到後力不繼，心浮氣躁，他焦急、悲憤、惶怕，但越是如此，便越不能得心應手，越無法阻攔敵人，驀而，仇恨將金龍赤火劍一拗一彈，他的人直拔空中，金龍赤火劍却「嗡」的射向了常淳。

大吃一驚，常淳趕快的向右邊竄去，而右面，一點菱形的、清澄明艷的紅芒已老早就等着他了，似是已經約好，常淳正巧迎上——以他的腦袋！

「啊……唔……」

常淳呻吟着，雙手猛的抱頭，慢慢蹲下，蹲下……

一直插不上手的朱銅掌何超，這時才有空隙攻來，但他剛剛衝上一步，便頓時呆住了，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常淳，百毒門的好手之一，竟也栽了下去，何超心中明白，這一栽，只怕永遠也起不來了……

有如掉在冷水裡，何超全身都在發涼，一股寒氣冒自背脊，以致使他忍不住的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仇恨寡情的注視着他，慢慢的道：「何超，如今只剩下你與我了，嗯？」

何超退了一步，臉色青中泛白，恐怖的瞪着仇恨，身體直在恁般不爭氣的簌簌抖索……

仇恨發出一聲冷硬的笑聲，淡漠的道：「何超，你要將我碎屍萬段，否則不姓何，現在，來啊！」

僵直的挺立着，何超嗡合着唇角，身子仍在發抖……

仇恨跨前一步，已倏然伸手點中了何超的「中極穴」，這位仁兄身體一抖，便「噗通」栽了下去。

陣陣的烟霧自瓦房那個方向飄來，還有隱隱的餘燼閃出火光，而喊殺聲，已逐漸稀疏。

沒有再躭擱，仇恨朝一片火光之處掠去，發現了一群人正在作殊死惡鬥，雙方旗鼓相當，鬪場的四周，已經有着不少形狀凄怖的屍體了。

論人數，百毒門佔優勢，論精銳，則以四老這邊為強。

倏然沉氣，仇恨在空中劃過一道美妙的半弧線，迅若雷轟電閃般插入了混戰的人群之中。

這時，只見展伯彥與申無痕正合鬪兩個老者，從衣着看極可能是「百毒門」的太上護法「天地雙尊」。

展伯彥左手揑劍訣，喝一聲：「天龍第一式——」，申無痕應聲仗劍靠到老件的身旁，身形齊動，雙劍齊展，劍訣迎向來掌，長劍迎上另一掌，劍掌還未接觸，身形又變，棄地尊，斜刺裡只攻天尊，展伯彥劍截天尊掌勢，申無痕一劍隨即乘勢攻向天尊的「中府穴」。

天尊面色一變，身形一縮，雙掌暴翻，截向申無痕的劍，恁變之迅速，連展伯彥的劍也追截不及，展伯彥也沒有追截，身形一動，沿着申無痕身旁繞過，長劍再展，亦是刺向天尊的「中府穴」。

地尊動作絕不慢，可是，展伯彥這一繞，實出他意料之外。

天尊也一樣預料不到，但這一次却沒有再縮，也不理會展伯彥，雙掌連劃帶打，撲擊申無痕，展伯彥立時醒覺，天尊已將死門從「中府穴」移開，劍勢立變，轉刺向天尊的左「太陽穴」，他是考慮天尊已然將「死穴」移到「太陽穴」，只是不敢肯定左右。

「咦——」天尊身形不由一頓，雙掌棄申無痕，轉護向左右「太陽穴」。

展伯彥劍勢不絕，一劍接一劍，左右交替，刺向天尊左右「太陽穴」。

天尊悶哼一聲，雙掌連接十二劍，又由守轉為攻，急攻展伯彥。

申無痕那邊已被地尊截下，她的劍勢展開，守中也帶攻，一有空隙，劍立即攻向地尊的「中府穴」、「靈台穴」、左右「太陽穴」，她能夠找到的空隙雖然不多，但劍勢一展開，一搶入空門，立即能夠給予地尊相當的威脅。

仇恨默察雙方武功的路子，顯然，天地雙尊所施展的正是邪派的「白骨魔功」，而且俱已練成。

「白骨魔功」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刀槍不入，除了那一個死門所在，其他地方則不畏懼對方的攻擊。

展伯彥與申無痕雖然年紀一大把，但內力之深厚却很驚人，「天龍八式」在他倆手裡施展開來，那份矯捷迅速，絕不在年輕小伙子之下。

天龍八式的變化是任何方向都兼顧到，展伯彥身形淩空，居高臨下，長劍便能夠接連攻擊天尊的「靈台穴」，天尊在下應付，顯然很不習慣，能夠身形淩空，連連居高臨下攻擊的也到底不多。

展伯彥一口眞氣尙未用盡，天尊已然將「死」門從「靈台穴」移開，展伯彥也沒有繼續飛舞半空，身形倒翻，已淩空落在天尊身後，正好與申無痕背靠在一起，雙劍隨即合璧，天地雙尊却被他們隔開。

雙尊結合，白骨魔功才能夠發揮最大威力，也等如天龍八式，雙劍合璧，威力更大，現在非獨雙劍合璧，而且將雙尊分開，雙劍非獨能夠此消彼長，相互配合，而且專攻向死門所在，天地雙尊應付起來相當吃力。

雙尊一再要靠攏在一起，但始終不能衝破展伯彥與申無痕的雙劍阻截，仇恨視察良久，開始也只是懷疑，到這地步，已完全肯定二老已知道白骨魔功的秘密。

於是，他掠向另一個鬪場，忽然聽到可扎欽漢不屑的嗤聲道：「黑衣尊者，你如意算盤打錯了，不錯，老夫確是受傷未癒，但對付你却依然綽綽有餘，只要老夫興頭來了，說不定會到你們『百毒門』總壇去舒散筋骨哩！」

「只怕閣下已沒有那個機會了！」黑衣尊者尖刻的說。

斷玉掌毛清，虎視眈眈的伺立一旁，他早已蓄備眞力，隨時有暴起發難的可能。

可扎欽漢不理會二人所形成的夾擊攻勢，他此刻暗中所考慮的，只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同時逼退這兩個功力甚高的敵人。

二九

黑衣尊者慢條斯理的捲起衣袖：「老可扎，閣下還等什麼？今天本尊者要代替門主懲治你這叛徒！」

可扎欽漢狂笑一聲，道：「查百川，你敢對老夫如此放肆，來吧！二位還是一起上，看老夫能否讓你們歸位！」

斷玉掌毛清聞言之下，狂笑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老可扎，怪不得我等心狠手辣！」

可扎欽漢踏上一步，厲聲道：「正是，老夫早已看出你們兩個存心何在，百毒門如果懂得武林中的道義，早已飛黃騰達了。」

黑衣尊者查百川不理這些，向毛清拋了一個眼色，二人站立的身形，又在暗中向可扎欽漢移近了一尺，而這時，雙方的距離，已夠到了一進步便可擊着敵人的位置。

黑衣尊者查百川故意顯出一股輕蔑的神態，道：「老可扎，眼前已是時候了！」

他「了」字才出口，斷玉掌毛清的攻勢已驟然發動，但是，另一陣呼轟如浪的勁力，亦在同時倏然暴捲而至，抗拒毛清的攻擊。

在眨眼之間，場中兩條人影急合又分，二人已在這電光石火的接觸中，相互攻拒了七招

之多。

顯然，斷玉掌毛清已吃了一絲小虧，只見他身形猝然退出三步之外站定。

黑衣尊者查百川適時而動，雙掌一陰一陽，兩股剛柔互濟的綿綿勁力，宛似怒浪般罩向老可扎身側。

可扎欽漢身軀在一陣急晃猛旋中，迅疾有若飄風似的，向黑衣尊者查百川攻出九腿十一掌。

他掌、腿始出，斷玉掌毛清忽然狂吼一聲，雙掌挾着一股凌厲勁風，轟然劈向可扎欽漢前胸而來！

老可扎雙臂伸縮如電，分向查百川及毛清攻出，身形亦在這狂厲的勁風交擊中，颼然閃晃。

黑衣尊者查百川身爲「百毒門」執法，功力精絕無比，但較之可扎欽漢却遜一籌，但查百川得斷玉掌毛清之助，二人在這有如狂風暴雨的輪番急攻猛打下後，可扎欽漢的攻勢似已受到阻遏。

但可扎欽漢盡量鎮定自己，在這百毒門兩個高手的夾擊下，身形旋動如風，招式伸縮中，稍沾即走。

在頃刻之間，雙方已激鬥了三十餘招。

黑衣尊者查百川心中已逐漸焦急，他十分清楚，今夜既已動手，便非要將對方折在當地不可，否則，若容對方得手，則百毒門今夜全盤計劃都會成空。

因為，百毒門此舉，是經過一番愼審的計劃，每一個人都有專人對付，只要一處失敗，而讓對方騰出人手支援，則後果不堪設想，為了以後百毒門在武林的擴張發展，查百川二人亦不得不傾出全力，給可扎欽漢一個致命打擊。

二人是同一心意，出手之間，也就越形凌厲。

斷玉掌毛清武功已可列入武林一流高手，再加上黑衣尊者那奇幻詭異的掌勢，剛柔相會於一擊的勁力，已予可扎欽漢一個極大的威脅。

三人如走馬燈般廻環交手，勁風四溢，砂石飛舞，三條人影，宛如三縷輕烟般不絕不息的穿走掠動。

可扎欽漢因為金陵一戰受創於仇恨，創傷初癒，元氣未復，這時已感到有些招架不靈，行動遲滯起來。

他知道查百川的功力甚高，他自己目前所遭受的最大威脅，便是那股虛虛實實，忽剛忽柔的陰陽掌力。

但是，可扎欽漢亦絕不願就此罷手，他咬緊牙關，盡量平心靜氣，找尋任何一絲可以發揮威力的空隙，絕招亦連綿而出。

又是三十招過去了，黑衣尊者查百川宛如迅雷奔電般，連連向可扎欽漢劈出十六掌，口中諷損道：「老可扎，閣下不是自認為邊陲第一高手麼？怎麼今日只這點玩意呢？連區區查百川也料理不了，還敢做出叛背本門之事，哼哼，今日將是你得到懲罰的時候！」

斷玉掌毛清雙臂交織圈出，連踢五腿，亦嗤道：「老匹夫，你下次投胎以後，若再胡吹亂語，可尋個較為風凉的地方，這樣自吹自擂，包管得不了熱傷風。」

可扎欽漢仍然不言不怒，出掌，換腿，旋身，進步，全然行動似電，快打快攻，但是，他內心之中，早已為憤怒所塡滿了！

黑衣尊者查百川又是一招「殊途同歸」，脚下一記「拐子腿」，冷然道：「老可扎，若你現在自絕於此，查某答應留你一具全屍！」

可扎欽漢鬚眉俱張，雙手倏而上下互拒，又閃身避過斷玉掌毛清攻向背後的一掌，仍自前護後擋，勇猛奮戰，看去威武，實際上已被對方勁力的壓迫，困窘到無暇開口。

忽然，一個清朗的語聲，響自黑暗中：「查執法，尊駕好大興致，現在尊駕戲也演夠了，目前尊駕是願意賠一隻手，還是一條腿？或者，保留一具全屍？」

黑衣尊者查百川一聽清朗的語聲，不禁心頭一驚，他感到這語聲有些熟悉，但又有些陌生。

他目光向暗影中一掃，喝道：「是那一路朋友至此窺探？老夫百毒門執法，黑衣尊者查

百川，如朋友未與老夫結有樑子，尚請潔身自愛，莫蹚這趟渾水！」

可扎欽漢這時却陡然精神一震，他已聽出這突然響起的語聲，正是仇恨，這位武林後起的霸才。

他身形電轉中，「百步走蛇」、「弧光聚頂」、「風狂漠晦」一連三招，連續施出，口中大笑道：「查老鬼，別那麼沒有骨氣，向你索命的人已經到了，呵呵，裝孫子是不行的！」

查百川狂吼連聲，掌勢有如雲舞風飄，縱橫來往，剛勁如削，柔勁如絲，形成一片奇異的勁網。

斷玉掌毛清亦倏轉厲烈，他心中十分納罕，不知道橫裡插手之人是誰？

這時，查百川忽然嘿嘿而笑，陰惻惻的道：「可扎老狗，本執法險些中了你的詭計，這暗中出言的小狗，定然是你耍的詭謀！」

斷玉掌毛清急攻九掌，哈哈笑道：「小雜種，怎麼縮在烏龜洞裡不敢出來呢？哈哈，手把式不行，却會用口把式唬人！」

他說罷，又轉首大叫道：「小雜種，出來領死吧！莫非你要眼看着老狗濺血五步麼？」

可扎欽漢縱聲長笑，左揮右劈，洪聲道：「媽巴子的，你們兩個瞎眼的奴才，竟然連適才說話之人聲音也聽不出來，哼哼，活該二位有樂子了！」

接着可扎欽漢的語聲，仇恨緩緩轉出，揶揄的一笑，道：「查執法，毛管事，尚認得在

下仇恨麼？」

「仇恨」兩個字，宛如兩聲平地響起的焦雷，震得查百川、毛清二人腦際轟然一響，不由自主的倉皇躍出圈外！

二人急急回頭瞧去，在星月光輝之下，那一襲青衫，配合着爽朗瀟脫的青年，不是仇恨是誰？

查百川感到心頭一震，腦子有些暈眩，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實令他感到手足無措起來，斷玉掌毛清亦不由雙目圓睜，怔在當地。

由於仇恨的出現，今夜，百毒門的一切計謀都將變成泡影，無疑的，「皮肉刀子」、「伏煞五君」已經失手了，而這一起人，乃是今夜的主力。

仇恨昔日金陵賭棚，所顯示的超絕武功，他們皆有目共睹，而二人更深切明白，憑可扎欽漢及馮奇的那身驚人藝業，猶無法奈何對方，那麼，他們就更不用說了。

仇恨緩緩移前幾步，沉聲道：「逼人不能逼得太絕，百毒門暗襲在下於前，復又圍襲在下於後，這種做法，未免有些說不過去吧？」

黑衣尊者查百川略一定神，舌頭有些轉動不靈的道：「仇……仇兄，老夫與仇兄以前之事，已一筆勾銷，嘿嘿，凡是奔走江湖，在刀刃上舐血的人，總是難免有些誤會，現在嘛，這誤會已經化解了，老夫等尚希望與仇兄交個朋友。」

仇恨一笑道：「承蒙抬愛，愧不敢當，這誤會也的確是太大了，仇某已向閻王殿打了幾個來回哩！」

黑衣尊者查百川十分尷尬的道：「啊，仇兄切莫誤解，今夜行動，完全是下屬傳報不實，仇兄乃明達之人，想必定然知道老夫所言，決無虛僞。」

可扎欽漢這時已休息過來，他大步行近，向查百川道：「查老兒，用不着掛羊頭，賣狗肉了，他娘的，若仇娃兒沒有來此，你們兩個會如此罷手麼？」

查百川怒氣倏升，但是轉念一想，他知道此刻萬萬發作不得，只有強自按捺下去，狠狠的瞪了老可扎一眼。

可扎欽漢嘿嘿笑道：「查百川，少給老夫來這一套剝皮瞪眼，只怕你稍時不瞪也不行了！」

黑衣尊者查百川儘管氣得面色血紅，却盡力壓制着，他心中急快的忖道：「看情形十分不妙，仇恨這小子，原本就是睚眦必報的人，老匹夫這一煽火，更是難以善了，唉！這種場面可眞要愼重應付……」

他正在暗自打着算盤，仇恨已向可扎欽漢道：「義父（艾惠攻的稱呼），二位好朋友的興致很高，由我來接待他們，馮叔那邊煩你老人家去照應一下。」

可扎欽漢呵呵笑道：「好，好，他們適才要我老頭子這條賤命，不過索命的手段却有點

不甚高明，現在嘛，爲父就交由你來處置好了！」

說罷，便朝另一個方向走了。

仇恨目送可扎欽漢走後，朗聲一笑，道：「查執法，閣下同意麼？由仇恨奉陪閣下走上兩招，若是仇某敗陣，非但仇某一命任由閣下處置，便是藍湖地盤也雙手奉上，不過，如閣下失手，仇某只須閣下一腿一臂足矣！」

黑衣尊者查百川不由又驚又恐，有些無可適從。

他知道憑自己一身所學，決然不會是仇恨之敵，但是，在江湖上稱英雄，充字號，最重要的是名望重於生命，「寧可人亡，也要名存」。雖然明知不是對手，也不能過於窩囊啊！

他再三思考之下，只得硬着頭皮道：「罷了，若仇兄一定要與老夫見個眞章，在下與毛兄亦必捨命奉陪。」

查百川臨到此等關頭，說話之間，却依然十分乖巧，他這輕淡的一言，便把斷玉掌毛清牽入，已等於告訴仇恨要合兩人之力來鬭他。

仇恨面色一沉，厲聲道：「查百川，用不着言語交代，仇某既然要找你，自然把毛清算在內，百毒門本來就是倚寡欺凌的蛇鼠一窩。」

黑衣尊者查百川面孔倏青倏紅，他驀然狂吼一聲，已在眨眼之間，向仇恨攻出七腿十三掌。

仇恨星目驟睜，寒芒暴射，右掌圈起萬輪弧光，左掌洩出朶朶星芒，在一片呼嘯銳風中，直襲查百川！

黑衣尊者查百川沉喝一聲，身形已退出五步，一旁的斷玉掌毛清，悶聲不響的搶上兩步，抖掌便向仇恨的脊梁劈下！

就在他身形始動之際，五股猛急的銳風，已自斜刺裡襲向他腦側「五營」、「承靈」、「腦空」、「頷厭」、「懸顱」五穴，來勢有如電掣星瀉，疾厲無比。

毛清掌力未及吐出，已逼得廻身撤步，急躍而退。

一個蒼勁的語聲，竟於此時響起：「毛清，尊駕手癢，便由窮酸奉陪一番，又何苦如此迫不及待呢？」

斷玉掌一聽對方報出「萬兒」，全身一震，唔叫一聲：「苦也！」

一個修偉瘦削的身影，已有如行雲流水般掠到他的面前。

來人非別，却是「八奇之首」——「儒俠」孔達。

毛清大叫一聲，駢指如戟，颯然點向對方的「喉頭穴」，雙脚已連環而起，踢向敵人丹田腹下。

「儒俠」孔達朗聲一笑，「風雨欲來」、「山霧迷漫」兩招倏出，上架下劈中「點金脚」，宛如毒蛇吐信，自掌力隙縫中猝點而出。

「劈啪」連響聲，斷玉掌毛清已悶哼一聲，退出三步。

須知「儒俠」孔達功力之高，居於八奇之首，武功一道，最是不能有絲毫等差，毛清遇上這位奇人，那裡會有便宜佔呢？

孔達洪聲一笑，絕不遲疑，身形翻飛中，又已呼呼轟轟的疾攻而上。

斷玉掌毛清傾力抵擋，身形却已在「儒俠」孔達那浩瀚如浪的勁風中，步步向後倒退。

而黑衣尊者查百川此刻的情形，却較毛清更爲惡劣。

仇恨出手之下，施展的全爲武當絕學「七絕掌法」，那漫天的掌影、腿山，幾乎是永無間息廻環不絕的滔滔湧出！

每一招式間的威力勢如恢宏，其連續揮舞的速度是如此快捷而凌厲，使黑衣尊者查百川在驟然之間，全然處於被動的地位。

黑衣尊者查百川在仇恨一輪狠打猛攻之下，已逐漸有些招架不住，面紅氣喘。但是，他仍然一聲不哼，傾出他所能發揮的任何一份功力，與這位武林新起的俊彥，拚力死鬪。

掌影交織着，勁風四溢，身形閃掠中，叱喝如雷，這兩位百毒門有數的高手，已豁出性命，盡力與他們重現江湖以來，所遭遇的空前敵人狠拚。

於是，時間在人們不覺中一分一秒逝去，而黑衣尊者查百川與斷玉掌毛清二人，却隨着時間的消逝，喘息更急，身手更形遲滯。

黑衣尊者查百川左掌一顫，揮出一股柔靭勁力，如長蛇般繞向仇恨頸項，右掌却宛如迅雷巨錘，疾劈對方胸前！

他雙掌施出後，大聲狂吼道：「仇恨，本門已佈下了天羅地網，縱然你防得了姓查的，也將難逃另一刼。」

查百川吼叫之間，心神一浮，仇恨一招「浪花成烟」之後，跟着又是一記「巨濤千里」。呼轟廻盪的勁力，宛如瀚海倒流，無盡無絕的湧向敵人。

黑衣尊者查百川此刻已不及提勁拒敵，大叫一聲，雙掌倉猝間急推而出，身形已似流矢般倒射三丈！

仇恨長笑一聲，如影隨形，抖手便是二十三掌。

查百川喘息未定，已覺一片凌厲勁風，彷彿天降地湧般將自己前、後、左、右，全然封閉，嚴密得就似那無際的雲層。

他魂驚魄散之下，在瞬息的空間中，已將體內能及時發揮的力量，在刹那間拼力施出，全身則猛然躍退。

但是，就在他身形後掠的刹那間，肩頭已是如中鐵錘，痛澈心肺，人已踉蹌退出五步！

仇恨適才一口氣將「七絕掌法」施出四招二十三掌，掌掌連銜相接，一氣呵成，他在無意中，已將儒俠孔達「七絕劍」法融進於掌了。

仇恨掌勢使出後，不由微感一怔，他心中大喜之下，又斷喝一聲，掌影隨着叱喝之聲，又漫天而起，來勢較之先前更爲凌厲懾人，呼嘯之聲恍似怒濤飛捲，大有風雲變色之勢。

這次，他已將「七絕劍」中新的六個招式，共二十一腿三十二掌，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內展出。

黑衣尊者查百川這時正好躍到一棵巨松之前，而那股足可拔山扛鼎的澎湃勁氣，已有如怒海中的暴風一般，呼轟跟上。

他不由心神大震，面色在刹那間變得慘白。

這凌厲的形態，正是一個人面臨死亡之前，所具有驚、恐、悔、恨的神色啊！

在瞬息間，轟然巨響中，又起了一陣「嘩啦啦」的驚天動地之聲，那棵巨松，已像是被一位巨神一斧劈斷般，攔腰而折！

碎散的枝椏落葉，飛濺起數丈之高，烟砂晦迷，籠罩四周，曠地之上，已全然被一股濛濛的灰土佈滿。

這超絕的威勢，已將場中任何一人震懾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不論站在那一方的人，不論是在交手的人。

四周是一片沉靜，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終於，烟砂逐漸消逝了……

一聲低啞的呻吟，如一縷游絲般，嬝嬝飄入各人的耳目。

愕立一旁，不知所以的斷玉掌毛淸，驀然悲呼一聲，急忙搶向那呻吟傳來之處。

在一片枝椏粉碎的敗葉堆中，毛淸已蹲身抱起一個滿身灰砂的軀體來，這乾瘦的軀體，無論衣衫、肌膚，全沾滿了塵土，在毛淸的懷中簌簌顫抖……

最令人驚懼怵目的，却是他軟軟垂下的一條左腿、左臂。

場中孔達、毛淸，俱爲武林中成名人物，他們一眼便可以看出，那條無力搖擺的左腿、左臂，內中骨骼，定然已經折斷。

斷玉掌毛淸痴迷的望着躺在自己懷裡，神智朦朧昏迷的黑衣尊者查百川，兩滴英雄淚，已輕輕灑落。

仇恨適才出手，本可將黑衣尊者查百川擊斃，但是，他終於在心念轉動中，突又將勁力移向那棵巨松。雖然如此，他那渾厚無儔的勁力，仍有着極少的一部分掃到查百川的左半邊身子。

查百川左腿、左臂折斷，仇恨可以說是無心如此，但是，在他思忖猶豫的剎那，所發出的掌力，已在他不知不覺中偏向敵人左半邊身子，因爲仇恨在交手之前曾說過，要廢去對方一腿、一臂，所以，也可以說仇恨是有意的。

這就像我們不願意做一件事，但是，在剎那間又好像爲另一種不可抑制的力量而改變做

法，在局外人是當然不明所以，其實都是有原因啊！

這種原因，是勢非得已，或者受其他的顧慮、牽連，或諾言所影響。

仇恨有些後悔，但是，却也有些迷惘，他不知道自己這一連串的拚命結果，是否出自本身所願意。

這時，斷玉掌毛淸啞聲叫道：「姓仇的，你傷了本門執法，本門無論天涯海角，必然會尋你一報此仇！」

「儒俠」孔達雙目倏瞪，叱道：「毛淸，你這是嚇唬誰，你能撿着一條命活着回去，已是老夫網開一面，告訴你，回去告訴你們主子——『鬼母』江翠瑤，別以爲她一手遮天導演這齣以爲沒有人知道的戲，只是她狐狸尾巴沒有露出來而已！」

斷玉掌毛淸先是一怔，繼之瞪視着孔達，恨聲道：「好，既然孔大俠已經知道，百毒門也不用再隱諱了，毛某回去之後，自當一一向武后稟報，至於如何結算，自會有人找孔大俠！」

語聲一停，斷玉掌毛淸抱着手中的黑衣尊者查百川，頭也不回的向暗影中躍去。

這時，百毒門的主力，傷的傷，走的走，死的死，一場激烈的戰鬪，就這樣無聲無息的結束了。

朝陽明朗的掛在天際，光度是明爽的，熱力是柔和的。

石家寨並不是什麼貞的寨子，也沒有看見碉樓城堡，荷槍執刀的崗哨，只是較一般的村鎮較爲遼濶，顯得險峻而已。

寨的東北角上，一行數人已行上了大道，道路兩側，一邊是田野，一邊是林叢，遠遠的，已可看見一片房舍村落分佈在一條蜿蜒的河水之濱。

可扎欽漢用手朝遠處的屋舍一指，道：「那裡就是『石家寨』了，老夫知道那兒有一家好館子。」

孔達點點頭，忽道：「對了，這裡與『九槐莊』是什麼方向？」

可扎欽漢朝周遭地勢估量了一下，道：「我們今晨曾繞過九槐莊，唔，這裡是它的正南。」

仇恨沉着的道：「此處仍在九槐山莊勢力範圍之內，我們可要留點神。」

可扎欽漢道：「希望他們不要再找麻煩。」

現在，日頭已經爬得老高了，雖是深秋，陽光依然帶着那麼三分炙熱的味道，不覺令人有一絲渴望休息與吃喝一頓的感覺。

一行人，策騎前行，半個時辰之後，他們沿着河水已經半涸的堤邊驛道進入了這個不大的集鎮。

仇恨凝注着有些泥濁的灰碧色河水，輕輕的道：「義父，這條河叫什麼名字？」

可扎欽漢正和馮奇商議，兩人先行馳入河頭渡打前站，聞言之下忙道：「哦，這條河叫『西倉河』，周圍百里的莊稼都靠它灌溉哩，春夏時節河裡的水能升漲到堤邊上。」

仇恨沒有表情的點點頭，可扎欽漢又忙着調度，成爲一路直線進入這所小集鎮的唯一一條街道裡。

在四周的田野裡，有三五農夫正以好奇的目光注視着這些衣履鮮明的騎士，鎮集裡，不少居民也都駐足而觀，有些更從房屋裡跑出來，每一張淳樸的臉上，都帶着一片驚異而稀罕的表情，這個地方，嗯，恐怕少見如此威武的騎隊呢！

騎隊慢慢移動着，在一條簡陋的弄堂外停了下來，忽然，從弄堂內走出兩個中年彪形大漢，望着艾惠玟一施禮道：「屬下迎接來遲，望宮主恕罪。」

艾惠玟翻身下馬，嬌聲道：「李立、李用，我已脫離百毒門，無須如此稱呼，何況，我已允諾你們返里省親，爲何依然羈留遲遲不歸呢？」

左邊那中年漢子道：「屬下……屬下正被百毒門追殺着哩！」

艾惠玟「哦」了一聲，道：「這我倒沒有料到，百毒門規有『背叛者死，中途脫離者死』的條文，難怪你們不敢露面……」

她停了停，續道：「百毒門已經不容於我們了，這樣好了，你們現在暫時跟隨仇相公，他現在是剷除百毒門的主力，等事情了結之後，你們再回去吧！」

李主、李用連忙恭聲道：「謝姑娘恩典。」

可扎欽漢吁了口長氣，道：「那間飯舖子還在不？」

李主躬身道：「回前輩，還在，弟子這就去訂下飯食。」

衆人紛紛下馬，這條弄堂約有兩丈多長，大麻石鋪的路面，弄堂裡有幾家住戶，一所簡陋的客棧，最底下開着一間飯館，白木門外掛着一方招牌，招牌上寫的店名已經殘剝不清了。這時，一個圍白圍裙的胖大漢子，正從店門裡滿面堆笑的迎了出來。

可扎欽漢瞧着胖子微微一笑，道：「魏胖子，看你紅光滿面，大約發了財啦？」

被喚做魏胖子的就是這家飯館的老闆，他聞言哈哈一笑，笑出滿口黃牙：「可爺，你老在說笑了，這爿小店開在這窮鄉僻野，不倒了店已是萬幸，那裡還有財可發？能夠勉強混口飯吃，也是仗着各位老主顧賜賞哩……」

可扎欽漢搖搖頭，道：「胖子，你眞是掌杓的，越來越油滑了。」

魏胖子一面連稱不敢，一面殷勤的迎客入內，這家館子外面看起來十分窩囊，裡面的陳設却倒乾淨，地方也很寬敞，十五、六張紅漆木桌整齊的擺置着，木條凳，牆壁粉得雪白，後面臨窗還靠着西倉河哩！

一行人在靠窗的兩張桌子坐下，店裡兩個年輕的伙計已在魏胖子的吆喝中，開始忙得馬不停蹄的端茶送水，團團打轉。

仇恨等大家坐下，才開始對「儒俠」孔達問道：「孔前輩，此次怎會如此湊巧，適逢其會？」

孔達哼了一聲，道：「還說呢！爲了你，幾個老不死的差不多全出動了，只差沒有把整個地皮翻過來！」

□　□　□

話說江湖傳言，武林帖得主仇恨已被百毒門殺死的消息，終於傳到了魏葦與雪兒耳朵裡，這晴天霹靂，差點震得二女粉身碎骨，經過數晝夜的磋商，作成了一個決議：

龍兒交由雪兒撫養，先至燕山孤老余千那兒避難，魏葦則赴東海邀請八奇，爲仇恨報仇。

東海距中原少說也有四五天的脚程才能趕到，魏葦心中惦着仇恨的安危，絲毫不敢歇下來，整整奔了四個大熱天，一個寒夜……

此際已是黑幕籠罩，魏葦來到一個小鎭，兩天來的奔波，也確實使她感到疲倦，魏葦算算日程，以胯下坐騎的脚程，再有兩天就可趕到「銀角灣」見到「儒俠」孔達，這位八奇之首，對仇恨來說，介乎亦師、亦父、亦友之間，只要他出面，不難找到其他幾位。

吉星鎭座落於山脚下，魏葦初出江湖的時候，便打從此地經過，並且還宿了一宵。魏葦拐過街角，來到她曾經打點過的「迎祥客棧」……

一個瘦如竹桿的伙計迎了出來，哈腰說道：「嘿，姑娘，請進，您是要用膳，還是住店

？」

「兩樣都是。」魏葦跨下馬鞍，愛憐的撫着坐騎，道：「伙計，你把我這匹馬給好好洗刷，並且用上好的草料餵牠，賞錢回頭給你。」

伙計牽住馬轡，連聲點頭說道：「是，是！」

魏葦走進客棧，選了一個靠窗的桌子坐下，叫了兩盤菜，一個熱湯，和一份炒飯，逕自個兒默默吃着。

客棧裡不過六成不到的客人，稀稀疏疏的散落着，間雜着幾聲猜拳酒令聲，却也不甚吵雜。

魏葦一面吃着，一面繫念着仇恨，忽然，她感到有一對眼睛正向她瞟來，不由撩起眼皮瞥去，只見注視自己的竟是鄰桌一個身着紅衣的少女，身邊坐着兩名彪形大漢。暗忖：「莫非是百毒門的爪牙跟上來了。」

繼之一想，暗道：「別多疑了，也許她不過是好奇看自己兩眼，百毒門那些嘍囉再好的脚程，也不可能追上自己的愛馬。」

魏葦心中啞笑了一下，埋下眼光，繼續吃飯，但心中却暗自盤算着，此次東海之行，除請八奇幾位老前輩幫助自己之外，她要利用「武林帖」召集各大門派以及各地豪雄，踩碎百毒門替仇哥哥報仇。

「姑娘，我們該回去了，時候不早了。」腰間掛着一柄鬼頭刀，背向魏葦的大漢，仰頭乾了杯中酒，對着紅衣少女說着。

坐在紅衣女子左側，腰旁掛着一對吳鈎劍的另一名彪形大漢，也附和着道：「老熊說得不錯，姑娘，我們一早玩到現在，晚回去怕老爺要罵了呢！」

紅衣女子冷哼道：「這麼快回去幹嘛？咱們再待會！」

佩吳鈎劍的大漢叫了一聲：「姑娘……」

紅衣女子不等大漢說完，哼着鼻音嗤道：「老金，你要回去，就自個兒先回去！」

老金與老熊兩位大漢見紅衣女子生氣，甚爲畏懼，哼也沒哼的埋下頭繼續喝悶酒。

魏葦飯菜吃得差不多了，拍了一下掌叫道：「伙計！」

「來了！」那乾瘦的伙計應聲而上，哈着腰問道：「姑娘，妳是不是要酒？」

「不是，這些飯菜拿下去，你們這裡有熱水沒有？」說着，拿出一錠碎銀放在桌上，又道：「剩下的，給你賞錢，馬兒可要好生照料，明兒我還得騎着牠趕路。」

伙計眉飛色舞的拿起銀子，躬身不止的道：「謝姑娘，謝姑娘，小的這就去準備熱水，姑娘妳隨時可以沐浴，姑娘那匹坐騎，的確是難得一見的駿馬，道地的馬中之馬，小的已經遵照妳的吩咐給牠刷洗過了，而且餵上好的草料，還用高粱酒拌黃豆……」

「好，伙計，你很會辦事，明兒個姑娘有賞。」

魏葦說着，站起身子就要離去，耳邊忽然響起了紅衣少女的聲音：「老熊，前些日子我叫你去打聽『武林帖』得主仇恨的消息，究竟如何了？」

老熊點着頭道：「是，我這就要向姑娘稟報。」

姓金的大漢接着說道：「何止知道，我們還見過這位人王呢！」

他們三人的聲音似乎特別高了一些，引起四周的酒客都朝着這邊望來，但一聽說是名聞四海的武林帖得主，都不期然停下話音，靜下來聽他們講述。

魏葦一聽是仇恨的事情，芳心猛急跳着，又坐回身子，兩眼奇異的望着紅衣女子。

伙計見魏葦坐下，不解的問道：「姑娘，您不是說……」

「噢，我想休息一會，伙計，麻煩你給我沏杯濃茶來。」

「是，是！小的這就給您送來。」伙計連聲應是，退了下去。

「老金，你見過他呀？」

老熊一聽老金說見過仇恨，連忙訝聲問道：「老金，聽說這位人王厲害極了，你說說他生得什麼長相？」

老金道：「前些日子，我奉老爺子之命，去中原採購一批東西，首先我聽到是說他死了，當時我確實傷感了一陣子，像這樣一位武林霸才，竟是如此快的凋謝，今後江湖怕不又要大亂了，其實，事實與傳言大有出入，原來仇盟主的死是百毒門故意製造的，百毒門的那位

什麼宮主，已經跟他成了親……」

老金眉飛色舞，口沫橫飛的說着，似是講述着一件天下奇聞。

老熊瞪着兩眼，像是聽到一件神奇的事情，突然問道：「老金，百毒門爲什麼要傳出這種僞消息呢？」

老金比手劃脚，津津有味的接着道：「道理很簡單，仇盟主已經結過了婚，而且有兩房，他們那位什麼宮主嫁給仇恨，自然不能做小，這樣一來，不就讓那兩位死了心麼？」

魏葦正凝心聽，這時伙計端上一杯熱茶，魏葦端起茶杯，猛猛的喝了一口，心中升起一股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滋味的怒火，她想想，那大概就是醋火吧！

紅衣女子雖是引起話題的人，此刻却是悶聲不響的獨坐着，反而四周的人嘰嘰喳喳，你一句，我一句的在談論着仇恨，老金與老熊似乎忘記回去的事情，口沫滔天，繪形畫影的大談不停。

魏葦想起了婚後愉快的生活，夫婦二人輕聲細語，燈下纏綿，芳心一陣甜蜜喜悅，唇角勾起一絲傲然的笑意，忖道：「哼，誰也沒法把我的仇哥哥搶走！」

魏葦覺得沒有再待下去的必要，心中想着明天的路程，想着剛才老金說的話，仇哥哥沒有死，仇哥哥與百毒門的宮主結了婚，雖然感到酸痛，但却有着安慰，只要仇哥哥還活在人世，他一定會回來，因爲他是那麼愛着自己和雪兒……。

一夕漫長，又是旭日東昇，魏葦洗盥完畢，正用着早餐，準備一吃飽便上路。

四周也稀稀疏疏坐着兩三成客人在用早膳，一日之晨，對客棧來說該是「送往迎來」之始。

「嗨！客官爺，請裡面坐，裡面坐！」一名伙計在殷勤的接待着客人。

「伙計，你給我送一份鷄蛋鹹豆漿，外加一籠小籠包……咦，妳不是仇師嫂麼？」

魏葦只覺得來人聲音耳熟得很，不禁抬目望去：「嘖，林兄弟，是你？」

魏葦一見來人，竟是「儒俠」孔達的徒兒「玉扇書生」林伯駿，不禁脫口叫道。

林伯駿兩個箭步跨近魏葦，似是又驚又喜，道：「師嫂，果然是妳，這下可好了，我這雙尊腿可得少受點罪。」

魏葦站起身來，朝着林伯駿笑道：「兄弟，坐下來，有什麼話慢慢說。」

林伯駿笑着點頭，在魏葦面前坐了下來，魏葦也跟着坐下，伙計送上豆漿和小籠包。

魏葦想不到林伯駿會在這裡出現，心中的驚喜自是不說可知，她此次趕來東海，就是為了要請「儒俠」出面。

林伯駿風塵僕僕，似是經過兩夜的奔波，臉上微呈着倦意，可是，並不減他明朗熠熠的風采，只見他長得一付好人材，縹緻異常，烏黑的劍眉高聳入鬢，挺直的懸膽鼻，一雙有神的虎目，寬厚的紅唇，一望給人一種寬厚挺逸的感覺。

林伯駿身材高大，熊腰虎背，看來比魏葦要大些，其實，他才不過十八、九歲的大孩子，穿着一襲白色的衣衫，頭頂紮着鵝黃色的逍遙巾，一付書生打扮，此刻乍逢魏葦，俊臉上呈着說不出的高興。

兩人重新落坐，林伯駿道：「師嫂，妳千里迢迢來此，是不是要到東海找幾位老人家？」

魏葦哽咽着道：「你師哥迄今下落不明，林兄弟，我只好走來找孔師伯替我作主，好歹也要查個水落石出。」

林伯駿忙安慰道：「師嫂，妳先別急，以仇師哥那身功力，決不會發生意外，縱然遇到強敵，也是有驚無險，何況，還有邵前輩跟他在一起哩！」

他頓了頓，又道：「幾位老人家已經得到了消息，化子師叔更是下了『竹令符』飭令丐幫尋仇師哥行蹤，而且也先後離開了東海，師嫂要不是碰到我，到了東海準撲空。」

魏葦聽了林伯駿這一說，心情逐漸開朗，草草用完早膳，連袂回到了中原。

八奇這幾位老一輩的人物，他們分作兩起，「儒俠」孔達、「醫俠」任重一路，他們沿新河、棗強、武城、茌平抵達中原。

另一起是「丐俠」勿棄、「瘋俠」吳名，沿臨邑、齊河、長清、東河這一帶查訪，任何一起發現仇恨行蹤，即由丐幫弟子迅速傳遞消息。

此外，他們又通知了「壽星」賽南山及「燕山孤老」余千，請他們動用所有的人力，務

必查出仇恨的下落。

這一來，可以說是整個武林都沸騰了，仇恨沒有想到已身安危竟驚動了這些師門長輩，更使武林動盪，着實感動不已。

□ □ □

石家寨就在眼前，而「九槐山莊」却分佈在「碑石山」，十二條迂旋彎曲的拐路分左右延展上山，右邊的六條拐道，每隔一個彎折便高懸着一盞黃紗罩的燈籠，一直連串掛到山頂。明晃晃的燈火映照得六條山路通亮輝燦，而每盞燈籠底下，都直挺挺相對併立着四名黑衣大漢，每四名大漢身邊又都蹲伏着一條高大凶惡的斑褐皮毛的惡犬。左邊的六條山道一片黑暗，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但是，在黑暗中，却更是蘊藏着無限的陰森與殺機。

仇恨隱伏在一塊灰白的山石之後，微微皺着眉往周遭打量，艾惠玫湊了上來，壓着嗓子，細聲道：「哥，咱們從那邊上？」

仇恨目光烱然凝注着前面，好一陣，斷然道：「從左面黑暗的拐道上去。」

艾惠玫略一遲疑，道：「哥，我實在幫不上忙，這些地方都是司馬長雄的勢力，我每次來的時候，也只能看到表面，不過，我總覺得左邊的拐道似乎較右邊的更爲險惡，別看黑沉沉的，可能機關埋伏滿佈。」

仇恨有力的握着她的玉手，淡淡的一笑，道：「不錯，但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潛入裡面而

不被人發覺，若是由右邊的拐道上去，却斷無不被發覺之理。雖然他們不一定能發覺我們，打草驚蛇則毫無問題，自左邊黑暗的拐道上去，可能更危險，但是，玫，妳却須記住，在黑暗中，我們不容易行動，他們也是一樣如此！」

一股暖流自手心傳入了心窩，連連點頭，連一句話也不想說了，她陶醉在溫馨裡。仇恨閉閉眼，倏又睜開道：「走吧！」

於是，兩條人影宛若狸猫般在濃濃夜色掩遮下快速的飛躍，片刻間，他們已來到一條寬約尋丈，彎曲盤山而上的拐道之前。

拐道入口一片漆黑，兩側山壁高聳，拐道內靜悄悄沒有絲毫動靜，氣氛陰森而恐怖，第二條拐道，隔着這一條在兩丈之外。順序下去，每條拐道俱是如此，彷彿直接蜿蜒至修羅的魔宮。

仇恨略一注視，微微晃身，已閃電般掠上這第一拐道與另一條拐道中間的石脊上，石脊間生滿了枯籐雜草，脚下亦是凸凹不平的岩面砂土。他沒有帶出一點聲音的伏在雜草之中，好半晌才抬頭向四周搜視。這一看，老天，在五步之外，有三名黑衣大漢伏着，正專神不懈的瞪着下面的拐道，三人身前，一具特製的連雲弩，有如一個大木架似的偽裝於草叢之內。這座特製的強弩有無數的機簧，因此，也有無數的箭矢安裝其上，上下一共有三排，藍汪汪的箭鏃對準拐道下邊，只要撥動機關，那狹窄的拐道裡便會落下一片密密的箭雨，三丈之內，只怕連一隻老鼠也沒法躲過。

輕輕吁了口氣，仇恨凝眸往上面瞧去，不覺心中更是吃驚，這拐道與拐道間的山脊，雖是不規則的彎曲而上，却仍然可以隱約看出每在三丈左近，便有這麼一具設備，而且，拐道的石脊上皆是如此。

仇恨慢慢地，又朝前摸進了兩步，這時，他聽到三人中有一個打了一下呵欠，低聲嘀咕着：「媽的，人家在上面摟着娘們逗樂子，我們却在這裡喝他媽的西北風……」

另一個漢子急忙噓了一聲，道：「你就少放幾句狗屁，沒有人把你當啞吧……這幾天風聲緊，你又不是不知道，十位大哥七個回山來了，前些天『黑衣尊者』又帶着『血魂堂』的高手和對方幹了一場，那麼多好手全喪了命，尊者自己也丟掉一手、一足。」

原先那大漢不服氣的「呸」了一聲，道：「不用提『血魂堂』了，他媽就好像他們才是百毒門的樑柱一樣，吃的、拿的全比我們強上三分，做起事來却一點也少不了咱們的幫襯，那一次買賣咱們沒流過汗，灑過血？四哥帶的『血魂堂』老是多分兩成，不過他們功夫強一點，裡頭多幾個黑道上的朋友替他拉拔，却也不像四哥時常誇耀的那麼不怕死，他媽的，他們同樣是肉做的……」

一直沒有開腔的另一個憋不住了，低吼道：「潑皮，你個狗操的是有完沒完？你他媽的覺得不公平，爲什麼不找四哥吵去？光在這裡吵嚷，又是那門子英雄好漢？老子煩透了！」

這一吼，三個人都靜了下來，過了片刻，那叫潑皮的仁兄又嘀咕道：「這一守又得到天

亮……昨天和阿坤賭牌九就有些挺不住了，狗娘養的，他們硬拉着不讓走，連熬兩個通宵……唉！眞不是人幹的事。」

剛才吼叫的那個漢子，哼了一聲，道：「就該把你這潑皮放到拐道裡，再燃爆炸藥，引那竹管子裡的火油，活燒死你這孬種。狗操的，假如不是你昨夜輸了個屁股朝天，你今宵會有這麼多廢話？老子說着氣就上來了……」

隨着風，這些話一字不漏的飄進了仇恨的耳中，他咬着唇搖頭，百毒門方面做得眞絕，這種狠毒的佈置，任你再有千軍萬馬，只怕也得完全坑在這拐道裡面，而且，除了幾個百毒門黨徒口中透露出一些消息之外，不知是否還有其他機關埋伏？

此際，那些人又沉默起來，枯草微微的搖晃着，烏雲滾滾自天際浮過，大地，星月無光，一片死寂。

冷沉的思考着，仇恨明白，假如想絲毫不驚動對方能摸上山去，事實是不可能了，於是，他自己素來遵守的一項意念又開始浮上心頭。是的，多少年來，他無論在本身藝業方面或在行事應對之上，特別注重一個「快」字，快？對了！他可以最迅速的手段，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藉黑暗的掩護，一路格殺上去，這格殺的速度，一定要在敵人將消息傳至九槐山莊內之前。換句話說，在對方發號施令之前，尚未得到警訊之際，已攻入其中奪人殘命！

仇恨根據艾惠玫的敍述，知道這九槐山莊乃是百毒門的一個重要據點，一定有不少的硬底

子。要澈底毀滅百毒門，必先殲除它各個據點，如果將九槐山莊消滅，百毒門的實力便大打折扣了。

仇恨沒有再加猶豫，雙手一撑，順着石脊悄然溜下，腰背一挺，毫無聲息的重又翻回那塊山石之後，艾惠玫急忙走來，摟住仇恨道：「哥，如何，可以行動了吧？」

仇恨一把將她扯得坐在地上，壓低了聲音，迅速將方才的發現述說了一遍，末了，他毅然道：「事不宜遲，辰光已經不早了，咱們只得一路硬幹上去，一直格殺到對方心臟地帶，據我估計，當敵人知道事情不妙，我們已經衝到！」

艾惠玫略一遲疑，低低地道：「也只得如此了，一切由你作主……」

仇恨閒閒淡淡的一笑，笑容却瞬息間凝結於唇角眉梢，他冷森的道：「玫，格殺之時，一定要記住快與狠二字要訣，切莫存婦人之仁！」

艾惠玫連忙點頭，仇恨微微揮手，「去」字出口，人已電射至石脊上。

這一次，他不再稍隱身形，落上石脊，方才那三名大漢怵然一驚，齊齊轉頭惶問：「那一個？」

仇恨雙目冷厲如刀，去勢毫未阻滯，有如一道流虹般掠過這三名大漢身側，當這三位仁兄腦子裡還沒有來得及轉過念頭，仇恨的右掌已在一晃之下形同千百柄血刄暴飛，這三顆斗大頭顱在一片模糊的悶嗥聲中骨碌碌滾下石脊！

三個屍體的頭腔剛剛濺起熱血，仇恨形同鬼魅一樣撲到了隔着三丈之外的另一處暗哨，這處暗哨的三個百毒門徒正覺得情形不對，尚未開口瞬間，仇恨身形猝斜，雙掌自下而上倏兜實揚，頭也不回的繼續掠去，當他的身軀方起，這三名大漢早已肝破腸流的倒成一堆。

自後面緊緊跟隨的艾惠玫，幾乎毫無施展的機會，她一步也不敢落後的傾力追隨着，而每一處暗哨俱已摧毀，百毒門的一些徒衆，死狀凄慘的橫躺豎臥的倒成一堆。

三〇

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第十六處暗哨……。

一路連串而來的驟變，已經將這處的暗哨驚動了，兩名百毒門的門徒忽忙抽出佩刀迎上，另一名霍的自身上拿出一隻泛光的銀色圓筒，用力往地上摔去……。

冷冷一哼，仇恨驀地彈起，雙腿猛踏那攔截上來的兩名敵人，在雪亮的朴刀閃晃中，他的兩隻足尖已穿過刄與刄之間的微小空隙，準確無比的踢在兩名敵人的眉心，哀嗥一聲，在一陣「噹啷啷」朴刀掉墜聲中，那兩名大漢也一頭栽落走道之上。

同時，仇恨的目光一掃，已瞥及另一名大漢將圓筒摔向地上，他右掌飛快劈出，右腳閃電般的挑向那即將着地的圓筒，大蓬鮮血自那名百毒門徒的咽喉濺出，銀筒亦在仇恨的足尖挑踢之下撞落拐道，但是，就在仇恨有如一尊來自地獄魔鬼般緊接撲向第十七處樁卡時，銀筒的清脆撞擊聲便已被一個更大的爆裂聲所遮蓋，隨着這爆裂之聲，一片五顏六色的火燄驀地四射，更高高蓬散空中，這片火燄的絢麗與奪目，就似正月裡施放的花炮。

在這片艷麗而明亮的火燄裡，仇恨與艾惠玫的身影已被映照着纖毫畢露，無所遁形。

同時，也驚動了拐道下面的孔達衆人，他們跟着毫無阻碍的穿過一道一道拐道，直撲上

來。

現在，隔着前面這道樁卡尚有五六步距離，三名百毒門的徒衆猛然被前面的火燄映耀得一愣，其中一個已經看見仇恨捷如鷹隼撲來的影子。

這名百毒門徒嘴巴張了張，在恐懼中拚命吼了起來道：「奸細啊！奸細啊……」

「啊」字甫始出口，又一下子噎在他的喉間，這名百毒門徒雙手搗胸，滿臉痛苦的倒了下去，他的胸膛上，赫然浮現着一隻蝴蝶鏢。

當然，這是艾惠玫的傑作，另兩名大漢怪叫一聲，其中一個探手入懷急掏，唔！也掏出一枚與原先那名百毒門徒一式一樣的圓筒來。

仇恨一咬牙，手掌一揚倏偏，眼前的這個敵人連刀還沒來得及拔出，「砰」的一聲被震飛出去，仇恨的掌勢似來自虛無，幾乎在同一時刻，那名手執銀筒的仁兄也狂叫一聲，滿口的鮮血倒飛而出，他的銀筒也正好砸在他自己的脚背上。

於是，「砰」的一聲爆裂之響，五色繽紛的火燄已將這名百毒門徒裹捲於內，火星與烟霧環繞着他的身體，更以他的肉軀爲中心往四周濺射，焦肉的氣息混融在刺鼻的磷硝味裡，還帶着「滋滋」的烤炙之聲。

沒有太多的機會給人欣賞這幅慘厲的畫面，這名裹於烟火中的百毒門徒已在一陣令人毛髮悚然的慘號聲中翻跌入拐道之內。

場面跟着整個轉變，一簇簇的五色烟火開始連串的，連接不斷的往天空爆射，絢麗的色彩縱橫滿佈在沉黑的夜空中，仇恨恍若未見，繼續往上撲去，這時，下面的拐道裡驀然傳來一陣巨大的「噗呼」之聲，彷彿有千萬條光蛇飛舞，整個拐道已在瞬息間燃燒起來，猛烈的火勢那麼迅速的蜿蜒而上，一直燃燒到這拐道的盡頭，火苗子帶着紅藍色的燄苗竄躍，窒人的熱度波浪般剎時自空氣中傳蕩開去。

艾惠玫一提氣追上了仇恨，她急促的道：「哥，形跡已露了！」

仇恨的身形倏斜驀起，就在這一偏一起之間，眼前的這兩名百毒門徒已悲號着分向兩邊摔出，剩下一名也被艾惠玫震翻。

仇恨冷漠的道：「一直闖上去。」

艾惠玫鈎桿連揮，三丈外的三名百毒門徒哀號着跌翻於地，他們飛越而過，眼前，在石脊上，已有二十名百毒門徒並排衝來。

仇恨暴叱一聲，霍的拋臂抖掌，於是，一彎半月形的銀芒已呼嘯着旋斬出去，去勢是如此凌厲而快捷，以致只見銀芒突閃，衝來的百毒門徒衆已有十多人頭落屍橫，兵刄掉落之聲也宛如一下子推倒了一架瓷器櫃子般亂成一片。

適才仇恨發出的是一柄「銀月刀」，這種暗器使用手法本是「紅拂女」的「迴風折柳」手法，此次有感於百毒門人多勢衆，而且都是不講武林道義之徒，故才刻意打造了十二柄，

以備隨時應用，這還是他出道以來第一次使用，想不到效果奇佳。

左手一揚一抓，出去的「銀月刀」又在迴旋中被仇恨捏住，他電射而去，留下殘餘的七八名敵人交給艾惠玫處理，熱血與嗥號參合在一起，此時此地越覺淒厲。

前面，嗯！只有一處樁卡了，這道樁卡的上方却被一堵顯然是人工砌造的石牆所阻，石牆之前，靜靜排立着數十名百毒門徒衆，在這些百毒門徒的右側方，卓立着六名壯漢，這六名壯漢雖然也是一式黑衣，却在頸項上懸掛了一隻與巴掌大小的黑色蜘蛛飾物。

仇恨足尖一旋，毫未遲延的衝上，口中叫道：「百毒門朋友，討債的來了。」

六名壯漢齊齊厲吼，分成六個不同方向包抄而上，六柄迥異的兵刄閃泛着寒光斬來，仇恨冷冷一笑，單膝突然沾地，手中的「銀月刀」「呼」的飛出，銀芒帶起一溜眩目毫光迴轉，快得令人瞳孔來不及攝印，而當「銀月刀」繞回他的手上，圍上來的六名百毒門徒已有四個滾倒地上，俱是被齊脛切斷雙足。

剩下的兩名不禁微微一楞，但却僅是一剎，兩人的面孔極爲顯明的猛然抽搐，又咬着牙衝了上來。

斜刺裡，群徒已經上來了，馮奇一馬當先，雙臂顫着奇妙的點線暴捲來敵，他冷森的道：「百毒門『血魂堂』的朋友，帶着你們的血魂走吧！」

兩名百毒門徒悶聲不响，一柄鬼頭刀與一柄青刄單鈎，潑風驟雨般瘋狂的攻來，那邊，可

扎欽漢與「儒俠」孔達已落入石牆下群敵之中，在對方揮動的兵刄刄口間縱橫攻拒，在這種當口，這兩個早年成名的角色，此刻像是互別苗頭，各自發揮出極大的威力，砸、掃、碰、撞，所至之處，所向披靡。

仇恨冷然抿抿嘴唇，雙臂一振，直向石牆之頂掠去，當他的雙脚剛剛踏上牆端，對面的黑暗中已驀然傳出一陣機關響聲，無數利矢，有如飛蝗群蜂般暴射而來，頓時，滿空冷芒閃眨，尖嘯破空，好不歹毒！

目光一掃，仇恨已覷準了角度位置，他人在石牆上一個跟斗栽了下去，而就在身軀跌落的同時，手上的「銀月刀」已「呼」的一聲拖着一條銀閃閃的尾巴旋飛而出。

隔着地面尚有半尺，仇恨雙臂一抖猛伸，整個身體憑空折轉，俐落已極的穩穩站立於兩丈之外，耳邊響着「鏗鏘」的金屬撞擊之聲，而這成串的撞擊聲却包含在起落不息的慘叱哀號裡。

於是，他恰到好處的斜斜伸出了手，銀色寒光一閃，銀月刀沾着淋漓的鮮血又回到他的手上。

在十丈之外，即是那幢以巨石砌造的大莊院了，這就是「九槐山莊」，百毒門第二號發令樞紐。

砌成這所莊院的巨石都是灰褐色的，每塊皆大如磨盤，高大的莊門泛着冷瑟的金屬光芒

，是黃銅鑄成的，莊門前有着十級寬大的大麻石台階，每級都在兩尺寬，十丈長，氣勢雄渾而豪壯。現在，除了門前的兩盞大紅燈籠還亮着外，原先莊院裡明燦輝煌的燈火已經完全熄滅，只見一片黑沉。

藉着門簷邊兩盞燈籠的亮光，仇恨看到門楣上一塊巨大的紅底黑字匾額，匾額上有着四個斗大的篆體黑字：「九槐山莊」。

仇恨站着的地方，是山莊前面的一段斜坡，箭矢則來自他右手二十步左右的一道土堤之後，這時，仇恨急快的往土提那邊潛行過去，當他剛剛走出幾步，身後的黑暗裡，已傳出一個冷厲的聲音道：「刀不聞名，而使用的手法却是『迴風折柳』，你該是『武林帖』得主仇恨了？」

霍的轉過身來，仇恨看見在後面五十尺之外有一個瘦削頎長的身影正站在一塊突起的山石上向他炯然注視，冷冷的一笑，道：「既然銀月刀無人能敵，朋友，為何不出手援救你的手下？」

那人重重的一哼，語聲毫無情感的道：「此番救不得他們，早晚也能索回這筆血債！」

仇恨眉梢子一揚，當地大喝道：「就現在索取吧！」

手上的銀月刀欻然旋飛，帶着銳利的破空之聲暴斬而去，對方似是一震，微微側身，在他側身的當兒，一柄精瑩雪亮的長劍已閃電戳點飛來的銀月刀。

經過只是眨眼的時間，長劍那麼準確的點在銀月刀的刄口上，而銀月刀「呼」的一轉，散發着冷酷的銀芒，似魔鬼的森森利齒，狠毒的直切向這人大腿。

驀地，朵朵光蓮浮掠，長劍在極小的幅度裡做着頻繁的砍截與敲切，於是，銀月刀又連連被擊出三次，終於「噹啷」一聲墜落地上。

彷佛來自那雲深不知處的幽冥雲霧之間，「嗖嗖」一聲響，又是兩柄銀月刀滴溜溜的打着轉子襲到，當那人發覺，銀月刀的銀芒已近得耀花了他的眼。

仍然沒有驚惶忙亂，這人大吼一聲，脚步飛快的在三尺方圓之內詭異的遊走閃晃，手中長劍抖洒出點點片片的芒影光彩，而這些綿綿密密的光影又重重交織連結在一起，銀月刀隼利的旋落狠斬，在連串的撞擊之聲中一次次被震開，而又一次次的在繞過一度的經緯的半弧後往回復切。

仇恨陰沉的道：「不錯，朋友，你有兩下子！」

每一個字自他口中吐出，一柄柄鋼刀般的彎月形銀月刀便似帶着血一般呼嘯着旋去，於是，銀芒閃閃，利時充斥在天地之間，宛如洒遍了死亡的冷眼。

使着長劍的那人驀覺瞳仁中映入一片片暴烈的彩芒，九柄銀月刀已成不規則的形勢飄然而到，尖銳的風聲在空氣中迴蕩號叫，纏合着燦閃的光華，參揉着鋒利的刄口煞光，似一面網，一張燦爛的蒙屍布，一條寬濶的陰陽絲。

一聲宛若呻吟般的驚叫出自這瘦長的人物口中，他瘋狂般揮舞着那柄利劍，身形更在快速的躲閃躍騰，迸射的寒光似匹練般環繞着他的身軀上下翻飛，劍刄削割着空氣，而氣流彷佛被撕成片片，「嗤嗤」有聲的響着刺耳的裂帛之音，劍勢急疾而猛快，每一劍與每一劍之間已毫無間隙，貿然一見，似是條條溜溜的光帶已凝結成幕，一個旋舞流閃不息的，透明晶瑩的光幕。

於是，十一柄半月形的銀月刀宛如十一個閃射着血紅仇燄的魔鬼，淒怖的嘯舞着輪番偏斬斜砍，自不同的角度，用迥異的刄口各端。而每在遭遇碰擊後又奇幻的翻折重來，像是在隱冥中有一個狂笑着的惡神在操縱擺佈，顯得如此猙獰，如此狠厲，又如此血腥。

連串的金鐵撞擊之聲宛如正月裡的花炮密密響起，火星子迸濺四射，時間只是一刹，在銀閃閃的輝芒與金鍊絞合之下，「吭」的一聲悶哼，似窒息的人所發出的呻吟，那使長劍的角色打着轉子踉蹌歪出。十一柄銀月刀有三柄被他震落於地，但是，其他八柄却吸血的寃魂厲鬼般那麼殘酷的深深切入他的軀體，長劍泛着冷光棄置於地，這瘦長的漢子已軟軟的倒在地上。

仇恨風一樣旋了上去，刹時拾起地上的銀月刀收好，走近了橫倒地上的人。老天！八柄銀月刀完全嵌入了他的身體，每柄僅只留着一彎脊緣在外，這人的整個面形早已扭曲得走了原樣，口中流着黏黏的血絲，渾身上下全已被鮮血所浸透。他仰面躺着，四肢在不住的抽搐

，瞳孔的光輝已在擴散，但是，他却直楞楞的瞪視着微微俯望他的仇恨，嘴巴吃力的噏合……。

這人也是穿着一身黑衫，胸前也懸掛着一隻黑蜘蛛，但與別人不同的，却是這枚金屬蜘蛛的一對眼睛是用紅色寶石鑲嵌的。

當仇恨注意到這枚金屬蜘蛛裡的紅寶石，他已明白此人在百毒門的身分必然不同等閒，而不待他第二個意念浮起，眼裡已瞥見人影一晃，緊跟着一個悲切的口音號啕般響起道：「不好了……來人啊……七哥……七哥被對頭坑了！」

仇恨神色一凜，原來此人竟是「九槐山莊」十個頭子中坐第七把交椅的人物，他低下頭來，沉沉的道：「朋友，你死得寃，實在不該為百毒門賣命，但你却是一條好漢！」

那人的面孔已呈死灰，他瞪着仇恨，喉頭一陣比一陣低沉的咕嚕着，終於，在一聲「咯咯」的痰音裡猛地身子一挺側過臉去。他的眼睛仍在大大的瞪着，却已寂然不動，低微的光線下，仇恨有些怔忡的發現這人左邊面頰上有着一顆銅錢大小的青痣。

一陣悉窣的聲音驀地驚動了他，目光一閃，四周已有上百名黑衣大漢執着亮晃晃的朴刀圍近，每張面孔都是那麼冷漠，那麼生硬，更流露出無盡的仇恨與憤怒。

雙手急伸，仇恨已將地上屍體上的八柄銀月刀拔了回來，他合併一起握於左手，寒聲的道：「叫你們的頭領出來，畏縮並不能解決爭端，百毒門徒，不要讓你們的血白白的沾污了

『九槐山莊』這四個字！」

仇恨的話尾尚未完全出唇，這百名大漢後方的遠處，已有三條人影翩若驚鴻般電掠而來，這三個人在飛躍之間，偶而可見兵刃的寒芒閃泛。

同一時間，那邊堵住來路的石牆上也起了一陣長嘯，同樣的也是三條人影翻騰而上，略一張望，亦向仇恨這邊撲來。

明白又是一場血戰擺在面前，仇恨緩緩將染着血的銀月刀一柄柄插回腰際的皮扣內，自石牆上奔來的三人，是可扎欽漢、馮奇與「儒俠」孔達，三個人渾身染血，微微喘息着掠到仇恨的身側站住，老可扎大大吁了口氣，低促的道：「石脊上的百毒門徒全部殲滅，老夫三人都無恙，玫兒及其義父母帶着『四雨點』已越過了所有暗卡拐道，正向這邊走來……」

仇恨淡漠的道：「對方準備在這裡與我們膠着纏鬥，三位前輩先替我掠陣，我先掂掂百毒門的斤兩，等小玫他們上來了再全面進攻。」

老可扎怔了怔，道：「娃兒，你是說，你一個人對付他們這麼多人……」

對面百毒門徒已在五丈之外停住，擺成一個扇形包圍形勢，而那遙遙掠來的三條人影瞬息間已到眼前，他們齊齊騰身躍過一干百毒門徒的頭頂落到前面，六隻眸子彷彿噴着火燄般怒視着仇恨等四人。

仇恨輕輕抿抿嘴唇，側首向可扎欽漢等三人道：「不用多久，情形就會比現在好得多。」

對面，黑衣群中的百毒門徒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但那三個爲首者却冷森而狠毒的盯着仇恨，甚至眼皮子也不眨一下。

於是，其中一個魁梧而粗壯的大漢往前跨上一步，暴烈的道：「小子，你狂夠了，老七是你做掉的麼？」

仇恨微微一笑，道：「假如我記憶不錯，你該是九槐山莊十個頭兒中位居第六的『山熊』呂達？」

那大漢生着一對蛇眼，却有個獅鼻海口，他憤怒的吼道：「是我在問你，老七可是死在你手上？」

仇恨哼了一聲，道：「是又如何？」

大漢的獅鼻猛地紅了，他粗暴的道：「你是誰？」

一甩衣袖，仇恨道：「武林末學——仇恨。」

「仇恨」兩個字像響起兩聲旱雷，呂達全身一晃，神色驟變的怪叫道：「好！仇恨，果然是你，果然是你！」

他身旁那個瘦削而生着斑頂的中年人陰鷙的冷笑兩聲，道：「六哥，七哥屍骨未寒，莫非要等他僵直了才索囘血債麼？」

另一個粗肥細眉的中年人雙目倏睜，叫道：「姓仇的，你來，我莫老九與你生死道上走

一遭。」

冷冷掃視着眼前這三個人，仇恨鎮定的道：「不錯，九槐山莊的老六『山熊』呂達、老八『烏鷲』田齊、老九『雙刄奪魂』莫松，很好，全來了，恕在下眼生，昔日未曾識荊，直到各位報出排行才能得知貴號大名！」

這時，原先黑沉沉的拐道，如今像燄龍一樣照亮，而且，隱隱傳來吶喊衝殺之聲，那右邊拐道也時而有爆炸的火彈烟硝閃現。

仇恨感到異常迷惑，這時會有誰帶着人馬進攻，看情形，戰況還極爲慘烈。

那大塊頭呂達沒有表情的朝他的兩位拜弟看了一眼，目光又落在屍橫地上的另一位伙伴身上，他緩緩地說道：「仇恨，九槐山莊與你有什麼過節，你却上門尋釁？」

仇恨眉毛一皺，唇角抹起一絲微笑，道：「呂達，你爲什麼不說『百毒門』與仇某有何過節呢？」

生着斑頂的「烏鷲」田齊怒「呸」一聲，大罵道：「放你媽的狗臭屁！」

呂達揮手阻住了田齊的怒罵，重重的道：「仇恨，值得麼？爲了一個女人賣命？今夕你闖入九槐山莊傷人殘命，我們不會放你生還。現在不妨明白告訴你，艾惠玫那賤婢和展伯彥那一對老鬼也逃不過我們六哥和老大的迎頭痛擊，這點你應該很清楚。」

仇恨這時才明白拐道喊殺之聲，又何以後繼人員爲什麼遲遲沒有跟上來。

他含蓄的一笑，道：「是麼？咱們不妨試試！」

喉中似野獸般「嗥」了一聲，呂達強忍住憤怒，似有所望的極快看了看天色，忽然獰惡的衝着仇恨笑了起來，他慢慢逼近，混濁的道：「說得好，現在，我們就可以試試了！」

仇恨背過手朝身後的孔達三人急快的打了個手勢，就在他手收回的一刹那，他瘦削的身影已暴射而出，凌空一個翻轉，如刄的掌緣已切到呂達咽喉。

幾乎是同一動作，「山熊」呂達狂吼的一聲，俐落至極的滑步閃躍，迴身之間，一條三尺長，鴨蛋粗細的銀棍已握在手中，狂風暴雨般攻向仇恨。

悄無聲息的，「烏鷲」田齊亦幽靈般掩上，抖手便劈至仇恨背脊，兩脅後頸。

可扎欽漢鐵掌一揮，低促的道：「走！」

馮奇與他同一動作，翻身便撲向九槐山莊莊院。原來，他們在這瞬間已獲得協議，留下「儒俠」孔達替仇恨掠陣，他們兩人撲向莊院，藉以分散敵人主力集中。

但是，就在他們方才躍出尋丈之遙，四股掌風已驀地斜攔而至，從堵牆上翻下兩人，冷冷的道：「兩位要上一陣再走吧！」

可扎欽漢一眼便瞧出，這兩位正是「攝魂」、「毒煞」，昔年「百毒門」的雙衞。當下不敢怠慢，呼轟連出九招十七式，迎向「攝魂」刁豹，馮奇的動作也不慢，正好迎上了「毒煞」尤彪。

四片掌影滾滾翻騰，有如湧天烏雲，咆哮的海濤。

那邊，仇恨倏然左右搖晃，躲過了田齊的暗襲，左掌一閃驟出，飛快的斬向對方，右手同時幻成片片點點，神鬼莫測的劈迎正面攻來的呂達。

於是，三個人欻然躍開，仇恨冷冷一哼，「苦盡甘來」中的絕式一招閃電般施出。

滿空飄舞着如刄的掌影，來去彷彿極西的掣電火光，自千里，自虛無斬至，却在眨眼之間歸於無踪，快得血淋淋的，狠得暴烈烈的。

「山熊」呂達以他成名江湖二十餘年的「追絮十六閃」身法配合着他沉重的「碎鼎棍」做着最猛厲的攻擊，田齊一雙肉掌却貫注了他苦練多年的「三陰功」在內，於周遭遊走側襲，雙方的拼鬥俱如流鴻掠空，一觸即過，瞬息間有毒式展現，眨眼間生死已過。

「儒俠」孔達身為八奇之首，早已棄置兵刄不用，如今面對強敵，却也取出一柄摺扇應用，別看這只是一柄紙與竹篾糊的扇子，較之任何一種利器都不遜色，現在，他已經和這位排行第九的「雙刄奪魂」莫松卯上了。

近百名黑衣大漢，在幾名頭目率領之下蜂湧圍上了仇恨與孔達。

雙掌一合猛分，再一合猛分，「苦盡甘來」前四式連續施出，宛如移山倒海般分做不同的方向由掌勢中完全推出，在敵人厲吼閃退中，他一脚踢翻了一名摸上來的黑衣大漢，左掌自脅下穿出，另一名黑衣大漢亦滿口噴血的倒摔出去。

仇恨俯的竄出三尺，朗聲說道：「孔前輩，下手不要容情！」

說話中，碎鼎棍挾着勁風呼呼的砸向他的後腦，仇恨猛一弓身，反手抖出十九掌，再一招「千手閃」直劈田齊，如電掠閃中，又有七名百毒門徒命喪當場。

孔達與莫松拚鬥，老實說，他雖是八奇之首，一身功力十分卓越，但他此刻對手却是「九槐山莊」首要人物之一，「雙刄奪魂」的萬字在江湖上響噹噹的，提起來迎風晃出十里路，莫松與他俱是豁出平素所學做殊死之鬥，雖然孔達並不見得能在短時間內制服莫松，但莫松要想勝他却是無望。

目前，莫松不敢稍有大意的纏着對方不放，仇恨覷得分明，但奮起神威攻擊他的兩個對手，却也橫了心似的拚命纏戰，不但險招連連，更有豁出這條老命之概，而他們兩個人的把式較之莫松猶要強上三分，仇恨雖然身兼數家之長，藝高膽大，却也並非能三五下子便可以收拾下他們，當然，除非用絕式之外，而用絕式，往往都得冒上幾分險。

驀地一咬牙，仇恨長射而起，在空中一個倒射撲下，「烏鷲」田齊怪叫一聲，雙掌同時暴出十一次，陰冷的掌風帶着森森寒瑟悠悠捲去……。

沒有躲避，沒有迴轉，仇恨竟筆直朝田齊撲去，當掌風快要接近他軀體，似空中的流雲，他「呼」的沿着風緣倒折而下，一招「千手閃」接着一式「極目滄波」同時併出，掌刄如刀，閃電般罩向田齊。

心腔瘋狂的一跳，田齊慌不迭的往後急退，仇恨暴起追上，而這時，大吼着，「山熊」呂達的碎鼎棍之力，似劈山搗石的猛揮而來。

雙手倏然上揚，仇恨竟放棄了追撲田齊，霍的拳彈而回，行動快得無可言喻，只見一團黑影驀地射來，呂達的碎鼎棍已經砸出，他已來不及收回勢子，情急之下，足尖暴旋，碎鼎棍同時猛然下挫。

然而，就在他的棍尾剛剛反坐到一半的時候，仇恨的雙掌已閃電般連續七次劈上了他的胸腹，快得如若人們的意念迴轉，當呂達堅實的胸腹感到一陣沉悶而巨大震動，仇恨早已隨他脅下翻躍出去。

面色在刹那間突地變爲灰白，「山熊」呂達拿不穩樁的「蹬蹬蹬」退出五步，沒忍住喉頭的腥甜，一大口鮮血「哇」的噴了出來。

仇恨眼皮也不撩一下，足尖一沾地「刷」的飛出，在空中滴溜溜一轉身，山排浪湧的二十六掌連成一串，溜瀉向正朝這邊撲來的田齊。

田齊怒罵一聲，倏還十九掌，身形却被逼回，不待他再次有所動作，九槐山莊的那群大漢已驚恐的嘩然響起：「六哥栽了……快來人哪！六哥躺下去了……」

「烏鷲」田齊似是被一聲霹靂轟在腦門上，他幾乎不敢相信的楞住了，而仇恨却沒有楞住，冷冷一笑，他已突進敵人中宮，右掌一偏突翻，直攻對方頭顱。

掌影如寃魂的魅影一閃，田齊悚然一驚，慌忙曲腰低頭，雙掌橫起猝印而出。

仇恨右掌落空，五指一伸，掌沿又反砍而回，左掌亦自斜刺裡突然兜去，藉着變式換掌之際，他的身軀亦已側移出半尺有奇。

「喀嚓」一聲骨骼的破碎聲清晰揚起，田齊頰骨盡碎的往旁一斜，仇恨的右掌又回劈到他的後腦，但是。這却使他側斜的身形往前一俯，在這情形之下，田齊的兩隻手掌竟還能彎曲如鈎，筆直抓向仇恨小腹。

仇恨雙肘一拐倏出，又將頻死的田齊撞飛，重重的摔落地上，而他自己濺着斑斑血跡的寶藍長衫上却平白添上三道烏黑的指痕。

仇恨沒有絲毫猶豫，瘦削的身形貼在地面「呼」的打了一個橫轉，銀月刀翩然飛出一柄，燦然的流光甫現，五雙人脚已與它的主人分了家。

與「儒俠」孔達激戰的「雙双奪魂」莫松看得分明，一股熱血直衝他的腦際，紅着眼，他的雙双刀繽紛如雲，片片繞舞，奮不顧身的步步逼向孔達，他招招走險，式式豁出去了老命。

孔達冷哼了一聲，手上描金摺扇呼轟翻點，迎了上去。

這邊，不消幾個回合，仇恨已虎入羊群般搏倒了近三十名黑衣大漢，悲號慘嗥連成了一片，熱血迸流濺洒，齜着的牙，瞪着的眼，顫抖的肢體，突突跳動的肚腸，活脫一層地獄火

煉之景。

仇恨一甩頭，雙臂平伸，回身撲向幾丈之外的「雙双奪魂」，莫松目梢瞥見了仇恨的身影，不由驚心動魄，憂憤交集，手上一慢，驟見孔達扇柄一偏，莫松只覺眼前一花，「喀嚓」一聲，左臂齊肩而斷，莫松一聲慘叫，仰天栽倒地上。

孔達感喟的道：「這就是江湖生涯！」

走過來，用脚朝莫松身體撥動了一下，突見莫松僵臥中的身體疾彈而起，雙双刀一揮，這一招乃是一個人臨死之前最後一擊，劍式之快，力道之猛，實乃窮盡一個人全部真力而發，孔達萬料不到莫松斷臂之後還能忍痛裝死，摺扇來不及阻截，莫松那一刀已穿胸而過，他連叫都沒叫出聲，「撲通」倒了下去。

莫松一刀刺殺孔達，他自己也是油盡燈枯，往後一倒，他也跟着倒在地上。

仇恨一個滑步，衝入重圍，他單臂一滑猝斜，掌風擦過這五名大漢其中三人的咽喉，三股血箭驀標，另兩名大漢狂號一聲，朴刀脫手飛出，俱是胸骨盡碎的橫屍當地。

孔達臥着，咬緊牙關，呼吸粗濁，鼻翅兒在急劇的噏動，左手用力搗住胸前的傷口，而鮮血却似泉水般自他五指縫中溢出。

仇恨半蹲下來，急遽的道：「前輩，孔前輩，你覺得如何？」

孔達嗆咳了兩聲，語音沙啞道：「這種感覺……我會聽人說過……仇恨……只怕……不

成……了……」

霍然轉首回視，九槐山莊方面這時早已亂成一團，人影東奔西掠，有幾個黑衣大漢正攙着莫松急往九槐山莊的方向行去……。

仇恨一把扛起孔達，厲聲大叫道：「莫松，你要償命……」

叫聲裡，他長射而起，雙腿在空中一展一挾，已落到那幾個黑衣大漢前面，攙扶着莫松的幾位大漢怪叫一聲，有兩個已揮起朴刀凶狠的戳來。

仇恨眼皮也沒有撩一下，右掌翻飛如電，兩名揮朴刀的黑衣大漢幾聲「砰砰」悶響中噴着滿口鮮血栽倒，而重傷後的「雙刄奪魂」莫松被震得飛了起來，在空中連連翻了好幾個滾，「砰」的一聲一頭撞在地上。

兩個黑衣大漢早已魂飛魄散，嚇得幾乎變成白痴似的呆呆站着，他們像是腿生了根，連逃走也挪不動兩隻脚了。

仇恨目光如同帶着血，那麼狠辣的瞪着兩個黑衣大漢，緩緩地說道：「你們自絕於此，現在！」

須知仇恨與孔達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曾吸收了孔達的功力於己身，孔達已是退隱江湖的人了，他之所以介入這場紛爭，完全因仇恨的安危而由東海趕來，因此，對孔達的傷亡，他深深感到內疚。

猛的一機伶，兩個黑衣大漢像是大夢方醒，回過身來便想奔逃，仇恨冷叱一聲，抖手翻腕，「刷」的飛出一柄銀月刀，當那兩個大漢的悶嗥傳來，銀月刀已血淋淋的重又飛回他的手上。

仇恨沒有再遲疑，迅速奔到了那條土堤之後放下肩上的孔達，這時的儒俠早已奄奄一息，氣如游絲了。

仇恨搓着手，語聲裡有着幾分顫抖道：「前輩……前輩……申、展兩位前輩卽將上來了……你再挺一挺，他們身上備有最好的傷藥，那是『朱膠』與『草髓精』，朱膠能使刀劍傷口黏好如初，草髓精可以生血長肌，前輩……前輩，你再振作一下！」

孔達悠悠睜開眼睛，慘白的面孔上浮起一抹痙攣似的微笑，他微弱的嗆咳了幾聲，低啞的道：「只……只怕不濟事了，仇娃兒……不用爲我……我擔心……大半生……生的……鐵血生涯……換來今夕……之果……原也是……是意料中事……活……活到……我這年紀……並不算……算夭折……啊……」

仇恨凄然搖搖頭，低沉的道：「都是晚輩一人之過，前輩不是爲了維護仇恨，也不會有今日，前輩，我……唉，我該死，叫我對伯駿弟如何說呢？」

孔達的身軀劇烈的抽搐了幾次，他瞪大了眼睛，而眼瞳的光輝却已散亂而灰暗，這種情景，仇恨已見得太多，他知道，地上這個亦師、亦父、亦友的八奇之首，距着死去之限已是

不遠了。

孔達喉頭「咯咯」響了起來，雙手緊緊抓住仇恨的雙手，他扭曲着面孔，用力提起一口氣道：「瓦……瓦罐……難……難離……井……井……口……破……伯駿……這孩……孩子……就……就交……給……給你……啦！」

仇恨肯定的道：「伯駿弟我會善待他，前輩，就像對待我自己親兄弟一樣。」

於是，孔達的身體又猛的抖了一下，隨卽整個癱了下去，寂然不動，那雙眼却瞪得圓鼓鼓的，他沒有瞑目，而他又如何能瞑目啊？

仇恨默默的瞧着眼前的屍體，哀啕的將孔達抱了起來，置於一處隱蔽之所，然後，他磕了三個響頭，恨聲道：「前輩，我將夷平九槐山莊爲您報仇，血洗百毒門以告慰您在天之靈！」

說罷，他反身奔向九槐山莊。

以巨石砌就的院牆是顯得如此高大而堅厚，有一股盛氣凌人的意味，仇恨却連正眼也未瞧一下，似一頭大鳥般翩然掠起，在空中微微一弓身，飄飄如一片落葉降於院牆之內。

他落脚的地方，是一塊舖設着大青石的廣濶天井，一片亦是用巨石砌成的屋宇連綿建築於牆包圍之中，正面便是一所大廳，八面紫銅網形門落落大方的敞着，大廳內燈火通明，兩側的屋廊垂下十二盞擦得雪亮的銀燈，而此刻却寂無一人，鑲着雲丹石的太師椅與桃花心木

的小几散亂擺置着，正樑上有一方匾額，白色做底，沒有寫任何字樣，只有一隻黑色毒蜘蛛，仇恨不敢確定這是否就是代表百毒門標幟。

他緩步走上台階，來到大廳裡，巡視了一陣，沒有什麼蛛絲馬跡可找，仇恨小心翼翼的沿着屋簷穿入後間，則是一處佈置清雅的花廳。

花廳有三扇門，一扇又通往後門，左右各一扇，想是出去到別幢屋舍的，考慮了一下，仇恨沒有繼續往裡進，轉向右面的小門行去。

右面接着一條曲折的迴廊，盡頭處是三排格式相同的石砌房屋，屋子裡俱是一片漆黑，毫無動靜。

仇恨足尖一點地面，電射出來，至迴廊的一半，他身形猝側，已經越廊而出，一彈一翻便上了廊頂。

廊頂兩邊都有向內翻捲的鐵皮雨簷，寬窄正好容得一人橫臥，仇恨才向裡面一滾，耳中已聽到「錚」的一聲輕響，兩面的鐵皮雨簷竟然猛的向下合扣，這時，仇恨才發現這鐵皮雨簷的邊沿鋒利得與刀刃一般無二。

利那間，仇恨用力往下一拍，整個身軀似滾桶般倏然彈了出來，而他剛剛重回廊頂，一片箭雨已恰到好處的暴射急落。

黑暗裡，仇恨看得出箭矢來處是迴廊相接的第一排石屋的窗口，他一個旋身竄了出去，

拋肩揮手，一柄銀月刀猝射，準確無比的擊中了迴廊盡頭的一盞琉璃燈。

而在同時，一條黑色油布帶毒蛇似的飛出，恰到好處的在一片「嘩啦啦」的破碎聲中，「呼」的一蓬火苗子散了開來，更參着滾滾的黃烟絲光。

長長的吸了口氣，仇恨的雙臂疾振，人如一道流光般欻然拔升空中，他目光極力的往四周一掃，已斜斜飄上原來那幢巨大的屋頂上。

下面的磷火在燃燒彌漫，藉着這陣陣火光映照，仇恨快捷的自屋頂上往前掠去，在快要奔至這幢巨屋的邊緣時，唔！他已看見兩對，四條人影在十丈之外的另座石屋頂上溜閃如電般拚鬥不息。

隱約中，仇恨可以看出對面屋頂上格鬥的兩對，正是老可扎與馮奇，跟他們對手的，則是「攝魂」刁豹與「毒煞」尤彪。

仇恨方想縱身過去幫助，不由心頭一動的停了下來，是了！刁豹、尤彪是屬於百毒門總壇人物，莫不成在這短短的時間裡百毒門已派遣高手前來助拳？如果是這樣，又來了多少助拳的敵人？他們功力如何？現在又都隱藏在什麼地方呢？

其次是老可扎與馮奇，都是老一輩成名角色，如果自己貿然加入，極有可能傷害了兩老的自尊心。

略一沉思，極快的，有如一抹淡淡的虹，飄飄的掠了過去，隔着尚有七尺，高呼道：「

馮前輩，孔大俠已罹難，務必速戰速決。」

話聲甫落，他的掌影已血叉一樣飛到了尤彪的頭上。

叱了一聲，「毒煞」尤彪猝然旋着讓了出去，馮奇雙掌上下交合又倏而收回，口中叫道：「仇恨，你說什麼？孔大俠，他怎麼了？」

話甫說完，尤彪左右晃揮，在晃揮中一掌反擊仇恨，另一掌直取馮奇，勁力雄渾凜烈，有如鐵錘巨杵。

「噗」的一笑，仇恨心裡不由覺得有氣，對方竟大剌剌的以一掌取他，而且分攻兩人。

馮奇冷喝着雙手同時劃出幾個小弧，而這幾個小弧又合成一個大圓，大圓中掌勢飛舞，彷彿有形的羅網反罩敵人。

仇恨微一滑步，沒有出聲，藥道人「苦盡甘來」八式散手中的「南山採藥」已驀地使出，於是，對面的「毒煞」尤彪在雙重壓力之下已覺得情形不對，急快收手後撤中，袍角已「嚓」一聲被仇恨的手掌切掉。

仇恨如影隨形般緊跟而上，一口氣朝尤彪劈出三十七掌，雙腿急速的翻飛猛掃，掌勢宛如江河決堤滾滾不息，腿影似檑木重重浮沉上下，這一陣急攻猛打，已將尤彪逼到了屋頂的邊緣。

那邊，「攝魂」刁豹在頃刻之間，已從各種不同角度，向可扎欽漢拍出二十三掌。

出手之快，宛如二十三掌合爲一次劈出，簡直不分先後。

可扎欽漢冷笑一聲，已在瞬息之間，提聚了他數十年修爲的混元眞氣，不閃不動，掌勢自胸前緩緩推出。

一片洶湧如濤的掌風，彷若一張雄渾深沉的網幕，呼嘯迎捲而上，與刁豹襲至的層層勁氣相觸。

「轟」然巨響中，又跟着起了一串密如爆珠的響聲與震動，四溢的勁風，竟將一旁觀戰的兩名九槐山莊屬下跌出五尺之外。

可扎欽漢在側身避過東源飛來的一掌一腿之後，身形已在狂笑聲中霍然迴轉，他這次的迴轉，威力之鉅，彷似海水倒灌，足使風雲變色。

可扎欽漢在急遽的迴旋中，已正反七次的將「斬掌」全部的威力發揮無遺，他在這有如電光石火的須臾之間，竟將「斬掌」十九式全然使絕。

在他早已分不清掌腿何出的快速招式中，「斬掌」最爲凌厲的絕着「旋心動魂」，已倏如巨浪排天洶湧而出。

可扎欽漢此時狀態，眞像是多臂金剛一般，掌風腿影，配合着萬千勁氣，端的裂膽驚魂，威猛懾人。

於是，「攝魂」刁豹在做一閃擊之下已悶哼一聲，踉蹌退出六步，他身上所穿的黑袍，

亦條條破碎，隨風飄舞。

可扎欽漢狂笑連連，宏聲道：「攝魄、毒煞，不過耳耳。刁豹，今日便是你飛昇極樂的日子。」

刁豹此刻胸口悶滯，五臟翻湧，全身有如刀創斜刺，那勉強提聚的一口先天眞氣，若自己稍微提運眞力，便會凝合不住，更會促使血氣潰散倒流，全身抽搐而亡。

他面色在慘白中帶着暗灰，肌肉在微微痙攣，牙齒已將下唇咬出絲絲鮮血，刁豹正痛苦的徘徊在「死」與「辱」的邊緣上。

他目前的處境，在他身爲五毒門高級頭領來說，是多麼悲憫與淒涼！

但是，刁豹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自絕或被戮之外，還能再做什麼呢？

可扎欽漢緩緩逼近了，他唇角的那抹微笑，此刻是如此深沉與殘酷，令人有着一股不寒而慄的感覺。

他深沉的道：「刁豹，老夫是堂堂正正的與你公然交手，閣下便是魂歸陰冥，亦應心安理得，再無任何口實可藉了！」

刁豹努力調勻一口眞氣，半晌，他右手的食、中兩指，又轉變爲赤紅腫脹，面孔也在剎那之間變爲紫紅之色，紅得發亮、發光，這一次的力道，似乎比他適才運氣時更爲厲烈。

馮奇脫口呼道：「雙烝指！老可扎。」

可扎欽漢豁然長笑如雷，身形似鬼魅般在敵人身側快速閃掠，一個急旋中，厲聲叫道：「刁豹，閣下生死之時已到。」

「到」字尚未說完，他那「白蟒氣」彷彿怒海中的漩渦，帶起一陣驚魂動魄的刺耳聲，「呼」的自他掌心斜捲而出，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撞刁豹。

原本強弩之末的刁豹，已因傷後強聚真力，導致肺腑破裂，八脈交錯，再加上老可扎一股白蟒氣的攻擊，此刻已是滿口鮮血狂噴，身體痛苦的收縮成一團癱瘓在地上。

而這時，仇恨身形一翻倏轉，斗然之間，仇恨的藍衫幻成千百，似有千百個仇恨，在千百個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同時出手攻敵。

暴烈的掌風融合在呼嘯破空之聲裡，像吸血蝙蝠似的翩翩掌影，充滿了天地之間，充斥滿了任何細小空隙，牠們彷彿帶着眼，發着聲，那麼殘酷而又準確無比的溜瀉向尤彪。

於是，尤彪驚呼脫口，傾力躍進，躍進中，雙掌縱橫舞起，築成一片無形勁力之牆，企圖阻擋那來自四面八方，令人目眩神迷的攻擊。

一連串的震響密密傳來，其中幾乎沒有間歇，沒有段落，尤彪的身體有如一片樹葉，毫無控制之力被震飄下石室屋頂。

馮奇之所以能闖出「屠天萬嘯」的字號絕非倖致，他的「黑霹靂」掌乃是武林一絕，「八大雷」亦未曾遇過對手，尤彪却與他纏鬥了近兩百招，如今，仇恨前後只用了三招便收拾

了尤彪，除了自嘆老耆，也深深體會到長江後浪推前浪的這句話。

可扎欽漢突然問道：「仇恨，你適才說孔大俠怎樣？」

仇恨將目睹之事說了一遍，可扎欽漢苦笑道：「莫松臨死一擊，這是誰也想不到，就是換了你我，也未必可以躲得過去！」言下不勝唏噓。

仇恨略一沉思，道：「兩位前輩請前往接應申、展兩位及惠玫他們，我們再經不起傷害了！」

可扎欽漢道：「仇娃兒，你呢？」

仇恨道：「我還要往裡面摸，今天我縱不能夷平九槐山莊，也要殺他個片甲不留，否則無以告慰孔前輩他在天之靈！」

可扎欽漢多少知道仇恨與孔達的微妙關係，也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與馮奇相對默默無語。

仇恨轉過半個身子，道：「兩位前輩，現在咱們就分開行動吧！」

說着，仇恨縱身掠入黑暗之中，可扎欽漢與馮奇感嘆着，也朝另一個方向匆匆逸去。這片深沉的莊院四周一片寂靜，在寂靜裡，却有着一股隱隱的，令人心顫的凶危。

仇恨身形不停的東奔西掠，目光尖銳的往周遭搜視，但是，除了靜默，除了黑暗，這座偌大的莊院，幾乎已沒有任何生物存在。

來到一片看情形平日維護極好的小花園裡，簇簇的菊花種植在一灣清澄的小池周側，一道曲折的小小拱橋橫過池面，連接着一座精巧的涼亭，好一陣，涼亭裡終於又起了一聲衣衫擦動的悉窣聲。

心頭一動，仇恨急忙伏下，目光炯然注視着前面那座巧緻的涼亭，好一陣，一個腦袋小心翼翼的伸了出來，謹愼的往左右巡視……

雙足猛力往地下一蹬，兩臂倏振，仇恨去勢如極西的流電，幾乎在不是眨眼的時間裡，他已似魔鬼的魅影一樣來到了那顆伸出的腦袋之前。

這突來的變異，令那伸頭出來張望的仁兄嚇得怪叫一聲，尚不及有任何動作，仇恨已劈手將那人扯了出來，嗯！一身黑衣，滿臉橫肉，典型的惡胚。

「啊唷！」叫了一聲，手上的朴刀「噹啷」一聲掉在地上，仇恨五指如勾的緊扣着那人的領口，陰森的道：「朋友，九槐山莊十個頭兒傷去大半，小角色們更是橫屍累累，奔逃一空，你已經沒有什麼指望了！」

那名黑衣人面孔脹得發紫，他窒息的「唔唔」掙扎着，嘴巴張得大大的，渾身不住的抖顫，仇恨鬆了一下五指，冷硬的道：「百毒門還有些什麼人物來了？」

這黑衣人大大的喘了口氣，囁嚅的道：「我……我不知道。」

仇恨目光如双，寒氣森森的道：「現在，你死了也是白死，九槐山莊已經潰滅，沒有人

再會讚揚你，記憶你，你死得就和一頭豬、一條狗似的沒有價值，放心，他們都已四散，不會有人尋你麻煩，而你告訴我，我給你一百兩紋銀爲酬，嗯？」

這人滿臉上的橫肉扭動了一下，迷惑的瞪視着仇恨，仇恨冷冷的道：「如何？」

黑衣人往兩邊看了看，悄悄的道：「好吧！我告訴你，他們在涼亭下的密室裡……」

仇恨注視着他，道：「如何開啓進入密室之門？」

黑衣人略一猶豫的道：「將涼亭的石桌左右各轉三下，石桌即會自行移開，有石階自穴道通下，經過一條甬道，便是那間密室了。」

仇恨緊接着道：「都有些什麼人？」

這黑衣大漢嚥了口唾液，遲疑的道：「有……有『冀南雙煞』老大『鐵沙掌』劉松，老二『赤沙掌』劉柏，四哥曹宣與五名大頭目……」

仇恨雙目中倏有煞光隱現，却微微一笑道：「好，你很坦誠，我現在就報答你。」

黑衣人的唇角浮起一抹詭譎的笑意，他伸出手來要接仇恨那一百兩紋銀，仇恨也確實自懷中掏出兩錠五十兩一個的銀元寶來，但是，當他剛剛要放在黑衣人手掌上時，却忽然古怪的一笑，這一笑裡却包含了完全與笑的本質迥異的冷厲，那黑衣人才覺得不妙，仇恨那兩錠銀元寶已嵌入了他的筋骨之中。

「哇」的一聲慘號，這名黑衣人痛得臉上全變了顏色，仇恨緊抓着他，冷冰冰的道：「

告訴我實話，他們藏在何處？」

黑衣人痛得大汗淋漓，他齜着牙抖索着道：「我……我……已告……告訴過你……我……我講的……全……全是實……話！」

仇恨微微一笑，道：「但你有一點疏忽了，你不該得意得太早，那抹詭譎的笑意便告訴了我你在撒謊！」

那黑衣人哆嗦了一下，楞楞的呆在那裡幾乎連痛苦也忘記了，仇恨輕輕一按那兩錠嵌入他筋骨中的元寶，這黑衣人已殺豬似的嚎叫起來。

仇恨冷硬的道：「在那裡？」

這名黑衣人痛得連聲音都變了，咬着牙根，語聲自齒縫中迸出道：「確是……確是在……在石室之內……」

仇恨大喝一聲道：「胡說！」

順手一個大耳光摑在這黑衣人臉上，這大漢仰身翻倒，却在爬起之前抓着他掉在地上的朴刀，貼着地面削向仇恨雙足。

這又是臨死前的一擊，與傷害孔達的一幕如出一轍。

那片刀光始才閃泛，仇恨的脚由地飛起，比對方揮刀來勢更快一步的踢在黑衣人的「太陽穴」上，將他整個人拋升在空中，又「嘩啦啦」的墜入水池裡面。

仇恨望着那浮沉的屍體，有些懊惱的跺了跺脚，但是，他却在脚跺下的同時「呼」的轉過身來……

涼亭之內，不知何時已站着一個亦是全身黑衣，却蓄有一把銀髯的老人。

那老人緩緩地，沉靜的道：「讓老夫來告訴你他們藏身何處……」

仇恨冷厲的道：「你是誰？」

老人深沉而怪異的一笑，道：「晉如塵。」

仇恨重重一哼，道：「久仰了，老友，昔日大理第一凶人——『鬼手百毒』，如今是九槐山莊的軍師，殺人放火的大善人！」

「鬼手百毒」晉如塵毫不惱怒的一笑，道：「老夫貌似慈悲，實則兇險，而你年紀輕輕，却殺人如芥，心狠手辣，小友，你我並無分別！」

仇恨瞇瞇眼，淡漠的道：「兩凶相遇，便要分出生死了，是麼？」

普如塵一捋銀鬚，鎮定如恒道：「如今血戰已經展開，你們要想善了亦不可能，而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鮮血未乾，完全染在你的雙手，這筆債，小友，你要用超出死亡的代價來償還！」

仇恨拱拱手，道：「這正是我估量過你們報復的方法，老朋友，我們即將看到結果如何，自然，那是血淋淋的，只是不知流你們的血抑是不才我！」

晉如塵陰沉着臉，默默注視了仇恨好一會，冷冷的道：「小友，我們立刻就會再見。」
仇恨笑笑道：「那時，也就是見眞章的時候了！」
晉如塵又看了仇恨一眼，倏忽回身，幾乎在他回身的同時已消失了身影，但是，仇恨却看到他方才站立之處的兩步左右，正有一種磁磚在緩緩封合，哦！晉如塵已躍入地下的秘室中去了。
仇恨沉吟了片刻，轉身往外奔去，他急着要將這消息告訴可扎欽漢與馮奇，但是，他却有一種隱隱的預感，老覺得九槐山莊方面情形不大正常，彷彿蘊藏了極大的陰謀與詭計。其一，爲什麼九槐山莊的首領不完全現身應戰呢？他們必然知道力量不宜分散這個簡單道理。其二，他們將展、申兩位老人家及惠玫等扼守在十二拐道之間，呈現膠着狀態，而且，防衞也似乎很薄弱，這不是一向仔細精密的九槐山莊竟應有的作風。其三，百毒門對這塊據點，不可能漠視無睹，僅派「攝魄」刁豹與「毒煞」尤彪兩人助拳？那麼，他們是否已伏於暗中準備起來？這椿椿疑雲，盤迴在仇恨腦中不散，他越想越覺事情不大樂觀，於是，他奔行的速度也就更快了！
縱身掠上一幢石屋之頂，這裡，已可望見那間仍然燈火通明，却杳無人跡的大廳，更緊閉着的九槐莊院大門。
仇恨微微轉了口氣，正待飛躍出去，一片喊殺之聲已飛快移近，挾着磺磷彈的爆裂與火

光的烟霧裡，甚至還可以聽到隱約的號叫聲及兵刃撞擊聲。
方才，在莊院內還沒有聽到這些聲息，顯然是隔得並不算近，但是爲何只在這片刻之間却如此迅速的……不，如此簡易的攻了過來？這其中又有什麼玄虛？又有什麼枝節呢？
沒有再思慮下去，仇恨提住一口氣速起速落飛出九槐莊院，剛一落下院牆，老天，他已看見艾惠玫率領着四雨點自拐道及石牆上殺了過來，只有少數的九槐山莊所屬在奮力抵擋，黑暗裡，大批的黑衣人正向北方逸去。
在火光與烟硝之中，艾惠玫嬌小玲瓏的身影已奔了過來，她身後四雨點緊隨其後。
仇恨叫了一聲，趕忙迎了上去，艾惠玫面孔酡紅，身上羅衫血跡斑斑，這位昔日貴爲百毒門的宮主微微喘息，秀髮蓬亂，身上也燒焦了好幾處，一見仇恨，她已高興的大叫道：「哥，我們已經攻上來了，你這邊情形如何？」
仇恨笑了笑，低聲道：「玫，爲何妳們攻撲得這麼快？」
艾惠玫微微一怔，隨即笑道：「不算快了，我折返山下通知姨父母開始攻擊，那些混帳東西守得好緊，個個都力拚不退，攻到一半我那八婢便全倒下了，連姨母也帶了傷，但他們大約自知不敵，在我們又攻上一段之後却紛紛潰退，我們便勢如破竹，一直殺到這裡……」
頓了頓，接着道：「哥，稍等我們跟姨父會合，就直搗他們的老巢去吧？」
仇恨搖搖頭，道：「玫，我看情形不對，攻撲應該暫時停止。」

艾惠玫張大了眼睛，驚異的道：「暫停？好不容易殺到這裡，怎能就此罷手？」

仇恨沉靜的道：「玫，妳聽我說，對方至今出現的僅是他們十個頭子中排在後面的幾人，最強的高手一個未見，百毒門的人也僅見刁豹與尤彪，而且，九槐莊院裡一片沉寂，不見人跡，此情此景，一切都非佳兆……」

仇恨向四周匆匆一瞥，又道：「他們原先堅守，方才却又忽然退走，於情於理實難解說，這其中若非有詐，便是另有詭謀！」

艾惠玫怔怔的聽着，自己想想也覺得有點不對，極快的，兩條人影如飛而來，前面的正是展伯彥，後面跟隨着鐵面婆婆申無痕。

展伯彥人還未到，已大聲叱道：「玫兒，妳怎麼啦？在這等當口怎麼停下來予敵喘息機會呢？」

艾惠玫尚未答話，仇恨已迎了上去，平靜的道：「姨父，是我要玫妹暫時停戰的！」

一眼看見仇恨，展伯彥將怒火硬行壓下，強顏一笑道：「仇恨，有什麼不對？」

仇恨簡要的將方才所述又講了一遍，他誠摯的道：「姨父，百毒門的陰毒狠辣是出了名的，他們萬萬不會就此退逃，一定有其他毒計待展，此刻情況未明，若貿然衝入九槐莊院，只怕中了他們的陰謀！」

展伯彥一拂長髯，不以爲然的道：「此番只怕未見如此，老夫經過大風大浪多矣，這點

陣仗老夫實不置於眼中，百毒門自玫兒反正後，屢遭痛擊，早已心膽俱碎，九槐山莊只不過是他們一個據點，縱有作爲，不見得強到那裡，方才一陣衝殺，他們傷亡累累，自是望風披靡，紛紛潰逃，此等良機，豈可失之吾等猶豫之中？還是以即時進襲爲上上之策！」

仇恨暗暗嘆息一聲，低沉的道：「姨父，恨兒年輕識淺，自是難與姨父相提並論，但今日之戰，參與成員，與恨兒却有切膚之痛，孔前輩之死，我已痛悔終生難忘，若再有閃失，更使我難負其責，因此，尚望再三思慮！」

一側申無痕有些猶豫的道：「老伴，恨兒之言亦有道理，我看是要考慮考慮。」

展伯彥不悅的看了老伴一眼，冷冷的道：「遲疑不決爲兵家大忌，老伴，如果妳認爲有所不妥，老伴，妳跟玫兒他們打後援，由我先攻！」

申無痕神色一變，怒道：「展伯彥，夫妻本是同林鳥，我會棄你安危於不顧麼？你，你……你竟然對我說出這種話！」

展伯彥霍的轉過身去如飛而去，申無痕也急急跟着翻牆而過。

艾惠玫牽着仇恨的手，低低的道：「哥，姨父就是這個專行獨斷毛病，在家裡，對姨母百依百順，一旦進入搏鬥，那股子傲氣凌人，誰也不賣賬。哥，唉！看在他一大把年紀及我的分上，不要記懷於心……」

仇恨淡漠的一笑，悠悠的道：「我心已盡，夫復何憾？」

在他說話中，一陣「吱啣啣」的金屬磨擦聲已傳了過來，九槐山莊的大門已經啓開，展、申兩人閃身而入。

艾惠玫微微苦笑說道：「哥，我們去吧！」

仇恨搶先掠出，低沉的道：「又怎能不去？」

三一

黑沉沉的夜濃得似墨，火光多處燃燒，映得奔掠衝躍的人影彷彿布幕上的幻像，帶着一股說不出的虛迷與恐怖意味。

展伯彥、申無痕已經衝進了莊院，艾惠玫身形加快，側首向並肩而進的仇恨道：「哥，好像不會出什麼岔子……」

仇恨俊美的面龐上罩着一片冷漠之色，他低沉的道：「我衷心希望如此。」

兩句話的工夫，兩人已來到了九槐山莊的高大石牆之外，而展、申兩人已經進入了大門之內，仇恨無聲的嘆息，道：「玫，我們進！」

艾惠玫懵然笑道：「當然，哥，這次怕你走了眼啦！」

「啦」字還留着一個尾韻，一聲驚天動地的震響已「轟」的暴起，隨着這聲巨響，大地似在搖動着一條强烈的火柱，像地底層的岩漿突然衝出，那麼眩目奪神的直衝雲霄，九槐山的屋宇樓閣頓時在一大片巨大的碎裂聲中完全坍塌傾頹，緊跟着又是數聲震耳的響聲傳出，九槐山莊裡面又有幾條火柱冒升，有如水銀瀉地，那麼快，那麼急，「呼」的一陣襲捲，整個九槐山莊剎那間已然被奔馬般的烈焰吞沒。

當第一聲巨響揚起，仇恨已經快捷無比的拉着艾惠玫倒掠而起，紛飛的石塊碎片如驟雨般四射飄射，又急又毒，仇恨緊拉着艾惠玫，順着地勢滾撲下去，而冲天的火光却映照得四周一片刺眼的明亮。

空氣中浮動着强烈的烟硝及火藥之味，艾惠玫嗆咳着，一張娟秀的面頰變得慘白，她顧不得抹擦面孔上的泥垢，嘶啞着哭叫道：「完了……我們中計了……好毒……好毒啊……」

仇恨的衣衫也被刮破了好幾處，他拂去身上的雜屑，目注已成火海的九槐山莊，冷靜的道：「火勢猛烈，想是莊內暗置有硫磺火藥之類，玫，姨父他們可能凶多吉少。」

艾惠玫猛然爬起，狂叫道：「我要跟他們拼了，這些心狠手辣的妖孽畜生！」

仇恨閃電般攬住了她的纖腰，冷厲道：「玫，稍安勿躁，對方不會如此簡單引發火藥便算了，必然必有殺手埋伏於暗處偷襲！」

艾惠玫搥着胸，頓着脚，哭叫道：「放開我，哥，你放開我，姨父母他們從小育我、養我，如今又爲我遭遇不測，任是刀山油鍋，哥，玫兒也要豁出這條命一拼！」

仇恨迅速的道：「玫，爲什麼要如此的激動呢？即使姨父母萬一不幸，妳這樣盲目的衝過去，不但於事無補，更將予敵可乘之機！」

一顆螓首埋在仇恨胸前，哽咽道：「哥，我該怎麼辦？」

仇恨道：「我們何不來個黃雀在後？」

話未講完，火光熊熊的九槐山莊裡，已有兩條人影踉蹌竄出，那正是展伯彥和申無痕，他們脚步浮動，身形歪斜，甚至身上還帶着火，一身衣衫也燒得幾乎認不出原來的顏色了。

雙眸似欲突出眼眶，原本暫已平息的憤怒，突又熾烈了，艾惠玫推開仇恨，嘶聲大叫道：「我要去救他們，哥，休得阻我！」

於是，她似一頭瘋虎衝了上去，在她剛剛奔出去五六步的當兒，山莊側面的低窪陰影裡已忽地傳出一聲清亮的鑼響，緊接着三支帶着五色焰花的火箭飛升空中，暗影中，百餘名身着黑衣的九槐山莊徒衆已像潮水般那麼凶悍的蜂湧而出。

艾惠玫破天驚地的嬌叱一聲，手中的寒竹鈎桿飛閃出片片刺目的寒芒，於是，眨眼之間，前面十幾名黑衣人已首當其衝，濺血橫屍！

但是，這個情形只有一刹，一刹之後，艾惠玫已被圍在百餘柄利刄所組成的刀山劍林之內，她突目咬牙，額際青筋暴浮，衝殺似一頭瘋虎，雙桿揮舞縱橫，近打遠鈎，霍霍打砸，宛如波濤滾滾，慘叫聲與金鐵的撞擊聲響成一片，而熱血噴灑如雨，九槐山莊徒衆紛紛臥倒，但前面的倒下去，後面的却悍不畏死的緊緊接上。

一個迅捷如電的大旋身，三名黑衣人被砸掉半邊腦袋，艾惠玫的身上已染滿了帶着銅腥味的鮮血，她猛一廻轉，雙手握桿，正待再進再斬，晃掠叫喊的人堆中忽地傳出一陣扯心絞腸的怪異笑聲，笑聲彷彿自空洞的雲天傳來，響在四周，浮在所有雜亂嘈囂的聲音之上。艾

惠玫心神驟動，一件寒閃閃的物體已快得無可言喻的來到了她的眼前，宛如夢魘中的魔手。

艾惠玫雙臂倏振，嬌小的身體「呼」的拔起三丈，在空中一個翻轉，她尚未看見那猝襲之人，那人的笑聲却又響起在她的身後！

寒竹鈎桿倒劊而出，身形同時倒仰，艾惠玫發覺她的攻擊落空，對方的兵刄已兜頭猛砸而下，這一次，她看出來了，那是一柄沉重的狼牙棒，佈滿了尖銳錐的狼牙棒。

一片眩目的寒芒中，雙鈎桿迅速上截，「噹」的一聲震響，艾惠玫連翻出兩個空心觔斗，對方也在空中打着轉子飄落而下，那人是一個身材奇矮，雙臂過膝，頭頂上孤伶伶生着一撮黃毛的醜怪人物。

手臂有些發麻，但却不容艾惠玫有絲毫喘息的餘地，黑影閃晃，又有七八柄鬼頭刀貼地捲來，在她憤怒而凌空的還擊中，那個矮子陰沉沉的笑笑，尖着嗓子道：「宮主，有福不知道享，爲了一個小白臉，居然放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榮華富貴，現在妳該知道背叛百毒門的下場了吧！不將妳那些同黨倒吊着餵狗，老子就不算是九槐山莊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

艾惠玫悶聲不吭，雙鈎桿如雪如浪，上下翻飛，七八名近身相搏的黑衣大漢，眨眼間已躺下了四個，而彷彿是一股永無止息的怒潮，後繼者仍然拚命攻來，刄芒閃閃，鋒口破空，黑夜裡縱掠着抹抹流光，又是冷厲，又是凶殘！

那邊，自九槐莊院奔逃出來的展伯彥、申無痕已被約莫近百名黑衣人團團圍住，爲首者

，赫然正是那狗頭軍師普如塵與九槐山莊第五名頭兒紅鼻子勾灰灰。

申無痕左肩有一大塊燒焦的痕印，面孔上也是黑忽忽一團，頭髮整個散亂了，焦捲的幾乎失去了大半，展伯彥的額頭上血跡淋漓，腿上也掛着一塊翻懸的皮肉，但任是如此，兩人却毫不畏縮的依然瞪眼咬牙，奮勇衝[illegible]相當十多倍以上的敵人。

仇恨早已看清了眼前的形勢，但他却暫時無法相援，因爲，當他正要跟着艾惠玫殺入重圍之際，在九槐山莊側面的斜坡下，已有五十多名黑衣人將他攔住，這五十多名黑衣人，個個胸前都懸配着一枚金屬黑蜘蛛飾物，不錯，他們就是九槐山莊的骨幹，最爲精銳的「血魂堂」人物。

現在使他迷惑不解的，是可扎欽漢與馮奇二人，至今未見現踪，生死成謎。

仇恨用手抹抹面頰，注視着這五十多名形貌冷酷而悍野的大漢，於是，緩緩地，在這五十多名大漢之中，一個身材瘦長，面色蒼白却和善的中年人踱了出來，這中年人胸前也配掛着黑蜘蛛飾物，眼珠子則以血紅寶石鑲嵌，只要一眼，仇恨就知道又遇上了首要角色了。

那面貌顯得極其和善的中年人朝着仇恨微微一笑，眉毛的連接處皺成一道三叉形的紋路，他語聲低沉的道：「朋友，可是『武林帖』主人仇恨？」

仇恨點點頭，淡淡地道：「不錯！」

中年人撫摸着胸前飾物上的血紅寶石，平靜的道：「不才是九槐山莊的四頭領，血魂堂

首座，同道中人，皆稱不才為『笑狼』俞甫。」

仇恨搓搓手，道：「果然名符其實，久仰了。」

那中年人——笑狼俞甫略一沉吟，向四周打量了一遍，笑笑道：「眼前的形勢似乎對貴方不太有利，是麼？」

仇恨沒有表情的道：「表面是如此。」

在火光的映照裡，在周遭人們的奔掠裡，在淒厲的殺喊，屋舍的傾倒聲中，俞甫帶着微笑的面孔泛出一股出奇的迷幻意味，而這迷幻又是如此深邃，如此陰詭，眞像是一頭帶着笑臉的毒狼。

俞甫往前邁了一步，緩緩地道：「老實說，閣下這一次對百毒門極不友好覬覦行動，無時無刻不在本莊注視及掌握之中，閣下到目前才知道大勢已去，而我方呢？嗯，却在閣下尚未進犯以前即已知道閣下及其友人必將遭到覆滅命運了。」

俞甫做了個惋惜的表情，又道：「遠兵攻堅，最是不利，這一點，仇兄想亦明白，但明是明白，却明知故犯，便是大大的愚蠢了。不錯，我方損失不輕，而貴方呢？恐怕更為嚴重！現在，閣下帶來的人均已入甕，而可扎欽漢與馮奇兩個老鬼東西竟然潛入後山，妄想做前後夾擊迷夢，無如我方後門全部開放，此刻，二位想是正在享受火焰之快，或者，已赴極樂。」

仇恨唇角抽搐了一下，怪不得這會兒一直沒看到他們二老的跡影，原來他們是攻向後山，現在，他除了心中暗暗禱告兩老無恙之外，只有用力量與行動來洗雪所負的羞辱了。

笑狼俞甫一拂衣袖，精神愉快的道：「山外，閣下還有一批死黨，那便是隱居東海的一群老傢伙，這一點，百毒門亦已考慮到了，因此，百毒門的護法司馬長雄已與『赤衫隊』的好友們聯合行動，再加上本莊『血魂堂』百名死士圍兜反襲，不才想，幾個老鬼縱然把式硬，大約抵不住這突然而來的雷霆之威吧？」

仇恨心頭一震，想不到百毒門行動竟是如此周密，目光極快的斜瞄了一下，發覺艾惠玫已和那臂長身矮的漢子打了起來，她行動如電，雙釣桿招式凌厲狠辣，但她的對手却是功力沉雄，相形之下，一時三刻幾乎誰也佔不上誰的便宜，其他的九槐徒衆已分出部分人增援莊門前圍攻展、申二老的那些同夥，還有六七十人把持四周，隨時待機而進。

笑狼俞甫口中喟了一聲，低沉的道：「這些情形，仇大俠大概看得極為清楚了？不才異常遺憾，以仇大俠擁有齊人之福不享，為了一個丫頭片子，却栽於碑石山這小小之地，九槐山莊沾上干連，却也實覺抱愧。」

仇恨望着自己染滿鮮血的藍衫，那些血跡已經乾成黯紫之色，就似一塊塊汚漬，微微散發着一股銅銹的腥味，他摸着那些血跡，他明白，這些血跡在今夜是難得乾透了，因為，新的血，濕淋淋的血，又將濺染上去。

笑狼俞甫輕輕咳了一聲，又浮起一抹笑意，溫和的道：「仇大俠，不才看在你那份豪勇分上，不忍眼見你下場太過凄慘，這樣吧！不才便私自做個主，仇大俠只要能自絕於此，不才保證留得仇大俠全屍，而且，棺柩墳穴一切為仇大俠辦置妥善，選一塊風水至佳之地入土……」

仇恨忽然古怪的咧唇一笑，道：「此言可眞？」

笑狼俞甫一見仇恨臉上的笑容，便不由心頭一跳，也戒備的退了一步，故意裝出一副誠摯之狀，道：「當然，不才以人格為證──」

仇恨雙目仰視夜空，在對方講到那個「證」字時，他的雙臂疾翻，兩柄銀閃閃的銀月刀已閃電般暴射而出。

銀芒驟閃，笑狼俞甫已微微一笑，猛的伏射於地，口中輕沉低叱道：「斬！」

「殺！」一個短促如雷的迴應響起，半空中一條黑影流星也似的騰撲而至，同一時「殺殺」之聲連續暴起，另外七條黑影閃掠而下，目標全指向仇恨。

笑狼俞甫貼地一個挺腰，身子甫一站起，朝身後一名中年人一點頭，陰森森的道：「石大爺，你還等什麼？」

這瘦削的中年人恭聲答應，平射而出，身子凌空一旋，熊熊的火光下映起一抹金芒，老天，竟是一塊沉重的「生死金牌」。

現在，九個黑衣人全撲向了仇恨，仇恨目光一掠，已然明白這九人全屬血魂堂的硬把子，而且，必然都是位居「大爺」身分的高手，眼前他並不為這衆寡懸殊的情勢而感到驚異，令他擔憂的却是東海的那幾位老前輩，這些人都是講求正統道義，絕鬥不過他們那份奸險詭譎！

那使生死金牌的黑衣人一馬當先，狂衝而來，他咬着一口黃牙，暴凌的大吼，道：「仇恨，你的狗命已到頭了！」

仇恨安祥的一笑道：「憑你，還差得遠！」

「遠」字出口，仇恨的金龍赤火劍已經出手，只見他身形甫始射出，快得宛似蒼穹的流星，手中的金龍赤火劍暴飛急斬，「吭嚓」一聲，一名圍上來的黑衣人連劍勢尚未看清已被攔腰切斷。

仇恨猛一落身，猝然廻旋，雙手握劍透空直戳，劍速之快無可相匹，剛好那般湊巧的迎上了一名急迎上來一名黑衣人，「嗤」的一聲，洞穿了這人的左脅。

又是眨眼的工夫，血魂堂屬下的大爺已栽倒了兩名，但是，仇恨並不就此而欣欣自滿，他知道，方才的得手，多少帶了點僥倖。

三名黑衣大漢手上的大砍刀潑風般削來，刀口閃泛着冷森的光芒，自三個不同的方向朝仇恨身上的要害招呼，微微一斜一轉，仇恨手掌一側驀飛，分明是一掌劈出，三名黑衣大漢

已有兩個狂喊着摔出三步，另一個也在「括」的一聲震響中，面頰鮮血淋漓的踉蹌退下。

笑狼俞甫微笑着，有如一抹鬼魂的陰影般飄然逼來，他的手上不知什麼時候已握着一柄只有兩尺長短，却寬逾三寸的晶瑩短劍，當他的影子浮進仇恨瞳孔，那柄短劍亦到了仇恨脅邊。

仇恨猛吸氣，眨眼間往右移出五尺，金龍赤火劍猝揮，又是兩名黑衣大漢噴着滿身熱血倒栽出去，他身未回，目未視，在劍勢出手的刹那已欻然閃挪，每在他閃挪的空隙裡，笑狼俞甫的鋒利短劍俱是稍差一綫的飛戳而過。

仇恨削瘦的身軀，陡的拔起，同時在空中翻身，連串的掌影，朵朵的劍花，急厲而强烈的朝敵人溜瀉而下，他的雙脚就勢倏踹猛蹴，乘空砍來的兩把大板斧，已與執斧之人在胸骨的刺耳碎裂聲裡滾倒塵埃！

笑狼俞甫一聲不響，手臂抖顫如波，在手臂的抖顫下，他的短劍幻起千道光芒，似穿透重雲的霞光，似濺飛如玉的水箭，似層層交織的網罟，似縷縷不絕不絲緯，那麼沒有丁點兒空隙罩捲而至，又快又狠，又急又厲！

仇恨明澈的眸子裡閃射着一片暴烈的火焰，全身的肌肉驀地起了一陣急速的抖動，肌肉在這奇異的抖動中，使他的身形像一抹不藉着任何外來之力而來去大千世界，如芥子般的閃電，在敵人的劍光刀芒中穿掠，對方的上一劍與下一劍之間幾乎沒有空隙，可是，他就在刄

口與刄口綴連當口搶先飛掠，在刀鋒與刀鋒追接中次次早逸，是那麼險，又那麼不可比擬，宛如一個有形而無實的幽靈。

這「落絮九九劍」法，是笑狼俞甫成名江湖絕技之一，更是他認爲最得意的把式，現在，他九十九劍已經在須臾之間完全展出，但是，敵人却依然如是，他在尋常之時早已奏功的九十九劍，此刻却連人家一片衣角也未削落。

兩條人影一合驟分，各自在空中閃電般一個轉折再次接觸，笑狼俞甫翻腕十四劍抖出，笑吟吟的道：「仇大俠，你的功夫果然强得很哩。」

仇恨左右急快晃搖將對方劍勢逼過，閃避中同時還攻了七腿十九劍，在他的藍衫飛舞裡，他冷漠的道：「俞朋友，你不是對手！」

笑狼俞甫劍招忽然湧起朵朵拳大的光暈，這朵朵光暈宛如墳地飄忽的燐燐鬼火，在空氣中錯雜不定的浮動滾盪，每一朵光暈却迎着敵人攻來的劍式腿招，當然，每一朵光暈裡也隱藏着一記他那短劍的鋒利刄口。

幾乎使人們的意念不及興起，兩個人又同時分開，笑狼俞甫溫柔的道：「仇大俠，誰强誰弱，現在還言之過早了吧！」

仇恨迅速攻拒中，淡淡的道：「俞朋友，我們來一場混戰如何？這樣對我們比較有利些，也更刺激。」

話聲傳到俞甫的耳朵，不由使他微微一愕，眼前的形態十分明顯，如果來上一場混戰，以對方的身手與功力，自然是不易相制，換句話說，對方便可以在混戰中隨意縱橫，令己方人馬蒙受極大損傷。

滿面的笑容在俞甫的臉上微微凍結了，這樣一來，使他原本蒼白的面孔更顯得蒼白了些，仇恨連續十二劍進襲中，低沉的道：「俞朋友，不要緊張，我們就是這樣了，人多，打起來更有意思。」

笑狼俞甫的寬刃短劍揮舞有如怒潮澎湃，層湧不息，銳風激盪裡，他强笑一聲，拉起嗓子道：「姓仇的，不才看你是條漢子，才以江湖道義待你，以一對一，生死兩明，如果你儘想畏縮退避，藉着人多混雜以求推諉較鬥，你這一世的名聲也就整個付諸流水，不堪一提了。」

仇恨有如蒼穹行雲般左右洒脫的各轉三次，他冷冷一笑，道：「俞朋友，不要用這種最天眞的激將之法，我是不是逃避與你獨鬥，你我心中都會有數！」

神色驟然寒了下來，笑狼俞甫突地叱道：「血魂弟子，拼死截住此獠！」

仇恨猝然如脫弦之怒矢般激升空中，他拔高的速度是如此快捷與凌厲，以致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攔阻他，二十多名黑衣大漢往中間一堵一圍，仇恨的影子已飛出了三丈多外。

笑狼俞甫大吼一聲，猛一頓足，奮起全力追了過去，他的後面，剩下的三十多名黑衣大漢也

蜂湧緊跟而上。

在空中劃過一道美妙的弧綫，只那麼一道弧綫，仇恨已來到了九槐山莊的頹毀大門之前。這時，展伯彥與申無痕身上又帶了好幾處傷，近百名黑衣大漢包圍着他倆，鬼頭刀的光芒在他倆身側，不停揮舞晃閃，他倆咬着牙瞪着眼傾力相拚，額上青筋暴突，汗水合着鮮血往外直流，浮在他們眼中是一層血霧，燒在心上的是火焰般的憤怒，他們已無暇思顧其他，腦子裡只有殺！殺！殺！

那蓄着大把紅鬍子的禿頭胖大漢情況更是不妙，紅鼻子勾灰灰一直以他爲主要目標屢屢出手進襲，這一對老傢伙的四邊，則有九十多個九槐山莊的徒衆乘隙施行猝攻，此刻，他兩人身上的血浸透了他們所穿的袍衫了。

另外，約有百數十名大漢靜靜的圍形成一個圓圈，由那老軍師晉如塵率領掠陣，這是一個鐵桶，一個不折不扣的死亡之網。

展伯彥、申無痕他們背對着背，他們毫不氣餒的在作殊死之鬥，脚下躺着九槐山莊徒衆的屍體，那些屍體，每一具都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這些在不久之前猶是生龍活虎的奸漢們，此際，却已是一堆堆沒有知覺的死肉了。

仇恨凌空的身形有如天際的浮雲飛撲而到，四周百餘名黑衣大漢才一觸及均已驚呼出聲，普如塵抬頭一看，也禁不住微微一愕，後面笑狼俞甫的怒叱清晰的傳了過來：「普老師，

攔住他！」

晉如塵驀地大吼，暴飛空中，迎着那朵浮雲便是一蓬奇毒無比的「烏麥砂」，在一團黑沙的散濺中，手上的一柄「鐵骨傘」已筆直戳出。

浮在虛空中的身軀忽然一捲倏舒，像極了一條青龍馭雲升騰，仇恨已在這一捲一舒之下，轉了一個奇異的角度斜斜衝出兩丈，晉如塵一把銀鬚突然奮張，還沒有來得及再有動作，仇恨雙手齊探，四柄銀月刀已帶着奪目迷神的銀芒，寒電呼嘯着旋風般飛向四周的黑衣大漢。

笑狼俞甫已於此刻趕到，他睹狀之下振聲大叫道：「通通伏倒——」

然而，就在他聲嘶的呼出這四個字的時候，鋒利的銀月刀已帶着二十多顆斗大頭顱飛曳擊來，四柄銀閃閃的銀月刀泛閃着奇幻的在空中互相一撞激開，「嗖」的再一次倒旋中，又有十七名黑衣大漢命喪當場。

仇恨行動如電，猝而撲下，掌劍齊揚飛斬，「劈啪」之聲連成一片，未見掌影，未見攻勢，十三名黑衣大漢已分成不同方向摔倒於地，手上的鬼頭刀失去了主的亂飛周遭。

狂風如雷，仇恨一個大旋身旋衝向前，所到之處，掌如刄，腿如山，劍如虹，如浪如濤，快得似突起的霹靂，黑衣大漢哀叫悲號之聲起落不息，一蓬蓬熱血彷彿開了一朵朵鮮艷紅花，噴洒得點點滴滴，刺人心目。

晉如塵老而彌毒，他睜着一雙微帶白霜的眼睛，緊緊追在仇恨身後，但是，任他連連出

手攻擊，却老是差上那麼一步。

笑狼俞甫也傾力想堵截仇恨，却一再為他自己的手下所阻，這群黑衣大漢雖然不敢明着潰退，却俱是側面閃躲，人一多，心一慌，場面就整個亂成一片，只見人影躍掠奔移，驚呼怒叱之聲，此起彼落，圈裡的黑衣大漢紛紛找地方尋求庇身之處，外面的血魂堂人物却想衝進來，這邊的情勢已被仇恨這一陣砍殺而不能控制了。

晉如塵滿把銀鬚吹起，拉起嗓子大叫道：「九槐山莊弟兄聽着，全力格殺這姓仇的小子，任何人不准退避，他到那裡便迎着宰殺！」

混入敵人叢中的仇恨有如虎入羊群，凶悍無比，掌出處無不殘命，劍到時俱皆斷魂，這時，他閃開了五柄鬼頭刀的劊斬，左掌劃過一道半圓齊出，「砰砰」兩聲悶響，又是兩名黑衣大漢俯栽下去，他一個箭步搶前，右手一揮，劍氣如虹，六名黑衣大漢嗥叫聲中人頭落地！

現在，唔！已到了包圍着展伯彥與申無痕的身邊了。

在混亂的人群那邊，笑狼俞甫的聲音焦急而漫怒的響着：「血魂堂的人由外面圈過去，都在裡面擠什麼？全是一群飯桶！」

此刻，申無痕左肩微抬讓過一刀，手中的青鋼劍驀地揮落，「嚓」的一聲，已將一名黑衣大漢斜肩斬翻，身形突進，青鋼劍倒戳，又是一名黑衣大漢被透心穿過！

仇恨緊閉着嘴，一偏身掠入圍殺者的中間，他身旁便是一個結實如牛的九槐山莊徒衆，這名大漢正攻出兩刀又迅速退下，口裡低罵道：「我啃他的娘，這一對老鬼還眞叫狠……」

仇恨急快的調勻一口氣，冷冷的道：「江湖生涯本就如此！」

這個黑衣漢子又攻斬了三刀，却險些被展伯彥大釣竿砸着，他吐了口唾沫，喘着氣叫道：「喂，你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這兩個王八蛋狂不到幾時了……」

仇恨摸摸懷中僅存的六柄銀月刀，陰森森的道：「但是，你却得先死！」

這個黑衣大漢滿臉的橫肉一扯，陡的驚愕一下，側過臉來，藉着火光瞄了仇恨一眼，這一眼，却幾乎將他的屎尿一齊嚇出，猛的一哆嗦，他手中的鬼頭刀「嗆啷」一聲落在地上，嘴巴抽搐着叫道：「你……你……仇……恨……」

仇恨毫無表情的左掌飛崩，這個牯牛似的大漢已「哇」的被震上半空，整個頭顱，却已只剩下一半了。

沒有任何停滯，仇恨金龍赤火劍一伸一圈，四名黑衣人已血濺命喪，他的右足又是一記「迷踪腿」，五名敵人個個肚破腸流，捧着肚子跌倒，眨眼之間，包圍者已被他殺開了一條缺口。

展伯彥向前衝開，背上「刮」的一聲被削去了一片皮肉，他似乎已經不覺得疼痛，大釣竿往後一戳，一個黑衣人已嚎叫着棄刀翻倒，另三名黑衣人也被申無痕做翻。

申無痕在紅眼迷漫中也發覺了不遠處的這道缺口，三個黑衣人大叫着齊齊往這邊奔來，仇恨一掌再震飛了兩個黑衣人，迎着奔到身邊的展伯彥叫道：「姨父，到我身邊——」

展伯彥已殺昏了頭，根本沒有聽到仇恨的招呼，他身形一閃，大釣竿兜頭就向仇恨直戳了過來。

手掌飛快的一拋一抓，仇恨已握住了他執竿腕節，展伯彥悚然一驚，下面一腿又挑了過去。

仇恨大喝一聲，抓着展伯彥的手腕用力一轉，大釣竿「撲撲」兩聲，已刺進兩名自一側襲來的黑衣人小腹，這時，展伯彥才看清楚了來人是誰！

他喉頭「咯咯」兩響，沙啞而抖索的急呼道：「仇……娃……兒。」

仇恨一鬆手反掌又敲開了一名撲至近身的敵人天靈蓋，沉着的道：「快叫姨媽跟着我混進他們人叢中殺！」

展伯彥大釣竿霍霍劈砍，激動的道：「都完了……娃兒……都是老夫剛愎自用……」

仇恨身形如電翻旋，做着快速而又幅度極小的騰挪，他冷厲的道：「現在不是自責的時候，趕快設法與惠玫會合。」

語聲未停，他已長射而出，一個盤旋劈翻了七名黑衣人，尚未及開口，申無痕狂叫着衝出，出手劍落已將一個黑衣人腦袋切去半邊，但是，幾乎在同時，一柄鬼頭刀已追近她的右

肩。

展伯彥快如電光石火的一擊，「咔嚓」一聲，那個身材矮小的偷襲者已仰身跌出，一顆奇大的腦袋骨碌碌滾出去老遠。

仇恨大罵一聲，飛躍而落，似一頭鷹隼，照面之間已將圍攻上來的十幾個黑衣人殺倒了一半，那邊艾惠玫也砍翻了兩名黑衣人，這時她已心力交瘁，一股堅強的意志却支持着她……

……

申無痕的青鋼劍正自一名敵人的頸項間擦過，一蓬黏糊糊的血液濺了她一身，仇恨已衝到了艾惠玫的身邊，喝道：「惠玫，咱們殺出重圍！」

艾惠玫全身一抖索，幾乎是帶着哭的大叫道：「不，哥……不，說不定四雨點還活着，還有義父和馮大叔，我們不能棄而不顧……」

仇恨掌劍連施，狂風般攻向再度衝來的一波一波敵人，怒道：「此刻自身難保，那裡還有時間給妳救助他人？」

艾惠玫熱淚盈眶的道：「哥，求求你，讓我盡點心意……」

氣得猛一跺脚，他尚未再說什麼，空中人影橫閃，笑狼兪甫的陰沉聲音已傳入耳內：「姓仇的，如此龜縮兎躲，你是打錯主意了！」

這時，展伯彥、申無痕也乘勝追擊來到了仇恨的身邊，會合在一起。仇恨神色冷沉如故

，心中却在急速的轉着念頭，隨着陰森的語聲，笑狼兪甫痩長的身形已如鬼魅般撲了過來。

笑狼兪甫狂叫道：「仇恨，你逃不了，展伯彥、申無痕，還有吃裡扒外的艾惠玫這賤人更逃不了，姓仇的，你們業已身陷重圍，有如甕中之鼈了。」

仇恨冷凄凄的說道：「我們身陷重圍是不錯，但甕中鼈却不見得，兪甫，你要我證實我說的這句話麼？」

笑狼兪甫神色大變，喘息急促，雙目大睜，他「格崩」一咬牙，憤然的叱吼，道：「仇恨，我就要你證實——」

第一個搶先向仇恨行動的却不是笑狼兪甫，是血魂堂的另一位大爺，他由斜刺裡撲向了仇恨，眨眼間旋閃而出，這一進一出，他的左手「鍊子鎚」，右手「千錐棒」已像來自虛無般突然出現，並且已經攻出了七十鎚加上七十棒了！

仇恨原本沒有輕估血魂堂這些大爺們的功力，他身形猛而彈躍，凌空翻騰，在對方鎚棒如雨也似落空中，就似一頭豹子般反撲而回，金龍赤火劍洒落千點聲暴罩下來。

九槐山莊「血魂堂」這九位大爺，合稱「眞龍九子」，在血魂堂佔重要地位，任何一人都是獨當一面的角色，藝業方面並不遜於笑狼兪甫。

他們依次是「贔屓」谷南、「寒螭」左勁秋、「鬼魅」馮孝三、「狴犴」褚喆、「睚眦」金童祥、「叭嗄」崔涼、「饕殄」馬長盛、「椒圖」公冶冠、「火眼」石磊。

第一個回合中仇恨僥倖除去的是他們老七「饕珍」馬長盛，敬陪末座的「火眼」石磊，現在他面對的敵人則是老四「陛犴」褚喆。

褚喆頭也不回的，鍊子鎚由下而上，在一團團銀閃閃的光彩裡飛迎敵劍，不分先後，他那根長只兩尺，粗有兒臂，通體嵌利錐的「千錐棒」也抖起一道圓弧，呼呼轟倒旋掃擊。

仇恨不閃不退，凌空的身形倏翻滾，金龍赤火劍劍芒映幻成滿天的虹流交織，在一片絲絲的鋒刃破空聲裡，只見千百條有如閃電似的眩目毫光穿梭掠舞，晶瑩燦爛，令人心迷神蕩。

於是，褚喆奮起鎚、棒力迎，却不覺已被逼退三步，劍芒有如流星曳尾長拋，就在逼開褚喆的一刻，業已飛指向笑狼俞甫雙眉正中。

笑狼俞甫飄身急退，在身形半轉中，短劍業已猛揮而出，同時口中大叫道：「剁這些狗男女！」

「鬼魅」馮孝三揮臂大喊道：「弟兄們，衝上去！」

「叭嘎」崔涼首先響應，他率領着身邊近百名手下，在一聲呼喊之下，兵刃揮舞，蜂湧而上——。

剛喘過一口氣的展伯彥，他的一根大鈎竿沉如山岳似的攻向馮孝三，「叭嘎」崔涼却被中無痕迎上，剎時打得難解難分，而九槐山莊的黑衣徒衆亦乘隙攻擊，在一聲聲的慘厲號叫裡，時有團團人影栽倒地上。

仇恨以一己之力，截住了九槐山莊的好手笑狼俞甫，陛犴褚喆，還有贔屓谷南，這三人在血魂堂的屬列裡，全是最爲棘手人物，但是，仇恨並沒有被他們壓制住，却也並不輕鬆。

「椒圖」公冶冠最是狡猾陰毒，他在血戰甫始之際，便展開游走穿廻的功夫，專揀空隙下手，抽冷子給對方來上一下，此刻，包圍在外圈的九槐山莊黑衣人又再一次圍攏，把仇恨四人一層再一層的圍住，火把與風燈的移動，也越加緊急了。

在極度的艱辛與謹慎下奮力和仇恨奮戰的笑狼俞甫，慶幸的發覺其他各處戰況却不似他們這裡一般困難，相反的，甚至還大多佔着優勢，於是，他專心一志的偕同谷南、褚喆對敵着仇恨。

自鍊子鎚連串的飛擊中穿斜而過，仇恨一揮劍抖向俞甫三人，他冷冷的道：「俞朋友，這種陣仗嚇不倒我。」

就在他開口當中，褚喆突然騰突而起，「呼」的旋閃，鍊子鎚筆直砸向仇恨後腦，同時，千錐棒子閃電般搗向仇恨背脊。

仇恨此刻神色突變，冷酷而帶僵硬，毫不移動，千鈞一髮裡，他猝然暴廻，金龍赤火劍在他一轉之際，就好像一溜流光一樣，那麼快不可言的平齊眉心直刺——因爲出手的速度太快，劍尖穿透空氣，竟形成兩道波浪般的霧氳，連「絲絲」破空之聲也跟不上劍速之急，這一劍像來自永恒，又宛似要奔向永恒，就那麼快，仇恨只一轉身，就到了敵人面前。

素來以沉穩鎮定着稱的褚喆，在這突來的變化下也不由自主的驚呼出口，他做夢也想不到這麼單純的，毫無花巧的一劍竟是來得如此快速，攻出去的鎚棒俱已不及收回，惶急之下，他原地暴旋。

血光驀現，一溜鮮血洒向半空，褚喆躲開了眉心正中的這一劍，却沒有躲開右顴骨的部位，金龍赤火劍鋒銳的劍尖，猛然頂進了他的肌骨之內，將這功力極佳，勇猛無匹的陛犴，一下子刺傷翻出。

金龍赤火劍反揮也疾，寒光猝閃，「噹噹噹」硬生生磕開了背後拚命來援的笑狼俞甫十七劍，劍勢如浪滔之湧捲，仇恨冷笑道：「還有你，俞朋友。」

硬着頭皮，强壓心中的驚駭，笑狼俞甫奮力抵抗，邊瘋狂的大叫道：「好，仇恨，你好，你用得好一招『三星伴月』！」

是的，方才傷了褚喆的那一劍，正是「天南三星」的「三星伴月」，不過，他却加了一點佐料，將「懷賓先生」的「千手閃」參雜其中而爲人不識。

一彈而出，仇恨背對俞甫，他凜冽的道：「它又來了——」

於是，仇恨又是一招「三星伴月」！

晶瑩短劍帶着沉渾的勁力猛然截擊，但劍尖與劍尖相觸的一刹那，仇恨劍尖怪異的一歪斜，一點寒光直指笑狼俞甫眉心。

「哎呀！」

笑狼俞甫狂叱一聲，驀然拋劍撲地，連連翻滾，一則仇恨有言在先，二則俞甫所採取的這個逃命方式也太難堪，難堪到有些出乎仇恨意料之外，所以，俞甫算是在萬險中躲過這一刼。

在這有如懶驢打滾也似的就地翻中，俞甫雙手連揮，二十支淬毒「透骨梭」便閃電般分成二十個不同的角度射向了仇恨。

金龍赤火劍「嗡」然輕顫，幻閃出二十點星芒，彷彿二十盞青燈，在連串的「叮噹」震擊中，立即將射來的毒梭全部磕飛。

然而——就在這時，一條人影從後面猛撞而到，那人的衝撞之勢有如一顆來自空渺的殞石，快不可言，當仇恨發覺，業已到了難以躲讓的時候。

「哎喲！」仇恨厲嘯，身形暴起，金龍赤火劍在瞬息間反手飛刺，九十九劍形同一劍罩下，衝來的那人頓時連中七十一劍，只見刃芒閃耀，他身上的鮮血一股一股如噴泉般標射不息，但是，他的鍊子鎚也在一抖之下脫手飛出，「砰」的一聲，將仇恨凌空的身形撞得一個翻滾。

這人，是「陛犴」褚喆。

火光的映照下，他右臉上是一團血肉糢糊，甚至連右邊的眼珠也突出了眼眶，現在，他

更是渾身血流如注，把一件黑袍完全浸得濕透了——至極的痛苦與垂死前的不甘，將褚喆的面孔扭曲得不似人形，殷紅流淌的鮮血，粉白翻捲的肌肉，暴跳浮突的青筋，瘋狂的眼神，這位有「猙犴」之號的好手，形容之猙獰可怖，簡直有如厲鬼。

仇恨挨了一鎚在左肩胛上，他痛苦的在地上一個翻騰躍起，而褚喆又手揮千錐棒，口中發出那種不似人聲的吼嗥，一陣風似的撲了過來……在挨了七十多劍之後又一陣風似的撲了過來。

仇恨暴叱如雷，似脫弦之矢般凌射而上，他根本不嚕嗦，一出手就是那式「三星伴月」。

千錘棒擦着仇恨的手臂揮空，仇恨手臂上又被刮了幾道血痕，但是，他這一劍却狠毒的將褚喆筆直連刺出五步之外一跤跌倒——劍尖透進眉心兩寸拔出。

背後銳風又響，仇恨頭也不回，斜步翻身，再一記「三星伴月」。

眼角有十道「透骨梭」冷芒穿掠，而仇恨這一劍却使得笑狼俞甫失去一條左臂。

心胆俱裂的笑狼俞甫顧不得疼痛，亡命般奔掠向前，邊聲嘶力竭的大喊道：「截住他，谷南……快，截住他……」

仇恨正想追上去予以斬殺，那邊，却突然傳來一聲淒厲的長號，仇恨急忙循聲注視，老天，展伯彥在「鬼魅」馮孝三、「睚眦」金童祥、「叭嗄」崔涼三人圍攻下，一個措手不及，被「叭嗄」的朴刀開了膛。

沒有第二個念頭，仇恨以他所能施展他最快速度長射過去，一百七十劍有如漫天光雨罩向「叭嗄」崔涼，崔涼正慶幸得手，尚未有說一句話的機會，業已身中十七劍，劍劍均中要害。

仇恨沒有看一眼，反手一劍罩向「鬼魅」馮孝三，拚命在地上滾動，馮孝三一邊揮刀死抗，一邊恐怖的嚎叫道：「仇恨……你不要臉，你怎麼可以來對付我？」

金龍赤火劍突然在一閃之下斜指向左，魂飛魄散，血跡斑斑的馮孝三沒命的滾向右邊，但是，就像有鬼一樣，金龍赤火劍的刄鋒却老早就等在那裡了，只見血影暴湧，馮孝三半邊天靈蓋齊根削落。

「睚眦」金童祥野獸般吼叫，暈亂的向仇恨揮舞着朴刀，而仇恨連正眼也不瞧他，身形一轉，「刷刷」的一連十劍，急忙伸縮，於是，這位有「眞龍九子」之稱的老五身上立即多了十處血口子，但是，這十道血口子全開在致命之處了。

猛一翻騰，金童祥滾出七八步，然後一頭仆進了地上，一灘血糊糊的盤結肚腸中，這些尚猶溫熱的腸臟，正是方才被崔涼殺死的展伯彥肚皮中流淌出來的。

仇恨咬咬牙，注視四周，而四周情景又是何等慘厲，這裡一顆人頭，那裡幾條殘肢，斑斑的濃血，稠白的腦漿，那麼不值錢的噴灑周遭，拖扯得老遠的肚腸業已被人踐踏得黑污泥穢不堪了，到處是屍體，全是黑衣人，有的是一方之雄，有的是江湖霸才……

如今，他們却全無差異了，一具具的躺在那裡，扭曲在那裡，蜷縮在那裡，便是有表面的分野吧——或者突目咧嘴，五官變形，或者閉目切齒，却也只是表示他們在承受死亡的召喚前一刹那的反應而已。

其實說穿了，這又有什麼值得區別呢？他們總是結束了這段淒苦的生之旅程——如此而已。

好像剩下的人並沒有被眼前彼此所造成的殘酷慘狀懾窒住，至少現在沒有，只要活着的，能夠行動的人，仍然在拼鬥格殺着，用兵刃豁命的劈斬對方，以箭矢狠命彈射着敵人，而嗥號聲融在鮮血裡，赤紅的眸子凝結在突至的痛苦中，就是這樣了，這場可怕的白刃之戰仍在繼續。

有如一陣旋風般向中無痕那邊奔去，仇恨深恐出了差錯，因為，現在展伯彥已死了，再也不能出差錯……。

剛剛掠過一堵頹坍石牆，仇恨便聽到一聲痛楚的悶哼之聲傳來，這聲悶哼是出自女人口中。

仇恨「刷」的彈躍出去，正好藉着火光發覺艾惠玫被「贔屓」谷南震翻地上，頭髮披散，面色慘白。

谷南面容猙獰可怖，他摀着左膀，惡狠狠的破口大罵道：「狗娘養的小婊子，想不到妳

還這麼個陰毒法，那柄破鉤桿竟暗藏機關，幸虧老子見機得快，用匕首把那兩根刺進肉裡的毒針削了，要不，豈非給坑死啦？」

艾惠玫喘息着，咬牙切齒的叫道：「你們這些畜生，以多為勝，以强凌弱，我恨沒有把那兩根毒針射入你的心臟、好叫你一嘗萬蟻穿心的痛苦。」

谷南狂吼一聲，撲了上來，道：「老子要零剮了妳……」

毫無警兆，更沒有招呼，就那麼突兀的，斜刺裡，一溜冷電倏然橫飛，「嚓」的一聲，谷南面頰上劃了一道血痕。

谷南前撲的勢子猛而彈回，摀臉尖叫道：「暗箭傷人的王八羔子……」

等他看清了那個傷他的人，驀而將未盡的尾音硬生生嚥了回去，他全身一哆嗦，踉踉蹌蹌後退了三四步。

仇恨目光冷冰冰的注視着谷南，却向地下的艾惠玫道：「惠玫，傷得可重？」

艾惠玫掙扎着以鉤桿柱地，吃力的站起，她未曾開口，却「哇」的吐出一口血來。

仇恨用手扶着她，道：「支持得住麼？」

艾惠玫身子搖晃了一下，却咬着牙道：「沒關係……我想可以支持得下去……」

仇恨道：「谷南傷了妳？」

艾惠玫怨毒的盯着谷南，痛恨的道：「我中了他兩掌，一在左臂，一在右胸……」

谷南神色驚恐又憤怒的大叫道：「妳他媽的小婊子，用毒針暗算我……」

仇恨没有理他，問艾惠玟道：「左勁秋可來過？」

艾惠玟呆了呆，愕然道：「没見着那殺胚，他怎麼了？」

仇恨冷凄凄的一笑，道：「跑了，我以爲這老小子是來找他們老大搭檔回去送死哩！」

艾惠玟苦澀的一笑，道：「幸虧没往這邊來，否則，我就吃虧更大了。」

這時，谷南惶恐的叫道：「左老二怎麼了？仇恨。」

仇恨陰沉的道：「跑了。」

谷南窒了一窒，驚駭的道：「果眞？」

仇恨冷森森的道：「我不屑與你這種奴才開玩笑。」

谷南顧不得反唇相譏，顫慄的道：「那……褚老四呢？」

仇恨乾脆的道：「死了，你們這一夥，只剩你與老八『椒圖』公冶冠了。」

谷南猛的退後一步，似見了鬼似的怪吼道：「你胡說！」

仇恨濃眉斜豎暴烈的道：「你該到黃泉路與他們作伴，證實我說的話。」

谷南身子大大一晃，哆嗦着道：「你……你殺的？」

仇恨用力點頭，道：「正是。」

谷南驚駭又懾窒的呆瞧着仇恨，仇恨此刻神色冷酷狠毒，雙目光芒凛然僵硬，他全身上

下，沾滿斑斑血跡，在四周火光紅毒毒、綠慘慘的色彩映照之下，竟是顯得如此狠絕，如此森寒，又如此無情，如同一位來自九天的果報神全無二致。

谷南心慌意亂的向後倒退，臉上肌肉抽搐的，汗水涔涔，舌頭打着結一般吶吶道：「你不可……不可以如此……你怎麼這般狠毒……怎可這般趕盡殺絕？……你不可……」

仇恨舌綻春雷，喝道：「站住！」

「住」字剛自仇恨舌尖上跳躍，谷南已猝然雙手暴揮，七枚「黑雷彈」立時飛射而至。

黑色的長髮齊揚，仇恨彈躍而起，金龍赤火劍横過夜空，帶起一片奪目的光芒，就在寒芒閃映中，劍尖以急快的速度顫刺挑拋，只一眨眼，七枚「黑雷彈」已經全部倒射撲地呑吐了。

谷南怪叫着，竄跳騰閃，七枚「黑雷彈」便一一在他四周爆炸，烟火飛揚，烈焰急速撲上了一幢燒焦了的房屋殘脊上，谷南目露凶光，反手就擲來一隻灰土的筒狀物。

仇恨回首，攔腰抱起艾惠玟，筆直拔空七丈有餘，他的動作一氣呵成，快如電光石火，而就在他甫始騰空之際，那隻灰土土的筒狀物業已着地碎裂，在一聲「吭嚓」輕響之後，一片青虛虛的，有如鬼眼般的發光體立即「滋滋滋」發出怪異的聲音貼地飄浮……。

這種歹毒火器，武林中人都稱它「青燐笛子」，這種「笛子」自是不比尋常的笛子，可以吹出美妙的音韻來娛己怡人，相反的，這玩意却足可殘酷的要人老命，它的外殼是土瓷所

製，內中裝滿火藥及青燐，沾物即燃，若是燒在人身上，包管連骨帶肉一把燒個精光。

現在，仇恨人在空中，強忍着左肩劇烈的疼痛，緊挾着艾惠玫，在金龍赤火劍的虛探下借力馭氣旋回了一圈。

站在屋脊上的谷南狂野的大叫道：「我要活活的整死你這一對狗男女……」

叫喊聲中，他又是雙手輪揮，「黑雷彈」、「青燐笛子」各五枚飛射仇恨，仇恨驀地吐氣開聲，整個身體連着艾惠玫「呼嚕嚕」連連懸空翻滾，於是「黑雷彈」、「青燐笛子」全部擊空，紛紛墜落地面，只聽得爆聲不停，「滋滋」連響，地上烟硝烈火，業已與青焰燐光混成一團了。

谷南面孔扭曲，青筋浮額，他兩邊「太陽穴」「突突」直跳，口沫橫飛的暴怒着厲吼道：「好，老子看你能懸空多久。」

一面吼，他又揮手如電，於是幾十隻細小有如人指，黑烏烏的管狀物似雨一樣密集射來，同時，他連着再拋出兩團軟綿綿的白紙包。

目光甫一觸及谷南這一次投擲的東西，仇恨不禁神色倏變，他雙脚互蹬，已傾力拔空尋丈，嘶然的道：「你這畜生……」

那些黑細細的管狀物就在凌空的一刹，竟突然成雙成對的互相撞擊，立即發出了一聲「噗唧」細響，緊跟着各自迸裂出一蓬紅毒毒，泛着白亮焰火的火蛇，而十幾隻這種玩意撞在

一起，看吧，滿空的火樹銀花，彩芒焰苗，有如閃電般飛噴流射，而眨眼間，那兩團白紙包似的東西亦已同時「嗤」的裂開，裡面白粉狀物「呼」的四散瀰漫——石灰。

刹時裡，仇恨脅下的艾惠玫尖叫出聲，她業已受到灼傷，而仇恨亦同樣被燒傷了三四處，但他咬住牙根不肯出聲——事實上，他也不能出聲，否則，聲出氣洩，勢必雙雙墜落下面的火海之中。

斗然間，仇恨雙目盡赤，他驀地鬆掉全身勁力，任由身子往下墜落，艾惠玫以爲仇恨已經遭到傷害或者支持不住了，她不禁驚恐的雙手緊緊抱住仇恨，心想：「在生未能同羅帳，死後做對同命鴛鴦吧！」

但是，就在仇恨與她的身體沉重的墜落有丈許高的距離時，仇恨突然全身肌肉僵硬，粗濁的呼吸立即屏寂，連方才還是熱騰騰的體溫也一下子變得冰冷了。

艾惠玫在極度的驚恐與慌亂中，她仍陶醉在仇恨懷裡，她此刻只想到去另一個世界，完成美滿的心願，而不知生死爲何物。

猝然間，仇恨的金龍赤火劍往上揮掠，於是，奇蹟出現了，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就在那又窄又利的鋒刃朝半空一揮之際，竟發出一聲意想不到的巨大聲響，這種聲響，甫入人耳，宛如是巨浪的呼嘯，飛瀑的懸流，又似是龍捲風的旋廻，叫人聽着，不由自主的會感到一種大自然的憤怒震撼下自己的渺小，那是一種顫慄又心胆俱裂的恐懼反應，就彷彿見着大海的

翻騰，江河的流瀉，狂風的肆虐一樣，本能的覺得自己是那樣無能爲力，那麼微不足道了，隨着那聲巨響之後，金龍赤火劍所捲起的光芒竟似匹鍊般粗圓渾厚，完全將仇恨與艾惠玫倆吞食隱遮入內。

這時，艾惠玫覺得仇恨與她的身體全在以不可言喻的速度飛旋流瀉，像是要直接往永恒之境，她感到全身出奇的冷，冷得有如置身冰窖一樣，四周的風，凌厲尖銳得似是用刀片刮着她的肌膚，她睜着眼，但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一股眩目的藍白色寒光像漩渦一樣在她四周流動廻轉，一刹間，她宛如覺得自己沉入海底，或者攀附着流星奔飛向月宮了。

當然，艾惠玫沒有想到，仇恨此刻所施展的正是最高武技精萃，與「馭劍成氣」相互媲美的——大龍捲。

艾惠玫的感覺是這樣的了，但是，她若站在圈外來看，則必將更爲驚異，現在，由外面看去，仇恨與艾惠玫的身形已隱融在那道匹練也似粗渾的刺目精光樣的那道光華，彷彿是一條龍在舒捲盤旋，却更像一道呼嘯飛旋的龍捲風，只是，它不是黑灰而凄濛的風，它是迸射着寒芒瑩電的銀藍色光與氣。

立在屋脊上的谷南驟見之下，忍不住內心至極的驚駭，猛的哀嚎出口，他知道他看見的是什麼，也明白他即將遭受到什麼了，而只要那道光體是對他而來，他便必無倖免之理的，不但他，處在相同的情形之下，能夠全身避開的，恐怕整個武林道裡也沒有幾個。

漫空的烟硝焰火只要觸及這道光體，立即有如滾湯澆雪，紛紛波散消滅，而它的來勢之快，又是無可比擬的，就和光的速度相似，飛射谷南。

不似人叫的聲音凄厲的大叫着，谷南沒有飛撲逃竄，同時，他已拔出他的兵器「鈎連短槍」反手暴刺，自七十二個角度刺向七十二個不同的方位，用這些密集相關的閃耀光點來保護着自己。

但是，藍銀色的光體，却挾着洪水似的力量筆直衝刺，谷南的七十二槍彷彿全戳在精鋼上，只聽得連串的「叮叮」脆響撞成一片，這位「贔厦」業已手舞足蹈的被撞上半空，他帶着一聲悠長的呼號，洒着雨也似的血滴重重摔落下來，摔在地上猶在燃燒的青火綠焰之中。

滾桶似的光華凌空一轉，射向十丈之外，一聲聲哀嗥此起彼落，三十多名黑衣人刹時頭斷肢殘，光斂氣消，仇恨大汗淋漓以劍拄地，喘息吁吁，艾惠玫亦是驚魂未定，站在一旁。

仇恨的面孔是赤紅的，雙頰在急速的抽搐着，他大口大口的呼吸，亮晶晶的汗水業已浸透重衣。

艾惠玫定定神，不由自主的扶着仇恨，並用力在仇恨胸前背後搓揉，擔心的問道：「哥……你沒有怎麼樣吧？」

仇恨長長吸了口氣，吃力的道：「還好……」

艾惠玫餘悸猶存的道：「剛才眞嚇死我了，我還以爲我們全要掉在火海裡做同命鴛鴦哩？可是，忽然間又被一種什麼不可見的力量抬了起來，那力量好大……我一下像是沉進海底

，又冷又寒，四邊全似流進着藍汪汪、白森森的漩渦，但又有一種感覺，好像攀附在一道流光之上，那麼不可抑止的穿過幽穹，直奔向月宮……」

仇恨澀澀的一笑道：「玫，妳很有想像力。」

艾惠玫好奇的道：「哥，你的動作簡直快得不可思議了……那谷南，可就是在你這種怪異獨特的手法之下送掉了命？」

三二

仇恨道：「是的。」

頓了頓，他又道：「但這並不算什麼『怪異獨特』的手法，只要稍有武學深度的人，就會知道那是什麼，縱未親見，也該聞及，玫！妳一定是因爲驚慌過度，否則，以妳的藝業來說，妳應該可以想出來。」

艾惠玫吸了吸氣，輕輕的道：「可是劍術中的一種修爲？」

仇恨緩緩的道：「是的，武家稱這種修爲是『馭劍成氣』！」

艾惠玫猛的一顫，驚叫道：「天，這就是『馭劍成氣』？我只聽說過這個名稱，可是卻一直到今天以前還沒親眼見過誰能施展，想不到威力竟是這般的驚人……哥，在沒有和你相聚以前，只知道你習得『武林帖』上絕學，功力深厚，想不到你已到達了返璞歸眞的境界了。」

仇恨低喟一聲，道：「這不算什麼？只要肯下苦心去學，再加上幾分融會貫通的智慧與竅要，有點練劍的底子，就可以成功。」

艾惠玫大大搖頭，吐舌道：「說得簡單，哥，眞學起來可全不是那麼回事，其中的苦處

、難處只怕不亞無翼登天，要不，練劍的豈非皆成高手了。」

仇恨淡淡的笑道：「此時此地，我們不能再談這些了，只要妳有興趣，以後有的是機會鑽研，現在，妳歇過來了？」

艾惠玫點點頭道：「差不多了。」

仇恨端詳着她，問道：「中掌的地方還痛不？」

艾惠玫皺眉道：「痛是不太痛，就是裡面有種沉翳翳、熱乎乎的感覺……」

仇恨道：「那是內傷，看樣子谷南並沒有想一下子要妳的命，否則，以他的功力足可在掌力吐實之際，將妳當場震死！」

艾惠玫不服的哼道：「他那有你說的這麼天官賜福，大慈大悲？他並不是不想一下子要我的命，只是他倉促間沒來得及。」

仇恨揚揚眉道：「怎麼說？」

艾惠玫笑笑道：「就在他出掌傷我的一刹，我已給了他兩根『蛇頭針』，否則他肯手下留情！」

仇恨領悟的頷首道：「原來如此……。」

目光向四周一閃，他低嚥的道：「惠玫，妳自認還可以過招嗎？」

艾惠玫點點頭，倔強的道：「我想可以……而且必須可以！」

仇恨身軀一縮，避過了兩柄光閃閃的鬼頭刀，低嚥的道：「惠玫，準備突圍！」

艾惠玫痛苦的抽搐了一下，沙啞的道：「但是……但是……」

右掌「呼」的緊急飛劈，三股鮮血噴自三個黑衣人的咽喉，三條高大的身體分自不同的方向打着轉子摔了出去，仇恨咬着牙道：「不用多說，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喲」的一聲尖嚎，仇恨旋風似的轉出，他身邊兩名黑衣人又登時了賬。

那邊，悄無聲息的，普如塵又陰魂不散的掩了過來，仇恨拿捏好時間，一招「千手閃」倏然展出，同一時間，劍舞「三星伴月」也閃電般攻了上去。

在滔滔掌影與劍芒的縱橫交織中，普如塵一眼就看出不易招架，他冷叱一聲，又像來時一樣悄然掠去。

仇恨突然錯步，一拍艾惠玫的香肩，低叱道：「惠玫，跟我走！」

四周九槐山莊的黑衣人在狗頭軍師的督領下，又在一片吶喊聲中潮水似的湧來，仇恨一抓艾惠玫的左手，一個彈躍已騰空三丈。

在下面晃動奔走的幢幢黑影中，響起了笑狼俞甫的聲音，道：「用強弩招呼，用強弩招呼，他們想逃！」

仇恨與艾惠玫在空中雙雙翻了個觔斗，在這一個觔斗的當兒，他已望見了已經到了危險關頭的中無痕。

這位武林英雌，目睹丈夫被開膛，她却連吭都未吭，依然拚命狠鬥，如今，確已筋疲力盡，重汗透衣，頭上熱氣騰騰，她的主要對手——「眞龍九子」的「寒螭」左勁秋與「椒圖」公冶冠，正向她施以淩厲無比的攻擊，而四周的黑衣人更似毒狼一樣悍不畏死的波波湧進，前仆後繼。

那邊的九槐山莊徒衆已經殺喊着衝了過來，而且，弓弦與機關的響聲亂成一片，只是那些強弓利矢慢了一步，當滿天的飛蝗閃射，仇恨與艾惠玫已經殺入重圍之中與申無痕會合了。

甫始飛落，仇恨的金龍赤火劍已攔腰斬死三名敵人，艾惠玫振吭大呼道：「姨媽，我們來了……」

申無痕奮起全力抗拒着周遭的敵人，拉開嗓子叫道：「玫兒，妳還不殺出重圍，更待何時？」

隨着她的叫喊，身邊十多名黑衣人紛紛哀嚎着摔跌出去，一條瘦削的身影撲進，低沉的道：「姨媽，妳尚未走，我跟玫兒能走麼？」

申無痕的青鋼劍急忙劈出十七劍，聞言之下，興奮的道：「恨兒，你來了……」

揉進的果是仇恨，他一掌劈倒了一名黑衣人，冷靜的道：「是的。」

申無痕身形左右急晃，青鋼劍揮出千百光流反捲強敵，大聲道：「恨兒，你姨父………。」

仇恨尚未回答，「寒螭」左勁秋嘿嘿怪笑道：「仇恨！」

快如狂風般的猛打快攻，仇恨一口氣宰掉了十一名悍勇撲前的黑衣人，他一仰頭，冷森的道：「如何？」

左勁秋一面攻拒如電，一邊大笑道：「可憐你聰明一世，却糊塗一時……。」

仇恨浮上一抹無情的笑意，陰沉的道：「我知道你是血魂堂的『眞龍九子』老二『寒螭』左勁秋，在仇某面前你還稱不起字號！」

左勁秋狼牙棒湧起如山岳排崩，在呼聲的勁風芒彩裡，他狂怒的大叫道：「仇恨，我要將你零剮。」

剛在他的「剮」字出口，聳動奔掠的無數人影之外，又有一條人影掠入，仇恨目光一閃，已看出那是斷去一臂的笑狼俞甫。

猛然驚覺的將身軀往裡側一靠，仇恨低沉而急促的道：「惠玫，由我斷後，妳與姨媽盡速退下！」

申無痕的青鋼劍揮劈如電，聞言之下，她極爲猶豫的道：「但是……恨兒……」

欻然展出一招「南山採藥」逼向攻來的「椒圖」公冶冠，仇恨冷酷的道：「姨媽，不必多說。」

申無痕猛一跺脚，恨聲道：「好！」

絕不稍有延遲，彷彿天空的蛇電閃映，一百劍已幻成一劍探出，破空的銳嘯起處，夜暗裡顯露一片眩眼的光幕，而那片光幕却是波顫的，縱橫的，又血腥無比的。說不出有多麼個快法，光閃聲嘯，「椒圖」公治冠吭着拚命倒退，「笑狼」俞甫也狼狽不堪的全力滾向一旁，這剎那間，兩人的肩背處俱已開了三條血口子。

像一串妖魔的頭顱在飛舞，「寒螭」左勁秋的狼牙棒帶着「嗚嗚」的凄怖嘯吼，凌空暴擊仇恨，那麼獰惡的、狂猛的勁氣裡捲掃撞擊，力道雄渾無匹。

仇恨原地不動，手中金龍赤火劍微沉倏抖，在「嗡嗡」的劍身顫吟裡，劍尖幻出點點星芒，交互穿射，廻閃旋彈，而又竟如此準確，「噹噹噹」的金鐵撞擊聲響成一片，火花四濺裡，左勁秋已硬生生逼退七步。

這時，仇恨為求速戰速決，他有如一朵藍色雲彩似的飄然掠前，人尚未至，劍光的芒尾便像一溜溜電閃般射向了左勁秋。

那種劍芒的輝煌簡直駭人聽聞，快得一道接一道，就像是千百人在一個時間，却自千百個不同的角度揮劍合刺一樣，詭異極了，也凌厲極了。

左勁秋咆哮着，跳躍着，跳躍騰讓，被逼得團團亂轉，狼牙棒飛舞掃捲，那「嗚嗚」的奪魂異響，如今也似是失去了它應有的擾敵作用，變得倒有些像是失措下的哀鳴了……。

一團黑影暴飛天空，凌空一個觔斗攫向仇恨，仇恨甚至連眼皮子全不撩一下，金龍赤火

劍以快得不可思議的回刺，快得絲毫不影響左勁秋追戮的劍勢，換句話說，便宛如有兩柄劍在同一時地做着兩種不同的攻殺一樣，當左勁秋怪叫一聲拋着冒血的左臂倒竄出去之際，那自斜刺裡撲來的黑影却已叫仇恨捅了個透心涼。

顫抖的慘叫是那麼令人毛髮悚然，被仇恨一劍捅穿了的那人，正是「椒圖」公治冠，他的身軀在遭到劍刃透穿的瞬息，驀然直挺，雙臂却痛苦的搗向胸口，於是，那兩隻手掌也頓時露在胸外，被劍鋒割裂。

就在他的熱血分成幾個不同部位噴濺之際，仇恨業已揮手拔劍，將公治冠的結實身體拋出九步之外。

左勁秋尖厲的喊叫着，瘋子一樣往上衝，他的狼牙棒揮舞出朵朵光影，光影又隨着他快不可言的動作團團飛旋交織，一股腦的朝仇恨頭頂罩合。

猝然間，仇恨蹲身，側首，金龍赤火劍在他右手腕打了個轉，猛的自脅邊由下往上挑起，在那朵朵光影的空隙中急刺，「椒圖」公治冠待要收勢換招已是不及，他尖嗥如泣，已經被那宛似九幽來的金龍赤火劍開了膛。

不管公治冠花花綠綠的瘰癧肚腸傾瀉滿地，仇恨電射兩丈，再取笑狼俞甫。

汗水、泥污，加上斑斑的血跡，俞甫的模樣早已不中看了，他晶瑩短劍猛砍快削，自家却不住在仇恨的凌厲攻殺下步步後退，他的左臂已折，每一運動，俱皆牽引傷口，痛得他齜

牙瞪眼，喘息如牛，招架起來，便越發不是那麼回事了……

「噹噹噹」……。

「嗆嗆嗆」……。

金鐵的交擊彷彿是正月裡鳴放的花炮，連串連串的響個不停，一刹間，仇恨已攻出一百劍。

俞甫甚至把吃奶的功夫也用出來了，堪堪抵擋過這一陣急若狂飆巨浪的一百劍，但是，仇恨又緊跟着展出一百劍，劍連劍，刄接刄，光融光，劍勢如虹，氣吞河嶽，這第二個一百劍，揮斬的速度也與一劍之快不相上下，來自四面八方，天幕地角，放眼看去，到處全是紫電星芒，劍氣瀰漫，像是每一寸空氣裡也俱叫劍氣給佈滿了。

驟而，笑狼俞甫打着轉子，沉重得像一頭狗熊也似橫摔倒地，他全身都呈現着條條縱橫的劍痕，鮮血早已浸透了內外衣衫——其實，笑狼俞甫此刻的衣衫也稱不上是件衣衫了。業已被削割成一片片，一縷縷，一塊塊的破碎布條，看上去，好像他是披着一身可笑的流星網一樣。

而那致命的一劍，却是抹喉而過。

四周，錯落站着的九槐山莊徒衆全已震懾住了，個個呆若木雞，不知所措，他們怔駭得目注着眼前這幕慘劇，他們幾乎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三位平素在他們視爲柱石的首領

人物，竟全已在一個時刻裡倒了下來，倒得這麼乾淨，這麼俐落，這麼殘酷啊！

緩緩地，在最左面，靠近山沿石脊，一條人影慢慢走了過來，他的後面站着近八十名黑衣人。

唔！他是九槐山莊狗頭軍師普如塵，來在仇恨三丈之外站住，他的面色顯得疲憊而深沉，凝注着眼前這魔鬼似的敵人好一會，他肅穆的道：「仇恨，你是煞手，而且，你的身體全然蘊藏着殘忍與惡毒，並非是血液與腑臟，你的血早冷了，早冷透了……。」

仇恨的眸子裡閃泛着一片古怪的光芒，他悠悠的道：「以命搏命，我姓仇的用滿腔的血對敵你們這群魅魑。普如塵，佔便宜的是你們，在刀口上舐血玩命的生活，普如塵，你也會對你的敵人有側隱之心麼？」

普如塵難澀的吞了口唾沫，他沙啞的道：「你的形容十分美好，仇恨，你的心地却有如百步之蛇的毒牙，你稱得上是塊材料。但你也必明白，濺人血者，人必濺他之血，是麼？」

仇恨冷酷的一笑，深沉的道：「當然，姓仇的早已準備這個時刻，不管是現在，或是將來，無論是你，或者是別人！」

普如塵萬分難堪的抽搐了一下嘴唇，粗啞的道：「仇恨，就是現在了！」

銀髯憤張，雙目突凸如鈴，他的雙腕猛力一振，手上那柄合攏的鐵傘已驟然張開，十六條尖銳細長的傘骨在「錚」地一聲輕響中暴射而出，激標的傘骨泛閃着刺目的藍瑩光華。

同一時間，普如塵揮舞着他的鐵傘撲來，振臂間便是狂風暴雨的十九傘，而仇恨長嘯着，金龍赤火劍閃截快打如鴻射，眨眼裡，擊飛了十六根傘骨，而且，又準又狠的全把普如塵的攻擊在一刹間連串揮出，普如塵左掌翻劈，右臂倏揚，抖腕之下又是十二傘猛罩而去。

仇恨身形晃掠如電，金龍赤火劍就像魔鬼的眸子在閃眨，如此無可捉摸，無可猜測，普如塵的攻勢竟似全攻向了一縷烟霧，非但次次落空，又像老是慢了一步。

這時，普如塵的打擊勢子剛剛用完，他奮力抽身，準備換一口氣再繼續攻撲。但是，就在他鐵骨傘與拳腿落空之後，身形往側旋的一刹，沒有任何一個人看清金龍赤火劍是如何掠過普如塵胸膛的，快得就彷彿事實本來就是如此——在銀光猝閃翻揚中，普如塵剛剛轉出一半的身子，猛然橫着彈出，「嗤」的一聲，血箭標濺了三尺高。

仇恨格殺普如塵的原因十分簡單，那就是一個「快」字，譬如說，普如塵只能在同一時間裡做三次攻擊，仇恨却可以做十次。這樣一來，勝負強弱自然分見，方才，就在普如塵攻撲的勢子甫歇之際，仇恨却仍有能力再做反撲，於是，普如塵的老命當然就不屬於他的了……

……。

東方的天際，已有淡淡的、蒼蒼的魚肚白色透現，而冷冽的空氣中飄浮着血腥，飄浮着殘酷，又是一天開始了，不能吞噬的，新的仇恨也在新的一天下了種，萌芽的時候，將已不會太遠……。

七天以來，仇恨沒有做任何活動，他、申無痕和艾惠玫同在一家客棧住下來，他們做着定時的活動與起居，敷用最貴重的藥物，吃着滋補的三餐，對外面的消息，他仰仗着「丐俠」的「竹符令」指揮丐幫弟子替他探聽消息，並與東海群雄連繫。

七天以來，丐幫弟子將各地的消息紛紛不斷的日夜傳抵「高陞客棧」，由這些消息推判，百毒門似乎還沒有採取具體的行動，可能他們正在加速進行，或者他們依舊在小心籌劃，至於東海這批老英雄，並不似笑狼俞甫說得那樣糟。不錯，他們是遭到襲擊，但並沒有太大的傷害，而且，他們正加速的向這邊趕來。

但是，仇恨却不再等待了，他從來都相信致勝之道，只有兩個字：「攻擊，攻擊再攻擊！」

是的，攻擊，坐着等待是一種最爲愚笨的交戰方式，以殺止殺，才是至高的防衞要策。

現在，是第七天的午後，今天是陰天，有蕭蕭的秋風。

「高陞客棧」的後跨院裡，仇恨正與申無痕、艾惠玫密議，店小二走來道：「客官，外面有一位客人要見你！」

仇恨隨着店小二來到外面，抬目望去，來人竟是皮肉刀子簡朝明。

簡朝明跨前一步，抱拳道：「仇少兄，我對不起你，特地前來領責。」

仇恨和悅的一笑，道：「無須自責，以德報怨，乃是君子之屬一貫傳統，藉此也可以叫

你明白下，我並不是你們想像中那樣無情無義，冷酷似血。」

簡朝明低沉的道：「仇少兄，我不知該如何來向你表達我衷心的感謝……尤其是，我太慚愧，半世江湖，我竟糊塗到這步田地……糊塗到善惡不分，忠奸不辨的程度……我眞是幼稚，眞是可羞……」

仇恨誠摯的緊握着簡朝明的手道：「也不能完全怪你，江湖上本來就是這樣，那家的烟火也有個連接，那座峯頭也能夠互望，這些淵源圈住了你，使你長智抹煞，仁恕抛捨……」

簡朝明激動的道：「我不能……我是人，不是禽獸……我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刻薄冷血的地步……。」

仇恨點點頭，道：「那麼，簡兄，你就別在這個圈子裡廝混下去了，這是個人吃人的圈子，你若忍不下心來吃別人，早晚有一天別人會吃掉你！」

簡朝明道：「但我恩怨分明，仇少兄，我永遠不能忘懷這次的經歷——這令人作嘔的，摧肝斷腸的可怕又可悲的經歷……。」

仇恨道：「很好，簡兄，這是一個極爲明智的決定，大丈夫立身處世，就得光明磊落，生爲江湖中人，就必須恩怨分明，我祝福你遠景美好，而且，活得非常長久。」

簡朝明的臉頰上展現出一抹朝霞似的光彩，他深深吸了口氣，語聲裡含蘊着毫不掩飾的眞誠與懇切，道：「仇少兄，請告訴我，我該如何來報答你這次救命之恩？」

仇恨淡淡一笑道：「你認爲你在什麼地方可以報答我呢？」

簡朝明沉默了片刻，突然道：「仇少兄，有一樁事對你稍有補助之處。」

仇恨道：「那一樁？」

簡朝明低促的道：「我知道你最近有一次苗疆之行，但是，在人手方面似嫌單薄。簡某雖然人微言輕，但正如仇少兄所說，那座峯與峯之間都有個互望，簡朝明處身黑道，交了幾個黑道上的朋友，他們聽到我訴說了這次經歷，自動請纓願爲簡某助陣，及至聽到仇少兄大破九槐山莊之後，推判下一步必有苗疆摧毀百毒門之舉。因此，飭簡某先來容見，在仇少兄庇護之下，共襄盛舉。」

仇恨想不到事情竟有如此重大的變化，吶吶的道：「這……這……」

簡朝明道：「我知道，仇少兄，你還有另一撥助力，這些角色都是遊戲風塵奇人異士，但是，我們自願爲馬前卒，以壯行色！」

仇恨想了想，道：「簡兄對仇某如此愛顧，若再推辭，就顯得不近情理了，但不知……。」

簡朝明忙道：「不才的屬下有：『八臂神煞』顧子君、『黑水一寒』孫絕、『生死判官』褚千仞、『雙連掌』浩飛、『獨臂金輪』石魯、『鐵翼金晴』伍佰修、『大力尊者』勒烈及其愛徒『力拔九嶽』俞大元。」

這些萬兒，個個都是頭頂一塊天，雄峙一方的霸主，這皮肉刀子簡朝明居然在短時間之內能邀約到他們，這份能耐就非常人所及了。

這是一股助力，也是一股阻力，若這股力量能化為己有，則遠征百毒門可打包票旗開得勝。假如簡朝明依然像茅屋那份做作，不但是阻力，甚至可使自己陷入萬刼不復的地步，但是，仇恨却毅然答允簡朝明所求。

簡朝明感動的道：「仇少兄，謝謝你相信我，信用我，信任我！」

□ □ □

第二天，「丐俠」勿棄、「醫俠」任重、「賈俠」朱貴、「壽星」賽南山到了，他們雖然精神顯得疲憊，却掩不住興奮的神情。

下午，「燕山孤老」余千也抵達了「高陞客棧」，雪兒因為要照顧小麟兒，沒有隨行，最後一撥，是「駝俠」邵松，隨他前來的是林伯駿、魏葦與范萍。

最令人感到憂慮的是可扎欽漢與馮奇，迄今尚無信息。

老一輩相聚一起，自然難勉寒暄，但是，為了「儒俠」孔達的離去，自是傷感不已！好在這些人，都拿得起放得下，固然為老友逝去唏噓，但也更激厲了他們消滅百毒門的鬥志。

仇恨此次遠征百毒門，聲勢之浩大，可說是他出道以來，最雄壯的一次。更難得的是衆

心可歸，也是武林百年難得一見的黑白兩道大結合。

□ □ □

鐵蹄翻飛，日光如梭，一刻刻消逝了，一天天過去了。

空中的彤雲疏而又合，薄而復濃，這正是深秋的季節。

仇恨率領着群豪，在雲、貴兩省丐幫各地分舵弟子的指引下，這日，已來到百毒門總壇，雲貴交接處的青蜈山。

青蜈山，蜿蜒數十里長，遠處看來，山勢蒼鬱，怪石嶙峋，山脚更有一條伸出的白色岩骨。

使人驟然一見，好似一條盤伏在地平綫上的巨大蜈蚣。

二十五匹鐵騎，一字橫在青蜈山前三里處，一片斜坡之上。

仇恨神態飄逸，瀟洒的坐在馬背上，此刻他面孔却十分嚴肅，冷然注視着眼前這一片極為險峻怪異的山巒。

八臂神煞紅衫閃動，人已掠身下馬，來回在斜坡上觀察起來。

忽然，他轉頭向仇恨高聲道：「仇少俠，這片斜坡，大約在半個時辰以內，猶有人在此地停留過……」

仇恨亦游目瞧去，果然亦看見斜坡上，那微微枯黃的草地中，有着一片雖然零亂，但却

不十分容易察覺出來的脚印。

他這時神色沉靜的說道：「此次我們前來，爲求謀武林福祉，毫不避諱的堂堂而來，憑百毒門在此地的威勢，他們焉有發覺不出的道理？但是，吾等已經兵臨城下，對方却仍然沒有反應，眞不知他們是在賣弄什麼玄虛？」

皮肉刀子簡朝明冷然一笑道：「依簡某看來，百毒門各地餘孽，已經被仇少兄消滅淨盡，如今他們總壇，除司馬長雄外，只有雙凶、五絕，一如來一群茹毛野人。」

簡朝明語聲一停，黑水一寒孫絕突然微微驚訝的道：「咦！那山脚之處，好似有一批人走來。」

衆人聞言之下，齊齊轉首望去，果然，在那青蜈山的白色岩骨中，陸續走出一群人來。

雖然群豪與青蜈山這段距離之間，並沒有阻擋，但因距離過遠，只能看出有一大群人在蠕蠕而動，却看不清面目與裝束。

仇恨冷笑一聲，斷然下令道：「勒前輩師徒與其親信從屬，由側邊迂迴掩護，駝俠與諸老率魏葦、艾惠玫、范萍、林伯駿殿後，其餘各位同道請隨在下先行！」

說罷，他單手一擧，八臂神煞顧子君等一行七騎，已風馳電掣般向青蜈山下疾奔而去。

這時，大力尊者勒烈及力拔九嶽俞大元率領十名從屬，自斜坡一旁駛離。

丐俠勿棄望着林伯駿，心中不由深沉的一嘆！

昔日八奇英雄事蹟，望着後起之秀，有着一股深深愛護之情，如今八奇之首又遽爾逝去，怎不令他心中難受呢？

但丐俠生性豁達豪邁，有着一股「大丈夫所生何地，所死何爲。」的草莽豪士本色。

雖然，他暗地不止一次的嗟嘆自己往日同伴的死難，但是，他却認爲他們死得値得，死得英雄。

這原也是江湖男兒的本色啊！

他望着兩撥人馬漸漸遠去，駝俠邵松已開始移動，始緩緩地在後跟隨着……

仇恨一馬當先，他整了整腰間十二把銀月刀，順手拿起掛在馬首之旁的金龍赤火劍，斜揹在背後。

逐漸接近青蜈山下，那猙獰奇險的山勢矗立於前，就像是一條巨大的青色蜈蚣的無數脚爪般。

這時，每一條白色岩骨下，却立着數十名頭插烏羽，臉刺花紋，面色猙獰粗獷剽悍的怪人。

他們個個身揹利箭，手裡握着尖銳閃亮的長矛，態度兇惡而野蠻，一個個面目木訥呆板，就似那毫無感情的野獸一般。

在這些巨大岩骨之前，却高矮不等，立着九個裝束詭異的怪人。

當先一人，是個面色漆黑刺花，毛髮稀疏，塌鼻濶嘴的老人。他身披一件褐黃色鹿皮，全身上下掛滿了囊罐之類的物件。

這時，他正雙目炯炯的注視着仇恨率領下的群豪，然而，他那雙腫脹的眼泡，却好似兩枚猪膽似的嘔人……

這苗疆老人身後，一字排立着四個老少各異，俊醜不同的大漢，個個目蘊精芒，神態沉穩。

這四人旁邊，却是一個年約三旬，打扮得傖俗惹眼，紅紅綠綠的妖艷婦人。

兩旁側立着身穿青色長袍，神態威猛的千手如來鄔長遠及苗疆雙兇夜梟錢衛、紅衫客魯巴格等人。

但是，却不見任何一個百毒門旗下之人。

仇恨向四周微一打量，鼻孔中冷冷的哼了一聲。

緩緩的，雙方已逐漸接近，在兩丈之外，仇恨等人停下馬來，凝視着苗疆各人。

雙方誰也沒有開口說話，氣氛在緊張中，帶有極度的不調合。

忽然，那醜陋的苗疆老人，緩緩踏前一步，操着生硬的漢語道：「很好，仙娘果然沒有說錯，你們果然來了……嗯！很好。」

仇恨輕蔑的一笑，冷然道：「當然很好，仇恨自來有仇必報，絕不寬貸。」

他這句狂傲已極的話一出口，苗疆各人俱不由嘩然騷動起來，那立於苗疆老者身後的四人，更是怒形於色，大踏步向前走來。

待苗疆老人聽懂了仇恨的回答之後，亦登時勃然大怒起來，但是，他顯然又極力按捺下去。

這時，走上前來的一個容貌威武，氣度不凡的六旬老者，震人耳膜的哈哈一笑道：「久聞你仇恨橫行武林，向來就不把武林同道擺在眼中，今日一見，果然此言不虛！」

頓了頓，他雙目倏然怒睜，精光隱射中，又大聲道：「只是，閣下等可找錯了對象，中原那些飯桶容得你如此賣狂，我苗疆一派，却不是閣下想像中那麼窩囊。」

仇恨冷冷一笑，仰目望天，悠閒的問道：「你是誰，憑什麼敢說此大話？」

那容貌威武的老人，一見仇恨如此輕視於他，不由氣極反笑道：「想必閣下就是名震中原的什麼仇恨了，嘿嘿！老夫『紅鵰』費成。」

仇恨有意給對方難堪，臉罩寒霜，大喝一聲道：「化外夷民，坐井觀天，滾到一旁去，這裡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紅鵰費成，乃苗疆五絕之首，無論功力、名聲，都在苗疆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他驟然被仇恨如此叱喝，一時之間，竟氣得怔在當地，渾身簌簌直抖……。

這時，一聲狂吼起處，一個年約五旬，渾身穿着一件油光閃閃黑色衣衫的虬髯大漢，猛

撲而出，他大罵一聲道：「無知小狗，竟敢口吠狂言，看我『黑鷹』烏拔先將你們掠下！」

說着雙手疾推，一陣洶湧無儔的勁氣，逕自掃向仇恨而來。

仇恨望也不望一眼，瀟洒着整理衣袖……

就在那陣狂風也似的勁力，將要到仇恨身前的一刹那間，側然一聲暴喝，立時湧出一股綿綿罡氣。

兩股勁風接觸之下，轟然一聲巨響，黑鷹烏拔踉蹌退出三步。

這發掌相迎之人，身形亦不由連晃兩晃。

苗疆諸人齊齊抬頭望去，只見這出手之人，竟是一個面色黝黑，身材瘦長的老人……

此老非他，正是「黑水一寒」孫絕。

他適才所施，乃是他一生賴以成名的「追魂掌」！

黑鷹烏拔乃是苗疆五絕中第二把高手，爲人粗暴性烈，嗜殺喜鬥，苗疆漢苗各族，一提到烏拔其人，莫不驚懼退避，不敢招惹。

他已有二十年未曾如此丟人現眼過，此刻不由雙目盡赤，虬髯根根倒豎，渾身骨節「格格」作響，其狀像要吃人似的。

顯然的，他這時已準備情急拚命了！

正在此時，那苗疆老人已嘰嘰呱呱的大聲說了幾句苗語，黑鷹烏拔聞言之下，始甚爲勉

強的收掌退回，雙目猶自陰狠的瞪着黑水一寒孫絕。

此際，「千手如來」鄔長遠緩步行上，雙手一拱道：「諸位遠來敝地，自是爲了百毒門之事，但仙娘交代，任何恩怨待到了黑石嶺之後再作了斷。敝方爲了不願在事情未講明之前，便貿然興起一場混戰，貴方亦諒必不願如此，是麼？」

「千手如來」鄔長遠老成持重，說話也十分謙和有禮，這才將目下劍拔弩張的氣氛緩和下來。

鄔長遠這時沉聲一笑，微指那苗疆老人道：「此乃我苗疆一派掌門人，『五全毒君』郝老卜！」

他又一指陰森森的立在一旁，一個面容極爲清秀的中年人道：「此乃苗疆五絕中排行第三的『白鶴』陳少清……」

仇恨冷冷的瞥了陳少清一眼，因爲，他發現此人在眼前這麼激昂厲烈的情勢之下，猶能絲毫不爲所動，神態自若，那麼，這人的心機，必定是十分深沉的……。

「千手如來」鄔長遠又指向一個體魄魁偉，身着青衫的中年大漢道：「這位便是苗疆五絕老四『青鵬』布洛雄布兄……」

這時，他正待介紹那位中年女子，這位打扮得花枝招展，容貌妖艶的婦人已「咯咯」一笑，浪聲道：「我便自我介紹一番吧！用不着再麻煩鄔兄了。」

她搔首弄姿的向仇恨拋了一個媚眼，自以為風流萬般的道：「奴家夏侯玉……嘻嘻，就是那叫什麼……啊！那美人如玉的玉，不過，人家都稱我『金鳳凰』呢！」

群豪見這苗疆五絕中的金鳳凰夏侯玉，如此賣弄風情，醜態百出，不由個個暗中嗤笑，心頭作噁。

皮肉刀子簡朝明在口頭上從不饒人，他嘻嘻一笑道：「夏侯姑娘，清音微吐，便令人三日不能下嚥……嬌體輕扭，更令人魂魄出竅。」

金鳳凰夏侯玉「咯咯」一陣蕩笑，指尖一點簡朝明道：「喲！這位相公，你這張嘴可真會捧人，說得奴家心中輕飄飄的……」

簡朝明暗中噁了一陣，又道：「不過，三日不能下嚥，卻會作噁，魂魄出竅，乃是因為姑娘絕世姿容，世間再也找不出第二人……醜的第二人……」

這時，中原群豪，個個忍俊不住，嗤笑連連。

金鳳凰聞言之下，不由微微一怔，隨即又一變那張抹得像猴子屁股般，紅紅綠綠的臉孔，厲聲道：「好小子，竟敢佔起你家姑奶奶的便宜來了，哼！稍停叫你知道姑奶奶的厲害吧！」

「千手如來」鄔長遠早已對這位淫蕩狠辣的金鳳凰夏侯玉不滿，他適時向五全毒君郝老卜耳語了一陣，轉頭洪聲道：「老夫及錢、魯兩兄已與各位見過，想也不用自我吹噓了。」

他說到這裡，狠狠的瞪了金鳳凰一眼，又道：「奉敝派掌門之令，便請各位移駕前往黑石嶺了斷一切，以免仙娘久候！」

說罷，他已肅手請行。

中原群豪紛紛下馬，隨在苗疆諸人之後，極為謹慎的向前走去。

五全毒君郝老卜等人，並未向那崎嶇的青蜈山行走，逕自沿着那一條條巨大的白色岩骨向前行去……。

仇恨冷靜的四周環視，立時發覺右側草叢中，正有叢叢人影時而晃閃，他並不擔心，因為，他知道這正是大力尊者勒烈迂迴掩護。

身後遠處，人影時隱時現，駝俠邵松等人，已隨後跟踪而來！

這時，衆人轉過一道山彎，向一道逐漸高起的寬大土路上行去。這條寬大的山道，地勢越來越高，盡頭處，已可隱隱望見一片全為黑色岩石所組成的山嶺，仇恨知道，那必是所謂黑石嶺了。

皮肉刀子簡朝明悄然上前，低聲道：「仇少兄，注意跟隨在我們四周的這些苗人，他們個個力大如虎，生性狠毒。而且，你看他們身後除了揹着毒弩利刃之外，尚有着一隻吹箭之筒。」

仇恨閃目一瞧，果然道路兩旁，前前後後，跟着為數約有兩百多名兇惡苗人，這些苗人

倒有一半背後揹着一管形若洞簫，長約三尺的黑色細長物件。

簡朝明又低聲道：「簡某看來，這些苗人全爲苗疆荒山野叢中，最兇狠殘毒的『巴巴族』，仇兄可看見他們每人腰際所懸的一串人指麼？」

仇恨冷然瞥去，果然看見每個人腰間，都以灰色麻索連着一串或多或少的人指。

此際，大力尊者勒烈正好奇的打量這些苗人，却有意無意間在地上撿拾着一些拳大石頭，置於懷中豹皮之內。

走了一會，八臂神煞顧子君亦靠近仇恨身旁，沉聲道：「仇少俠，前面想必是那黑石嶺了……此處形勢十分險惡，隱蔽之處甚多，吾等須防對方伏兵在內……尤其聽聞說百毒門各地分舵餘孽已全部來此，而如今却不見一個人影，更宜加防範才是……」

仇恨微微頷首，目光却凝注在那逐漸接近的黑石嶺。

只見這黑石嶺，頂端十分寬濶平坦，但是，除了入口之外，四處却盡是些矗立着一些嵯峨不勻的黑色巨石。

這片或倒或立的黑色巨石，重疊參差，視綫爲那些岩石所擋，却看不見其中是否埋伏敵人？

目前的形勢，對中原群豪來說，可說是極爲不利的。因爲，首先在地勢之上，苗疆一派已佔盡便宜，何況他們更有爲數逾百，兇殘剽悍的「巴巴族」苗人做爲臂助呢？

苗疆諸人及中原群豪，這時，在沉靜而緊張的氣氛中進入黑石嶺之內。

雙方人馬，極自然的站立成兩個相對的方向。

跟隨着四周的兩百多名苗人，却環立一旁，虎視眈眈的注視着中原群豪。

仇恨雙目又緩緩闔上，自那一綫睫縫中，沉靜的凝注着四周的動靜。

苗疆諸人，這時個個肅靜無嘩的站着，五全毒君郝老卜咧嘴乾笑一聲，道：「中原各位朋友，請坐，仙娘卽刻就到。」

說罷，也不等對方反應如何，他與苗疆諸人，已散落的坐在草地間隆起的黑石上。

仇恨一望對方的模樣，不由啼笑皆非，心中忖道：「到底是些苗疆野人，不比中原禮儀之邦，在這些地方叫人坐在地上，豈成待客之道？雖然目下雙方已是勢不兩立之勢，却不該如此荒唐簡陋……」

心裡在想，他却是沒有坐下，只是冷然卓立着。

大力尊者勒烈哈哈一笑道：「老夫行年將逾八旬，却未在這種好地方被人招待過……苗疆各位好漢，你們還是自已坐下乘涼風吧！」

苗疆諸人，這時却沒有一個人答腔。而每個人的一雙眼睛，都陰森森的瞪了大力尊者一眼。

五全毒君郝老卜此際乾咳一聲，聲如嗥嚎般道：「諸位在中土都是頭頂一塊天的豪雄，

卻不該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們『百毒仙娘』所屬挑釁架樑……嘿嘿！因此，我苗疆一派，自討將令，先來會會你們，看看你們憑些什麼如此狂傲囂張……」

郝老卜說完話後，似乎極為欣賞自己這一口半生不熟的漢語，得意的笑了一聲。

仇恨面如寒鐵，冷然一哂道：「郝老卜，須知『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苗疆一派或許稱霸苗疆，但並未放在我們眼中，有意為百毒門招攬罪惡，無非自掘墳墓——找死！」

苗疆諸人，自五全毒君郝老卜以下，全皆不由個個變色，群情憤然。

郝老卜狂叫一聲，道：「什麼？你們這些混賬，竟然個個如此蠻橫！好，好！不用多說，大家手底下拚個死活吧！」

他如此大叫大嚷，狂嘷亂吼，那有一絲所謂掌門人的風範氣度？

「千手如來」鄔長遠在一旁連連皺眉，對他們掌門人亦感不滿。

仇恨這時長笑一聲，厲聲道：「早該如此了，你們這些荒蠻野人，只有用你們的血，才洗得清你們被蒙蔽了的心智，只是便宜了百毒門……」

皮肉刀子簡朝明亦大笑道：「也叫你們知曉，天下之大，不是苗疆一派可以橫行無忌的……
……。」

這時，苗疆諸人早已按捺不住，齊齊霍然站起，揚眉怒目，好似要來個群毆混戰的局面

似的。

驀然，苗疆五絕的老二，黑鷹烏拔大步踏出，他大吼道：「剛才與老子對掌的那個老混賬給我滾出來，黑鷹烏拔要教訓教訓他！」

黑水一寒孫絕面色驟然一寒，他緩緩行出，冷笑道：「老夫在此，野鬼，你出手吧！」

大力尊者勒烈洪聲道：「孫兄，揍這不講理的老小子一個大馬爬。」

黑鷹烏拔狂吼一聲，身形立似一陣暴風般猛撲而上，指顧間，已如驚濤駭浪般，施出八掌七腿。

黑水一寒孫絕冷笑一聲，毫不退閃，雙掌帶起一片呼嘯，激盪的勁風，直迎而上。

一連串的「劈啪」聲響驟起，場中人影同時一聲暴喝，又已身形如風般鬥在一起。

黑鷹烏拔此際所使，正是他稱雄苗疆的「搏虎十八掌」，而黑水一寒孫絕卻在身形如電中，將「追魂掌」法源源使出。

但見人影晃掠閃挪，喝聲如雷鳴獅吼，勁風廻旋如山崩海嘯，兩名絕頂一方的高手，頃刻間翻翻滾滾的拚鬥了五十餘招。

仇恨凝視着場中兩人的激鬥，眼角卻不時向左右查視，他發覺，站在一旁的兩百多名苗人，這時已紛紛散立於四周，更有數十人，向那黑石頂端僅有的一個入口靠去！

他心中冷笑一聲，暗中將三柄銀月刀摸出，扣在手中。

八臂神煞顧子君亦微微一笑，身形似是不經意的向四周散立的苗人緩緩靠近數步。

此際，場中人影倏分驟合。

如此一連三次，掌擊之聲已更見猛烈，勁風呼嘯如雷，四處迸射，激得砂石飛舞，岩屑紛飛！

驀然，黑鷹烏拔長嗥一聲，反身躍出。

黑水一寒孫絕與烏拔交手以來，對方却全是硬拼猛劈，旋展那奇詭狠辣的「搏虎十八掌」，如今並未落敗，却猝然躍身而出，不問可知，他必然有什麼厲害的絕招要使出了。

孫絕果然沒有料錯，烏拔身形驟一落地，全身已「呼」的一聲鼓脹起來。同時，他身上的骨節，在一陣緊密連珠暴響之後，他已「呼」的一聲矮了半截。

這時，烏拔面孔赤紅如血，鬚髮倒豎，口中吐氣如牛，一步一步緩緩向黑水一寒孫絕接近。

孫絕身形微彎，雙掌掌心向下，面上一片凜然浩氣，他注意到黑鷹烏拔此刻兩隻手掌俱已變爲暗赤之色，腫脹欲裂。

仇恨也發覺黑鷹烏拔每一次脚步踏下時，所留下的深深脚印，亦不禁暗暗驚心對方外家功夫之高絕。

自然，他這種擔憂，大半是爲了黑水一寒孫絕而發，不期然向皮肉刀子簡朝明望去……。

這時，皮肉刀子簡朝明面色十分凝重嚴肅，他望着自己數十年的摯友，心中異常緊張！

簡朝明知道，黑水一寒孫絕此刻所擺的架式，乃是他「追魂掌」法中，最凌厲而狠毒的一招「魂消魄散」。

就在全場人員凝眸注視之下，黑鷹烏拔突然狂嚎一聲，雙掌疾然推出。

於是，一股兇猛而澎湃的勁氣，帶着一股奇臭的腥惡之氣，以開山裂石般的威力，呼嘯湧到。

大力尊者勒烈在一旁大叫道：「這是五毒掌！」

叫聲未歇，黑水一寒孫絕已怒叱一聲，身形彷若一隻蜉蝣般猝然晃閃開來。

幾乎在同一刹那，黑水一寒孫絕也幻出無數漫天遍地的掌影，自那幾乎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倏然向黑鷹烏拔周身壓到。

那掌影的密度，簡直就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羅網一樣，勁風呼嘯未絕，一聲慘嚎已傳入每個人的耳中。

雙方之人，俱不由齊齊注目緊張的向場內望去，只見黑鷹烏拔雙手按在胸腹兩處，面如淡金，嘴角鮮血汩汩流出，人也緩緩倒地。

黑水一寒孫絕左臂衣衫碎裂，微黑的肌膚上，却有一片紅腫之處，而且，已漸漸變爲暗紫之色。

孫絕狂笑一聲，豎掌如刀，霍然削去，血花迸射中，臂上紅腫的肌膚，連肉帶皮的立即被他削去大片。皮肉刀子簡朝明這時匆匆接過仇恨交至手中的一粒「醫俠」任重靈藥——「紫羅丹」，掠身上前，給黑水一寒服下，並將傷口迅速敷上金創藥，包紮妥當。

黑水一寒孫絕削下自已左膀中毒肌膚，這種斷然處置是不錯的。因爲，凡是中了苗疆五絕黑鷹烏拔的「五毒掌」，乃根本無藥可救！

孫絕發覺受傷處的肌膚一麻之下，便全然失去知覺，而且，有一股寒氣往四周蔓延。他微驚之下，立卽知曉這毒性的厲害，因而斷然快捷的將那腫起的肌膚削掉。

這時，黑鷹烏拔早已躺在地下，氣絕多時了……。

五全毒君郝老卜正氣得直跺脚，口中哇哇大叫不已，又好似在阻止着已目眦欲裂的苗疆五絕其餘四人。

這時，「紅鵬」費成早已氣憤到了極點，他目注着躺在血泊中的黑鷹烏拔，向五全毒君郝老卜激憤的說了一陣苗語。

郝老卜略一沉吟，突然目露兇光，緩緩回身，這時，紅鵬費成又急急的低語了一陣，雙臂倏而一展，脅下竟然抖出兩片晶滑閃光如翼的物件來。

此物色作鮮紅，質料細緻，却是非絲非綢。

紅鵬費成脅下這兩片紅色翼狀物體一經展出，人也欻然飛至空中五丈多高，接着又厲嘯

着向黑水一寒孫絕撲下！

苗疆五絕其他三人亦大叫一聲，急衝而至。

仇恨大喝一聲道：「大家衝上，盡量殺入人堆，以免予敵人有施展毒物之機。」話聲一住，他自已身形也形同鬼魅般閃向前去。

他在身形移動的同一時間，三溜銀芒，帶着尖銳的破空之聲，六、七個苗人立卽在嗥嚎聲中腰斬。

鮮血迸濺四射中，中原群豪其他諸人，已猝然展開身形，如流矢電閃般紛紛撲上。

剎那間，雙方展開了一場血戰。

仇恨在身形晃掠間，左手三柄銀月刀已廻環飛出！

他右手同時一揮，金龍赤火劍帶起一片罡烈銳風，化成條條銀芒，劈向五全毒君郝老卜全身三十六處要穴。

仇恨身形移動，銀月刀出手，揮動金龍赤火劍擊向五全毒君郝老卜，這些動作，可說完全是在剎那之間，一氣呵成。

郝老卜這時哇哇大叫，雙手倏圈疾出，一股腥甜的勁氣，驟向仇恨迎上。

仇恨長笑一聲，藍色長衫驀然鼓脹如球，一圈圈氣體透衣而出，勁氣湧處，立卽將腥甜毒氣震散！

郝老卜心中一驚，張嘴狂吼一聲，自腰際解下一條寬約五寸，長達丈許，前端綴滿了倒鬚利鈎的三色彩帶。

他霍然一抖，彩帶有如靈蛇也似的，向仇恨疾捲而來。

仇恨冷笑一聲，左手急揮，銀月刀猝然自三名「巴巴族」苗人屍身上飛起，略一晃閃，又貫入另外三名正待放箭的苗人咽喉中。

同一時間，仇恨已身形連閃，金龍赤火劍如天際迅雷閃電，呼嘯連聲的攻向五全毒君郝老卜。

這時，黑石嶺上，雙方人馬已殺成一片，刀劍齊揮，矛箭紛飛。

皮肉刀子簡朝明力敵苗疆雙兇，夜梟錢衝與紅衫客魯巴格兩人。

他邊打邊諷道：「化外野人，你們以為在『百毒門』庇護之下，就認為是倚靠了長城。你該知道，妖婦『鬼母』江翠瑤今天自身都難保……」嘴裡說着，手裡却毫不怠慢，運刀如飛的狂攻而上……。

八臂神煞顧子君替下了黑水一寒孫絕，與苗疆五絕之首紅鵰費成激鬥甚烈，他雙掌帶起凌厲的掌風，與紅鵰費成此時揮舞的一柄沉重逾恆的月牙鋼鏟，硬擊硬磕，雙方早已打得人影不分。

大力尊者勒烈，身形如電般在成百的「巴巴族」苗人中來往翻飛，在他雙手連續揮舞之

下，一塊塊拳大的石頭，已猝然連續飛出。

他發石手法奇妙，勁力又大，每次發出，不是將一干苗人擊得腦漿迸濺，便是穿胸而過。

那些苗人雖然手中長矛揮動如風，毒弩紛射，吹箭如雨，却兀自傷不了勒烈一髮一毫。

臂膀受傷的黑水一寒孫絕，與獨臂金輪石魯兩人併肩作戰，與苗疆五絕的白鶴陳少清、青鵰布洛雄、金鳳凰夏侯玉殺作一團，難分難解。

千手如來鄔長遠正傾力施展着，他視為隱身秘技「金蠶掌」搏鬥着一團疾如飄風般上下翻飛的黃影——生死判官褚千仞。

三三

千手如來力敵之下，不但異常吃驚，心裏更是震撼欲絕，他這時才知道，中原武學，確是雄渾厚博。

生死判官褚千仞，向來與敵交手，便不用兵器，他此刻正憑着一口精純至極的先天眞氣，循環的在體內流暢，揮動着一雙鐵掌，身形宛如一團掠閃在空中的流星，在做着極爲快速的驚人閃動。

掌勢連綿不絕，交織而出，兜頭蓋臉的罩向千手如來鄔長遠。

千手如來鄔長遠爲苗疆一派中有數之高手，武功亦十分超絕，他此刻一面力拼拆招，一邊暗自心中焦慮道：「黑鷹烏拔已經斃命，苗疆五絕驟失其一，威力必已打了折扣……五全毒君功力雖高，却是有勇無謀剛愎自用的獨夫，更何況，他已被『鬼母』江翠瑤掌握，一切以她爲仰止，就以現在情勢來說，苗疆所有力量都投入了這場戰鬥，而百毒門迄未現身……。」

略一分神，他已險險不能避開生死判官褚千仞攻來的兩掌。

這時，四周人影亂晃，往來翻飛，閃亮的刀光矛影晃耀，吹箭的銳風絲絲破空飛，戰

況更見淒厲。

生死判官褚千仞，身軀雖然微見佝僂，但身形閃動間，却快捷如電，令人目眩神迷。

這位川中第一高手，面容十分鎭定冷漠，他絕不瞧一下身外的景物，不論戰況是多麼激烈……他却完全傾出一身所學，盡力攻擊千手如來。

生死判官褚千仞，此時早已打定了主意：「殺一個人，少一個禍害！」

其實，千手如來鄔長遠，雖然亦爲苗疆一脈中人，却是同流而不合汚，爲人甚爲正派，但在這種各爲其主的情形下，他又奈之若何呢？

況且，武學上有句話：「當場不讓父，下拳不留情。」高手相鬥，尤其不能有絲毫疏忽……此際兩人傾力拼鬥，早就成了誰也不能罷手的局面。

皮肉刀子筒朝明拼鬥苗疆雙凶，將他的「七煞刀法」發揮到了極點，一片若匹練似的寒光，矯若游龍般往返衝刺，銀芒舒捲，帶着森森殺氣。

錢衙手揮「毒龍鞭」，竭力招架，左掌却間或施出那陰詭奇毒的「九陰毒掌」。

但是，在七煞刀法的肅殺威力之下，却極少有一絲空隙供他喘息，故而，任那錢衙平昔心機奸詐，此刻毒龍鞭不但未能儘量施展，連那間而拍出的「九陰毒掌」，亦是稍出即散，極少能發揮功效。

紅衫客魯巴格的情形亦不較錢衙稍好，手中那隻沉逾八十餘斤的獨脚銅人，揮動起來，

已不如往昔之威猛迅捷，此時在簡朝明淩厲無匹的七煞刀法下，更是左支右絀，滿頭大汗，二人情勢，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皮肉刀子簡朝明此時手中招式一緊，口中冷笑道：「在苗疆稱雄霸道的朋友，中原武功，二位可以領略了吧？」

他一言甫始出口，身後却突然襲來一縷勁風，簡朝明心中一驚，修羅刀若明虹經天，霍然倒捲，「叮叮」連響中，二十多支吹箭，立被他一招「銀河金沙」全部磕飛。

在這瞬息之間，苗疆雙凶窺準時機，齊齊狂喝一聲，鞭、掌紛出，又挽回了幾分劣勢，與皮肉刀子簡朝明展開了激戰。

中原群豪，這次行動，等於是黑白兩道大會串，誰都想表現一下，因此，個個勇猛無倫，奮不顧身，與凶悍的苗人展開混戰。

黑石嶺上，戰雲密佈，慘號聲混雜着四散飛濺的鮮血，隨時揚起、洒落……。

猙獰而險峻的黑石嶺上，寒光閃爍，殺聲震天。

憤怒的叱喝聲夾雜着一陣陣淒厲的慘叫，以及四散迸濺的鮮血，遍地殘斷的肢體，組成了一副慘烈而恐怖的圖案。

這殘酷的畫面令任何人見了，他都會在腦海中留下一個深刻而尖銳的痕跡，永遠也不會忘記。

中原的好漢們，個個圓睜雙目，咬牙切齒，任由頭部、臉上不停地淌着熱血，拼着自己所有的功力，向苗疆各兇殺去。

黑石嶺的巨岩依舊冷漠矗立着，人們却互相爲彼此的聲譽及性命做着殘酷的搏鬥。

風在不停地呼嘯，人在嘶啞的狂喝，殺聲更響了，目不忍睹，慘不忍聞，是一幕人與人之間所上演的悲劇……。

苗疆派的掌門人，五全毒君郝老卜，揮動手中長可丈餘的彩色倒鬚長帶，直若一道盤繞長空的彩虹，夾着呼嘯的勁氣，在仇恨的身側四周環繞不停。

仇恨手中揮舞着金龍赤火劍，若一片密不通風的牆壁，間或帶起條條閃爍的金虹流光，擊向郝老卜全身要害。

左手的銀月刀，仍神不知鬼不覺的向周圍那些巴巴族苗人射去。

那銀月刀是用紅拂女秘授「迴風折柳」迴旋手法打出，它能憑着主人的手折回，因此，那三柄銀月刀彷彿天際流星一般在空中閃縮交錯，那尖銳的破空之聲，幾乎響成一片，而那些凶悍的巴巴族苗人，隨着三道銀芒的飛舞，已先後倒了三十多人。

這時皮肉刀子復將七煞刀法絕招連綿施出，「長恨綿綿」、「金羅迷幻」、「火爍流金」一連三招，修羅刀寒光如練，刀氣絲絲不絕，又將苗疆雙凶逼得步步後退，險象環生。

五全毒君眼角微瞟周遭戰況，心中不禁涼了半截。

他這時使出了全身功力，儘量施出手中「赤練帶」的絕招，但是，仍然覺得對手身形如風，劍起如飈，威力之大不可言喻。

他傾出全身功力，也不過只是勉強抵住而已！

苗疆五絕之首紅鵰費成，他手中那柄月牙鋼鏟宛如天際神龍，來回劈掃砸搠，鏟頭月牙寒芒閃閃，勁風如嘯，此刻他所施的，正是他名震蠻荒的「屠龍鏟法」。

紅鵰費成，年已六旬，武功之名震，僅在郝老卜之下，目前拚命展開手中的月牙鋼鏟，聲勢極爲懾人。

但是，他的對手，乃是塞外雙尊之一，八臂神煞顧子君，紅鵰費成出盡了「屠龍鏟法」精妙絕招，却未能撿到絲毫便宜。

而八臂神煞顧子君的大力千斤掌，此時却越來越凌厲，掌風激蕩倒廻，時常將他手中的月牙鋼鏟撞得斜向一邊。

驀然，一聲狂厲的口音叫道：「孫老鬼，便叫你再試試五絕青鵬的『天蜈鉤』！」

斜刺裏，青光乍閃，青鵬布洛雄手中已多出了兩柄長形鉤，如潑風般向正與獨臂金輪石魯並肩聯手的黑水一寒孫絕衝到。

苗疆五絕其餘四人，都已恨極孫絕，每個人都巴不得將他斃於當場。

青鵬布洛雄揮動雙鉤，奇幻莫測的着着向孫絕全身各處要害攻到，下手毒辣，簡直毫不

留情。

黑水一寒放聲長笑，「追魂掌法」絕招頻出，綿綿然有如海濤巨浪，須臾間，已將青鵬攻勢阻住。

獨臂金輪石魯一邊拚力施展着手中金輪絕招，一面大笑道：「苗疆五絕的好友，既不缺吃，又不斷穿，如此拚命所爲何來？哈哈……」

金鳳凰夏侯玉手中一柄青鋼長劍，她此刻驟然一抖，震出朵朵劍花，連連攻上，瞬息間，反將石魯逼退三步。

夏侯玉「咯咯」笑道：「姑奶奶還道你這個只有一條手臂的大個子，有什麼了不得呢！哼，原來樣子蠻兇，却是個銀樣蠟槍頭……」

此際白鶴陳少淸雖不吭聲，却儘自煞手迭出，他手中招術十分怪異，全部都採取相反的角度，而且來勢不帶風聲，奇詭陰狠至極，對孫絕及石魯二人，構成了不少威脅。

加以此人面容冷酷，默不出聲，使人對他功力的修爲有一股莫測高深之感。

黑水一寒孫絕一面回掌應敵，一面忖道：「看目前形勢，苗疆一派顯然已經漸處不利之境，但是他們拼着人多勢大，一時怕也難分出勝負來，自己面前的對手白鶴陳少淸詭異陰狠，較之另外二人更加難纒。」

他心想着，手上却更加拚力施爲。

本來，若是黑水一寒先時未受毒傷以前，那苗疆五毒中，青鵬布洛雄與金鳳凰夏侯玉二人便是聯手相鬥，也必然抵不過他五百招以上，但如今孫絕左膀受傷，已遠不如平日靈活，因此局勢就大大不同了。

突然，就在金鳳凰夏侯玉正在浪聲如玉譏諷石魯之際，一聲大喝起處，隨着一團黑呼呼的物件，直向金鳳凰夏侯玉飛到，並有一個蒼勁的嗓音笑罵道：「美人如玉的姑奶奶，順便請收下老夫這份薄禮。」

夏侯玉倏覺勁風襲來，驚得嬌叱一聲，利劍疾揮，只聞一聲慘叫過後，那團黑呼呼的物件，已被斬成兩截，掉落地上。

血雨飛洒，沾了夏侯玉一頭一臉，原來這被拋過來的，竟是一個巴巴族的苗人。

夏侯玉不由氣得面色焦黃，全身直抖，她怒睜雙目，四周一瞧，立時發覺，適才傑作，竟是那身披金錢豹皮的禿頭老人的手筆。

夏侯玉怒叱一聲，突然道：「老不死的禿驢，你竟敢戲弄姑奶奶！」

說罷，身形疾掠，已然向那老人一連劈出五劍。

這身披豹皮的老人，正是大力尊者勸烈，他哈哈大笑道：「姑奶奶，別這樣死纏活扯的，我老頭子可受不住這股勁。」話聲中，身形左右閃躲，避開那刺來的五劍。

金鳳凰夏侯玉咬牙切齒的道：「老不死的，今天姑奶奶誓不與你甘休！」

大力尊者勸烈正待回答，背後風聲颯然，一蓬長才斗許，細如繡花針的焦鋼餵毒吹箭疾然襲到。

他頭也不回，驀而運氣一震，那些吹箭猝被彈起丈許之高，這正是大力尊者名震關東的「羅漢氣功」。

金鳳凰夏侯玉心頭一震，杏目怒睜，手中利劍揮舞如風，一百二十八手「鳳凰劍法」頻頻使出。

劍光如雪，飄翩飛舞，眨眼間便將大力尊者圈入光幕之內。

大力尊者勸烈，嘻嘻笑道：「老姑娘哇，妳的心可眞狠着哪！」

說罷，掌勢綿綿而起，聲如雷鳴又若海濤狂嘯震入耳膜，勁力之大，更是無與倫比，金鳳凰夏侯玉，手中鋼劍震蕩不定，幾乎把持不住。

只見大力尊者在劍光中縱橫自如，手中石塊仍然疾射如矢，但他却不射向金鳳凰，依舊找那些凶悍的苗人下手。

忽然，傳來一聲悶哼，與生死判官褚千仭交手的千手如來鄔長遠肩頭已挨了一掌，這一掌雖未將他肩骨震碎，却也痛澈心扉，汗如雨下。

千手如來鄔長遠強忍傷痛，雙目怒睜，虬鬚根根倒豎，那原本就十分威武沉猛的面孔，却更加變得十分駭人。

生死判官褚千仭之武功，尤在雙連掌浩飛之上，他在激鬥了三百多招之後，就劈了千手如來一掌，心中却明白對方功力之深，實是不易相與。

此刻他身形霍然立定，那微微佝僂枯瘦身軀，緩緩地踏前一步，一身黃土布衣衫，在風中獵獵作響，但他那蒼老沉靜的面容上，却露出一股凜然不懼的湛然神色。

千手如來外表雖然粗獷，其實爲人却甚爲謙和有禮，目光見解更是超人一等，可說是苗疆一派之中，最敦厚而知信義的人。

他本來就不願參與這場糾紛，他雖曾據理力爭，奈何在苗疆派全體主張之下，却因孤掌難鳴，爲了一派威望，只好勉強應戰。

現在，千手如來已是騎虎難下，而且已經受傷，爲了他自己今後名聲，已不得不傾出全力相拚。

生死判官冷然注視着千手如來的動靜，這位年已七旬的老人，俱有令人難以察覺的強傲與不屈之氣，心中鎮定如恆，雖則平日沉默寡言，深涵內蘊，但是，當他決定要去做一件事的時候，那麼，他便不論本身的得失與成敗，一定要去完成它。

此刻的生死判官褚千仭，早已將體內那精純深厚的眞氣，作了一次完滿而急劇的循環，然後，便全部貫注於雙掌之上。

忽然，只見千手如來鄔長遠暴喝一聲，雙掌連續推出，一陣陣有如山崩海嘯般的狂猛勁

氣，蘊着移山倒海的威力，宛似一波一波永無歇止的巨浪般，綿綿湧出。

這便是千手如來苦練而成的「巨靈氣功」。

生死判官狂笑一聲，雙掌立即疾快絕倫的「呼呼」拍出。

雙方勁氣相觸，又「呼轟」連聲的四散橫流，激得周遭沙飛石走，空氣波動如渦。

在這陣陣不斷的掌風勁氣之中，忽聽得千手如來厲叱一聲，頸項之間那串如三角鱗片般閃閃發光的鋒利物體，已在他頭顱一旋之下猝然飛出，挾在暴烈無比的勁風中，若滿天花雨般，襲向生死判官褚千仭。

這便是千手如來鄔長遠成名暗器「三鱗鏢」。

褚千仭此刻但覺一縷縷尖銳勁風，衝破自己深厚勁氣，疾撲而至。

他怒叱一聲，身形疾閃，運掌揮出一團猛烈的罡氣，擊向那如飛蝗般呼嘯而來的「三鱗鏢」。但在他掌風擊出之間，突覺大腿處一陣劇痛，急急低頭一瞥，只見兩片「三鱗鏢」深深嵌入肌膚之中。

生死判官褚千仭面容淒厲，長嘯一聲，凌空而起，在空中黃影一閃，帶着一片令人口鼻皆窒的罡風勁氣，兜頭蓋臉的撲向千手如來。

鄔長遠猛覺勁風罩體，自己的「巨靈功」已然抵擋不住，紛紛波動四散。

他慘笑一聲，雙掌閃電般連續推出，一大蓬甩手箭、白羽矢、毒蒺藜、亮銀鏢，宛如暴

雨般罩向空中撲來的褚千仞。

生死判官狂笑一聲，身形飈然上下翻飛，晃閃之中已絕快無比的拍出七掌，風強勁猛，一掌比一掌來得快捷雄厚，掌掌都具有開山裂石之力。

這便是褚千仞輕易不肯施用的「潛元七掌」。

黃影飛掠，狂風疾捷，只聽得千手如來慘叫一聲，一條左臂已吃褚千仞雄厚的掌力硬生生劈斷，身形倒飛之下，被震翻出五步之外。

此刻，又有十數名巴巴族苗人，刀矛齊舉，蜂湧地衝向生死判官。

褚千仞厲笑一聲，毫不理會大腿上點點滴出的鮮血，身形斗然掠出，雙掌橫掃直劈，指顧間便被擊斃六七名之多。

正在激鬥仇恨的五全毒君郝老卜，目睹千手如來被震飛，面色突然奇異的閃動起來，拼力將赤練帶抖得筆直，點向仇恨，在對方劍芒伸縮之間，忽又借力縱身躍出。

仇恨心頭一動，並未追擊，持劍而立，嚴陣以待，果然，五全毒君那滿面奇異花紋的乾癟面孔突然急劇抽動，一聲冷笑之後，雙手迅速無比的往肩頭上一扯，兩個紫色磁罐，約莫在距離仇恨尚有丈許之際，竟然「波」的一聲，暴裂成四半。

緊接着「嗡」然一響，飛出一蓬為數何止千萬的黑色小蟲，如一團烏雲般向仇恨罩到。

原來這些體形大如蚊蟲的蜂形小蟲，乃是五毒全君郝老卜自苗荒深山毒沼惡池之中，費

盡千辛萬苦收集所得，名叫「青蜂子」。

這些「青蜂子」，每隻有一個尖細的長喙，專門吸取動物精血，並且尾部各具一枚毒針，中者痲痺，立即失去抵抗能力。

每次出動尋食，盡是千百隻聚在一起，一旦遇到其他生物，便群湧而往，悍然而上，直到將這生物團團釘滿，精血吸盡，始才罷休，端的厲害惡毒。

仇恨目光一瞥之下，嘴角浮起一絲殘酷的笑意，雙目注視着那些飛臨的「青蜂子」，左手揮動間，三柄銀月刀揮出，又有數名巴巴族苗人吃銀月刀被腰斬，熱血飛濺中，橫屍地上。

同一時間，一道浩長連綿的劍芒，隨着悠長的嘯聲直飛而起，恍若朵朵白蓮，又如旭陽的萬丈毫光，在空中以眩人神目的快速翻捲着。

剎那間，那些「青蜂子」已完全投入其中，宛如泥牛入海，聲息俱無。

劍芒驟斂，仇恨巍然卓立於地，他再次施出了「了空禪師」絕學——「佛蓮無窮」。

五全毒君郝老卜自仇恨這招「佛蓮無窮」始出之際，面目立時變色，他知道，這式倘用在他的身上，便難逃一刼，於是，就在仇恨身形甫落之際，但見他雙目圓睜，滿面猙獰的將背後一個白色琉璃球猝然向仇恨抖手拋去。

這白色琉璃球飛射至仇恨身前不及五尺，又「嘩啦」一聲碎裂成粉，隨着這白色琉璃球的碎裂，一股彩色絢燦的五色烟霧突然向仇恨瀰漫捲至。

仇恨嘿然一哂，藍衫驀然鼓漲起來，一團淡濛濛的白色罡氣，若一道鋼牆鐵壁般徐徐升起，那中人必死的五彩「赤練氣」甫一接觸到這股罡氣，立時「波波」若沸湯溶雪般消散無蹤。

五全毒君郝老卜眼看自己收集的毒草毒物，經過七七四九天日夜不斷提煉的「赤練氣」，竟在對方那威力奇大的無形罡氣下消散始盡，心中不由又驚又痛。

他那裏知道，這便是昔年「非非和尚」的「彌陀眞力」呢！

仇恨這時左手一揮，三柄銀月刀驟然旋出，一柄斜斜飛起，將兩根射向自己的長矛凌空震落，另外兩柄却「呼」的一聲將兩名正在倉皇逃逸的苗人穿胸透心。

他在面對苗疆掌門五全毒君的無數奇毒之下，仍自氣定神閒的向其他巴巴族苗人出手，而且每次奏功，這份輕蔑，怎不令郝老卜又驚又怒？

五全毒君此刻已橫了心腸，雙目若白痴似的瞪視着仇恨，但是，那兩個佈滿血絲的眼球中，却射出陣陣陰狠惡毒的光芒。

這苗疆掌門人，忽然面現淩厲之色，繼之又緩緩自懷內取出一個長方形的黃色石匣來。

正在這時，激鬥廝殺的人群中，又響起了一聲慘厲得令人汗毛直豎的號叫，一條人影，重重地摔落地上。

五全毒君郝老卜目光急轉之下，不由全身急顫，面色全變，原來，這倒地斃命之人，竟

與皮肉刀子交手的紅衫客魯巴格，也就是五全毒君的得意徒弟。

這時，皮肉刀子簡朝明面如寒霜，揮刀如閃電，將夜梟錢衛逼得手忙脚亂，首尾難應。

五全毒君郝老卜暗一跺脚，驀然，撮唇一聲長嘯，隨着長嘯聲起處，四周嵯峨的黑石中，忽然立起數十個黑衣大漢。

爲首一人，則是一個身形高大，穿着織錦黃衫裙，長髮披散而齊額以心形金環的女子，這女子看不出實際年歲，她面孔膚色滑潤細緻，白皙生輝，映漾着象牙色的柔和光質，蒜鼻小嘴，一對桃花眼，翻動起來，却是春波蕩漾，第一眼予人的形象，便可以斷定是一個十足的蕩娃。

她身旁則赫然站立着司馬長雄，再過去，便是九槐山莊漏網之魚「長臂猿」萬洛、「紅鼻子」勾灰灰、「九鬼飛叉」焦雄，再過來，便是「斷玉掌」毛清、冀南雙煞老大「鐵沙掌」劉松、老二「赤沙掌」劉柏。

嘿！百毒門餘孽全到齊了，三山五嶽的妖魅魑魍會師，正是武林正邪大決鬥的正式展開了。

那女子一現身，即向郝老卜道：「老郝，你是怎樣答應本仙娘來着，如今，還有什麼話說？」

五全毒君郝老卜這時驀然發出一聲長號，將自己中指咬得稀爛，左手打開那石盒盒蓋，

將右手中指的血灑入其中。

石盒中忽然起了一陣粗厲刺耳的呱呱尖叫，跟着便是一陣騷動。

五全毒君郝老卜此刻面色慘白，他大喝一聲後，雙手一推，那石盒立即凌空飛起。

而就在那石盒飛起的刹那之間，其中金光連閃，竟有二條長約尺許，其狀極似蠶形的怪物，呱呱怪叫着飛躍而出。

這兩條背後有着一隻拇指般粗細金線的蠶形狀怪物，身形甫一飛出，隨即迎風暴脹成五尺左右，但見四隻綠色怪眼，發出燐燐光芒，額頭稜角猙獰，一張紅慘慘的大嘴開合不定，行動如電，直向仇恨飛落。

仇恨正凝注着這兩條其狀怪異至極的金蠶狀怪物，暗自戒備之際，一旁正連揮七刀將夜梟錢衛逼退的簡朝明，目光一瞥之下，面色倏然大變，大叫一聲道：「仇少俠，留神……這是苗疆最為狠辣的金蠶蠱！」

簡朝明說得極快，加以風聲又大，仇恨幸而聽到「金蠶蠱」三字，他心中一動，那兩條金蠶已呱呱連叫，快速無倫地向他當頭飛落。

仇恨長笑一聲，那招「志遠高僧」的「極目滄波」立即施出，但見煞氣森森的銀色劍芒，凝聚成一道如倒懸般的天河，絲絲劍氣綿綿不絕的湧出。

那兩條金線毒蠱彷彿知道厲害，又呱呱連聲，飛向空中，却並未遠離，依然在仇恨四周

盤繞不已。

五全毒君郝老卜，那原是猙獰黝黑的面容，此刻已更加顯得毫無生氣，就像在刹那之間蒼老了二十年似的，搖晃欲倒的勉強站在那裏。

原來，這種金線毒蠱為苗疆秘傳的「毒蠱」之一，苗疆這種「毒蠱」十分厲害，可以將這「蠱種」置於飲食之中，無色無臭的給仇家服下，或暗藏頭髮指甲之內，趁仇人不備時，彈入對方七竅之內，那麼，仇家便就得任由施蠱之人任意擺佈。

那毒蠱在人體之內，發作起來却是痛苦萬狀，任你是鐵打金剛，也忍不住這如利刄剜心般的痛苦。

然而，這只能算是極為尋常的蠱毒，最厲害的，就數以五全毒君所飼養的這種「金蠶蠱」了。

這種「金蠶蠱」求之極為不易，乃在深山大澤中，幽暗陰濕的洞穴或石隙內，尋得這「金蠶蠱」的幼卵，然後，再與其他四種極毒的毒物，蜈蚣、蜘蛛、赤線、毒蠍的幼卵，各置入一瓦罐之中，然後以泥漿嚴密封閉，埋入陰濕的地下三尺，待七七四十九日之後，始行取出，這時，罐內的幼卵早已化成幼蟲，因為其中沒有食物，便弱肉強食，自相殘殺起來，而其結果，多半是那「金蠶蠱」的幼蟲獨存。

於是收蟲蠱之人，便須每日以自己中指精血十滴相飼，這種金蠶蠱如能生存，若一日缺

少這種精血，則須以一個始才出生的嬰兒之血相替。

否則，這「金蠶蠱」便會破罐而出，殘害生靈，甚至噬死自己的主人，其生性端的兇殘無比！

苗疆收蠱高手，能養一條「金蠶蠱」已是大爲不易了，而這五全毒君竟飼養了兩條，自然，所耗精血甚鉅，而且，更不知道他曾經殘害了多少無辜的嬰兒。

這時，他將自己體內部分精血逼至中指，餵給這兩條「金蠶蠱」食下，是以他自己便顯得十分虛弱。

那兩條旋空盤繞的金蠶，好似突然兇性大作，呱呱不斷的尖厲嘶叫，不停在那道深厚的劍光外環繞起來。

此刻，立於黑石之頂的「鬼母」江翠瑤，似乎看出便宜，她嬌叱一聲道：「兒郎們，現下中原餘孽已在苗疆諸友圍困之下，咱們衝呀！」

說罷，率先掠身而起。

說到「鬼母」江翠瑤，筆者在此略作交代，她本來是個苗女，在一個偶然的機遇裏，邂逅了「百毒天君」魏三省，在江翠瑤的預謀下，結下了合體緣，從此，江翠瑤乃以此要挾，而魏三省家有糟糠之妻，且恩愛彌篤……。

本來嘛，男人娶個三妻四妾也沒有什麼，但江翠瑤則要居正，魏三省豈肯拋棄髮妻，乃

受其所挾，將百毒門武功瞞着外人私相授與，而另築金屋。此事本來做得十分秘密，不爲任何人知道，却不料被其胞弟魏平省發覺，趁魏三省不在，開始勾引，一個奸夫，一個淫婦，乾柴烈火，一拍即合，叔嫂通奸，爲恐春光外洩，遂導演了一幕弑兄滅倫悲劇。

魏平省一死，她十分清楚，自己若突然成立「百毒門」，對方必然不會放過自己，乃匆匆逃回苗疆，在途中又結識了司馬長雄，司馬長雄原來是百毒門的護法，乃由他招來百毒門昔日舊屬，經過嚴密的佈置，在各地成立分舵，並用毒控制了展伯彥、申無痕，假借長壽山爲基地，逼迫艾惠玫爲宮主，出面主持百毒門……。

江翠瑤本人在苗疆復佈施色相，控制了五全毒君郝老卜，這一來，她認爲羽翼已豐，可當那優游自在無憂無慮的綠林盟主了。

誰料，因爲刼掠「鎭遠鏢局」的紅貨，而惹出來了仇恨，使金陵一地喪失，心有不甘，乃圖報復，遂產生了一連串的報復，更由於艾惠玫不甘做傀儡宮主，適時倒向仇恨乃導致今日兵伐苗疆。

江翠瑤這時身形才起，背後突然傳來一連串慘叫之聲！

她心中一驚，身形微弓，霍然反折而回，目光瞥處，驚得她幾乎把持不住那口眞氣，險些摔落岩下。

原來，那些立於黑岩之頂，得意洋洋的百毒門下徒衆，此刻竟然有十多個慘叫着翻落岩

下。

他們每人身上要害各處，赫然插着數枚形狀不一的暗器。

這時，司馬長雄掠身而起，狂喝一聲，大叫道：「是那一路朋友，與我百毒門過不去？有種的就現身出來，如此藏頭縮尾，算是那一門子……」

他話聲未完，一聲哈哈大笑起處，百毒門諸人身後的黑岩上，已倏然站出十數人來！

只見當先一人，身材高大肥胖，牛山濯濯，他哈哈大笑道：「你這唇上不生毛的老鬼，想必就是江翠瑤老虔婆整天繫在褲帶子上的司馬長雄了，媽的，老子便是西北幫少當家，『力拔九嶽』俞大元！」

司馬長雄這時身形已起在空中四丈，他聞言之下，心頭不由一震，但仍舊強硬的大叫道：「嘿，且讓老夫收拾你這背後襲人的鼠輩！」

說罷，飛快的撲身下擊，俞大元雙目驟睜，不待司馬長雄近身，已閃電般向前錯出五步，幾乎在他進步移身的同一時間，向司馬長雄攻出九腿十八掌。

攻勢的快速凌厲，已使一側的百毒門下，同時驚呼。

這片掌腿連施的攻勢，幾乎已將周圍二丈之內的空間全然遮滿，而沒有任何一絲可資反擊的空隙。

司馬長雄心頭微震，雙腕向外一翻，並同時發出二十一掌，雙腿旋處，向後猝退三步！

俞大元一擊之下，稍佔上風，他狂笑一聲，大翻身，有如鬼魅般向後飄掠，須臾之間，又向正驚立一旁的「寒戟」商固拍出八掌。

「寒戟」商固原係江北綠林巨擘，與「黃袍書生」趙忌合稱「青黃雙絕」，武功十分卓越，加盟百毒門後，膺任遊巡正副舵主。

他料不到俞大元竟敢同時招惹二人，大喝一聲，雙目中殺機頓顯，雙掌微揚，身形搶進，向俞大元戳出一十三指。

休要看輕「寒戟」商固這迅速戳出的手指，他不但已將雙臂真力全然貫注指下，而更將名震江北的「繽雲戰法」融滙在指中使出，威力之大，實足驚魂動魄！

立於身旁不遠的「鐵翼金睛」伍佰修，冷然嗤道：「適才一個紅衫客魯巴格已送命，如今俞少幫主已經跟對方挺上了……」他說到這裏，向西北幫十名屬下一招手，大喝一聲：「衝！」

十一條人影，隨即紛紛急掠而出。

百毒門中各人，這時齊齊一聲大喝，緊舞兵器，與飛身躍至的西北幫群豪激戰起來。

「鐵翼金睛」伍佰修哈哈一笑，雙臂急速的連續振動，展開他獨擅的「千里振翼」輕功，向正站在一旁咬牙切齒的「斷玉掌」毛清撲到。

二人同時一聲大喝，在空中交換一掌，雙雙落在地上，掌腿如飛的激戰起來。

突然一聲痛苦悶哼傳來，與八臂神煞顧子君拼鬥的紅鵰費成，此時緊皺着雙眉，目瞪如鈴的退後三步，手中那柄月牙鋼鏟，竟被顧子君威力無儔的大力千斤掌震得彎曲如弓了。

費成大喝一聲，將手中彎曲的月牙鋼鏟，「嘶」的一聲向顧子君拋到，同時雙掌微微提起，閃電般向八臂神煞推去。

顧子君一掌震飛那彎曲的鋼鏟，突覺驟勁襲體，目光一瞥，驀然發覺紅鵰費成的十指，竟完全變爲晶瑩透明的顏色。

他心中一震，暗呼道：「這是『血鬼手』！」

念頭在他腦中一閃即逝，只見八臂神煞顧子君，此時紅髮、紅髯根根倒豎，他那威猛沉練的面容，亦倏然轉變得凌厲無比！

他大喝一聲，單掌揮出，推出一團罡烈勁力，左手向胸前一掠，七面金光閃閃的黃銅飛鈸呼嘯飛出。

以紅鵰武功來說，與八臂神煞顧子君相比，也只相差一二籌而已，此刻他們已激戰了五百招以上。

但是，武功一道，最是現實，即便是毫釐之差，也不能僥倖，何況相差到一兩籌，只聽轟然巨響中，八臂神煞因僅用單掌出擊，被震退出兩步，全身眞氣微微浮動。

紅鵰費成亦被那沉厚的大力千斤掌震得退出一步，但是就在此刻，那七面如魔鬼也似的

鋒利銅鈸，已分成七個不同的方向，斜斜飛到，空中精光閃耀，銳氣如風，四面八方，全爲這七面飛鈸的輝煌光彩所籠罩。

這就是八臂神煞顧子君名震江湖的「奪命金鈸」。

紅鵰費成但覺四面八方，完全被罩在那急勁如削的銳風中，彷若汪洋巨浪，漫天而至，根本無法閃躲。

於是，慘號之聲驟起，就原來他在拚力將四面銅鈸震落地上之際，手中已是鮮血淋漓，另外三面飛鈸的鋒利緣口，深深地切入紅鵰費成的前胸及後背。

他痛苦的在地上翻滾着，雙目怒睜，鮮血汩汩的自嘴角湧出，指印陷入面孔的肌膚之內

終於，一切歸於靜寂！

紅鵰安靜的躺在地上，雙目仍然圓瞪着，毫無意識的望着那灰暗的天空，脅下紅色的兩翼，被山風吹得獵獵作響，這苗疆的第一把高手，也走上了與紅衫客魯巴格同樣的路途。

雖然，四周戰況仍激烈進行着，箭矢紛飛，紅鵰他已是不聞不問了。

兩條盤繞迴旋的金蠶蠱，這時又呱呱的兩聲尖啼，猝然在仇恨舞起的劍芒中找到一條細微的空隙，兇悍的向內撲入。

然而，志遠高僧窮一生所學研創出來的絕學，豈會有一絲空隙爲敵所乘，而是仇恨打定主意，速戰速決的計策下故意露出的破綻。

五全毒君郝老卜心中一喜，雙目神光一閃，凝注着自己所飼養的毒蠶，他期待着看到敵人在金蠶蟲利齒啃噬之下，那悲厲呼號的慘狀。

然而，就在他笑容初展的一剎，劍芒忽然暴漲，「呱」的一聲淒厲叫聲起處，空中血雨飛洒，兩條凶殘無比的金蠶蟲，被那快捷得匪夷所思的劍芒絞得粉碎。

仇恨此刻，已安心不叫郝老卜逃出劍下，他狂笑一聲，身形如鬼魅般向前掠去，手中金龍赤火劍倏然閃射出一片浩浩光芒，更有九股拇指粗細的精芒，挾着絲絲破空劍氣，以無比的威勢罩向五全毒君全身要害。

郝老卜大叫一聲，手中赤練帶傾力回擋，但是，就在他那五色絢麗的長帶開始向後折回之際，冷森森的劍鋒已在他身軀上急刺的刺入九劍。

九股鮮血狂標而出，郝老卜整個身軀被那浩然的劍氣帶出五步之遠，微一抽搐，即一命嗚呼！

這苗疆派的第一高手，五全毒君郝老卜，終於在「極目滄波」的第七式「九神抱命」之下濺血斷魂！

幾乎就在同一時刻，夜梟錢衔亦發狂般在地上痛苦的翻滾着，只見他身上正有一條條紫色小蟲，向他膚體七竅鑽入。

這是他情急之下，向皮肉刀子簡朝明發出追魂十二毒之一——「七屍化骨蟲」。

但是，却在簡朝明一招「天羅地網」反擊之下，將內盛「七屍化骨蟲」鐵筒兜回，反撞在錢衔的身上，鐵筒碎裂，而那些毒蟲紛紛鑽入錢衔體內。

他嘶啞的慘叫着，四肢亦在不停的痙攣抽搐，不到片刻工夫，已化為一灘腥臭的黃水。

這陰狠毒辣的苗疆雙凶，終於作法自斃，自食惡果，死在他自己所飼的歹毒毒物之下！

這時苗疆派可說是大勢已去，但是，僅剩的三絕，青鵬布洛雄、白鶴陳少清及金鳳凰夏侯玉等三人，仍在披頭散髮，目瞪如鈴的浴血死拼，毫無畏縮之色。

巴巴族的苗人，此刻倒斃了八十多人，其他苗人，大部分逃逸無蹤，但仍有數十人在號叫着，揮舞手中的刀矛，向中原群豪進攻。

現在，戰況已經很淒涼了，黑石嶺入口處一聲石破天驚的吶喊，丐俠勿棄身穿百結衣率領着老少群豪衝殺而入，頓時刀劍橫飛，掌影飛舞，巴巴族苗人又有二十多人衝上迎戰，戰況於是又變得激烈起來。

仇恨正將兩名苗人震飛，耳際猝然聽到一聲嬌呼：「仇哥哥，我來助你！」

這聲音他太熟悉了，那是魏葦，由於魏葦的出現，他知道丐俠已經開始全面進攻了。

就在這時，魏葦已被五名巴巴族凶悍的苗人堵截下來，刀劍併舉的拼鬥起來。

跟在他身後的林伯駿、艾惠玫，雙雙一聲叱喝，竿劍並舉，也加入了戰圈。

仇恨正凝神注視，突聞林伯駿大喝一聲，一名苗人已被他震得滿口鮮血狂噴，栽出老遠

，魏葦却不趁勢突出，仍然揮動手中利劍，攻向其他兩名凶悍苗人。

方待掠身上前，一個臉刺花紋的苗人，將那形似筒簫般的吹筒，湊至唇上，用力一吹，「颯」然一聲，一支鋒利尖銳的吹箭，閃電般向仇恨背後襲到。

仇恨驟覺身後銳風襲來，他正運氣反震，魏葦却驚呼一聲，向仇恨背後慌忙撲至。

由於她來勢太急，身軀又向前微俯，手中劍尚未舉起，那支吹箭已到了喉間，仇恨大喝一聲，一把將魏葦摟在懷中，如巨鳥般身形飈然拔空而起。

幾乎在同一時間，一聲嘶叫起處，另一名苗人胸前，已被他同伴的這一支吹箭打入，眞是險到極處！

仇恨身形一落，眼前人影急閃，鐵翼金睛伍佰修氣喘如牛的掠到。

仇恨一見之下，乃大聲道：「伍前輩，那邊情況如何？」

伍佰修略一喘息，用手中赤銅烟桿砸飛了突然襲到的三根長矛，大聲答道：「勿老此刻尋着那司馬長雄，他在一見之下，立即不由分說，衝上去就打了起來……」

頓了頓，又道：「寒戟商固原與雙連掌浩飛有過一段樑子，所以，他要老夫讓下來由他接替，醫俠任老却力敵冀南雙煞劉松、劉柏！」

這時，那邊又傳來一聲哇哇大叫道：「喂喂，老猴子，不要再報告戰況了，這狐狸精纏着老夫不放，這却怎生是好？」

各人聞言望去，只見大力尊者勒烈，此刻手中倒提着一個巴巴族苗人，掄得呼呼直響，將那金鳳凰夏侯玉迫得招架不迭，狼狽已極！

仇恨這時低頭瞥了魏葦一眼，悄聲道：「葦，妳隨伍前輩在一起，以免我放心不下……

……」

魏葦心中浮起一陣甜絲絲的感覺，溫馴的向仇恨點點頭，她心中興奮極了，夫君並不是喜新厭舊之人，他並沒有忘記自己，處處仍爲着自己安危着想，她輕跨兩步，默默地站在伍佰修身旁。

仇恨身形如電，掠向激戰之處，振喉大喝道：「苗疆諸人聽着，凡是此刻放下武器者，一律饒其不死，否則休怪吾等心狠手辣！」

他說話的聲音雖大，却是漢語，苗疆諸人之中，除了僅存的苗疆五絕可以聽懂外，餘下的苗人，可說根本一句也聽不懂！

這時，那白鶴陳少清，看見己方傷亡之慘，將心一橫，陰笑一聲，用苗語說了幾句話，倏然間，一陣飛蝗也似的長矛，猝然襲向仇恨。

仇恨當然明白，苗人這種舉動，定是陳少清適才幾句話所激起的，怒叱一聲，身形暴閃，口中嘿然喝道：「陳少清，這是你自己找死！」

一言甫畢，皮肉刀子簡朝明長身而起，修羅刀匹練也似往來橫掃，剎那間，又有十數名苗

人屍橫就地。

生死判官褚千仞，却一聲不響，身形疾起，撲向白鶴陳少清。

白鶴陳少清輕身之術，十分超絕，他這時方始躲過黑水一寒孫絕三腿急攻，斜刺裏一陣勁風又猛撲而來，他爲人最是刁滑，驟覺這勁力之強，絕非自己功力所能抵擋，情急之下，閃電般掠向青鵬布洛雄身旁。

青鵬布洛雄此刻正將獨臂金輪石魯逼退兩步，突覺一股淩厲無匹的勁氣，向自己身側撲來。

他驚怒之下，暴叱一聲，手中天蜈鈎倏而幻成一片異彩，倒揮而出。

「劈啪」一聲脆響，青鵬布洛雄已狂吼半聲，頭顱破碎，手中那一對奇形雙鈎，亦淩空飛起。

他已在生死判官褚千仞威力無匹的「潛元七掌」下，一命嗚呼，但是，生死判官褚千仞前胸，亦被那天蜈鈎劃破了一道三寸長的血槽。

白鶴陳少清更被眼前這黃衣佝僂的老人這種不要命的拚鬥震懾住了，他身形急閃，便待逃走！

但是，一聲狂笑起處，黑水一寒孫絕，掠身攔在面前，嘿嘿笑道：「好朋友，火搧起來了，就想一走了之？」

白鶴陳少清雙目赤紅，怒叱一聲，雙掌自相反的角度，怪異無比的攻出七招。

就在黑水一寒身形微閃之際，側旁金芒連閃，一道金虹，「呼」的一聲，衝向白鶴陳少清，直襲中宮。

白鶴陳少清在不防之下，突遭奇襲，不由心膽俱裂，大喝一聲，雙掌全力擊下。

人影連晃之中，白鶴陳少清面目慘白，雙手緊緊搗住胸口，鮮血像湧泉般自他指縫中流出。

那突然衝到之人，正是獨臂金輪石魯，此刻他却坐在地上，面色慘白，口中鮮血狂噴，在他的金輪利角之上，正淌滴着縷縷鮮血。

黑水一寒孫絕見狀之下，心中一震，匆匆上前道：「老石，你傷得如何？」

獨臂金輪淒然一笑道：「恐怕兄弟不成了……這廝……兩掌倒有……大半力……量……擊在……兄弟……背……背上……」

黑水一寒輕輕抱起獨臂金輪石魯，急步向一邊行去，這時，醫俠任重已經過來，道：「孫老弟，把這人交給我！」

黑水一寒匆匆一瞥，生死判官褚千仞，此刻已將身上傷痕，敷藥包紮妥當，西北幫幾名受傷屬下亦在一起，盤膝趺坐地上，微微閉目調息。

千手如來鄔長遠斷了一臂，亦坐在後面，他十分頹喪的低垂着頭，斷臂之處，正由范萍

用兩片木板固定著。

在另一方面，雙連掌浩飛宛似瘋狂一般，悍不顧死的步步逼向司馬長雄，掌勢沉如山岳，連綿不絕，司馬長雄功力高強，本可抵擋不敗，但是，再加上一個八臂神煞顧子君，場面就完全不同了。

在雙連掌浩飛反撲司馬長雄之際，顧子君與皮肉刀子簡朝明已互換了對手，由顧子君對付斷玉掌毛淸，簡朝明協助雙連掌挾擊司馬長雄。

皮肉刀子簡朝明十七年前就揚名「大峪關」，手刄「虎頭幫」老大雷泰，雖埋名隱姓十七年，一身功夫並未擱下，比以前更爲精進，而雙連掌浩飛一身技業，足以驚鬼泣神。

司馬長雄雖爲百毒門元老，武林之中的有數人物，但在這兩位一流高手合攻之下，已是招架不靈，步步危機。

八臂神煞顧子君硬接了斷玉掌毛淸七掌，大聲道：「浩飛，除惡務盡！」

雙連掌浩飛連出二十一掌、十七腿，大聲回應道：「斬草除根！」

八臂神煞顧子君驀然怒喝一聲，身軀急速推進，呼轟四掌中，跟着又是不要命的連攻九招十四式。

司馬長雄目眥欲裂，厲吼聲中，猛然倒旋而出，雙臂一張，倏升九尺，「凌雲十六式」中，最狠毒的三式「凌空俯地」、「雲中搏禽」、「一手穿雲」急展而出，聲威厲烈，懾人

至極！

雙連掌浩飛不退反進，掌勢起處，展開了「九方四掌」掌法。

皮肉刀子簡朝明冷冷一哂，修羅刀斜指左右，又迅速伸向中央，隨着這一攏之力，金芒似匹練般罩向了司馬長雄。

不斷的巨震暴起，其中還挾着兵刄的清脆聲，司馬長雄滿口鮮血的飛出三丈，雙連掌浩飛亦面色慘白，搖搖欲墜，皮肉刀子未與對方接實，因此僅僅退出了一步而已！

雙連掌浩飛厲叱一聲，長身跟進，抖掌之間，又是聚成一排的十六掌。

皮肉刀子簡朝明深恐同伴有失，擰腰欺身跟進，修羅刀削向對方兩脅，出招迅捷無比。

司馬長雄已然感到五內如焚，口乾舌燥，他踉蹌退出五步，右掌急拒雙連掌浩飛，左掌猛砍皮肉刀子，招式一出，又竭力向後縱身躍退。

浩飛似乎殺紅了眼，根本不理會敵人劈至胸前的一掌，雙掌猛往下擊，兩脚則猝然飛起，踢向對方前胸。

皮肉刀子亦不甘落後，身形一伏，如流矢般射向司馬長雄洪門之內，右手修羅刀攻向敵人「中府」、「雲門」、「天府」、「夾白」四穴，左掌却箕張如爪，扣向了對方的大腿筋脈。

司馬長雄「嘶」的厲吼一聲，下身硬生生突收半尺，雙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然劈向

雙連掌。

於是，一聲「轟」然大震起處，積雪飛揚，雙連掌驀然彈高兩丈，熱血瀝瀝洒落，司馬長雄雙脚却陷入地下半尺，面色如蠟，雙目怒瞪不瞑。

原來，他雖然已將雙連掌浩飛震起兩丈，但浩飛掌勢反掌之力，亦使他內腑受創甚鉅，何況，他能躲過下身的筋脈受制，却避不過皮肉刀子簡朝明修羅刀的攻擊。

皮肉刀子簡朝明手法是狠辣的，他的修羅刀便是刺在其他六道亦能使人受傷不淺，更匪言這四處人身重穴了。

司馬長雄——這位百毒門的元老，武林一時的江湖雄才，甚至沒有哼出半聲，便在這兩位中原豪士的手下命趨黃泉，真是生來何其有威，去時多少淒涼啊！

雙連掌浩飛脚步不穩的在地上打了個踉蹌，皮肉刀子簡朝明急步過去將他扶住，沉聲道：「浩兄，請即退下去休息一會。」

雙連掌浩飛強自憋住一口真氣，閉目調息片刻，斷然說道：「斬草除根，今日若不將百毒門除去，浩某絕不退去，老簡，咱們繼續行動。」

皮肉刀子與雙連掌情交莫逆，所以當他聽到簡朝明向他述說仇恨如何救他，而百毒門反用火攻他的時候，立即與起兩種不同的反應，一是仇恨以德報怨，一是百毒門心狠手辣，於是，慨然答允助仇恨一臂之力，並代邀好手參與其事。

簡朝明知道他這位摯友性烈如火，爲人執拗，一經決定之事，決然無法更改，只有略略搖頭，低聲道：「那麼，浩兄，請與簡某偕同行動。」

浩飛啞聲大笑道：「老簡，你還怕姓浩的被這般狗賊子宰了不成？」

說罷，咳了兩聲，奮力殺去，皮肉刀子簡朝明嘆了一聲，急忙跟着環護左右。

這時，百毒門已處於絕對不利之勢，四十多名徒衆經過激戰之下，傷亡累累，剩下不足二十人，雖然，中原群豪方面亦有傷亡，但却士氣如虹，越戰越勇。

仇恨與「鬼母」江翠瑤之戰，已超過了三百招以上，看情形，二人在一時半刻之間，仍然無法分出勝負。

「鬼母」江翠瑤精於採補，故而功力深厚，面首衆多，所學也極爲博雜，她已將今昔所習得的武功，全部施出，但是，却僅能維持一個不敗的局面而已。

場外的戰況，她雖然看得十分清楚，而中原群雄採取的各個擊破戰策，她亦洞澈於心，但是，明知道了却無力加以遏阻，不等於不知道麼？

以她的對手——仇恨的一身超絕武功來說，她是決然無法抽身兼顧別人的，而且，江翠瑤十分明白，仇恨目前所施展的技業，雖然凌厲精博，却好似仍有所保留，未盡全力一般，就好像她直到目前爲止，尚保留着她最後看家本領一樣。

於是，她緊咬着牙關，雙眸透出火一般的炙烈憤怒，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手中粗重逾

恆的葛籐拐杖上下翻飛，時圈，時點，時挑，時劈，進如神龍舒捲，退似靈蛇閃擊，輕靈得像空中一絲雲彩，又沉重得有如萬鈞的山岳，她已將手中的兵器與心相連，可心隨意念縱馳左右。

三四

但是，她的對手——仇恨瘦削的身形，如一條有形無實的幽靈，在冥淼中任意來去，在不可察覺的淩厲杖影中上下穿走，而每於千鈞一髮的空隙裡，做着最爲狠毒的攻擊，在不足方寸的空間，有着瞬息萬變的招式，每一點，每一絲却可制敵死命，每一條脈絡的移動都蘊含着無比的眞力，任何一處關節的曲折都洋溢着浩瀚的罡勁，金龍赤火劍的光彩眩目奪神，嘯聲如泿，懾人魂魄，招式的詭異精卓，更是驚世駭俗，令人不寒而慄！

那邊，八臂神煞顧子君與斷玉掌毛淸之戰，亦已進入白熱化，顧子君唇角抹起冷酷的笑意，其中孕育的殺機更濃厚了，他淋漓盡致的施展着他的大力千斤掌，一招一式，俱含有那渾厚的混元眞氣，掌指腿出，銳風疾厲，大有斷石裂碑之功，更狠的，尚在他那連續不停，游移難測的快迅攻勢，往往在敵人出手拆解之前，便已變化改易，令對方防不勝防，躲不及躲。

斷玉掌毛淸力戰數撥強敵，早已內力不繼，何況他功力之間，本就不及八臂神煞，此刻在敵人傾力硬攻之下，更是捉襟見肘，首尾難兼。

此時，雙連掌浩飛則加入力拔九嶽俞大元身旁，對那冀南雙煞，劉松、劉柏二人武功雖已

登堂入室，鐵沙掌、赤沙掌亦頗具火候，但他們的敵手是西北幫少幫主，未來該幫繼承人，對付一個尚能勉強支持，再加上雙連掌浩飛就有得消受了。

他倆一會使出「萬仞掌」，一會又以鐵沙掌、赤沙掌迎敵，兄弟二人，心意相通，交相施展，掌影千百，絕招倏出，但卻步步後退，受制於面前兩位絕世高手恢宏威力之下。

雙連掌浩飛那兩道煞氣騰騰的濃眉，往上聳吊，雙目滿佈紅絲，鐵掌翻飛間，着着不離敵人要害大穴。

力拔九嶽俞大元仍是穩紮穩打，閃躍如風，配合雙連掌的攻勢，步步緊逼，不容敵人有絲毫喘息之機！

看情形，冀南雙煞一對難兄難弟，只恐最多也支持不上二十招了。

黑石嶺洒滿了斑斑鮮血，腥紅得刺目，躺滿了慘怖的屍體，猙獰得嚇人，空氣中有着寒瑟，寒瑟裡含蘊着無休無止的殺機。

八臂神煞顧子君也正對他的對手——斷玉掌毛清施以猛烈的攻擊。

而這時，對斷玉掌毛清動手的，除了八臂神煞顧子君之外，又增加了林伯駿。

這位八奇之首衣缽傳人，心痛恩師之殤，對百毒門更是痛心疾首，所以一上來殺着頻施。兩人聯手之力可想而知，斷玉掌毛清雖然武藝高強，卻也束手無策，左支右絀！

驀然，一聲慘叫自側旁不遠處傳來，一名百毒門堂主被鐵翼金睛伍佰修一掌震斃。

百毒門的十名堂主，已去其七，僅有另外三人，猶在浴血苦戰。

金鳳凰夏侯玉，這時已能勉強站起，當她受創倒地之後，中原群豪並沒有任何一個人乘隙下手，夏侯玉與大力尊者勒烈對敵，眞力耗損之鉅自不待說，而內外創傷亦十分不輕。

她傾力舒動了一下筋骨，蒼白的臉孔起了一絲痙攣，目光向慘厲的鬥場中緩緩移動，終於，她咀角緊抿，悄然無聲的向正在力鬥冀南雙煞的雙連掌浩飛逼近。

就在她隔着雙連掌浩飛不足尋丈之遙時，大力尊者勒烈冷笑着橫身攔在面前，齜牙一笑道：「狐狸精，現在可以站起了是不？中原道上之人還算遵從江湖道義吧？」

金鳳凰夏侯玉眼皮一眨，微整蓬鬆雲鬢，藉着這個微小動作，她已在暗中將體內波動的眞氣，做了一次適當的調整。

大力尊者勒烈冷哼一聲，道：「我說狐狸精呀！妳就別動歪點子啦！妳的一舉一動全在我這張天師法眼之下監視着，妳不但不感懷未乘人於危之恩，大約是想來一次突襲之戰吧？」

夏侯玉心計歹毒的露出嫣然一笑，就在她的笑容適才展露的剎那，她運足全身功力，恍若閃電般猝然擊出二十一劍，劍劍相連，勁氣瀰漫，自四面八方向大力尊者勒烈刺擊而去。

這正是她一百二十八式「鳳凰劍法」。

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大力尊者勒烈估不到這位女羅刹在受創之後，仍能發

揮如此威力恢宏的劍招，驚怒之下，欲待閃避已是不及！

他雙目倏睜，大吼一聲，「混元氣功」立時運起，硬生生的承受對方刺來的劍勢，龐大的身軀驀而向前欺進，右掌急切金鳳凰雙腿脛骨。

於是，一陣「劈啪」悶響倏起，尙加雜着刺耳的骨骼碎裂聲，兩條人影倏分，一往後仰，一往前躍。

那前躍的人影身形一晃之下，雙掌又沉重的倒翻而出，三名持矛襲來的巴巴族苗人被震飛兩丈，滿口鮮血的仆倒地上。

這前躍的人影，正是大力尊者勒烈，他本身混元氣功，已具刀槍不入之能，較之金鐘罩、鐵布衫猶勝一籌，這一劍戳在他身上並未發生絲毫傷害，但是，金鳳凰夏侯玉却因在傷後行功遲滯的牽制之下，被猛衝而入的大力尊者硬生生的劈斷了兩條腿骨。

這時，她一屁股又跌坐於地上，滿臉冷汗如注，全身虛乏脫力，兩條折斷的腿骨更是劇痛如灸，難以忍受，在身軀急劇的抽搐痙攣下，額際豆大汗珠滾滾而下。

大力尊者勒烈並未乘勝下手，倒是簡朝明急速的走來，道：「尊者，你沒有受傷吧？」

大力尊者勒烈濃眉一舒又皺，道：「這娘們還眞狠，要不是我皮厚，怕不給她折了，不過，她已得到了應得的報應！」

簡朝明知道大力尊者勒烈口中那句「皮厚」，是指他的混元氣功，又道：「尊者，我看你

還是退下去休息一下吧，你氣色之間，十分灰白呢……」

大力尊者勒烈豁然笑道：「別替我擔心，老刀子，我已服下內創藥了，現在，倒是盡速解決那些殘敵的敵人才是正經，莫不成還眞得讓丐俠幾個老傢伙親自動手？……」

皮肉刀子、簡朝明向四處一望，搖頭道：「百毒門這一次可謂一敗塗地了……目前不但傷亡殆盡，連老虔婆江翠瑤也似乎有些吃不住勁了呢！喝！仇少俠那身功夫眞是嚇人，看來，咱們這些老不死眞該退隱了。」

大力尊者勒烈看了一會，頷首道：「不錯，難怪八奇那幾個老的如此喜愛於他，只怕六十年前『武林帖』創始者的那六位異人武學，六十年後都要給仇少俠播揚了。」

兩人低聲交談了一陣，鬥場中又傳出數聲悲厲的慘號，熱血的洒落中，百毒門的僅存三名堂主，已然全部屍橫當地。

這時，「哼」的一聲悶嗥傳來，二人急忙移目望去，只見冀南雙煞老大鐵沙掌劉松踉蹌退出五步之外，力拔九嶽俞大元正進步追擊。

皮肉刀子低聲道：「劉松這小子活不成了。」

鐵沙掌劉松此刻散髮披面，厲如凶魅，清癯的面孔上血色全失，反掌猛襲力拔九嶽俞大元，掌勢飄渺如幽靈幢幢，難測難揣！

力拔九嶽俞大元牛山發亮，撤身換式，雙掌猛擊對方前胸、下頷、太陽穴，出手之間，

便是連攻敵人的三處要害。

鐵翼金睛伍佰修如鬼魅般閃向一側，雙掌縱橫飛舞，宛如漫天風雪，同時罩向鐵沙掌劉松全身。

幾乎在兩人出手的同時，原本與赤沙掌拼鬥的雙連掌浩飛，一掌逼退劉柏，回馬一槍，雄渾至極的向劉松推出四掌。

在三人的合力襲擊下，猛烈的罡氣有如一塊堅硬的鐵板般充斥於四周，連空氣也變得如此生冷與沉重。

劉松全身倏然急縮，瘦長的身軀在呼轟洶湧的勁氣中做了九次微妙的轉動，陰極的掠出十尺之外，飄忽得像煞一個有形無實的遊魂。

鐵翼金睛伍佰修冷哼一聲，微微弓背，如流矢般緊隨而上，似巨鐘般攻出電光石火也似的三腿二十一掌。

鐵沙掌劉松嘶啞的大吼一聲，雙目驟然暴睜，瘦長的身軀隨着他雙目的暴睜，竟難以思議的以絕快的速度游閃起來，在那令人眼花撩亂的迅速飄移中，自不同的角度，迴異的方向，有如天女散花，掌影成片、成串、成網、成堆的猛襲而至，聲威之盛，足以驚魂裂膽。

雖知，冀南雙煞的武功何以會如此突飛猛進，能在三大高手捷擊之下遮招還擊，說來也是他兄弟的際遇。魏葦手刃親仇，兩人僥倖得免，兄弟逃至一座不知名的大山，偶然在一個

石洞裡，獲得昔年一位邪魔幽冥帝君的「幽冥旋踪十二式」秘笈。

兄弟以此十二式集為大成，包羅了其中最為超卓狠辣的招式，更澈底發揮了鐵沙掌最大威力，不到生死關頭，鐵沙掌劉松不肯輕易展露的。

鐵翼金睛伍佰修驀覺眼前人影晃閃，無盡無絕的勁風，夾在片片掌影急罩而下，掌勢之密，幾已遮天蓋地，無所遁跡。

雙連掌浩飛大吼一聲，及時攻出十九掌，但却每在沾及敵人身前的分寸之間，洞然落空了。

力拔九嶽俞大元的面孔上起了一絲驚異之色，雙手十指倏彈對方全身分佈的十處要害，右脚則狠毒無比的踢向敵人背後鳩尾骨。

這時，鐵翼金睛伍佰修在刹那間使自己鎮定下來，他絲毫不動，雙臂在身側四周閃電般上下翻飛攔截，一陣陣清脆對掌聲密密響起，鐵沙掌劉松終於嘿然退後兩丈，以躲避中原群雄兩大高手的左右挾擊。

雙連掌浩飛追殺敵人，却幾乎被困於敵人掌勢之中，他面孔赤紅的怒叱一聲，再度猛撲而去。

力拔九嶽俞大元冷眼觀看，脚步大轉中，掌影如流星般瀉向劉松，邊沉喝道：「伍前輩，攻他下盤！」

鐵翼金睛伍佰修鋼牙猛挫，厲叱一聲，身形倏然下伏，豎掌如刃，迴環劈斬而出。
鐵沙掌劉松，冷笑一聲，身形疾旋之下，一連六掌，若閃電飛掣般擊向伍佰修的雙脅、背後！

正當此際，力拔九嶽俞大元却欻然搶進，在意念尚不及轉動的一刹那，他仗着混元氣功護體，硬生生的接了敵人飄忽不定的十一掌，左肘微曲，猛搗而出。

鐵沙掌劉松兩面受敵，大感牽制不便，力拔九嶽俞大元左肘一出，他不得不迅速向後躍去，但是，却又有一股凌厲如削的勁氣，自後倏然射到。

這時，他舊力已去，新力未生之際，失着之下，只有奮力閃向一旁，右掌斜劈背後，左手食、中二指一分，急戳俞大元雙目。

雙連掌浩飛大叫一聲，悍不畏死的長身衝上，抖手十六掌，怒劈鐵沙掌劉松。

鐵翼金睛伍佰修亦竟不閃不避，反而迅速迎上，口中冷冷的喝道：「劉松，這次你是死定了。」

雙方的經過，宛如電光石火，在瞬息間接觸。

鐵沙掌劉松做夢也估不到對方竟會使出這不要命的打法，他驚懼之下，將心一橫，依舊原式出手，身軀却奇異的在地平線上飄起。

力拔九嶽俞大元猝然雙目緊閉，頭項竭力向後仰去，強而有力的兩臂驀然伸出，迅速抓

實敵人手腕，但是，鐵沙掌劉松戳來的兩指也恰好點在俞大元的眼皮之上。

時間是緊湊而驚險的，力拔九嶽俞大元大吼一聲，一個旋步大拋肩，猛然將鐵沙掌劉松摔出三丈之外。

雙連掌浩飛十六掌落空，身形急轉之下，已看清一切，他心頭一跳，大叫道：「好一手蒙古摔角式！」

叫聲中，如電撲上，雙掌有若疾雷驚電，猛劈而出。

鐵沙掌劉松料不到對方竟以蒙古摔角式相搏，一次失算，立時身不由主的被一股大力挑出三丈，這時，他眼前一花，一片宛似巨杵般的勁力，已兜胸而到，猛不可擋。

於是，他彷彿拚命般盡力滾向側旁，但是，他這時忘記並非脚踏實地，仍在向下墜落之際，更何況，雙連掌浩飛的掌勢又是如惡魔的邪力般那麼快捷呀！

「吭」的一聲，鐵沙掌劉松被雙連掌浩飛震起五尺，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又被早已蓄勢待發的鐵翼金睛伍佰修一烟桿硬生生的劈出尋丈之外。

雙連掌浩飛目光不移，在鐵沙掌劉松身形未落之前，抖手推出一團掌風，再度將鐵沙掌劉松的身軀捲出七尺，終於「砰」然一響，墜落地上。

鐵翼金睛伍佰修掠身向前，用旱烟桿將劉松仆倒地上的身軀翻了過來，這位冀南雙煞老大，此刻滿臉貼着泥沙與紫血的血塊，肌肉微微痙攣，雙目的精芒灰敗而散亂，全身却在極

度的顫抖着。

鐵翼金睛伍佰修沒有再施辣手，沉冷的道：「劉松，地冷風大，可要伍某送你一程？」

鐵翼金睛伍佰修十分清楚，鐵沙掌劉松內腑早已碎裂，絕然無法再有回生之望了，他言中之意，乃是要爲其早些結束痛苦。

鐵沙掌劉松四肢做着僵直的擴展，咀唇翕合，聲如游絲，道：「雄心……壯志……灰飛……煙滅……奈……何……」

他喉頭「咯」了兩聲，雙目呆滯的凝注天空，咀角有着一抹淒涼的苦笑，澀極了，也慘極了。

這抹微笑留在他的咀角，良久，良久，寂然而永恒。

天空此刻，下着霏霏細雨，似一滴滴的無聲的淚。

鐵翼金睛伍佰修嗒然站起，高聲道：「強敵再去其一！」

雙連掌浩飛正替力拔九嶽俞大元在按揉那雙腫脹血紅的眼睛，大力尊者勒烈不知何時已來到身側，憤怒的道：「便宜了這殺胚，小子，傷得怎麼樣？」

力拔九嶽俞大元坐在地上，微微一笑道：「還好！師父，只是有些疼痛和迷矇，劉松這小子的指勁極強，好在徒兒的眼睛在閉攏時可足以彈出挾有十五斤力道的利箭，更在仰首時避開了他大部分勁力，否則，現在就得找根拐杖了。」

皮肉刀子簡朝明跺脚道：「少幫主，你倒有興趣說俏皮話，適才如此冒險，萬一這對招子當眞廢了，簡某在尊者面前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力拔九嶽俞大元一笑道：「放心，簡叔，不會那麼嚴重，三天之內，即可痊癒如初。」

這時，生死判官褚千仞匆匆走來，大聲叫道：「俞賢侄，剛才怎麼不想要命了？驚得爲叔冒出一身冷汗，又一時來不及上前……」

力拔九嶽俞大元一摸禿頭，綻開一絲眞摯的笑意，用手揉了揉雙目，笑道：「褚叔，別緊張，以三對一再伺候不了那龜兒子，以後那還有臉再在江湖闖號亮字？料不到劉松這龜兒子最後還眞有一手，倒險些吃了他的虧呢！」

生死判官褚千仞正待回答，一聲悶哼傳來，只見艾惠玫一劍得手，刺中了赤沙掌劉柏前胸，林伯駿描金摺扇已猛辣無比電劈而上。

赤沙掌劉柏已一劍致命，再加上林伯駿的一扇，半邊腦袋橫飛，立即委頓的倒在地上。

此刻，所有的拚鬥俱已停了下來，僅只仇恨與江翠瑤、丐俠與九槐山莊的老大九指魔全立兩對，仍在做着殊死之鬥。

太陽的光芒閃耀着場中的四條人影，面色沉凝的中原群豪俱皆圍立四周，每人手中的兵刃，在陽光下泛着森冷的光輝。

仇恨洒脫而飄逸的旋展着手中的金龍赤火劍，忽而翔若眞龍飛舞，忽而幻成霞光萬道，

忽而集聚成如山豪邁，忽而閃爍似極西神火，在雙臂永無停息的揮動中，劍影連施而永無盡絕，在他身形神妙的飄移下，彷彿是水中一條靈巧的游魚，令人驚駭的攻拒翻騰着，而他手中的金龍赤火劍更宛如化爲一條活生生的神龍。

灰色的葛籐杖顯然漸趨強弩之末了，「鬼母」江翠瑤已經黔驢技窮，身手遲滯，她已將六十年來的修爲整個投於這場拚鬥之中，但是，結果却令她感到無比的悲哀與痛惜，己方的慘敗，她早已看在眼中，時至如今，又有什麼法了呢？

忽然，仇恨彷彿手法一緩，「鬼母」江翠瑤連進二十九杖，身形暴閃中，又是一十八掌十七杖。

杖影如山，仇恨左攔右架，連消帶打的拆過，冷然道：「江翠瑤，妳眞想達到玉石俱毀的地步？」

「鬼母」江翠瑤瘋狂般一掄急攻，尖厲的笑道：「不錯，我忘不了這筆血債，我大好基業毀在你的手裡，我要持着你的首級，祭奠他們！」

仇恨長笑一聲，驀而使出半招「南山採藥」，身軀暴旋中，又是一記「千手閃」緊隨而出！

金芒突漲下，「鬼母」江翠瑤急退九尺，反攻十一杖，大叫道：「仇恨，你逃不了！」

仇恨淡淡的飄游三次，連環不停的展出二十三劍，悠悠的道：「不[illegible]，百[illegible]門已註定

於今夕冰消瓦解，我適才之意，乃是問妳是否保留殘命，由我廢除妳的武功，落個安享晚年。」

鬼母江翠瑤迅速的又遞出十招，厲聲道：「仇恨，你做夢！」

仇恨冷冷一哂，沉聲道：「那麼，江翠瑤，妳將無法生離此地！」

鬼母江翠瑤半神經質的狂笑不歇，拚死攻出十掌二十四杖，聲如夜梟般道：「小輩，你若有多少手法儘管使出，試試老娘是否含糊於你！」

仇恨咀唇輕抿，成了一度優美的弧線，他已陷入思考之中，思考着是否要即刻使出他直到目前尚未展露的絕命五招。

這五招，乃「武林帖」中六位異人所共研，但也曾註詮，此五招非到萬不得已，切勿使用，以干天和。

皮肉刀子簡朝明越看越有氣，同時他也存着報復的私心，因爲百毒門用火攻擊過他，於是，在側旁大叫道：「仇少俠，宰了這萬惡的老虔婆！」

雙連掌浩飛也沙啞的叫道：「對！寸草不留，一網殺盡！」

仇恨冷冷的一笑，脚尖輕輕一點地面，瘦削的身軀突然升起，在萬千杖影中略爲穿掠，洒脫無比的像滾筒般翻出八尺，反手十三劍中，驀然長喝道：「天尊至大！」

金龍赤火劍在欻然急震間，一片金蛇似的光彩再度閃爍，盤繞環射，有如烈陽毫光，頂

天立地。

鬼母江翠瑤倔強的釘立不退，「劈天十六杖」舞起，如狂風暴雨，綿綿密密，勁力四溢中，竟然硬生生將這招凌厲至極的攻勢化解。

她鬼號般厲笑一聲，雙眸泛閃着生冷的寒光，身軀忽然平飛而起，以手中葛籐杖做支柱，「呼嚕嚕」如風車般旋動中，已電光石火的攻出二十四腿十九掌。

這是鬼母江翠瑤絕技之一，「乾坤一點」。

仇恨嘿聲吐氣，飄然掠向一旁，鬼母江翠瑤大叫道：「小輩，你就憑仗這點微末之技，想困住老娘麼？」

仇恨大吼道：「地尊至聖！」

二十四條眞龍在金芒中驀然湧現，徐徐連衡相接，彷彿欲乘雲飛去，絢燦無匹。

鬼母江翠瑤雙目冷冷一眨，身形猝然電射而起，雙臂伸縮間，神速至極的上格下架，連消帶打，又險險挺過這招攻勢。

她陰沉的一哼道：「小輩，還有什麼絕學沒有？」

仇恨神色湛湛，穩立於地，悠悠喝道：「南尊怒海！」

金龍赤火劍「嗡」然一震，宛如脫手幻眞，仇恨身軀迅速俯仰，雙臂幾乎不易察覺的在上下交移揮展，光芒暴漲中，祥雲如霧，瀰瀰漫漫，又像煞怒海翻湧，擴散迴旋，威勢驚人

至極！

鬼母江翠瑤雙眸光影突變，她雖然竭力抗拒，却似乎覺得整個天地已在刹那間縮小，向她急攏而到，那威勢無可描述。

一聲慘烈的大叫忽起，這位百毒門的魁首不由自主的被逼退六步之外，身形搖晃不已！

仇恨輕蔑的一笑，石破天驚的大吼道：「北尊穆山！」

他手中這柄金龍赤火劍，幾乎已成精靈般急劇顫動，猛厲的罡風四處飛揚，幢幢光山，列現橫壓，在仇恨暴旋如輪中，一道美妙的長虹閃耀夜空，縱橫上下，蒼穹雖大，却幾乎全罩於那目眩神搖的毫光中。

鬼母江翠瑤傾出全身之力拚命抵敵，身軀如綳緊的弦般微微佝僂，細長的雙臂在神鬼莫測的以極小的幅度揮展着葛籐杖，她長髮飛舞，繽紛如雲，一身黑衫膨脹似鼓，無比的內家眞力，已在刹那間貫注四肢百骸，更滙集於一點施出。

於是，雙方的招式接觸了，呼轟的勁氣撞擊了，金光輝耀的絢麗劍影，如龍吟也似發出「錚錚」連響，仇恨身形急速晃動，但未移半步。

鬼母江翠瑤大叫一聲，鮮血瀝瀝，似一個斷線的風箏般，被那威猛的勁氣震出尋丈之外，黑色衣衫碎裂如粉，露出了裡面的絲質中衣，堅硬如鐵的葛籐杖，更是缺痕斑斑，蒼痍滿目。

她在着地的剎那之間，在空中迅速的轉折了一次，又顫巍巍的挺立地上。

但是，由她目光中的委頓、散漫，及胸前急劇的起伏看來，這位百毒門的魁首，已經受到相當的傷害了。

仇恨的寶藍色長衫，被山風吹得「獵獵」作響，他輕撫着手中的金龍赤火劍，緩緩向前踏出三步，目光凝注着鬼母江翠瑤，冷冷的道：「江翠瑤，『武林帖』的蓋世奇學，妳見識了吧？」

鬼母江翠瑤急速的咳嗽兩聲，雙目怨毒的瞪視仇恨，她竭力平靜的看自己波動不已的眞氣，使自己浮躁的心神安定下來，鬼母江翠瑤自己十分清楚，若在這時魯莽從事，則極可能造成終生的遺憾！

她悄然一瞥不遠處已力虛步浮，危在旦夕的九指魔全立，暗暗抽了一口冷氣。

仇恨有些不耐的道：「江翠瑤，我已放過妳一次，故而給妳喘息之機，現在，若妳願意解散百毒門，放棄獨覇武林的美夢，仇某可代做主張，不再追究妳既往，由妳領着九指魔離去，但是，那一身武功必須廢去……」

鬼母江翠瑤驀然慘厲的長笑起來，用手一指遍地屍體，大叫道：「離去，就這麼離去？百毒門命脈已然斷送於此，我辛苦所建立的基業全已毀去，我的部屬俱屍橫命殞，這些血淋淋的仇恨就如此輕描淡寫的一筆勾消了麼？仇恨啊，仇恨！你想得太天眞了，你想得太玄妙

了……」

仇恨咀角一撇，冷然道：「江翠瑤，妳已快六十歲了，雖然妳駐顏有術，但畢竟已邁入了這個年華，一個人活這麼大年歲並不太容易，我看，妳還是保留殘生，以待善終較佳，以妳風燭之年，便是爭名奪利，又能得到什麼結果呢？」

鬼母江翠瑤全身一陣痙攣，她暴怒的叫道：「住口！老娘還要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前來教訓不成？來吧！小輩，今夜你我必須有一人離開這個世界……」

她說到最後，語氣之中，透出無比陰森與獰厲，顯然她是準備孤注一擲了。

仇恨早已暗中戒備，夷然不懼的道：「那麼，妳是要至死方休？」

鬼母江翠瑤陰惻惻的道：「不用廢話，仇恨，假如老娘不在你們殺平省之前突然患了哮喘症之無法前往助他一臂之力，假如今夕沒有中原這群雜碎幫兇於你，只怕你沒有這麼多說話的時間了……」

仇恨豁然笑道：「江翠瑤，仇恨偏要妳看看在下是否須藉他人之力剋制於妳！」

鬼母江翠瑤忽然仰首向天，大叫道：「來吧！仇恨，你廢話已經說完了，人世間，江湖上，武林中，所有恩恩怨怨要在此刻滙集，做一次澈底的了結！」

叫聲中，她形同瘋狂般猛衝上前，幾乎毫無停息的劈出三十三杖。

仇恨身形暴閃中，斷然沉喝道：「爲吾至尊！」

彷彿蒼穹突然映起一道強烈的閃電，厲嘯聲驚魂動魄的響起，耀目的金光，幾乎充斥天地宇宙，是那麼博大無際，龍形的劍影做着極度的迴旋劈閃，至強至剛的壓力猛然籠罩向四周。

浩蕩的光輝綿延於永恒，千古天地連衡於忽起的幻影中，閃爍、繽紛、縱橫、擴展、再擴展，終於一切都幻向於虛渺。

鬼母江翠瑤由心底驚懼了，她幾乎不敢相信，這奇絕之技，乃是由「人」所創造，由一個「人」所發揮，而且這樣淋漓盡致！

任何一個人，對這招升起的感覺，是顫慄、是驚懼，無所遁形。

在刹那之間，只聽得江翠瑤斷腸般尖叫一聲，手中的葛籐杖驀然挾着萬鈞之力飛射敵人，而在葛籐杖出手的同時，一團宛如皓月也似的弧光也隨着冉冉升起，彷彿天空中忽然又現出無數渾圓的月亮，悠悠的、沉重的，圍繞着仇恨。

任何一個人，自第一眼看到這成串成片的弧光，便會有一種共同的感覺，這不似是一種暗器，這像是一隻隻，一雙雙幽靈的眼睛，充滿了殺氣，充滿了死亡的氣息，生冷而迷幻。

醫俠任重急惶的語聲忽自遠處傳來：「小心，這是『九幽無定環』！」

於是，金芒似怒嘯的海浪，波波湧起，掩遮所有，勁風似九天之上降落的冰雹，橫掃萬物，「嗡」然的顫抖聲中，灰色的葛籐杖有如朽爛的枯木，紛飛碎散，一大半圓形弧光拆落損毀，

但是，仍有一小部份皓月也似的圓弧，却似惡魔的瞳仁般，竟然穿透了這威浩無雙的罡氣，忽然神速至極的向仇恨飛射而去！

像煞燦閃絢麗，呼風喚雨的眞龍矯健騰挪，在仇恨的身側四周盤繞游動，圓形的弧光浮沉上下，似有靈性般去而復回，終於，冷電迸濺中，一切趨向靜寂，半聲驚愕的尖叫繚繞長空，鬼母江翠瑤雙手蕩然，在她傾力施展「九幽無定環」之後，金光狂飈之中，被震飛兩丈之外——她這時的感覺，宛如被一位金甲神所制，又似被韋陀降魔杵搗了一杵一樣，絕望而恐怖。

這時的鬼母江翠瑤，幾乎令人驚恐到欲痴欲絕的地步，那原本嬌艷如花，春情蕩漾的臉孔，此刻是傷痕斑斑，恐怖猙獰，那疤痕是如此紅嫩，又是如此鮮艷，似蚯蚓般佈滿臉上，殷赤的血縱流五官，一雙眸子泛着死魚也似的黯淡光彩，除此之外，鬼母江翠瑤的全身上下，更有着一道道深刻的傷口，血肉糢糊翻捲，腸流骨現。

此刻，數條人影飛向仇恨，而仇恨正默然卓立，左肩右脅，赫然切入兩枚鋒利無匹，泛着森冷光芒的圓形銅環。

當先奔到的是魏葦，見狀之下，驚呼道：「哥，你受傷了！」

皮肉刀子簡朝明亦駭然道：「不好，鋼環切入太深……」

仇恨緩緩一笑，神色淡然，好似這鋒利的銅環，並非入他的體內一樣。

魏葦欲待趨前扶持，仇恨却微一搖頭，道：「葦，沒有關係，眞的沒有關係！」

轉頭回顧簡朝明等人道：「謝謝各位關注之情，這兩枚銅環尙要不了在下一命，噢！那鬼母的確是我出道迄今，所遇到的最難纏的對手，兼之在下判斷錯誤，以爲在那『大尊劍法』最後一招之浩瀚無匹的威力之下，足可破解對方之最後絕技——『九幽無定環』，但是，嗯，就在這判斷稍有失誤之中，雖破去她所有的無定環，却依舊被其中兩枚擊中，在下兩次出山以來，這尙是首次在正面對敵受傷呢！」

林伯駿見仇恨侃侃而談，眉頭都不皺一下，他却有些擔憂的回頭望了身側的駝俠邵松一眼，低聲道：「師哥，依小弟看來，你還是坐下讓任師叔看看爲佳……」

駝俠邵松亦道：「孩子，別逞強……」

仇恨道：「爹，眞的不要緊，這兩枚銅環，切入肩頭的深約寸許，幸而孩兒已避過主筋，僅是皮肉之傷而已，脅下這一枚亦被孩兒以肋骨間的韌膜夾住，未曾傷及內腑，爹，你應該信得過孩兒不會謊言矇騙的。」

中原群豪聽得咋舌不已，他們想不到仇恨功力之深，竟達到能以骨骼關節却敵的地步。

醫俠任重已招過范萍揹着藥囊走來，便待爲仇恨動手治傷，仇恨低聲道：「稍待片刻吧！任前輩，在下尙有幾句話要問問江翠瑤，再遲，恐怕就沒有機會了。」

說着，舉步緩緩向鬼母江翠瑤躺着的方向行去。

當他未至鬼母江翠瑤身邊，在眼神瞥及對方那恐怖的面孔時，亦不由背心一涼，但是，他仍然不露聲色緩緩的道：「江翠瑤，抱歉之至，這是妳逼得在下不得不如此做，現在，我有幾句話想問妳，希望妳能據實告訴在下！」

鬼母江翠瑤艱辛的將目光移注仇恨，喘了一口大氣，孱弱的道：「好……你問……吧！」

仇恨道：「江門主，可扎欽漢與馮奇兩位是不是落入妳手中？」

鬼母江翠瑤道：「不錯！」

仇恨道：「人呢？」

「死了。」

「胡說！」

鬼母江翠瑤痙攣了一下，孱弱的道：「凡是……背叛我……我的……都……都應該……得……得到……應得……的報……報應……」

仇恨忽又問道：「江門主，據『儒俠』孔前輩告訴在下，艾惠玟的親生父親亦已落入妳手中，是麼？」

鬼母江翠瑤雙眸中倏射異彩，語聲竟奇異的轉爲清朗，道：「問得好……仇恨，他原本就是我的丈夫，因爲窺視那本眞經，才與艾霞親近，生下了艾惠玟那小賤人……後來他被展

伯彥、申無痕追殺，表面上雖只斷去一臂，實則受了嚴重內傷……」

她又喘了一口大氣，續道：「我為了替夫報仇，一面勤習眞經所載絕技，一面不惜犧牲色相，網羅高手，誘迫他們交出武功，武林傳言我是百毒門上一代掌門人的寵妾，那是我故意放出去的謠言，為了獲取百毒門這股實力，才和魏三省親近，再誘魏平省，使他們兄弟鬩牆……我的計劃，雖然一步一步實現……但，天不從人願……奈何？」

仇恨咀角一陣抽搐，默然無語。

鬼母江翠瑤驀然身軀一顫，狂吼道：「我恨……恨……我好恨……」

一大口鮮血，自她口中猛射而出，吼聲乾澀，終於低沉，而至趨向寂靜。

於是，仇恨默然一聲長嘆，這一段秘辛，默默埋藏在他心中，他不願透露，甚至連自己所愛的人——艾惠玫也不願透露。

那邊，碩果僅存的九指魔全立驀而慘厲的高叫道：「滅完了，百毒門，九槐山莊的先人們，現你們最後的神威吧！……」

九指魔淒厲的語聲尚未停息，在揮舞閃縮的引龍索光影之下，又倏而射出另一條彩色繽紛，絢爛輝煌的光帶，帶端頂着一個佈滿利刺的銀珠，銳嘯如鬼號般破空而起。

這條彩帶，乃是九指魔全立護身救命之寶——「九飛索」，也是他不到瀕臨絕境之時，決然不肯使出的利器，自然，九指魔全立此刻將它使出，足以證明其情勢之惡劣達於何種地

步！

丐俠勿棄欻然掠後數尺，冷冷一哼道：「全立，困獸之鬥，何濟於事？」

身形暴閃中，「龍虎掌」之絕學「波來波去」、「漩浪如山」、「怒濤澎湃」已倏而展出，雙腿迅捷的連環飛起，急點敵人腹下「堅絡三焦」要穴，攻勢犀利無比。

九指魔全立大口喘息着，左右盤旋封拆對方的攻勢，雙手的引龍、九索二索，上下翻掠，縱橫如電，閃閃寒光挾在一片索影之中，有如無數條毒蛇的眼睛。

在電光石火般的相互交擊中，二人又快速的互攻了十六招，九指魔全立非但未能挽回頹勢，却更形狼狽的被逼出八步之外。

立於一隅的仇恨，這時才由醫俠任重緩緩將肩頭上的一枚鋒利飛環拔出，鮮血汩汩流溢中，范萍趕忙為他敷抹金創藥。

仇恨面色沉凝的注視着場中的變化，神態絲毫未變。

醫俠任重又輕輕將脅下那枚飛環用兩指拈出，再度抹上金創藥。

當傷口剛剛包紮妥貼，驀地，丐俠大吼一聲，連環猛擊中，身形暴閃，轉了一個巨大的弧度，立時有如夜空的銀河突崩，群星繽紛隕落，無盡無絕，漫天縱橫的掌勢，腿影、肘山、指風，沒有任何一絲間隙的綿綿而到。

仇恨已經瞧出，勝負即刻可判，丐俠已經施出最後絕技——「七旋合斬」。

九指魔全立聲嘶力竭的狂吼連連，半步不退，「九飛索」與「引龍索」宛似兩條瀕臨死境的毒蛇，瘋狂而兇猛的揮舞伸縮，帶着利刺的銀球上下翻舞，鋼環與尖錐上下交織，佈成了一道無懈可擊的光網。

丐俠豁然長笑如雷，身形似鬼魅般在敵人身側快速閃掠，一個急旋中，厲聲叫道：「全立，閣下之死時已到！」

「到」字尚未說完，他那身飄拂的百結衣已倏而暴漲，眞氣瀰漫，身軀彷彿怒海中的漩渦，帶起一陣驚魂動魄的刺耳厲嘯，掌影腿勢，有如自長空，自虛無，自四面八方疾撲而至的魔手，不容喘息，不容思量，不分先後的向九指魔洒瀉而到。

招式之繁密，變化之複雜，勁力之充斥，幾乎已不是在一個「人」的天賦下所能發出的。

「七旋合斬」的八個招式，這時已被丐俠在刹那間一口氣使出，亦即是說，丐俠壓箱的絕技，已傾囊倒出，本就勁烈的威力在瞬然間又增加了八倍。

彷佛一聲巨雷平地而起，蕩心攝神，却又在刹那間趨向寂靜。

丐俠勿棄所着百結衣，自襟以下，破裂兩尺，血漬殷然，他冷冷卓立，咀角那抹深刻而冷酷的微笑，依舊古怪的浮現着。

九指魔全立却已橫臥地上，口中鮮血如泉水般向外狂噴不已，全身上下猶在抽搐不停。

他在手中「九飛索」「引龍索」以一招「碎玉殘金」的煞着出手後，連中了敵人三腿九掌，現在，縱然是華陀再世，也挽救不回他的生命。

□ □ □

地上，除了遺屍處處，便是遍地兵械，還有灘灘血跡，仇恨自行至千手如來郞長遠面前，抱拳道：「在下遠赴苗疆，並非與貴派結怨而來，更沒有與郞兄結怨之心，奈何貴掌門人不明事理，不幸發生這次爭執，郞兄不幸斷了一臂，在下委實深感歉疚……」

千手如來郞長遠抬頭苦笑一聲，黯然道：「老夫如今已成階下之囚，自敝掌門人聽了江翠瑤的話之後，也就料知有今日之事，然則全派所指，豈能獨清？便請尊駕莫爲個人好惡，仍依貴方衆議而行，老夫絕無怨言。」

千手如來郞長遠尚能重義安信，雖然失手遭擒，却仍不愧是條鐵錚錚的漢子。

仇恨微微一笑道：「郞兄何須如此？在下深知郞兄早有化解今日一劫之心，即此一端，足以證明郞兄立意之光明磊落……須知江湖闖蕩不易，在下甚望自此之後，郞兄能永記今日之教訓，莫以輕啓戰端爲易事……」

千手如來郞長遠緩緩立起，凄然道：「江湖風險，老夫早已嘗盡，事前已立定心願，不論此役勝敗，老夫亦將歸隱於一荒山……如今老夫既蒙尊駕拯救於前，又蒙尊駕寬待於後，今後有生之年必常以此爲念！」

仇恨微微一笑道：「鄔兄能如此急流湧退，在下實感欽服不已！」

千手如來鄔長遠一瞥斷臂，苦笑道：「這條斷臂，也可以留做終生紀念，並可以為日後警惕，窮兵黷武之舉，必不能成事！」

仇恨在心中不由默默嘆息。

千手如來鄔長遠忽然低聲道：「中原各位大俠面前，便請少俠代為道別，至於夏侯玉亦併請將其釋放，由我領回同歸深山，便其落個殘年！」

說罷，不等仇恨回答，單臂扛起金鳳凰夏侯玉掠身而去，瞬息間消失嶺下……

至此，衆人的臉上皆露出如釋重負的笑意。

□　□　□

「各位！明年元宵之夕，仇恨請敝派掌門人親自為死難俠士超渡，屆時請駕臨武當山拈香。」仇恨不知什麼時候，一手執住魏葦的玉手，一手攬住艾惠玫香肩，范萍則站在一側與魏葦手牽着手，大大方方的笑對諸人。

黑石嶺上新堆了兩座墳頭，他們合力將死者掩埋，只是沒有為他們豎碑！

各人登鞍之後，在大力尊者勒烈、力拔九嶽俞大元與仇恨三人對戰死的西北幫僚屬的孤墳致敬之下，急遽的抖韁啓行，離嶺而去……

——全書完——